共四

地理志

列傳 三國 高麗

東史纂要 三

□世如門下者安得不回狂瀾之 偃仰屈伸翕
榮謹上書于　　再拜
道座下將命者重榮杜門獨□
人而秉彝好德之心尚此不
乱閔士大夫之偉行傑德雖未
而丹衷炳仰一常若供灑掃
德而不知此身置之乎重嶺禍
甲寅閏五月初吉日侍生 李重榮
風襯餘光者已有日矣私幸
或亂而聽瑞音哉但尚未能操
以質疑請教于
者之誠重也無狀安於額面甘
藍受和之資故也伏悵曷已

李休

請求番號 古951 0328ㄷ v.3
登錄番號 34361

著者名

書名 東史纂要

所屬	帶出者姓名	貸出日	返納豫定日	返納日

請求番號

登錄番號

著者

書名

國會圖書館

대한민국 등록 4290. 9 23 34361

東史纂要卷之五

地理志

惟我東方檀君肇基箕子受封朝鮮美號歷數千祀平壤遺墟至今宛然惟其檀君之世文獻無徵箕子東來半島殷人渡遼水教以詩書君親五常之道醫卜百工之藝靡不畢修則地理治績想亦有掌記而逆満右渠之際皇威赫怒區域瓜分離而為四郡合而為二府者垂七十餘年箕準南奔亦區區一隅之孱裔耳世系圖籍雖蕩然無傳而高句麗継起盡有朝鮮旧地云則遼河以東漢江以北疑皆箕氏地也羅濟之興分據三韓以今日輿地而載觀之則高句麗之地最大以廣百濟次之新羅最甫除首露所占環嶺南之半不滿千里而終之總東土永國祚者羅也號其二聖創業養成忠孝之風英豪如金春秋庾信應時挺生王不待天之言至此益驗而千載之下国勢之難合邈難尋究未免生東国而不知東事故作地理志先之古號著以今稱以便考閱而王氏統合之後地志已詳於麗史只撮其大要於此若夫先儒下馬之說互相牴牾唯今日韓子所辨似得千載未定之論故別錄于後以俟後之君子

地理一　新羅

新羅始祖赫居世漢五鳳元年甲子爲辰韓六部所推立開國建都號徐
那伐或稱斯羅或稱斯盧後稱新羅脫解王更名鷄林智證王復定新
羅太宗王庚申並百濟文武王戊辰並高句麗按新羅疆界古傳記不同
杜佑通典云其先本辰韓種其国在百濟高句麗二国東南東濱大海
宋祈新書云東南日本西百濟北高麗南濱海賈耽四夷述曰辰韓在
馬韓東東抵海北與濊接崔致遠曰馬韓則高麗弁韓則百濟辰
韓則新羅○新羅王都(在今慶州府治東四里)長三千七十五步廣三千十八步三十五里
六部赫世居二十一年築金城己丑營宮室婆娑王二十二年築月城或號在
城(在金城東南形如半月周一千二十三步)月城北有滿月城(周一千八百三十八步)東有明活城南有南山城始祖以
來處金城後世多処兩月城統合三国之後至景德王遂置九州本国界
內置三州王城東北曰尚州南曰良州西曰康州於舊百濟国界置三州古
城北熊津曰熊州次西南曰全州次南曰武州於舊高句麗南界置三州
從西第一曰漢州次東曰朔州又次東曰溟州九州所管郡縣四百五十及其
末敬順王降高麗国除爲慶州(別號樂浪)有很山〃〃(府東鎭山)吐含山〃〃(府東新羅稱東岳爲中祀)仙桃山(或稱西兄山)
金鼇山〃〃(山南山)斷石山〃〃(一云月生山在府西諺傳金庾信欲伐麗濟得神劒試斷大石疊積如山其石尚存)東川〃〃(一云北川閼川)蚊川〃〃(府南)
西川〃〃(在府西)堀淵川〃〃(其東西川合流入兄山浦)利見臺〃〃(在府東海岸世傳文武王患倭數侵誓死爲龍護邦国御宗遺命葬我東海中神文王依命葬後)

新羅地志

대한민국 국회
도서관 장서

追慕梁臺望之龍見海中名其臺 鮑石亭 景哀王與妃嬪宗戚出遊是亭甄萱兵猝至皆被陷沒逼王自盡大掠子女玉帛以歸 瞻星臺 善德女主所築 上書庄 在金鰲山北崔致遠所居

按麗濟亡後新羅遂有其地景德王始置九州改定郡縣名號能革夷音做華制州以統郡郡以領縣三国以業地理疆界一變至魯可謂衰季之有君矣窃觀三国體均而金富軾纂地理志獨詳於新羅畧於麗濟有若稱莒之附庸且排列郡縣宜先邦畿後諸邑由幹達支而於新羅則首尚州後国都志麗濟亦然殊非国風首二南之意故愚於此等凡例皆用管見景德王所改三国郡縣號並分註於邑下仍用羅志

領縣分州之制

商城郡 本西兄山郡景德王改名 南畿停 本道品兮停○按六停及諸郡縣名號皆景德王所改而不復逐處書景德王改者擧一以著凡例且省文耳 中畿停 本根乃停 西畿停 本豆良彌知停 北畿停 本雨谷停 莫耶停 本官阿良支停已上今合慶州 大城郡 本仇刀城在吐含山 東畿停 本毛只停今合慶州○按金富軾言羅人謂營爲停乃屯營之地云但未知的在何地然以西兄山大城等郡皆密邇都城而六停皆係二郡下疑皆在王畿之內如今五衛之制故首錄焉 約章縣 本惡支縣今屬慶州

良州 文武王割上州下州地置歃良州神文王築城景德王改良州以備九州今梁山郡有黃山江 領縣一 巘陽縣 本居知火縣今彥陽縣

義昌郡 本退火郡今興海郡 領縣六 安康縣 本比火縣 音汁火縣 本音汁伐国婆娑王取之置縣合屬安康 杞溪縣 本芼兮縣一云化鷄 神光縣 本東仍音縣四縣今屬慶州 長鬐縣 本只沓縣今長鬐縣 臨汀縣 本斤烏支縣今迎日縣 臨關縣 本毛火郡一蚊

化聖德王築城以遮日本賊路今屬慶州 領縣二 東津縣 本栗浦縣今屬蔚州 河曲 一作西 縣 本屈阿火村婆娑王取之置縣今蔚山郡有处容巖在開雲浦憲

康王遊開雲浦忽有人奇容詭服詣王前歌舞讚德從王入京自號处容每月夜

歌舞於市竟不知所在時以為神昔人有詩佯狂玩世意無窮恒舞度春風者此也

東安郡 本生西良郡今合屬慶州 領縣一 虞風縣 本于火縣今合屬蔚州

東萊郡 古萇山國脫解王取為居漆山郡有海雲坮崔致遠築臺遊償遺跡尚存致遠一字海雲 領縣二 東平縣 本大甑縣 機張縣

今仍之本甲火良谷縣

金海小京 古駕洛國一伽耶自始祖首露王歷十世至仇亥王降新羅有國四百九十一年法興王為金官郡有龜旨峯即駕洛九干望有異氣就得金榼处也有首露王陵有三分水竹島

義安郡 本屈自郡後義昌縣 領縣三 合浦縣 本骨浦後稱會原合二縣今昌原府有月影臺崔孤雲所遊处 漆隄縣 本漆吐縣今漆原縣

密城郡當為書誤

熊神縣 本熊只今熊川 密城郡 本推火郡 領縣五 尚藥縣 本西火縣今靈山縣 密津縣 本推浦縣 烏岳縣 本烏

也山 荊山縣 本驚山 蘇山縣 本率已山三縣合為清道

火王郡 本比自火郡後改下州今昌寧 領縣一 玄驍縣 本推良火縣今玄風

壽昌郡 本喟化郡今壽城縣 領縣四 大丘縣 本達句火縣 八里縣 本居八里縣今八莒 花園縣 本舌火縣今屬星州

河濱縣 本多斯只縣屬大丘

獐山郡 本押梁小國一押督祇摩王討之置郡今慶山 領縣三 解顏縣 本雉星火縣屬大丘 餘粮縣 本麻珍良縣今仇史部曲 慈

仁縣 本奴斯火縣二縣屬慶州

臨皐郡 本切也火郡今永川 領縣五 長鎮縣 今竹長伊部曲屬慶州 臨川縣 本骨火小國助賁王取之 道同縣 本刀

冬火縣二縣今屬永川 新寧縣 今仍之本史丁火縣 黽白縣 本買熱次縣今合屬新寧 以上郡縣係良州

尚州 本沙伐國一沙弗沾解王取爲州法興王置軍主爲上州築城後改尚州有洛東江經緯一道 領縣三 青驍縣 本音里火縣今青理 多仁縣 本達巳縣或云多巳今屬

醴泉 化昌縣 本知乃彌知縣未詳

醴泉郡 本水酒縣 領縣四 永安縣 本下支縣今豐山屬安東 安仁縣 本蘭山縣今府 嘉猷縣 本近品縣今山陽屬尚州 殷

正縣 本赤牙縣今殷豐屬豐基

古昌郡 本古陁耶郡今安東府 領縣三 直寧縣 本一直縣今仍旧名 日谿縣 本熱兮縣或云泥兮 高丘縣 本仇火縣或云

高近今屬義城

聞韶郡 本召文國伐休王取之後改聞韶今義城縣 領縣四 眞寶縣 今仍之本柒巴火縣 比屋縣 本阿火屋縣今比安 安賢縣

本阿尸兮縣今安貞縣屬比安 單密縣 本武冬彌知縣今屬尚州

崇善郡 本一善郡今善山府 領縣三 孝靈縣 本芼兮縣今屬軍威 軍威縣 今仍之本奴同覓縣 尒同兮縣

今海平縣屬善山因勝覽添入

開寧郡 古甘文國助賁王二年討破之眞興王置軍主爲州文武王置郡後改名今仍爲縣 領縣四 禦侮縣 本今勿縣今屬金山 金山

縣 今仍爲郡 知禮縣 本知品川縣 茂豐縣 本茂山縣今茂朱縣

永同郡 本吉同郡今爲縣 領縣二 陽山縣 本助比川縣今屬沃川○新羅郎幢金歆運承大宗王命攻百濟戰死陽山下大監穢破小監秋淂幢主宝

用那結踵死之時人作陽山歌以傷之 黃澗縣 本召羅縣今仍爲縣

管城郡 古占尸山郡今沃川郡 領縣二 利山縣 本所利山縣 安貞縣 本阿冬兮縣今安邑縣二縣今仍屬沃川

三年郡 本三年山郡今報恩縣 領縣二 清川縣 本薩買縣今鼓 耆山縣 本屈山縣今青山縣

羅志

대한민국 국회
도서관 장서

古寧郡 本古寧伽倻国新羅取之爲古冬攬郡一云古陵後改古寧郡今咸昌縣 領縣三 冠山縣 本冠縣一冠文縣今聞慶縣有主屹山鷄立嶺羅時鑿路 嘉善縣 本加害縣今加恩縣 虎溪縣 本虎側縣一拜山城二縣今屬聞慶

化寧郡 本荅達匕郡今爲縣屬尙州 領縣一 道安縣 本刀良縣今中牟縣屬尙州○已上郡縣係尙州

奈已郡 本百濟郡婆娑王取之後改奈灵郡今榮川郡○按三国史地理志所記如右而高麗史地理志本高句麗奈已郡云未詳

中原京 本高句麗国原城新羅置小京有彈琴臺臺臨江水辟立千仞伽倻樂師于勒彈琴處勒知国将乱携樂器投新羅眞興王置之国原命法知等學業于伽倻王所造十二絃伽倻琴也

南州川 本高句麗南川縣新羅並之眞興王陞爲州置軍主後改黄武今利川府

北漢山州 本高句麗北漢山郡百濟近肖古王徙都後高句麗長壽王攻取之眞興王至北漢定封北漢山定封疆創北漢山州後改陽漢郡有負兒嶽即三角山有漢江楊津新羅北瀆踏中祀

牛首州 首一作頭本貊国善德王爲牛首州文武王稱首若州一烏斤乃後改朔州今春川

溟州 本濊国高句麗河西良後屬新羅善德王爲小京後改溟州今江陵府

悉直州 本悉直国婆娑王時來降智證王爲州置軍主後改三陟郡今爲府

達忽州 本高句麗達忽眞興王爲州置軍主後改高城郡今仍之有金剛山一云皆骨有三日浦海東勝地○按奈已郡以下和皆他国地而麗濟未亡之前新羅取以有之故添入羅志

康州 神文王五年分居陁州置菁州總管後改康州今晉州○按高麗史地志晉州本百濟居列城一居陁文武王取而置州云而三国史新羅地志無本百濟語

領縣三 嘉壽一作樹縣 本加主火縣今三嘉縣 屈村縣 今未詳

南海郡 本轉也山郡在海中島今爲縣 領縣二 蘭浦縣 本內浦縣 平山縣 本平西山縣一西平縣在南海島

河東郡 本韓多沙郡今爲縣 領縣三 省良縣 今金良部曲 岳陽縣 本小多沙縣今屬晉州 河邑縣 本浦村縣

대한민국 국회
도서관 장서

今屬昆陽郡

固城郡 本伽倻国新羅取爲古自郡後改固城郡今仍爲縣 領縣三 蚊化良縣 未詳 泗水縣 本史勿縣今泗川縣 尚善縣 本一善縣今永善縣屬晋州

咸安郡 本阿尸良国法興王滅之爲郡伽倻国旧基在今郡北城山土築城基至今宛然 領縣二 玄武縣 本召彡縣今降部曲 宜寧縣 本獐含縣詳見高麗地志

巨濟郡 今仍爲縣本海中島文武王初置裳郡後改今名 領縣三 鵝洲縣 本巨老縣 溟珍縣 本買珍伊縣 南垂縣 本松邊縣今仍名 三縣廢仍屬巨濟

闕城郡 本闕支郡後改江城縣 領縣二 丹邑縣 本赤村縣後稱丹溪縣合兩縣名今爲丹城縣 山陰縣 今仍之本知品川縣

天嶺郡 本速含郡今咸陽郡 領縣二 雲峯縣 本母山縣或阿英城 利安縣 本馬利縣今爲安陰縣

居昌郡 本居烈郡一云居陁今爲縣 領縣二 餘善縣 本南内縣一感陰縣今合安陰縣 咸陰縣 本加召縣今仍古名

高靈郡 本大伽倻国自始祖伊珍阿鼓王至道設智王凡十六世五百二十年眞興王滅之爲大伽倻郡後改名今仍爲縣 領縣二 冶爐縣 本赤火縣今屬陝川 新復縣 本加尸兮縣今仍屬高靈 有伽倻山崔孤雲携妻子隱于山之海印寺以終老焉

江陽郡 本大良州良一作耶後改名今陝川郡善德王十一年百濟兵一萬攻大耶城城主品釋知不克先殺妻子而自刎幢下竹竹遂力戰死之品釋妻金春秋女也遂與金庾信協謀伐百濟以報讐 領縣三 三岐縣 本三支縣今爲三嘉縣 八谿縣 本草八兮縣今草溪郡 宜桑縣 本辛尒縣一朱烏縣今新繁縣屬宜寧縣

星山郡 本一利郡今加利縣 領縣四 新安縣 本本彼縣碧珍加耶今星州牧 壽同縣 本斯同火縣按高麗史地理志云今以境土考之疑壽同

改爲仁同也 谿子縣、、、 本大木縣今若木縣 都山縣、、、 本秋山縣未詳○已上郡縣係康州

地理二　高句麗

高句麗始祖朱蒙漢元帝建昭二年甲申自北扶餘南東行渡普述水至紇升骨城居焉 見通典 古記云朱蒙自扶餘逃難至卒本則紇升骨城卒本似一處也 高句麗之地東西至大海南至漢江北至遼河 歷四十年瑠璃王移都国内城 或云尉那巖城或云不而城按漢書樂浪郡屬縣有不而又總章二年英國公李勣奉勅回奏云鴨綠以北已降城十一其一國內城則此城亦在北朝境內但不知其何所耳 歷四百二十五年長壽王十五年移都平壤歷一百五十六年至平原王二十八年移都長安城 在平壤大城山東北 歷八十三年至寶藏王二十七年降唐又一說山上王癸亥自国内移都丸都東川王于末移都平壤 此說見本史高句麗紀末段 高句麗始居遼東北地後世漸東遷于浿水之側其地多入于渤海靺鞨

平壤本三朝鮮高句麗之故都天文尾箕分野卽析木之次漢武帝討右渠以王儉城 卽平壤 爲樂浪郡有大同江、、 大城山、、 檀君祠、、 箕子祠、、 東明王祠、、 箕子墓、、 卒本川、、 本沸流王松壤故都今成川府世傳高句麗始祖東明王所都有紇骨山沸流江然以古記考之則朱蒙所都蓋漢玄菟郡之界遼東京之西漢志所謂玄菟屬縣高句麗是則成川非卒本矣

按高麗史地理志北界本朝鮮故地在三國時爲高句麗所有云卽今

高句麗地志

平安道也考之勝覽則惟平壤若干邑外其餘郡縣舉無麗時稱
號者竊念関西一道係朝鮮旧地到高句麗長壽王自国内移都後
歷二百三十餘年王畿最近之地脫落至此何哉抑隋唐再舉兵
鞨交侵薩水以北無復為麗地新羅所得亦止南境金富軾修撰
三国史也只據新羅地志不復博究古跡收拾餘壤目之爲高句
麗地理志有若麗国郡縣元止此數以致後世無傳可歎

冬忽 一云于冬於忽 新羅憲德王改取城郡 今黃州　息達縣 新羅土山縣 今祥原郡　加火押 新羅唐岳縣 今中和郡　夫斯波

鵂及五皆當低一字書

衣縣 新羅松峴縣 今府屬中和　鵂嵒郡 新羅景德王改棲嵒郡 今鳳山郡 此以下郡號皆景德王所改而只稱新羅者省文耳　五谷郡 一于次呑忽 新羅

五関郡 今端興府　獐塞縣 新羅仍之 今遂安郡　大谷郡 一多知忽 新羅永豐郡 今平山府 有猪灘 一云浿江 百濟定疆域北至浿河即此水　水谷

城縣 新羅檀溪縣 今俠溪　十谷城縣 一德頓忽 新羅鎮瑞縣 今谷山　烏斯含達縣 新羅兎山郡 今仍爲縣　阿珍

押縣 新羅安峽縣 今仍之　所邑豆縣 新羅朔邑縣 今朔寧郡　伊珍買縣 新羅伊川縣 今仍之　牛岑郡 一云牛嶺 新

羅牛峯郡 今仍爲縣　獐項峴 新羅臨江縣 今屬長湍　長淺城縣 一夜牙 新羅長湍縣 今仍爲府　麻田淺縣 新羅臨湍

縣今麻田　扶蘇岬 新羅松岳郡 今開城王畿　屈押縣 一云江西 新羅江陰縣 今仍之　若只頭恥縣 一云之蟾 一朔頭 新

羅如羆縣今松林 府縣屬長湍　冬比忽 新羅開城郡 今開城府　德勿縣 一作物 新羅德水縣 今屬豐德　津臨城 一烏

阿忽 新羅臨津縣 今府屬長湍

貞州 高麗改爲昇天府 今豐德郡 ○按三国史高句麗地理志無貞州 今因高麗史地志添錄　內米忽郡 一池城 新羅瀑池郡 今海州 別號孤竹 有首陽

山按隋裴矩傳高麗本孤竹国李詹云今海州輿地勝覽以此說爲無據然天下地廣隋書所撰
豈敢爲浪說必以隋高麗爲孤竹国哉柳審閒談傳夷齊自首陽有時訪箕子于平壤此說雖無明
證千百載以上之事豈可必委之無稽也吾東方初不過夷地雖以檀君神化箕子盛治
至今蔑蔑無傳況以一箇孤忠餓死窮山孰有記傳者哉姑兩存正焉 息城郡
新羅重盤郡今載寧 升山郡 今信川郡 闕口縣 今文化縣有九月山即阿斯達山檀君初都平壤後移白岳即此山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檀君乃移於唐藏京基址尚存
於今縣東十五里 楊岳郡 今安岳郡有阿斯津 栗口 一栗川今殷栗 仇乙縣 一屈遷今豊川 麻耕伊 高麗青松縣 板麻
串 高麗嘉禾縣兩縣今合松禾縣 熊閑伊 高寧永寧縣今屬松禾 長淵 新羅以後皆仍舊今爲縣 瓮遷 今瓮津縣 付珍伊
高麗永康縣 鵠島 高麗白翎鎮合永康白翎今爲康翎縣○按升山郡以下新羅地志無之想未曾統合歟 冬音忽 一豉鹽城新羅海皐郡今延安府
刀臘縣 新羅雉澤縣今白川郡 穴口郡 一甲比古次新羅海口郡江今華府 首知縣 新羅守鎮縣今鎮江縣府 冬音奈縣
新羅海陰縣今河陰 高木根縣 一載雪島新羅喬桐縣今仍之 泉井口縣 新羅交河郡今仍爲縣 述介忽縣 新羅峯成縣今合坡州
達乙省縣 新羅高峯縣合高峯德陽兩縣名今爲高陽郡 北漢山郡 一南平壤百濟近肖古王取之徙都至蓋鹵王高句麗長壽王攻取之新羅眞興王創北
漢山州後改漢陽郡詳見羅志 骨衣奴縣 新羅荒壤縣今豊壤縣屬楊州 皆伯縣 新羅遇王縣即德陽縣 買省郡 一昌化新羅
來蘇郡今楊州 七重縣 新羅重城縣今積城 坡害平史縣 一額達新羅坡平縣今合坡州 馬忽郡 新羅堅城郡今抱州
內乙買縣 新羅沙川縣今屬楊州 梁骨縣 新羅洞陰縣今永平縣 鐵圓郡 一毛乙冬非新羅鐵城郡今鐵原府
僧梁縣 新羅幢梁縣今合朔寧郡 功木達縣 一熊閃山新羅功成縣今漣川 夫如郡 新羅富平郡今金化縣 斧壤
縣 一於斯內新羅廣平縣今平康縣 漢山郡 今廣州○按高麗史地志廣州本百濟南漢山城始祖溫祚王十三年自慰禮移都之近肖古王又移都北漢山及百
濟亡後新羅漸收其地皆係高句麗下於百濟地志無之未詳姑仍書麗志且見百濟志 南川縣 一南買新羅取之改黃武縣今利川 駒城縣 新羅巨黍
縣今龍仁縣 栗木郡 新羅栗津郡今果川縣 買召忽縣 一彌趨忽新羅卲城縣今仁川 齊次巴衣縣 新羅

高麗地志

孔巖縣今陽川

仍伐奴縣 新羅穀壤縣今衿川縣

獐項口縣 新羅獐口郡今安山郡

主夫吐郡 新羅長堤郡今富平府

首尒忽縣 新羅戍城縣今守安縣屬通津

黔浦縣 新羅金浦縣今仍之

童子忽縣 新羅童城縣今屬通津

平淮押縣 新羅

買忽郡 新羅水城郡今水原府

唐城郡 新羅唐恩郡今南陽府

上忽縣 新羅車城縣今龍城縣屬水原

釜山縣 一松村活達新羅振威縣今仍之

皆次山郡 新羅介山郡今竹山縣

奴音竹縣 新羅陰竹縣今仍之

柰兮忽 新羅白城郡今安城郡

沙伏忽 新羅赤城縣今陽城縣

蛇山縣 本慰禮城百濟溫祚王開国建都後高句麗取之爲蛇山縣新羅因之今稷山縣

今勿奴郡 一萬弩新羅黑壤郡今鎭川縣

道西縣 新羅都西縣今合清安縣

仍忽縣 新羅陰城縣今仍之

仍斤內郡 新羅槐壤郡今槐山郡

上芼縣 高麗改稱長延縣考之三国史高句麗地志無之今因高麗史添入今延豐縣

国原城 一末乙省一託長城新羅置小京後改中原京今忠州

述川郡 一省知買新羅沂川郡今川寧縣府

骨乃斤縣 新羅黃驍縣今驪州

楊根縣 一恒陽新羅濱陽縣今楊根郡 ○已上郡縣除海西十二邑皆係新羅漢州

基知郡 高麗基麟縣今縣春川按三国史地志牛首州係高句麗下今春川府也府本貊国新羅善德王六年爲牛首州景德王改朔州高句麗則終未嘗取爲其地而今係高麗志未詳

伐力川縣 新羅綠驍縣今洪川縣

橫川縣 一於斯買新羅潢川縣今橫城

砥峴縣 新羅砥平縣今仍之

平原郡 新羅文武王置北原小京築城原州

柰吐郡 新羅柰隄郡今隄川縣

沙熱伊縣 新羅清風縣今仍爲郡

赤山縣 一赤城新羅仍之今丹陽郡

買谷縣 新羅善谷縣今禮安縣

古斯馬縣 新羅玉馬縣今奉化縣按買谷上當有柰已郡而三国史地志係百濟故不錄

及伐山郡 新羅岋山郡今順興府

伊伐支縣 新羅鄰豐縣今豊基屬縣

斤平郡 一並平新羅嘉平郡今加平郡

浚川縣 新羅浚川縣今朝宗縣屬嘉平

楊口郡 一要隱忽次新羅楊麓郡今楊口縣

猪足縣 新羅豨蹄縣今麟蹄縣

玉岐縣 新羅馳道縣今瑞禾縣屬麟蹄

三峴縣 新羅三嶺縣今方山縣屬楊口

狌川郡 一也尸買新羅狼川郡今仍縣

大楊管郡 新羅大楊郡今長楊縣

藪狌川縣 新羅藪川縣今和川縣

文峴縣 新羅文登縣右三縣今屬淮陽

母城郡 一也次忽新羅益城郡後改金城郡今仍爲縣

冬斯忽郡 新羅岐城郡今岐城縣府

入縣 新羅通溝縣右二縣今屬金城
猪守峴縣 新羅豨嶺縣未詳右三縣今屬淮陽
各連城郡 一作客連 新羅連城郡今淮陽府
比列忽郡 一淺城郡新羅眞興王爲比列州置軍主築城後改朔庭郡今安邊府
赤木鎭 新羅丹松縣今嵐谷
原谷縣 一首乙呑新羅瑞谷縣今仍之
管述縣 新羅軼雲縣未詳
昔達縣 新羅蘭山縣按勝覽昔達縣本牛頭州領縣而金富軾誤係於朔庭郡云然未可詳
加支達縣 新羅菁山縣今汶山
薩寒縣 新羅霜陰縣今仍之
翼谷縣 一於支呑新羅翊谿縣右五縣今屬安邊
泉井郡 一於乙買新羅井泉郡今德源府
買尸達縣 新羅蒜山縣未詳
夫斯達縣 新羅松山縣未詳
東墟縣 新羅幽居縣未詳已上係新羅朔州
長嶺鎭 或稱唐文高麗初稱和州今永興府○按比列忽以下係今咸鏡道即高麗東界也考之高麗史東界本高句麗舊地非但北靑以南至於吉州會寧鍾城穩城皆本高句麗地也云而其時郡縣名號無可考三國史地志所載亦止於此與今平安道一樣脫漏焉
何瑟羅州 一河西良本濊國一鐵國新羅善德王置小京景德王改溟州今江陵府
仍買縣 新羅旌善縣今仍爲郡
東吐縣 新羅棟隄縣未詳
支山縣 一陽谷新羅仍之今連谷縣屬江陵
穴山縣 新羅洞山縣今仍屬襄陽
柰生郡 新羅柰城郡今寧越郡
乙阿旦縣 新羅子春縣今永春縣
于烏縣 一郁烏新羅白烏縣今昌平郡
酒淵縣 新羅酒泉縣今屬原州
屈火郡 新羅曲城郡今臨河縣屬安東
伊火兮縣 新羅緣武縣今安德縣
也尸忽郡 新羅野城郡今盈德縣
助攬縣 新羅眞安縣高麗初合眞寶眞安兩縣置甫城府今改仍爲眞寶縣
靑巳縣 新羅積善縣今合松生縣爲靑松府
于尸郡 新羅有鄰郡今寧海府有觀魚臺
阿兮縣 新羅海阿縣今淸河縣
于珍也縣 新羅蔚珍郡今仍爲縣有蔚陵島
波旦縣 新羅海曲縣未詳屬蔚珍
悉直郡 本悉直國新羅婆娑時來降置悉直州後改三陟郡但不知高句麗爲郡在何時
竹峴縣 新羅竹嶺縣今屬三陟府諺傳沃原驛是縣之舊基云
滿若峴 新羅滿卿縣卿一作鄕屬三陟
羽谷縣 一玉堂新羅羽溪縣今屬江陵
波利縣 新羅海利縣今屬三陟府
也城郡 一加羅忽新羅守城郡今杆城郡
僧山縣 新羅童山縣今烈山縣府
翼峴縣 一伊文新羅翼嶺縣今襄陽府
達忽 新羅眞興王爲州後改高城郡今仍
猪迚穴縣 新羅豢猳縣今府屬高城
平珍峴縣 新羅偏嶮縣今雲巖縣府
休壤郡

一金惱（新羅金壤郡今通川郡）　習比谷縣（新羅習谿縣今歙谷縣）　吐上縣（新羅隄上縣今碧山縣）　道臨縣（新羅臨道縣已上三縣今府屬通川）　歧淵縣（新羅泒川縣今仍稱）　鵠浦縣（新羅鶴浦縣右二縣今屬安邊府皆府○巳上郡縣係新羅溟州）

地理三　百濟

按古典記高溫祚（東明王第三子）以漢武帝鴻嘉三年癸卯自卒本扶餘至慰禮城立都稱王歷三百八十九年至十三世近肖古王取高句麗南平壤都漢城歷一百五年至二十二世文周王移都熊川歷六十三年至二十六世聖王移都所夫里国號南扶餘至三十一世義慈王歷年一百二十二至唐顯慶五年亡百濟旧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唐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等五都督府未幾新羅盡幷其地置熊全武三州及諸郡縣

百濟疆界見傳記者後漢書云三韓凡七十八国百濟是其一国焉北史云東極新羅西南俱限大海北際漢江其都曰居拔城又云固麻城通典云百濟南接新羅北距高麗西限大海旧唐書云百濟扶餘之別種東北新羅西渡海至越州南渡海至倭北高麗其所居有東西兩城

按北史所云居拔城固麻城不知指今何地也

慰禮城 百濟始祖溫祚王開国建都之地（都城土築周一千六百九十尺高八尺在聖居山今縣東二十里後高句麗取之爲蛇山縣今稷山縣）

百濟地志

南漢山城 溫祚王十四年自慰禮遷都（十三年王都老嫗化爲男五虎入城王母薨王謂羣臣曰国家東有楽浪北有靺鞨侵軼疆境況今妖祥）

屢見國母棄養勢將還都予觀漢水之南土壤膏腴宜都於彼以圖久安秋七月移慰禮民戶五都闕十四年移都今廣州今有古城至近肖古王二十六年移都南

平壤

北漢山城（一南平壤 今漢城）本高句麗北漢山郡近肖古王取之自南漢山徙都至蓋鹵王二十年高句麗長壽王攻之蓋鹵王出走遇害子文周王移都熊川（按輿地勝覽北漢山百濟溫祚王取之築城近肖古王徙都且以近肖古王取之之語爲誤然以東史考之勝覽之說亦似差謬姑因三國史及高麗史地志而書之）

按百濟都慰禮蓋未久然肇基王迹亦以時修葺而保障焉垂數百有餘載都南漢歷三百七十五年都北漢歷一百五年通三都四百九十餘年非遐濱褊壤朝得暮失之跡而百濟地理志皆闕而不著焉嘗觀百濟始祖遣使馬韓告定疆域北至浿河東極走壤云北史亦云北際漢江而今地志所載東北至狼臂城大木岳而止漢水北南天土無與焉殊以疎晩故愚所究索史述冠三都北右且彼此互見以備參考

熊川（一云熊津）文周王自北漢山徙都至聖王移都南扶餘（百濟亡後唐置熊津都督府以王文度劉仁軌留鎮撫之唐師既去新羅有其地神文王改熊川州置都督府景德王改熊川今公州）有鷄龍山錦江

所夫里郡（一云泗沘）聖王自熊川來都之國號南扶餘（都城石築周一萬三千六尺抱扶蘇山築而形如半月因號半月城）至義慈王二十年庚申唐將蘇定方與新羅金庾信來攻之慈義降唐（既滅百濟命郎將劉仁願留鎮泗沘城唐師去新羅盡得其地文武十二年置總管景德王改爲扶餘郡今仍爲縣○此以下郡縣皆景德王所改依麗志例只稱新羅）

百濟志

有大王浦 百濟武王每與羣臣宴飮泗沘河北浦醉必鼓琴自歌令從者起舞時人因號大王浦 炭峴 一云沉峴 白馬江 一云伎伐浦百濟成忠興首所言使敵兵陸不過炭峴水不入伎伐浦者是也 釣龍臺 蘇定方伐百濟臨江欲渡忽風雨大作餌以白馬釣得一龍須臾開霽遂渡師伐之 落花巖 在縣北一里義慈敗宮女奔迸登是臺自投于江

熱也山縣 新羅尼山縣今仍之 伐音支縣 新羅淸音縣今新豐縣公屬州 上黨縣 一狼臂城新羅西原京今淸州

大木岳郡 新羅大麓郡今木川縣 甘買縣 一楊川新羅馴雉縣今豐歲屬天安 仇知縣 新羅金池縣今全義縣

加林郡 新羅嘉林縣今林川郡 馬山縣 新羅仍之今韓山郡 大山縣 新羅翰山縣今鴻山縣 舌林郡 新羅西林郡今舒川郡

寺浦縣 新羅藍浦縣今仍之 比衆縣 新羅庇仁縣今仍之 馬尸山郡 新羅伊山郡 今勿縣 新羅今武縣麗改德豐合三邑今德山縣

牛見縣 新羅目牛縣今高丘縣屬洪州 槥郡 新羅槥城郡今沔川郡 伐首只縣 一夫只新羅唐津縣今仍之

餘村縣 新羅餘邑縣今海美縣 沙平縣 新羅新平縣今仍之屬洪州 珍惡山縣 新羅石山縣今石城縣 悅已縣 新羅悅城縣今定山縣

任存城 新羅任存郡今大興縣百濟福信遲受信領百濟餘衆拠此城拒劉仁軌兵城險固守攻之三旬不下今縣西十三里有古石城疑此城

古良夫里縣 新羅青武縣今青陽縣 烏山縣 新羅孤山縣今禮山縣 黃等也山郡 新羅黃山郡今連山縣百濟將軍階伯拒羅兵先拠險力戰竟敗死之

眞峴縣 一貞峴新羅鎭嶺縣今鎭岑縣 珍同縣 同一作洞新羅仍之今珍山郡 雨述郡 新羅比豐郡今懷德縣

奴斯只縣 新羅儒城縣今仍之屬公州 比所浦縣 新羅赤烏縣今德津縣屬公州 結已郡 新羅潔城郡今結城縣

新村縣 新羅新邑縣今保寧縣 沙尸良縣 新羅新良縣今黎陽縣屬洪州 一牟山郡 新羅燕山郡今文義縣

豆仍只縣 新羅燕岐縣今仍之 未谷縣 新羅昧谷縣今懷仁縣 基郡 新羅富城郡今瑞山郡有自沈塲中有池 省大

芳縣 新羅蘇泰縣今泰安郡 知六縣 新羅地育縣今地谷縣屬瑞山 湯井郡 新羅仍名爲州後爲郡今溫陽郡

牙述縣 新羅陰峯縣今牙山縣 屈指縣 一云直新羅祈梁縣今新昌縣○已上郡縣係慰禮南北漢山三城係新羅熊州 完山 一云比斯伐新羅眞興王爲完山州末久州廢
後改全州孝恭王時甄萱僭居稱後百濟 豆伊縣 新羅杜城縣今屬全州 仇智山縣 新羅金溝縣今仍之 高山縣 新羅仍舊名今仍之 大尸山郡
古龍郡 後漢建安中爲帶方郡曹魏時爲南帶方郡唐滅百濟詔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後新羅並其地改南原置小京有智異山鶉子津
新羅太山郡今泰仁 賓屈縣 新羅武城縣高麗仁義縣今合泰仁 井村縣 新羅井邑縣今仍之 也西伊縣 新羅野西縣今巨野縣屬金溝縣
古眇夫里郡 新羅古阜郡今仍之 皆火縣 新羅扶寧縣今扶安縣 欣良買縣 新羅喜安縣高麗改保安縣今合扶安 上柒縣
新羅尙質縣今興德 進乃郡 一進仍乙新羅進禮郡今錦山 豆尸伊縣 新羅伊城縣富利屬錦山 勿居縣 新羅清渠縣今龍潭縣 赤川縣
新羅丹川縣高麗改朱溪縣今合茂朱 德近郡 新羅德殷郡高麗改德恩郡 加知柰縣 新羅市津縣今合兩邑今恩津縣 只良肖縣 新羅礪良
縣今礪山郡 只伐只縣 新羅雲林縣今屬高山府 屎山郡 新羅臨陂郡今仍爲縣 甘勿阿縣 新羅咸悅縣今仍之 馬西良縣
新羅沃溝縣今仍之 夫夫里縣 新羅澮尾縣今仍屬沃溝 碧骨郡 新羅金堤郡今仍之 豆乃山縣 新羅萬頃縣今仍之 首冬山縣
新羅平皐縣今仍屬金堤 乃利阿縣 新羅利城縣今屬全州 武斤村縣 新羅武邑縣今富潤縣屬萬頃 道實郡 新羅淳化
郡今淳昌郡 礫坪縣 新羅磧城縣今仍屬淳昌 埃坪縣 新羅九皐縣今仍屬任實縣 金馬渚郡 新羅金馬郡今益山朝鮮
王箕準所都國號馬韓有彌勒山城世稱箕準城 所力只縣 新羅沃野縣屬全州 閼也山縣 新羅野山縣今朗山縣合礪良 于召渚
縣 新羅紆州縣屬全州 伯海郡 一伯伊新羅壁谿郡今長谿屬長水 雨坪縣 新羅高澤縣今長水縣 難珍阿縣 新羅鎭安
縣今仍之 任實郡 新羅仍之今仍爲縣 馬突縣 新羅馬靈縣今仍之屬鎭安 居斯勿縣 新羅靑雄縣今巨寧縣屬鎭安○已上
郡縣係新羅全州 武珍州 一云奴只新羅仍武珍置都督後改武州今光州有無等山一云瑞石山 未冬夫里縣 新羅玄雄縣今南平
伏龍縣 新羅龍山縣今仍古號屬羅州 屈支縣 新羅祈陽縣今昌平縣 分嵯郡 一夫沙新羅分嶺郡今樂安郡 助助禮

縣 新羅忠烈縣今南陽縣屬興陽
冬老縣 新羅兆陽縣今仍屬寶城
豆肹縣 新羅荳原縣今荳原縣屬興陽
比史縣 新羅栢舟縣今泰江縣屬興陽
伏忽郡 新羅寶城郡今仍之
馬斯良縣 新羅代勞縣今會寧縣屬長興
烏次縣 新羅烏兒縣今長興府有天冠山舊名天風極高險往往有異氣如白卤
季川縣 新羅季水縣今長澤
古馬彌知縣 新羅馬邑縣今遂寧縣屬長興
秋子兮郡 新羅秋成郡今潭陽府有秋月山石壁削立四圍其西北徒行者可通有溪澗
菓支縣 新羅玉菓縣今玉果縣
栗支縣 新羅栗原縣今原栗縣屬潭陽
月柰郡 新羅靈岩郡今仍之
半奈夫里縣 新羅潘南郡今屬羅州
阿老谷縣 新羅野老縣今安老縣屬羅州
古彌縣 新羅昆明縣今屬靈岩郡
古尸伊縣 新羅岬城郡今長城縣
丘斯珍兮縣 新羅珍原縣今仍之
所非兮縣 新羅森溪縣今屬靈光郡
武尸伊郡 新羅武靈郡今靈光郡
上老縣 新羅長沙縣今合茂長縣
毛良夫里縣 新羅高敞縣今仍之
松彌知縣 新羅茂松縣今茂長縣
欿平縣 一武平新羅昇平郡今順天府
猿村縣 新羅海邑縣今麗水縣屬順天
馬老縣 新羅晞陽縣今光陽縣
突山縣 新羅廬山縣今屬順天府
欲乃郡 新羅谷城郡今仍爲縣
遁支縣 新羅富有縣今仍屬順天
仇次禮縣 新羅求禮縣今仍之
豆夫只縣 新羅同福縣今仍之
尒陵夫里郡 新羅綾城郡今仍爲縣
波夫里郡 新羅富里縣今福城縣屬寶城
仍利阿縣 新羅汝湄縣今和順
發羅郡 新羅錦山郡一錦城羅季麗祖攻甄萱取其地改羅州有錦城山南浦津黑山島
豆肹縣 新羅會津縣今仍屬羅州
實於山縣 新羅鐵冶縣今仍屬南平
水川縣 新羅艅艎縣今仍屬羅州
道武郡 新羅陽武郡高麗道康郡
冬音縣 新羅耽津縣合道康耽津今康津縣有莞島新羅興德王以張保皐為青海鎮大使在島中以禦寇患時王子祐徵公子金陽謀復君父讎投保皐起兵討金明保皐分兵與其友鄭年以助之終克復君讎正王位
塞琴縣 新羅浸溟一云縣投濱今海南縣
古西伊縣 新羅同安縣今竹山縣屬海南
黄述縣 新羅黃原縣今仍屬海南
勿阿兮縣 新羅務安郡今仍為縣
道際縣 新羅海際縣今仍屬咸平
屈乃縣 新羅咸豐縣

多岐縣 新羅多岐縣麗改牟平縣合兩縣今爲咸平縣 困珍島郡 新羅珍島縣今仍爲郡邑城石築周三千四百尺內有九泉一池今有金甲島城南桃浦城三皆石築有金骨山有大津

徒山縣 新羅徒山郡今嘉興縣屬珍島 買仇里縣 新羅瞻耽縣今臨淮縣 阿次山縣 新羅壓海郡今縣屬羅州

阿老縣 新羅葛島縣今六昌縣屬羅州 居知山縣 新羅安波縣今長山上同 古祿只縣 一開要 新羅鹽海縣今臨淄縣屬靈光郡

○已上郡縣係新羅武州 奈已郡 今榮川郡詳見新羅地志

地理三 高麗

高麗太祖以後梁末帝貞明四年戊寅定都開京統合三韓二十三年始改諸州府郡縣名成宗又改稱道分境內爲十道曰關內曰中原曰河南曰江南曰嶺南曰嶺東曰山南曰海陽曰朔方曰浿西所管州郡共五百八十餘顯宗置四都護八牧是後定爲五道兩界曰楊廣曰慶尚曰全羅曰交州曰西海曰東界曰北界揔京四牧八府十五郡一百九十三縣三百三十五鎭二十九其四履西北以鴨綠爲限東北以先春嶺爲界蓋西北不及高句麗而東北過之

王京開城府 本高句麗扶蘇岬新羅松岳郡 太祖二年定都于松岳之陽爲開州創宮闕立市廛辨坊里分五部成宗改爲開城府忠烈王設府尹以下官掌都城內別置開城縣掌城外王都鎭山松岳 一松岳有神祠 東江 在貞州 西江 禮成江 碧瀾渡屬郡一縣十三

開城縣 置縣令本高句麗冬比忽新羅開城郡按高麗郡縣古號已見於三国地志且與今號同者不復註此下諸縣書號不書縣字省文耳

牛峯郡 置監務有九聖山国祖聖骨將軍祠柱故又稱聖居山有朴淵 貞州 睿宗改昇天府置知府事忠宣降爲海豊郡有白馬山長源亭道詵記西江邊有君子御馬明堂之地自太祖統一後百二十年就此創構国業近長文宗命構亭於西江餠岳南 德水 監務有祖江渡 江陰 監務 長湍 縣令有普賢院毅宗庚寅武臣鄭仲夫等盡殺扈從文臣沉之澤號朝廷沉 臨江 有灵通寺山水勝絶郎康忠宣肴所居摩岬山之地 兔山 監務下同 臨津 松林 有五冠山世傳孝子文忠居山下樂府有五冠山曲 麻田 積城 有紺嶽山神祠春秋降香行祭 坡平 今合坡州

楊廣道 成宗分十道時以楊州廣州等州縣屬関内道忠州清州等州縣爲忠原道公州運州等州縣爲河南道後再更號忠肅王定爲楊廣道恭愍王爲忠清道

領京一牧三府二郡二十七縣七十八

南京 今漢城府文宗陞爲南京肅宗命崔思諏尹瓘立都城 屬郡三縣六領都護府一知事郡一縣令官一

交河郡 見州 置監務今楊州 抱川 監務 幸州 即德陽合高陽 峯城 監務今合坡州 高峰 今合高陽 深嶽 豊壤

沙川

安南都護府 樹州 今富平府 屬縣六 衿州 監務 童城 通津 監務 孔巖 縣令今陽川 金浦 縣令 守安 監務後屬通津

仁州 今仁川 屬郡一縣一 唐城 監務今南陽府 載陽

水州 今水原 屬縣七 安山 監務 永新 雙阜 龍城 貞松 振威 縣令 陽城 監務

江華縣 高宗十九年壬辰避蒙兵入都陞爲郡號江都築城固二年九百六十年間元宗庚申還松都後陞爲府有摩尼山傳燈山 屬縣三 鎮江 河陰

喬桐 監務

高麗地志 廣州牧 太祖更今名十二牧之一 屬縣四郡三川寧郡利川郡竹州果州砥平龍駒楊根 川寧以下皆監

務楊根後陞郡有龍門山龍津渡

忠州牧、太祖改今八牧之一屬郡一縣五領知事郡一槐州、監務長延、長豐、今合延豐陰竹、陰城、清風、三縣皆監

務清風陞郡有月嶽

原州、太祖改今名屬郡二縣五寧越郡、堤州、監務平昌、縣令丹山、後陞郡永春、酒泉、黃驪、

監務後陞爲驪興郡有驪江

清州牧、太祖改今名八牧之一屬郡二縣七領知事府一知事郡二縣令官二燕山郡、監務文義木州、監務

鎭州、縣令有胎靈山新羅金舒玄守郡妻萬明生庾信藏胎於縣北化爲神因號焉自新羅置祠春秋降香行祭高麗仍之全義、清川、道安、青

塘監務兩縣今合清安燕岐、監務有元帥山忠烈王時韓希愈金忻等大敗哈丹于正佐山下俗號駐軍處爲元帥山懷仁、監務

公州、太祖改今名十二牧之一屬郡四縣八德恩郡、今合恩津情德郡、扶餘郡、連山郡、以上皆置監務市津、合恩

津德津、鎭岑、監務儒城、石城、監務定山、監務尼山、監務新豐、

洪州、運州後改今名屬郡三縣十一槥城郡、監務沔州大興郡、監務蘇定方祠在大岑島結城郡、監務高丘、

保寧、監務興陽、青陽、新平、德豐、監務伊山、監務合二縣今德山有伽倻山柳淑祠辛旽諛乞敗由卜築此山然竟被殺唐津、餘

美、海美驪陽、貞海、四縣皆置監務

天安府、屬郡一縣七溫水郡、監務牙州、監務新昌、監務豐歲、平澤、禮山、監務安城、監務

恭愍時以斬紅巾功陞知郡事

嘉林、林川屬郡一縣四西林郡、監務後陞知郡事今舒川庇仁、監務鴻山、藍浦、監務韓山、監務後陞知韓

州事

富城縣 後陞知瑞山郡事 屬縣二 地谷、蘇泰 後陞知泰安郡事

慶尚道 太祖并羅濟置東南道都部署使置司慶州成宗分十道以尚州所管為嶺南道慶州金州所管為嶺東道晉州所管為山南道肅宗稱慶尚晉州道是後三変道號

至忠肅王定慶尚道 領京一牧二府三郡三十縣九十二

東京留守官慶州 別號樂浪 屬郡四縣十領郡五

興海郡 監務後陞郡 章山郡 監務後改慶山陞郡 壽城郡 監務爲任解顏 永州 刺史後監務又陞知州事 安康 監務 新寧 監務 慈仁 河陽 監務 清河 延日 監務 解顏 有八公山 神光 杞溪 長鬐 監務

蔚州 防禦使 屬縣二 東萊 縣令有溫泉 巘陽 監務後改彥陽

禮州 防禦使後改寧海府 屬府一郡三縣二 甫城府 合真寶真安 英陽郡 監務 平海郡 監務陞知郡事

盈德郡 縣令 青鳧 松生 監務

金州 太祖為金海府後改金州後為府 屬郡二縣三 義安郡 今昌原府 咸安郡 成宗置咸州刺史後置道監務後陞郡

漆園 監務 熊神 熊川有加德島 合浦 監務忠烈甲戌金方慶與元將忽敦領三萬兵征日本發合浦至一岐島大破倭兵而還

梁州 置防禦使後併于密城尋復舊 屬縣二 東平 有絶影島 機張 監務

密城郡 後陞密陽府 屬郡二縣四 昌寧郡 監務 清道郡 監務有雲門山 玄豐 監務 桂城 今屬靈山

靈山 監務 豐角

晉州牧 成宗改今名八牧之一有智異山韓惟漢見崔忠獻擅政知難將作挈妻子隱於此山徵之終不出 屬郡二縣七領知事郡一

縣令官三江城郡、河東郡、泗川、已上監務 岳陽、永善、鎭海、監務 昆明、今屬昆陽 班城、宜寧、監務有闍崛山有昇巖津著川下流入洛東江爲岐江

陜川屬縣十二 嘉樹、三岐、監務合爲縣今三嘉 山陰、監務 丹溪、加祚、今屬居昌 感陰、監務 利安、合感陰今安陰 新繁、冶爐、草溪、監務後陞郡有黃芚津 居昌、監務 含陽、後改合爲咸監務

固城、縣令 南海、縣令 屬縣二 蘭浦、平山、後因倭寇人物俱亡

巨濟、縣令元宗時因倭失土僑寓加祚縣 屬縣三 鵝洲、松邊、溟珍

尙州牧、太祖復爲尙州八牧之一有恭檢池 屬郡七 縣十七 領知事府二 聞慶郡、有草岾伊火峴串岬遷 龍宮郡、開寧郡、報令郡、今保恩有俗離山 咸昌郡、永同郡、以上監務 海平郡、青山、監務後罷 山陽、監務 化寧、功城、單密、比屋、比安 安定、監務 中牟、虎溪、禦侮、多仁、青理、加恩、一善、縣令後陞知善州事有金烏山 軍威、監務 孝靈、缶溪

京山府、初陞星州牧後又降爲府 屬郡一 縣十四 高靈郡、監務 若木、仁同、監務 知禮、監務 加利、八莒、金山、監務 黃澗、監務 管城、縣令後陞知沃州事 安邑、陽山、利山、監務 大丘、縣令 花園、河濱

安東府、新羅古昌郡太祖十三年與甄萱戰於郡地敗之郡人金宣平權幸張吉佐太祖有功各拜大爵陞郡爲府忠烈王改福州州臨大江首良尾坤爲天形漢有映湖樓恭愍王避紅巾南巡駐福之舟樓下觀者北堵或有反稷興嗟者還京手寫樓額三大字以賜復賜安東大都護府有清凉山 屬郡三 縣十一 臨河、郡 禮安郡、監務 義興郡、監務 一直、殷豐、甘泉、奉化、監務 安德、監務 豐山、監務 基州、監務 有竹嶺新羅時開路 興州、縣令後陞順興府有小白山 順安、剛州都團練使後更今名縣令復陞知榮州事 義城、縣令後陞監務有冰穴 基陽、

麗志

新羅醴泉郡麗初甫州後改今名

古阜郡 當高書

進禮縣 當高書

全羅道 本百濟地成宗以全州瀛州淳州馬州等州縣爲江南道羅州光州靜州昇州貝水潭州朗州等州縣爲海陽道顯宗合爲全羅道 領牧二府二郡十八縣八十二

全州 本百濟完山新羅改今名有新倉津 屬郡一縣十一領知事府一郡一縣令官四 金馬郡 益山 朗山 合礪山

沃野 監務 鎭安 監務 紆州 高山 監務 雲梯 馬靈 良利城 伊城 咸悅 監務

南原府 屬郡二縣七 任實郡 監務 淳昌郡 監務 長溪 赤城 居寧 九皐 長水 有六十峴

雲峯 兼初農兵馬使有八良峴 求禮 監務 古阜郡 太祖稱瀛州視察使後爲安南都護府尋復舊 屬郡一縣六 保安 扶寧 兩縣兼監務今扶安

井邑 監務 太山郡 監務今泰仁縣 仁義 今合泰仁 尚質 監務今興德縣 高敞 尚質兼任

臨陂縣 屬縣四 澮尾 今屬沃溝 富潤 屬萬頃 沃溝 萬頃 監務 進禮縣 縣令後陞知錦州事 屬縣五

富利 監務 清渠 後改龍潭置令 朱溪 茂豐 監務兼朱溪今茂朱有裳山四面壁立峻截古人因險爲城中有泉 珍同 珍山

金堤縣 縣令有碧骨堤新羅時開岸長一千八百步 屬縣一 平皐

金溝縣 縣令官 屬縣一 巨野

羅州牧 顯宗避丹兵南巡至州留旬日丹兵敗王還都 屬郡五縣十一領知事府一郡四縣令官四 務安郡 潭陽郡

谷城郡 南平郡 樂安郡 已上皆監務 鐵冶 會津 潘南 安老 伏龍 原栗 餘艎 昌平 縣令

長山 珍原 監務 和順 監務

長興府 有天冠山 屬縣四 遂寧 會寧 長澤 耽津 今康津

十二

靈光郡屬郡一縣八壓海郡長城郡監務森溪陸昌海際牟平咸豐監務今合咸平臨
淄長沙監務恭愍朝李存吾為右正言極論辛旽貶為長沙監務存吾時年二十五茂松今合長沙今茂長
靈巖郡初稱朗州都護府有月出山有九井峯下有動石三獨立層岩上高可丈餘周可十圍下臨無底之壑一人搖之欲墜而不墜屬郡二縣三黃原
郡道康郡監務今合康津昆湄海南竹山今屬海南
寶城郡貝州刺史後改監務屬郡七同福監務福城兆陽監務南陽玉果監務泰任荳原監務
昇平郡昇州節度使後為郡改順天府屬縣四富有突山麗水縣令光陽有蟾津
海陽縣羅末甄萱叛擬稱後百濟尋移全州麗祖改光州後降為海陽縣令官後復光州牧
珍島縣縣令屬縣二嘉興臨淮
陵城縣縣令陵一作綾
耽羅縣本乇羅國在南海中古初無人有三神人從地出長曰良乙那次高乙那次夫乙那
三人出獵海濱得三女及諸駒犢五穀種三人以年次分娶居泉甘草肥處良那居
第一都高為第二夫為第三始播穀牧駒犢日富庶臣屬百濟後高厚等三昆季渡海泊
耽津朝新羅時客星見南方太史奏異國人來朝之象王稱長子曰星主次曰王子季子曰都內
邑號羅耽文武王時國主來降麗祖朝太子末老來朝後置郡為縣令元宗時逆賊金通
精入據遣金方慶討平忠烈時元為牧馬場後還之改為濟州置牧使元又放廄馬恭愍
時元牧子哈赤殺害官吏遣崔瑩討滅鎭山漢拏有楸子島凡往耽羅者發羅州則歷
大堀浦七晝夜至楸子島發海南則從三寸浦發耽羅則歷軍營浦皆三晝夜至楸子島過
大小火脫島泊涯月浦火脫之間二水
交流波濤汹湧往來者難之
交州道本貊地後為高句麗所有歷新羅至高麗成宗分十道以春州
等郡縣屬朔方道後再变稱元宗稱交州道是後亦屢更稱領郡八縣二十
交州成宗更今名為團練使後陞淮州牧又降淮陽府有鐵嶺楸池嶺滄津屬郡二縣四長楊郡有金剛山金城郡縣令嵐谷通

㵎、岐城、和川

春州、古稱詳羅麗地志羅末稱光海州有昭陽江有清平山睿宗朝李資玄棄官住此山三十七年 屬郡一縣九 嘉平郡、狼川郡監務 基麟、朝宗、麟蹄監務 橫川監務 洪川監務 文登、京、瑞禾、楊溝監務

東州、本鐵圓郡弓裔起兵略取高句麗舊地來都稱泰封及太祖開國改東州弓裔舊基在楓川原 屬郡一縣七 金化郡監務 朔寧、平康、漳州監務今漣川有澄波渡 僧嶺監務今合朔寧 伊川監務 安峽監務 洞陰監務今永平

西海道 本高句麗之地新羅之季為弓裔所據太祖既立遂并之成宗分十道以黃州海州等州縣屬關內道後改西海道後遂安谷州殷栗等縣沒于元忠烈王四年元乃歸之

領大都護府一牧一郡六縣十六鎮一

安西大都護府海州 太祖所賜名十二牧之一 屬縣三 領防禦郡一 縣令官一 鎮一 鹽州 初防禦使後監務又為進安府有南大池 白州 毅宗創兎山重興闕陞開興府後復縣令 安州 初防禦使後為載寧縣令官今為郡

豐州 防禦使有椒島 屬郡一縣五 安嶽郡監務 儒州 陞文化縣令世傳檀君所都有三聖祠在九月山即桓因桓雄檀君之祠春秋降香致祭 殷栗、青松監務 嘉禾監務今合松禾 永寧

長淵縣 縣令 屬縣二 長潤監務有長山串白沙汀 永康監務

白翎鎮 顯宗置鎮將恭愍王六年以水路艱險出陸寓文化縣尋復鎮屬文化有大小青島

黃州牧 八牧之一有阿斯津 屬郡二縣一 領知事郡一 縣令官一

鳳州 置防禦使尋知郡事 信川 監務有溫泉 土山縣 後陞祥原郡

平州 初置防禦使後知郡事 屬縣一 洞州 置防禦使後為瑞興縣令官有岊嶺

十三

谷州 知郡事 屬縣三 新恩、俠溪 監務有北蘇宮闕舊基與左蘇白岳山右蘇白馬山爲三蘇 遂安 初屬谷州後置縣令又陞爲遂安州

東界 本高句麗舊地成宗分十道以和州溟州等郡縣爲朔方道靖宗二年稱東界文宗稱東北面後或州迤北沒於東女眞睿宗遣尹瓘擊逐之置九城立碑先春嶺爲界高宗四十五年蒙兵來侵龍津人趙暉定州人卓青等叛殺兵馬使以和州迤北附蒙古蒙古置雙城總管府于和州任暉青治之於是朔方道都連浦界內定州等三關門皆沒于元九十九年恭愍王五年遣樞密使柳仁雨攻破雙城收復和登等八州宣德等五鎭復稱東北面前後稍稱屢易然自麗初至末年公嶮迤南三陟迤北通謂東界

領都護府一防禦郡九鎭十縣二十五

安邊都護府 登州 成宗置登州團練使顯宗改今名高宗時定平以南被蒙兵侵擾移寓江陵道襄陽杆城四十年忠烈王時還本城 屬縣七 領防禦郡九鎭十縣令官八 瑞谷、汶山、衛山、翼谷、派川、鶴浦、霜陰

和州 今永興高宗時沒于蒙古爲雙城總管府 高州、安州 有鐵關 文州、長州、定州 今定平有鼻白山 禑州、德州 和州以下八州皆置防禦使長州後降爲縣定州後陞都護府豫州後屬定州 十鎭 元興寧仁耀德長平龍津永興靜邊雲林永豐隘守皆有鎭使長平龍城後改爲縣置令 鎭溟縣 一云圖山縣令官後屬宜州

溟州 本濊國漢武帝定四郡時爲臨屯麗初爲東原京忠烈王改江陵大都護府有五臺山五峯環列西臺下有泉湧出即漢水之源有大嶺有鏡浦 屬縣三 羽溪、旌善 後陞爲郡有風穴又有水穴南江水至此分入地中 連谷

金壤縣 初縣令後陞通州防禦使 屬縣三 臨道、雲巖、碧山

歙谷縣 縣令 高城縣 縣令詳新羅地理志 屬縣二 豢猳、安昌

杆城縣 縣令後陞爲郡 屬縣一 烈山

翼嶺縣 初縣令後陞襄州防禦使後降爲縣復陞知襄州事 屬縣一 洞山

三陟縣 本悉直国成宗改陟州團練使後降縣令復陞知郡事有太白山黃池洛東江之源

蔚珍縣 置令有蔚陵島在縣東海中新羅時稱于山国

咸州大都督府 久為女真所據睿宗命尹瓘伴逐置州徙南界丁户一千九百四十八以實之旋卽撤城以其地還女真後又沒于元稱哈蘭府恭愍王收復為咸州有咸関嶺有大門嶺

英州 雄州 吉州 福州 睿宗置四州皆防禦使旋撤城還女真吉州福州併沒於元恭愍王復旧疆雄吉州置管軍萬户府福州改端州安撫使有摩天嶺摩雲嶺

公嶮鎭 一云孔州一云匡州一云在先春嶺東南白頭山東北一云在蘇下江邊置防禦使

通泰鎭 平戎鎭 崇寧鎭 真陽鎭 宣化鎭 六鎭皆睿宗創置旋撤崇寧通泰真陽及英福咸雄宣化鎭還女真擁九城之數咸寧福雄吉宜六州及公嶮通泰平戎三鎭也其撤城還女真時無宜州及公嶮平戎三鎭而崇寧真陽宣化三鎭乃加現未可詳也

北青州府 久為女真所據後沒於元稱三散恭愍王復之改今名為萬户府

甲州府 本虛州府久為女真所拠無人居恭讓王三年始稱甲州置萬户府有奉天臺

北界 本朝鮮故地在三国為高句麗所有麗亾新羅有其地孝恭王九年弓裔拠鐵原自稱後高麗分定浿西十三鎭成宗分十道以西京所管為浿西道後稱北界肅宗又稱西北面

領京一大都護府一防禦郡二十五鎭十二縣十中葉以後置府二郡一

西京留守官平壤府 本三朝鮮旧都高句麗長壽王自国內城徙都之及其亾新羅取其地太祖元年以平壤荒廢徙鹽黃海鳳諸州民以實之尋為西京仁宗時討妙清之乱又於元宗十年營記官崔坦等作乱殺留守以西京及諸城叛附于蒙古蒙古以西京為東寧府畫慈悲嶺為界忠烈王十六年元歸我西京及諸城遂為平壤府屬縣四

江東縣令 江西縣令 中和縣令後陞爲郡 順和縣令後屬祥原

安北大都護府寧州太祖置安北府成宗稱寧州恭愍置安州萬戶府有清川江隋兵百萬化爲魚者此地也 領防禦郡二十五

鎭十二縣六

龜州成宗命徐熙攻逐女眞築城高宗時兵馬使朴犀盡力禦蒙兵陞定遠都護府改定州牧 宣州初爲通州後稱宣州 龍州改龍灣今龍州

靜州今屬義州 麟州有古長城 義州別號龍灣有鴨綠江 昌州 雲州 延州合寧邊今屬雲山府 博州有大寧江 嘉州 郭州 鐵州 靈州今屬義州 孟州 德州 撫州今合寧邊 順州後改知郡事 渭州今屬寧邊 泰州 成州沸流王松讓故州都詳高句麗志 殷州 肅州後更知郡事 慈州後改知郡事以上二西州除靜州成宗以後皆置防禦使後因革不同 凡十

二鎭寧德威遠定戎寧朔安義清塞平虜寧遠朝陽陽巖樹德安戎以上皆有鎭使後清塞鎭陞威州防禦使今熙川有妙香山朝陽鎭初爲連州防禦使後改价川 通海縣今屬永柔 永清縣令今永柔 咸從縣令官 龍岡縣令官 三和縣令 三登縣令

江界府古稱禿魯江恭愍王置萬戶後改江界萬戶府 泥城府林土碧團本皆女眞所居恭愍王十六年逮利城萬戶金進等侍走之改林土爲陰潼隸以碧團宗南界人戶今碧潼

随州高宗時蒙兵陷昌州州人入紫燕島元宗二年出陸寓郭州以州人失土割郭州東土表村及安義鎭以與之稱知随州事仍兼郭州恭愍王復析置郭州今随州府郡屬定州

○按西京韓伯謙三韓辨說曰我東方在昔自分爲南北其北本三朝鮮之地檀君與箕子並立歷箕子暨衛滿分四郡合二府至漢元帝建昭元年高朱蒙起而爲高句麗焉其南乃三韓之地三韓古之辰國也其中馬

韓最大秦之亡人避役入韓地馬韓割東界以與之是為辰韓也又其南有弁韓屬於辰韓各有渠帥其立馬韓種以王三韓之地漢初箕準為衛滿所逐浮海而南至金馬郡攻馬韓而有其地仍為馬韓為後漢書云弁韓在南辰韓在東馬韓在西其指三韓地方亦已詳矣漢宣帝五鳳元年朴赫居世為辰韓六府民所推戴而新羅始焉新莽元年溫祚滅馬韓而百濟興焉弁韓前史雖不言其傳而新羅儒理王十八年首露王肇国於駕洛地有辰韓之南界伽倻之南皆其所有其後入於新羅疑此等地即為弁韓之地也然則南自南北自北本不相攙入雖其界限不知的在何処而恐漢水一帶為限隔南北之天塹也崔文昌始謂馬韓麗也弁韓濟也此一誤也權陽村雖知馬韓之為百濟而亦不知高句麗之非弁韓混而說之此再誤也自是以後作史之家承訛襲謬不復就其地而覈其實遂將一區三韓之地紛紜錯雜至今數千年間未有定說可勝惜哉何以明其然也當三韓時本国雖無文字兩漢書皆有列傳試以年代上下地界遠近求之則百代雖遠歷歷如在眼前夫何難辨之有哉漢書曰漢武帝討右渠遂定朝鮮地為樂浪臨芚玄菟真蕃四郡樂浪郡治朝鮮縣臨芚郡治東暆縣玄菟郡治沃沮城真蕃郡治霅縣

郡云朝鮮縣今之平壤東暆縣今之江陵沃沮城今之咸鏡道此則皆有可挻之書
不可誣也雲縣郡雖不知其所在當漢昭帝合四郡爲二府時以樂浪臨芚
合爲東府都督府又以玄菟平那合爲平州都督府玄菟既不可跨越樂
浪臨芚牧重之地其下三道合則所謂真番其必在玄菟西北之地而與玄菟
合也然歟則四郡二府之界限甚明於此亦明矣自朱蒙起因得其地爲高
句麗則又何時爲弁韓或馬韓耶以此知四郡二府之自爲四郡二府而與三
韓不相涉也後漢書云弁韓在辰韓之南亦與倭接又云弁辰與辰韓雜
居衣服居處風俗同其稱弁韓必曰弁辰則弁韓之於辰韓必爲附庸而
不相懸遠可知又云馬韓統五十四國辰弁韓各統十二國所謂國即今之郡
縣合辰弁二韓僅得二十四國不能當馬韓之半以此見之湖西湖南合爲馬韓
而嶺南一道自分爲弁辰二韓又何疑乎蓋三韓僻在東南一隅之地去中國
最遠雖堯舜遜揖而舜化不暨楚漢交争而干戈不擾耕鑿晏如長
育子孫別爲天地間一壽域故西北避亂之人多歸之仍成村落各以其本
管名其居處州之得號樂浪亦如辰韓之或名秦韓也後人不分此二
樂浪因以平壤爲弁韓何其誤哉

東史纂要卷之十

乙巴智　松屋句　事大武神王

乙巴智松屋句高句麗左右輔也漢遼東太守將兵代高句麗王會羣臣問戰守右輔松屋句曰臣聞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今中国荒儉盜賊蜂起而兵出無名逆天違人師必無功憑險出奇破之必矣左輔巴智曰大王之兵孰與漢兵之多可以謀伐不可力勝王曰謀伐若何對曰今漢兵遠鬪其鋒不可當也大王閉城自守待其師老出而擊之可也王入慰那巖城固守數旬王以力盡兵疲謂巴智曰勢不能守柰何巴智曰漢軍謂我城為巖石必無水泉久圍待疲宜取池魚包水草兼以酒致犒王從之貽書曰寡人愚昧獲罪上国致令將軍帥百萬之軍暴露弊境無以答厚意敢用薄物致供於左右於是漢將謂城內有水不可猝拔引還

高福章　事太祖　次大王

高福章高句麗右輔也王將禪位於弟遂成福章曰遂成忍而不仁今日受禪明日害王之子孫願大王熟計之不聽乃禪位殺福章福章臨死嘆曰痛哉我為先朝近臣其可見賊亂不言哉恨前王不用吾言以至於此吾豈甚生於無道之時不如死之速也乃即刑遠近莫不痛惜遂成殺太

三国名臣

祖元王子及其弟

乙巴素 事故国川王

乙巴素高句麗処士也晏留言於王曰微臣庸愚不足以参大政西鴨緑谷左
勿村有乙巴素者性質剛毅智慮淵深力田自給大王欲理国非此人不可
王卑辞重礼以聘之拝中畏大夫為于台除国相大臣宗戚皆疾之王曰苟不
從国相者皆族之巴素亦感其知遇明政教慎賞罰人民以安内外無事及
卒国人哭之慟

乙支文徳 事嬰陽王

乙支文徳高句麗大臣也當隋兵三百萬攻遼也文徳詣其営詐降欲視虚
実隋将于仲文将執之右丞劉士龍固止之文徳還仲文等悔之渡鴨緑水
追文徳文徳見宇文述軍士饑故欲疲之毎戦輒走述一日七捷東濟薩
水去平壌三十里因山為営文徳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筭窮地理
戦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徳復遣使詐降述見士卒疲
又城険難猝抜還至薩水軍半済麗軍侍其後右屯衛将辛世雄死之諸
軍倶潰将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緑水初隋九軍到遼三十萬反還至遼東
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乙支文徳資貢沉鷙有智

救萬鮮傷文 薩水安州清川江

勿稽子 事柰解王

勿稽子新羅人爲人倜儻有壯志柰解王時浦上八国謀侵加羅王命于老與利音將兵往救之伴殺八国將軍奪集所虜六千人是役也勿稽子有大功以見忌於利音不記或曰子之功莫大而不見錄怨乎曰何怨之有或曰盍聞之於王曰矜功求名志士不爲也但當勵志以待後時而已後骨浦等三国攻新羅竭火城王率兵救之大破三国之師勿稽子斬獲數十餘級及其論功又不見錄乃語婦曰嘗聞爲臣之道見危致命臨亂忘身忠也前日浦上竭火之役可謂危且難矣而不能以致命忘身聞於人不忠也既以不忠而仕君累及於先人可謂孝乎既失忠孝將何面目以出市朝乎遂被髮携琴入師彘山不返

朴堤上 事訥祇王

朴堤上新羅婆娑王五世孫也爲歃良州干初羅王思見未斯欣卜好求得辯士往說之聞堤上勇而謀召問曰吾二弟久質麗倭何術以生還堤上曰臣雖無狀請行遂聘高句麗語王曰臣聞交隣之道誠信而已若交質子則不及五伯誠末世之事也言辭激切麗王許卜好與堤上同歸既還王語堤上曰我念二弟如左右臂今只得一臂柰何堤上曰臣雖駑才既以身許国何敢辭然

麗国賢王臣得以一言悟之若於倭當以謀紿不可以口舌諭臣若得罪而逃者臣
既行請囚臣家屬以死自誓不見妻子入倭国若叛者倭王疑之先時百濟
人入倭国紿言新羅與高句麗將謀伐倭及聞新羅王囚未斯欣堤上家屬
謂堤上實叛者於是出師將襲新羅仍以堤上未斯欣為鄉導行至海島堤
上與未斯欣日乘舟若遊玩然倭人不疑堤上勸未斯欣潛逃未斯欣曰豈忍
捨君而獨行堤上曰若能救公之命而慰大王之情則足矣安敢愛生未斯欣
泣辭遁還堤上獨寢舟中晏起以誤未斯欣遠行倭人詗知之縛堤上追之
不及倭王怒囚堤上鞫之曰汝何竊遣未斯欣耶堤上曰臣是鷄林之臣欲成
吾君之志耳倭王怒曰今汝已為我臣而稱鷄林之臣則必具五刑若稱倭国
之臣必賞以重祿堤上曰寧為鷄林之犬㹠不為倭国之臣子寧受鷄林之
箠楚不受倭国之爵祿倭王怒剝堤上脚刈蒹葭使趨其上問曰汝何
国臣曰鷄林之臣又使立於熱鐵上問何国之臣曰鷄林之臣倭王知不可屈
乃燒殺木島中王聞之哀慟贈堤上大阿飡享賜其家使未斯欣娶其
第二女堤上妻率三女上鵄述嶺望倭国痛哭而死仍為鵄述神母今
有祠

金后稷 事真平王

金后稷新羅智證王之曾孫爲兵部令王頗好畋獵后稷諫曰古之王者一日萬機左右正士容受直諫不敢逸豫然後国家可保今殿下日與狂夫獵士事鷹犬逐雉兎不能自止内則蕩心外則亡国不可不省也王不從又切諫不聽後后稷臨病死謂其三子曰吾爲人臣不能匡救君惡恐王遊娛不已以至於亡是吾憂也我死須瘞於王遊獵路側他日王出畋中路有聲若曰王無去者王顧問之從者曰彼后稷墓也遂陳后稷臨死之言王潸然流涕曰夫子生而忠諫死而不忘其愛我深矣若終不改何顔見夫子於地下耶遂不復獵

實兮 事眞平王

實兮新羅上舍人也性剛直下舍人珍堤便佞爲王所嬖臨事互相是非實兮守正不苟珍堤疾之屢譖於王曰實兮無智慮多膽氣急於喜怒若不懲艾其將爲亂眞平然之王謫冷林或謂實兮曰君自先世忠誠聞今爲佞臣所毁遠謫荒僻之地不亦痛乎何不直言自辨實兮曰昔屈原孤直而見擯黜李斯盡忠而被極刑佞臣惑主忠士被斥何足怪乎遂不言而往作長歌見意

金庾信 事善德 眞德 太宗 文武王

金庾信駕洛國王金首露十一世孫舒玄子也初舒玄見新羅宗姓說宗之女萬明不媒而通說宗知之囚萬明別室忽震屋門守者驚亂萬明逃出遂與舒玄之任舒玄嘗於庚辰夜夢熒惑鎮二星降於己萬明亦於辛丑夜夢有童子衣金甲乘雲入堂尋有娠二十月而生庾信背有七星文舒玄謂萬明曰庚辰夜有吉夢得此兒宜以為名然不以日月為名今庚與庾字相似辰與信聲相近遂名庾信庾信見麗濟靺鞨侵軼國疆慨然有剖平之志獨入中岳石窟告天誓之有一老人來授秘訣曰慎勿妄傳言訖不見又嘗携寶劍入咽薄山告天誓夜有虛角二星光芒來垂劍若搖動然仕新羅屢戰為大將軍真德王二年戊申庾信在梁州飲酒作樂若無意於軍旅者州人謗曰師衆久安可以一戰而將軍玩愒如之何庾信聞之知民可用告王伐百濟以報大梁之役王許之遂進兵大梁城外濟兵逆戰庾信佯北至玉門谷百濟兵大來伏發掩仟大敗之獲裨將八人斬一千級庾信使告百濟將軍白我軍主品釋婁金氏之骨埋於爾國獄中今爾裨將八人為我擒匍匐請命未忍加害今送死易生何如百濟以品釋及夫妻之骨櫝還之庾信許八人還遂乘勝入濟境拔嶽城等十二城斬首二萬級生獲九千人又屠進禮等

九城斬九千餘級虜六百人論功增庾信秩伊湌上州行軍大摠管三年己酉百濟
遣精兵七千攻陷新羅石吐等七城庾信分三軍為五道經旬轉鬪僵死滿野進屯
道薩城下奮擊大克虜將軍卒八千九百餘人斬將士十人獲馬萬匹太宗王七年
庚申唐將蘇定方與金仁問等伐百濟百濟合兵熊津口禦之定方乘高
與戰百濟軍大敗庾信至唐營定方以後期將斬督軍金文穎庾信揚
言曰大將軍不見黃山之役以後期為罪吾不能無罪而受辱必先與唐兵
決戰然後破百濟乃杖鉞軍門怒髮如豎腰間寶劒自躍出鞘定方右
將董寶亮躡足言曰新羅兵將有變定方乃釋文穎將步騎直趨都
城唐羅軍圍城四道齊進濟王義慈夜遁保熊津城已而率太子詣定方
降王宮諸姬走大王浦嵓石上墮死者亦衆定方謂庾信曰吾受命便宜
從事今欲以所得百濟之地分公等為食邑庾信曰大將軍來伐不道雪小
国之讎寡君與一国臣民方喜抃之不暇敢私受自利乎後文武王興師助唐
伐高句麗金庾信以病留以欽純仁問為將欽純告王曰庾信不行恐有後
悔王曰卿等皆国之寶若偕行萬一蹉跌其如国何若留庾信隱然為国長
城吾無憂矣為太大舒發翰文武王癸酉卒年七十九王震悼身贈賻葬以
軍樂鼓吹立碑紀功初人有見兵士數十人具器服自庾信第號泣而去俄

而不見庾信聞之曰此必陰兵護我者見我福盡乃去耳吾其死矣後旬餘疾
劇王親臨存問寡人之有卿猶魚之有水脫有不諱其如人民社稷何對曰臣
愚不肖幸明上用之不疑任之不貳得竭心力成尺寸功三韓爲一家百姓無二心
亦可謂小康伏願殿下知成功之不易念守成之亦難親君子遠小人使朝廷和
民物安則臣死且無憾有子五人後追封爲興武大王 庾信孫允中聖德王時擢爲大阿飡寵遇左右頗疾之王曰令與卿等共享太平庾信之遺也

金仁問 事真德 太宗 文武王

金仁問字仁壽金春秋第二子也博覽群書兼談莊老工隸書善射御曉音
律識量宏遠嘗宿衛京師王因仁問乞師帝發意討百濟徵仁問問道路險
易仁問應對甚悉帝悅以蘇定方爲行軍大摠管勅授仁問副大摠滅百
濟太宗王八年帝又遣蘇定方領水陸兵伐高句麗遣仁問諭新羅王出兵
伐會王遂以金庾信爲大將軍仁問爲大幢將軍破高句麗軍於浿江圍平
壤城會風雪寒冱人馬疲憊定方旋師庾信亦還麗兵覺而追之庾信
非戰卒勵將幢將士分仟敗之斬首萬餘級虜五千餘人王喜論功賜仁
問庾信等有差孝昭王甲午仁問卒于唐追贈太大角干仁問七入唐宿衛凡
二十二年

强首 事太宗 文武王

强首姓任新羅国京人奈麻昔諦之子初其母夢見人有角者有娠及生頭後有高骨父以兒示相者相者曰吾聞伏羲虎形女媧蛇身神農牛頭皐陶馬口自古聖賢其相有異今觀兒首角而又黶相法面黶無好頭黶無惡此必英物乎及壯知讀書曉義理就師讀孝經曲禮爾雅文選所得愈高唐帝遣使冊命新羅王詔書有難解處有牛頭者能解之王驚喜問其姓名對曰臣本任那加良人牛頭也王曰見卿頭骨可稱强首使製謝表文工而意盡王益奇之稱任生不名强首不治生産家貧王命歲賜租一百石强首嘗娶冶家女父母將以禮改娶之强首不可父怒曰兒有時名以微者爲偶不亦恥乎强首曰嘗聞古人之言糟糠之妻不下堂貧且賤非所恥也至文武王王曰强首能以文辭致意於中国請兵於唐以平麗濟者功豈可忽也爲沙飡加歲奉租二百石强首卒王禮葬之厚賻贈其妻盡供喪事之食欲還鄉里王聞之賜租百石辭曰妾賤者也夫在之日受国恩多矣今從未亡豈敢再辱厚賜不受而去

薛聰 事神文王

薛聰字聰智父元曉嘗爲沙门淹該佛書既而反本娶瑤石宮寡夫人

生聰聰生而明銳旣長博學能以方言解九經義訓導後生善屬文嘗侍
神文王燕居王曰宿雨初歇薰風微凉高談善謔可以舒鬱子必有異聞
盍爲我陳之聰曰唯臣聞昔花王之始來也植之香園護以翠幕當三春而發
艷凌百花而獨出於是艶艶之英夭夭之靈無不奔走上謁忽有一佳人名曰薔
薇朱顏玉齒鮮粧靚服伶俜而來綽約而前曰妾聞王之令德願薦枕於
香帷王其容我乎又有一丈夫名曰白頭翁布衣韋帶戴白持杖龍鍾而
步傴僂而來曰僕在京城之外居大道之旁竊謂左右供給膏梁雖足巾
衍儲藏須有良藥故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不識王亦有意乎王曰丈夫之
言亦有道理而佳人難得將如之何丈夫曰凡爲君者莫不親近老成而興昵
比夭艶而亡然而夭艶易合老成親難是以夏姬亡陳西施滅吳孟軻不遇
以終身馮唐郎潛而皓首自古如此吾其奈何王謝曰吾過矣於是王愀然
作色曰子之言諷諭深切請書之以爲戒遂擢聰高秩官至翰林高麗顯
宗時贈弘儒侯從祀文廟

金陽 事神武王 文聖王

金陽字魏昕武州都督也太宗之後溟州郡王金周元之曾孫初興德王薨
無嗣堂弟均貞堂弟之子悌隆爭立金陽與均貞子祐徵及禮徵等奉

均貞為王以兵宿衛悌隆之黨侍中金明及利弘等圍宫門陽陳兵拒之曰新君在此爾等何敢兇逆如此遂射殺數十人悌隆黨裴萱伯射陽中股均貞曰彼衆我寡公其佯退以為後圖陽突圍而出均貞遇害陽號泣誓天潛逃山野明等乃立悌隆為王是為僖康王祐徵收餘兵往依清海鎮清海鎮在今康津莞島中大使張保皐保皐本名弓福二年戊子金明利弘等作亂弑悌隆金明自立為王金陽募兵入青海鎮見祐徵與謀舉事祐徵謂保皐曰金明弑君自立利弘枉殺吾父不可共戴天願仗將軍之兵以報君父之讐保皐曰古人有言見義不為無勇遂分兵五千授其友鄭年年能没海底行五十里往討之金陽以兵五千襲武州降之明年己未春陽等晝夜兼行明聞兵至遣將拒之陽等一戰大克死者太半明時在西郊左右皆散不知所為奔入月遊宅兵士追殺之金陽命左右將士徇曰本為報讐今渠魁就戮士女百姓各宜安居勿動人心乃悅陽又召萱伯曰犬各吠非其主爾當時為爾主射我我不與較無恐衆聞之曰金公之於萱伯尚如此吾屬無憂禮徵等迎祐徵入即位金陽文聖王十九年以侍中卒其賻贈斂葬一依金庾信例陪葬太宗陵追封濱涼君初祐徵與保皐約苟得復讐當以卿女配我子及祐徵薨子文聖王立欲納保皐女為次妃羣臣諫止之保皐怨王據鎮叛王從武州人閻長謀佯叛投青海與之飲及醉奪保皐劒斬之

權近曰禮重復讐春秋貴討賊故君父之讐不共戴天篡弑之賊人人之所得

討也新羅興德王薨無嗣其堂弟興姪悌隆爭立皆非嫡也則是均貞
以長當立矣侍中金明輔不正奉悌隆殺均貞而立之均貞之子祐徵郎與
金陽奔青海鎮謀欲復讐未嘗一日北面而臣於悌隆也及金明又弑悌
隆而自立金陽能與張保皐等討殺金明而立祐徵是真得討賊之義
矣金富軾乃謂金明弑僖康而即位祐徵弑閔哀而即位反與弑逆之
儔並列而論之何哉金明初保不正立以為君又從而弑之其惡滔天必討
之罪也若祐徵金陽則初能輔正終能討賊不君悌隆況君金明乎以
祐徵而殺金明子復父之讐也以金陽而殺金明是臣討君之賊也又能徇
以復讐只戮渠魁使民勿動庶幾王者吊代之師又以犬吠非主恕萱伯
之躬已而不較宋興昔桓釋管仲之射鉤漢高赦季布之窘辱異世
而同符者也羅代君臣之事此最合於義者也

史臣曰新羅人物英雄豪傑莫如金庾信明白正大莫如金陽

崔致遠 事憲康王 真聖王

崔致遠字孤雲一字海雲沙梁部人精敏好學美風儀年十二隨海舶入
唐尋師力學十八登第遷侍御史內供奉從事高駢幕下檄黃巢之
見不唯天下之人皆思顯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議陰誅之語不覺下床由是

名振天下憲康王十一年捧帝詔還王留為侍讀兼翰林學士兵部侍郎致
遠自以西學多所得欲展所蘊而衰季多疑忌不能容出為太山郡(太山郡今泰仁縣)
太守眞聖王時為富城郡(今瑞山郡)太守遣時務十餘條王嘉納之以為阿飡致
遠東還值世亂自傷不遇無復仕進意自放於山水間營臺榭植松竹枕
籍書冊嘯詠風月若慶州南山剛州冰山陝州清涼寺(寺在月留峯下)智異山雙溪
寺合浦縣月詠臺皆其遊玩之所後挈家隱伽耶山與母兄浮圖賢俊及
定玄師結為道友以終老焉初西遊將還學士顧雲以詩送之曰十二乘舟
渡海來文章感動中華国十八橫行戰詞苑一箭射破金門策蓋心有所服
云致遠知新羅將亡有鷄林黃葉鵠嶺青松之句人皆異之所著文集三
十卷行於世唐書藝文志又載致遠四六集一卷桂苑筆耕二十卷云高麗
顯宗時從祀文廟謚文昌侯

三国

梅溪曹偉曰或者疑其以孤雲大才卷而東歸陳力就列遇事匡救彌
縫其闕失粉飾其文治則国勢不至於隉阢萱裔何遽於倡獗而顧
乃棲遲偃仰不肯仕匡国之危亡視若越人之肥瘠無乃幾於潔身而
亂倫懷寶而迷邦者耶是不然公以童稚之年遠涉溟海不憚險艱未
弱冠取科第如摘髭其心豈欲欵向子平臺孝威者耶其勵志功名

而有心於立揚者蓋無疑也由其欲仕唐也則宦寺擅於內藩鎮橫於外朱梁簒代之兆已萌欲仕本国也則昏主委政於非人女后淫瀆而乱紀嬖幸盈朝翕翕訿訿国不可容吾身而望其行吾道乎况公之明識已炳於青松黃葉之句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滄海橫流非隻手可遏尋深山而友麋鹿攀薜蘿而弄明月者豈公之本心哉嗚呼自三国以來文人才士世不乏人而公之名獨光前而掩後膾炙人口平生足跡所及之処至今樵人牧豎皆指之曰崔公所遊之地至於閭閻細人鄉曲愚婦皆知誦公之姓名慕公之文章則其所以得於一身者必有不可名言而人與時不偶命與才不諧豈非千古之恨耶余少時嘗讀人閒之要路通津眼無閑処物外之青山綠水夢有啟時之句想公之衿抱飄飄然非塵寰中人反覩公之平生名區勝地之在国內者足跡殆將遍焉則青山綠水之句本非寓言而益歎公雅意之所存也

新羅忠義傳 附孝烈

貴山 箒項少監也真平王二十四年築小陀畏石泉山甕岑四城以逼百濟西濟王怒令佐平解讐帥歩騎四萬攻四城羅王使將軍武殷等逆戰貴山箒項亦赴焉解讐不利而退伏於泉山西大澤中武殷領甲騎一千乘

勝長驅至大澤伏發急擊武殷墜馬士卒錯愕不知所爲貴山大言曰吾嘗受
教於師曰臨戰無退豈敢奔北以墜師教乎乃以馬授其父武殷即與箒項
力鬪殺數十人諸軍因而奮擊百濟敗績横屍滿野解讐僅以身免貴山
箒項金瘡滿身而死王與羣臣迎於阿那之野臨屍痛哭以禮殯葬追
贈貴山柰麻箒項大舍

讚德新羅椵岑城主也眞平王三十三年百濟兵圍城百餘日讚德固守
王命上州下州新州之兵救之不克引還讚德憤謂士卒曰三州軍帥見敵
强不進城危不救是無義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乃激昂奮勵且戰且
守以至糧盡水渴猶力戰不怠城將陷讚德仰天大呼曰吾王委我以城
而不能全爲敵所敗死必爲厲鬼殲盡百濟人以復此城遂攘臂瞋目觸
槐而死城遂陷

奚論讚德子也眞平王四十年以論奚爲金山幢主與北漢山州都督邊品
發兵襲椵岑城取之百濟聞之舉兵而來奚論等逆之兵旣交奚論謂諸
將曰昔吾父隕身於此我今與百濟人戰於此是我死日也遂以短兵赴敵斬
殺人而死王聞之流涕贈賻其家甚厚時人無不哀悼爲作長歌弔之

新羅忠義

訥催沙梁部人眞平王四十六年百濟兵圍新羅速含等六城王命上州等

五軍往救之五軍既到見百済兵强逗留不進訥催獨以烽岑櫻岑旗懸三
城固守聞五軍不救而還慨慨謂士卒曰陽春和氣草木皆華至於歲寒獨
松柏後凋今孤城無援日益阽危此正志士盡節揚名之秋若等將若之何
士卒曰不敢惜死人皆殊死訥戰催遂力戰死死之王贈訥催級飡
竹竹大野人撰干郝熱之子也善德王十一年百済遣將軍允忠領兵一萬攻新
羅大野城(今陝川地)城主金品釋衛禦之初品釋悅幕客黔日妻奪之至是黔日
内應燒其倉庫城中洶懼品釋之佐西川登城謂允忠曰將軍不殺我願以
城降允忠許之西川遂勸品釋及諸將士出降幢下竹竹止之曰百済反覆之
国也不可信也若出城必為所殺與其竄伏而求生不若虎鬪而死品釋
不聽開門先出士卒百済發伏盡殺之品釋聞將士死先殺妻子而自刎
竹竹收残卒閉城門自拒舍知龍石謂竹竹曰今兵勢如此必不得全不若
生降以圖後效竹竹曰吾父名我以竹竹者使我歲寒不凋可折而不可屈
豈可畏死而生降乎遂力戰城陷與龍石同死新羅王贈竹竹級飡龍石
大奈麻移其妻子於王都賞賜之
丕寧子新羅中軍也真德王元年百济將軍義直囯新羅茂山甘勿
洞岑三城金庾信率步騎一萬拒之百濟兵甚銳庾信苦戰力竭中

軍有丕寧子鋭意力戰庾信曰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今日事急矣非子誰能奮勵出奇以激衆心乎丕寧子曰今於稠人廣衆屬倚我可謂之知己當以死報之出語其奴合節曰今日當上為国家下為知己死子舉真幼有壯志必欲與我俱死若父子同死不可也吾死若與舉真可收吾骨横槊突陣格殺数人而死舉真欲赴闘同死合節執轡止之曰大人有遺命今負父命可得為孝乎舉真曰見父之死偷生苟存亦豈得為孝子劍合節臂突陣亦死合節曰而天崩矣不死何為亦交鋒而死三軍感激争進所向摧陷斬三千餘級義直僅以身免庾信撫三屍哭甚痛王哀之以禮葬之恩賞甚渥

金歆運奈勿王八世孫匝飡達福之子也太宗王憤麗済侵軼謀伐之三年乙卯出師以金歆運為郎幢大監歆運聞命即行屯百済陽山下欲攻助川城百済人乘夜來襲黎明緣壘而入羅軍驚駭潰兵因乱急停矛矢雨集歆運横馬握槊以待大舍詮知語曰今賊起暗中咫尺不辨公雖死人無識者況公新羅之貴骨大王之寵壻若死賊手百済之所誇詑我之所深耻歆運曰大丈夫既以身許国人之知與不知一也豈可求名乎強立不動從者輕馬劝避歆運以劍揮之遂突陣闘殺数人而死

於是大監穢破小監秋得亦相與戰死步騎幢主寶用那聞歆運死曰彼
骨貴勢榮猶不愛死況予生而無益死亦何損乎乃赴敵死王聞之傷
悼贈歆運穢破一吉飡寶用那秋得大奈麻時人作陽山歌以傷之歆運
少遊花郎文努之門徒衆言及人戰死留名者歆運為之慨然流涕有
激切思齊之志同門僧曰若人赴敵必不還也是役也有驟徒者沙梁人
奈麻聚福之子也兄弟三人長夫果仲驟徒季逼實驟徒常出家名
道玉語其徒曰吾聞為僧者上則精術業以復性次則起道用以益他我
形染門而無一善可取不如從軍殺身以報国改名曰驟徒蓋謂馳驟為徒
也遂詣兵部請屬三千幢及是戰實陣力鬪殺数人而死夫果於文武王
十一年與済人戰於熊津南死之 陽山縣在今沃川郡南五十九里 本新羅助比川縣歆運等戰死処

權近曰季路問孔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
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乎是雖因子路之才而告之然実行師
之要道也不量其衆寡不審其虛実不審其形勢而輕死於賊手
則何益於死哉殺吾身而可以克敵則死之可也生吾身而祇以辱
国則死之可也無是二者則豈可輕吾身而快賊之心乎歆運不聽
詮知之說輕死於敵手豈非烈於志而短於謀乎勝敗者兵家之常

事也與其死而無救於敗孰若不死而圖効於後日哉然視畏死而偷生者則有間矣

盤屈將軍欽春子也官昌左將軍品日子也太宗王七年唐將蘇定方等水陸兵十三萬伐百濟自萊州濟海舳艫千里羅王遣法敏庾信品日欽春等卒精兵五萬進黃山原(在今連山縣東十里)百濟將軍階伯卒死士五千拒之勵兵誓衆人皆鏖戰無不一當千庾信分軍爲三道四戰不利士卒力竭欽春謂子盤屈曰爲臣莫若忠爲子莫若孝見危致命忠孝兩全盤屈曰謹聞命矣乃入陣力戰死品日子官昌善騎射時爲副將品日召官昌前之語諸將曰吾兒年纔十六志氣頗勇今日是功名取富貴之時也官昌介馬單槍徑赴敵陣殺數人爲賊所擒生致階伯階伯愛其少且勇不忍殺嘆曰新羅固多奇士不可輕也少年尚如此況壯士乎乃縱還之官昌語其父曰今入敵中不能斬將搴旗非畏死也再突陣力戰階伯又擒斬之以其首送品日品日曰吾兒面目如生能死於王事幸矣三軍感激皆有死志進擊百濟大敗之虜佐平忠常等三十餘人羅王贈官昌級飡以禮葬之賻其家絹布各三十匹穀百石

權近曰品日命子官昌獨入敵陣亦非不知徒死而已敢爲之不辭者

新羅忠義

新羅之法戰死之人皆厚葬而爵賞之賞及一族國人稱重而慕效以
死爲榮有古戰國之風矣然官昌一入敵陣幸而生還留與家兵俱進則
雖出入擊刺而欲殺身成名亦不必至於死矣乃使未冠之童單騎再往
是欲其子之必死而忍之也不可訓後世矣

匹夫沙梁人阿飡尊臺之子也羅王以麗濟靺鞨相爲脣齒同謀侵奪求
忠勇材堪綏禦者以匹夫爲七重城(今積城縣)令縣至是高句麗忌新羅與唐師
滅百濟攻圍其城匹夫且守且戰者二旬士卒皆殊死力鬪麗將以爲不可
猝拔欲引還大奈麻比歃密遣人告高句麗曰城內食盡力窮今攻之必
拔高句麗復戰匹夫斬比歃首徇軍中曰忠臣義士死且不屈城之存亡在
此一戰努力勉哉羸病皆起爭赴敵然士卒飢乏不可復振麗兵乘
風縱火攻之愈急匹夫與二三將士戮力拒戰矢集其身如蝟血流至
踵乃死太宗聞之哭甚哀贈級飡

素那白城郡(今稷山縣)蛇山人(蛇山縣鎭山)其父沈那膂力過人蛇山境與百濟相
錯故互相攻擊無虛日沈那每出戰所向無堅陣得斬殺數十餘人
賊懼不敢當百濟人指沈那爲新羅飛將因相謂曰沈那尚生莫近白
城素那雄豪有父風百濟旣滅王遣素那於阿達城俾禦北鄙文武

王十五年阿達城民以太守漢宣令齊出城種麻在野靺鞨認諸師猝入城剽掠老幼狼狽不知所為素那奮力向賊大呼曰爾等知新羅有沈那之子素那乎固不畏死以圖生欲鬪者來遂奮侍賊不敢迫但向素那射之素那亦射自辰至酉矢集其身如蝟遂死之素那之妻加林郡女也留在其家人有吊者妻哭曰良人常曰大丈夫固當死於王事豈可卧床第死家人婦女之手乎今死其志也王聞之流涕曰素那父子可謂世濟忠義矣贈素那迊飡是年秋唐兵與契丹靺鞨兵來圍七重城不克小守儒冬死之靺鞨又圍赤木城縣令脫起率百姓拒之力戰俱死唐兵又圍石峴城縣令仙伯悉毛等力戰死之既而羅兵與唐兵大小十八戰皆克之斬首六千四十七級得戰馬二百匹

逼實夫果驟徒之弟也金令胤級飡盤屈之子也神文王四年將軍大文在金馬渚謀叛伏誅餘衆殺官吏拠報德城以叛王遣將軍討之是役也逼實將行語其妻曰二兄既死王事名垂不朽吾雖不肖何獨畏死而苟存乎今日是與爾死別也及戰獨出奮侍斬殺數十人而死王嘆曰驟徒能知死所而激昆季之志夫果逼實亦勇於義奮不顧身顧不韙歟皆贈沙飡令胤生長世家以名節自許將行語人曰此行當立名以報宗族朋

友及至椴岑城南七里賊將大文結陣待之士卒皆曰今凶黨如巢燕身魚無持久之心出萬死僥倖一戰語曰窮寇勿追疲而待之可也諸將然之皆引退令胤獨奮然欲戰從者曰今諸將豈皆偷生惜死者哉將候賊便也子獨欲戰可乎令胤曰臨陣無勇禮經之所誡有進無退士卒之常分也丈夫臨事自決何必雷同遂赴敵力鬪死王歎曰有是父有是子其義烈可嘉贈賻有加

史氏擬節義天下之大防所以扶天常植人紀有關於世教甚大新羅自麗濟構兵以來其俗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臨敵鏖戰徇國捐軀者自貴山以下數十餘人此其章章者其餘死節亦多百濟之亡只有階伯高句麗之亡無一死節者麗濟之節義頹壞如是安能敵新羅哉然新羅自中葉以後亂臣賊子接迹當世賊萱之來公卿大夫猶恐賣降之或後金傅之降不屈者惟王子一人而已国安得不亡哉

敬順王謀降高麗王子曰国之存亡必有天命當與忠臣義士收合民心以死自守力盡而後已豈宜以一千年社稷一朝輕以與人王曰孤危若此旣不能強又不能弱至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吾所不忍也乃使侍郎金封休賚書請降於高麗王子哭泣辭王徑入皆骨山倚岩爲屋麻衣草食以

終其身

○按王子義烈可與北地王諶爭光日月而名不傳不得安市城主之失

其名東方文獻埋沒可惜

○于老奈解王之子爲時大臣掌軍国事沾解王三年己巳倭国使葛那古聘新羅王使于老主之于老戲言早晚以汝王爲鹽奴王妃爲爨婢倭王聞之遣将軍于道朱君代新羅王出居于柚村于老曰今日之寇由臣言致之臣請當之遂抵倭軍曰前日之言戲之耳豈意興師至此耶倭人執之積薪燒殺之乃去後倭使来聘于老之妻請於王私饗之及其醉使人執而焚之以報復焉倭人怒来攻金城不克引去

薛氏新羅栗里民家女也姿色端正志行修整真平王時其父當防秋衰病不堪遠征而薛氏自以婦人不得代行居常憤鬱沙梁部人嘉實貧而有志節詣薛氏曰願代嚴君之役薛氏喜告於父父謝嘉實曰公若不以愚陋見棄則願以弱息奉箕箒嘉實退而請與薛氏曰昏姻人之大倫不可以猝成妾既心許有死無貳待君見代而後卜日成禮未晚也乃破鏡中分以爲信嘉實以一馬屬薛氏曰此天下良駿後必有需請善飼之遂行會国多難不以時代奄忽六載父謂女曰始以三

年爲期已〻盡可歸他族薛氏曰向以親故强與嘉實成約嘉實代戍遲
城辛苦歲月棄信食言吾不忍爲也請勿復言父欲奪情改昏〻期既
定女將逃之見嘉實所留馬太息流涕嘉實適至形容衣服枯槁
藍縷女見之不識其爲嘉實也以破鏡驗之遂爲夫婦
孫順牟梁里人父殁家貧與妻傭作人家以養母順有小兒每奪母食
順謂妻曰兒可得母難再求乃負兒歸醉山北郊掘地欲埋忽得石鍾
甚奇夫妻驚怪試撞之舂容可愛妻曰得異物殆兒之福不可埋也
順以爲然將兒與鍾還家懸鍾於梁撞之聲聞王宮興德王聞之謂
左右曰西郊有鍾聲清遠異常卽令尋得之曰昔郭巨埋子天賜金
釜今孫順埋兒地出石鍾前後同符賜順家一區歲給米五十碩
知恩韓歧部民連權女也性至孝少喪父獨養母年三十猶不從人定
省不離左右家貧無以爲養或傭作或行乞得食以奉之猶不給嘗
就富家賣身爲婢得粟若干石晝則役富家抵暮歸養母如
是者數日母曰向汝食我雖麤糲尚甘今雖稍美肝心若刺然是何耶
女以實告母曰以我故使爾爲人婢不如死之速也乃大哭女亦哭哀感行
路時郞徒孝宗出遊見而義之與之粟百石又償其債免其傭郞

徒千人各出石粟以贈真聖王聞之亦賜租五百石第一區旌其里曰孝養
坊復其家王又嘉孝宗以憲康王女妻之

麗済義烈

密友 紐由高句麗東川王二十年魏遣幽州刺史毌丘儉攻陷丸都城屠之麗王出
奔儉遣將追之王欲奔南沃沮至于竹嶺軍士散盡唯東部密友獨在側謂
王曰今追兵甚迫勢不可脫臣請決死禦之王可遯矣遂募死士與之赴敵
力戰王間行得脫去依山谷聚散卒自衛謂曰若有能取密友者厚賞之
下部劉屋句請往遂於戰地見密友付地乃負而至王枕之以股久而乃蘇王
間行轉輾至南沃沮魏軍追不止王計窮勢屈不知所為東部紐由進
曰勢甚危迫不可徒死臣有愚計若得成王可奮擊決勝矣紐由入魏軍
詐降曰寡君獲罪大国逃至海濱措躬無地將請降於陣前歸死司寇
先遣小臣致不腆之物為從者羞魏將聞之將受其降紐由藏刀食器刺魏
將胷與之俱死魏軍遂乱王分軍急擊之魏軍不能陣從樂浪而退王
復国論功以密友紐由為第一賜密友屋句食邑贈紐由為九使者又以其子
為大使者 初麗人得来見王侵叛中国數諫王不從嘆曰吾見此地將生蓬
蒿遂不食而死毌丘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

之〇溫達容皃龍鍾家甚貧常乞食養母破衫弊履往來於市井間時人
目曰愚溫達高句麗平原王有少女好啼王常戲曰汝每啼聒我耳長必歸之
愚溫達女年十六將嫁上部高氏女曰常王語我必爲溫達之婦今何故改
前言乎匹夫猶不食言況至尊乎妾不敢承命王怒曰汝不從我教宜從汝
所適於是以寶釧數十枚係肘後出宮獨行路遇一人問至溫達家見其母
前拜問其子所在母曰吾兒飢甚取楡皮於山女行至山下見溫達負楡
皮而來與之言溫達勃然曰此非幼女子所至必狐魅也勿迫我遂行不顧
女隨至宿門外明朝更入與母子備言之其母曰吾兒至陋不足爲貴人
匹吾家至窶不宜爲貴人居女曰苟爲同心何須富貴乃賣金釧買田宅
奴婢器用完具欲買馬女語溫達曰愼勿買市人馬須擇国馬病瘦而
棄之者溫達如其言女養之甚勤馬日肥壯国俗常以三月三日會獵於
樂浪之丘獲禽祭天及山川神至其日王出獵羣臣及五部兵士皆從溫
達以所養馬隨行其馳騁常在前所獲亦多王召問姓名驚異之時
後周武帝出師伐遼東王領軍逆戰於肄山之野溫達爲先鋒斬擊
餘級諸軍乘勝奮擊大捷及論功溫達爲第一王嘉嘆之曰是吾甥
也備禮迎之賜爵爲大兄寵榮優渥至是太子元嗣位溫達告曰新

羅剗我北漢之地為郡縣漢北之民未嘗忘父母之国願大王不以愚為不肖授之
以兵往必復之王許之臨行誓曰所不以鷄立峴竹嶺之西歸我者不返也遂行
與羅軍戰於阿達城下為流矢所中而死欲葬柩不肯動妻來撫棺曰
死生決矣於乎歸矣遂舉而窆王聞之悲慟不已 鷄立峴在延豊縣北四十里俗云麻骨峴○者勝覽永春本高句麗乙
阿旦縣云疑阿旦城即此地也
○成忠百濟佐平也義慈王與宮人荒淫耽樂飲酒不止成忠極諫王怒囚
之由是無敢言者成忠不食臨死上書曰忠臣死不忘君願一言而死臣嘗
觀時察變必有兵革之事凡用兵必審擇地勢處上流可以保全敵兵若
來使陸不過沉峴 一云炭縣在扶餘峴東二十里 水不入伎伐浦 一云白江在縣西五里 據險隘以禦之然
後可也王不省遂死獄中及唐羅兵過炭峴白江來勝薄城王知不免歎
曰悔不用成忠之言以至於此時又有佐平興首嘗得罪竄于外王聞唐羅
兵軍勢甚盛會羣臣問戰守之宜佐平義直以為唐兵不習水艦遠
涉溟海因其徳先侍之使羅人疑沮達率常永以為唐兵遠來意在速
戰莫若塞唐兵之路以待其老先侍羅軍挫其銳氣王猶豫不決遣
人問興首曰事急如之何興首曰唐兵既衆律師嚴明況與新羅為
犄角若對陣於平原廣野勝敗未可知也白江炭峴我国之要衝一夫

麗濟義烈

單槍萬人莫當宜簡勇士往守之使唐兵不得入白江羅人不得過炭峴大王重閉固守待其糧盡卒疲然後奮擊之破之必矣議者皆曰興首久在縲紲之中怨君而不愛國其言不可信也莫若使唐兵入白江沿流而下不得方舟羅軍升炭峴由徑而行不得並馬當此之時縱兵擊之譬如在籠之鷄罹網之魚也王然之竟至於滅

○按自古國家之成敗不在兵之衆寡與國之强弱只在人謀之臧否而已句踐以孤軍破强吳謝玄以偏師摧苻秦此猶遠而隋兵百萬竟敗於文德之一人唐宗自將不能拔安市之小城故曰輔周則國必强今也百濟之臣如成忠興首天之得弄若合符契使義慈君臣早用其謀固守地利爲不可勝則雖以唐羅大兵豈遽能滅亡之哉乃反虐殺擯黜之雖有階伯之義烈奈受命於已失天險之後身死國亡而已是知國之將亡非無謀臣而患在不用噬臍無及後之人君尚鑑于玆

階伯仕百濟爲達率當唐羅兵已過百江炭峴之時受王命爲將軍率死士五千拒之階伯曰以一國偏師當二國之兵存亡未可知恐吾妻子累告其生辱不如死快遂盡殺家屬遇羅兵於黃山原先拠險誓衆

曰昔勾踐以五千人破強兵七十萬衆今日諸君宜各奮勵以報国恩人皆鏖戰無不一當千羅兵四戰不利羅將品日之子官昌徑戰陜陣階伯愛其勇不忍殺乃縱還之官昌再戰又擒斬之階伯力戰竟兵敗死之

權近曰階伯受命為將董軍將發先殺其妻子其不道甚矣雖有必死国難忘而無力戰克敵之計是先喪其士氣而取敗之事也將苟得人則以小敵衆以弱制強者兵家之常也今百濟則主昏於上臣佞於下賢者見逐而不肖者在位矣其能將(得)其人乎階伯之狂悖殘忍如此是不戰而自屈者矣但獲官昌不殺而還之及其兵敗不降而死之有古名將之遺風矣

安氏按為將者受命則忘其家臨軍約誓則忘其親援枹鼓之則忘其身有死之志無生之計幸而勝則為国家之福不幸而敗則執節以死階伯為將自分必死恐妻孥見汙皆先殺之及兵敗不屈死之其殺妻子雖或過中未可以此而深訾之權近論階伯一則曰不道二則(曰)狂悖殘忍何哉昔宋朱厓之变陸秀夫劉昇孫先皆沉家属于海然後以死其忠義凜凜至今皎如白日階伯知国必亡不愛其身況愛其妻累乎百濟之亡無一士殉国捐生者獨階伯執節不二此

麗濟義烈

古人所謂國亡與亡者也豈以小失而輕其大節乎是不可不辨

都彌百濟小民也其妻艶而有節蓋婁王聞之召都彌以事夜抵其家欲私之妻請更衣而進詐飾一婢薦之後王知見欺大怒誣都彌以罪矐其兩目置小船泛之河更引其妻欲亂之妻曰今良人已逝妾身不能自保敢爲王辭但今有月事請俟他日王許之妻逃至江口號天慟哭忽遇行船至泊泉城島則其夫已先往矣遂同奔高句麗麗人哀之置道蒜山下以終焉

補遺

安市城主史失姓名高句麗寶藏王四年唐貞觀十九年也三月帝自將以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各將兵分道征遼東先拔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黃等十城兵威振動帝至安市城進兵攻之北部耨薩高延壽南部耨薩高惠真帥靺鞨兵十五萬與高句麗軍救安市合兵爲陣長四十里帝望之有懼色道宗曰高句麗傾國以抗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長孫無忌牛進達將精兵萬一千爲奇兵帝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山勑

按東國史略安市城主即楊萬春

諸軍聞鼓角齊出奮仔旦日帝望見無忌軍坐起命作鼓角舉旗幟
諸軍鼓譟並進所向無敵麗軍大潰死者二萬餘人延壽惠真率其
衆請降帝簡耨薩以下官長三千五百人遷之內地餘皆縱還平壤收
靺鞨三千三百人悉坑之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帝之克白巖也謂李世
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材盖蘓文之乱城守不服建安兵
弱而糧少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降則安市在吾腹中
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
遼東今踰安市攻建安若麗人斷吾糧道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
帝曰以公為將安得不用公策遂攻安市安市人望見帝旗蓋輒乘
城鼓譟帝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
不下高延壽高惠真請於帝曰安市人顧惜其家人自為戰未易猝
拔烏骨城耨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小城必望
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帝將
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帝乃止
諸軍急攻安市帝聞城中雞彘聲謂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烟火日
微今雞犬甚喧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麗軍數百

繼城而下帝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任之麗軍死者數千人道宗督衆築
土山於城東南隅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
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
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傅伏愛屯兵山頂以備敵山頹壓城城崩會伏愛
私離所部麗軍數百從城缺出戰奪據土山塹而守之帝怒斬伏愛
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克帝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
食將盡勑班師仍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屛跡不出城主登
城拜辭帝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至遼東渡遼澤泥潦車馬
不通命萬軍填草翦道以車爲梁冬十月帝至蒲溝水暴風雪士卒
沾濕多死者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麗軍及唐兵死者甚衆帝以
不能成功深悔之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金富軾曰唐太宗聖明不世出之君除亂比於湯武致理幾於成
康至於用兵之際出奇無窮所向無敵而東征之役敗於安市
則其城主可謂豪傑非常者矣而史失其姓名與楊子所云齊魯
大臣史失其名無異甚可惜也

東史纂要卷之五

高麗名臣

洪儒　裴玄慶　申崇謙　卜智謙　事太祖

洪儒初名術述義城人裴玄慶初名白玉三慶州人申崇謙初名能山光海州今春川人卜智謙初名沙貴槥城今沔川郡人四人初為弓裔將軍一日夜詣王建第謀密推戴不欲令柳夫人知之謂曰園中豈無新瓜可摘來乎柳夫人佯出潜入帳中四人曰自三韓分裂羣盜競起今王奮臂大呼遂夷滅草寇三分遼左據有太半立国定都將二紀餘今不克終縱虐淫刑殺妻戮子誅夷臣僚民墜塗炭桀紂之惡無以加也廢昏立明天下之大義請公行殷周之事建作色拒之曰吾以忠義自許王雖暴亂安敢有二心以臣伐君斯為革命予寔不德敢效湯武之事乎古人云一日為君終身為主況延陵季子曰有国非吾節也乃去而耕焉吾豈過季子之節乎四人曰時難遇而易失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国中民庶受毒痛者日夜思欲復之今之德望未有居公右者衆情所以望公也公若不從吾等死無日矣建拒之甚堅夫人柳氏遽從帳中出手提甲領以被之諸將扶擁而出坐於積穀之上行君臣之禮令人馳且呼曰王公

已舉義矣奔走來赴者萬餘人新羅景哀王四年甄萱大擧猝入王都王
時與妃嬪宗戚出遊鮑石亭皆被俘沒麗祖聞之親率精騎五千邀萱於
公山桐藪今桐華寺大戰不利萱兵圍麗王甚急申崇謙時爲大將而容貌酷似
麗祖知其勢窮使王隱於礙藪今符仁寺代乘御車與將軍金樂力戰死之
麗祖哀二人之死訪其子弟並爲元尹崇謙勇猛長大常從征伐有功追
謚壯節玄慶膽力過人起於行伍太祖之東征西討也玄慶功居多謚武
烈智謙謚武恭洪儒謚忠烈成宗朝四人皆贈太師配享太廟

庾黔弼 事太祖

庾黔弼平州人以將畧事太祖太祖以北狄數侵鶻巖鎭遣
黔弼鎭之黔弼至鶻巖築大城以居招集蕃酋三百餘人饗酒食乘
其醉脅以威酋長皆服於是諸部相帥來附者千五百人又取被虜三千
餘人北方晏然又攻百濟燕山鎭殺將軍吉奐又攻任存郡殺獲三千餘
人太祖與甄萱戰於曹物郡萱兵銳甚未決勝負黔弼引兵來會兵
勢大振萱懼乞和太祖許之欲召萱至營論事黔弼諫曰人心難知豈
可輕狎太祖乃止十一年以王命城湯井郡時百濟將金萱領兵三千來侵
青州一日黔弼登南山坐睡夢一大人言明日西原必有變宜速往黔弼驚

晋與齊戰齊侯將
不免逢丑父者齊頃
公之車右也面目衣
服似公代公當左使
公逃去晋執丑父
父呼曰自今無有代
其君任患者有一於
此將爲戮乎郤子
曰人不難以死免其
君我戮之不祥赦之
以勸事君者此在四傳
三十冊二十四板 一說則郤子曰
斬三軍者其法柰
何曰法斮於是斮
丑父此在四傳三十冊三十四板左
傳及公羊傳不同其
事似申公故兼記之

覺經甄青州與戰敗之殺獲三百餘人十三年甄萱圍古昌郡麗祖自將往救之
行至禮安鎮與諸將議曰戰若不利將如何大相公萱洪儒曰若利不不可從
竹嶺宜從間道黔弼曰臣聞兵凶戰危有死之心無生之計然後可以決勝今
臨敵不戰先慮折北何也若不急救以古昌千餘衆拱手與敵豈不痛哉
臣願進侍乃自猪首峯奮戰大克王謂黔弼曰今日之捷卿之力也辛卯黔
弼被讒流鵠島上書曰臣雖負罪在貶聞甄萱侵伐我海邦佳以選丁
壯修戰艦欲禦之願上勿憂王見書泣曰信讒逐賢是予不明也遣使召
還慰之曰卿宗無辜不曾怨憤惟思輔国予甚愧悔庶賞延于世報
卿忠節癸巳黔弼以征南大將軍守義城府時甄萱侵新羅麗祖諭黔
弼往救遂選壯士八十人赴之萱軍見黔弼部伍精鋭不戰自潰黔弼至
新羅老幼迎拜泣曰不圖今日得見大臣微大臣吾其魚肉乎黔弼留七日
而還遇神釼於道與戰大克擒其將七人殺獲甚多及還麗王下殿執其
手曰如卿之功古亦罕有黔弼曰臨難忘私見危授命臣職耳王益重之十
七年麗祖自將征運州甄萱聞之簡甲士五千至要結和親會諸將議之
黔弼曰今日之勢不容不戰乘萱未陣以勁騎數千突侍之斬獲三千餘級
熊津以北三十餘城聞風自降十八年太祖謂諸將曰羅州界四十餘城爲我

藩籬久服風化近爲百濟刼掠道路不通誰爲我撫之黔弼曰臣年齒已衰然國家大事敢不竭力遂至羅州經畧而還十九年從太祖伐百濟滅之二十四年卒黔弼有將畧無出征受命卽行不宿於家及凱還王必迎勞終始遇寵諸將莫及謚忠節配享太廟○時又有朴述熙沔川人大丞得宜之子性勇敢年十八爲弓裔衛士後與四功臣庾黔弼佐太祖創業皆贈太師稱六太師謚嚴毅○李悤言失世系羅季羣盜充斥唯碧珍郡爲悤言所保民賴以安太祖遣人諭以共戮力定禍亂悤言奉書遣其子永率兵從征討王拜悤言本邑將軍加賜旁邑丁戶二百二十九鹽穀四千餘石且致手札示以金石之信悤言感激練兵峙糧以孤城介於羅濟必爭之地屹然爲東南聲援年八十一卒又有王順式堅金尹瑄興達善弼泰評等皆歸附於開國之際與有力焉

崔彦撝 事太祖 惠宗

崔彦撝初名愼之慶州人稟性寬厚自少能文十八入唐登科四十二還國拜執事侍郎及羅降麗命祖爲太子師委以文翰之任宮院額號皆所撰定一時貴流皆師事之官至翰林院令年七十七卒謚文英

崔凝 事太祖

崔凝土山人通五經善屬文為吕裔翰林一日裔白太祖誣以謀殺太祖辨之凝為
掌奏在裔側佯墜筆下庭取之因趣過太祖微語曰不服則危太祖遂誣
得脫免太祖即位凝仍旧職有公輔器曉達吏事時誉洽然麗祖嘗曰
卿學富才高兼識治體憂国奉公匪躬蹇蹇古之名臣無以過也拜廣評
侍郎凝辭曰同僚尹逢長於臣十年請先授之王曰能以禮讓為国乎何有
昔聞其語今見其人遂以逢為廣評凝恒齋素嘗寢疾王劝令食肉凝
固辭不食王幸其第謂曰卿不食肉有二失不保其身不得終養母不孝
也不能永命使予早喪良弼不忠也凝乃勉從始食肉果疾愈至是卒
年三十五贈元甫太子大保謚熙愷配享太廟祖庭王嘗謂凝曰昔新羅
造九層塔遂成一統之業今欲開京建七層塔西京建九層塔冀借玄功
合三韓為一家卿為我作發願疏凝遂製進○時又有崔知夢王式廉朴
守卿朴英規等皆佐太祖於經綸之際緒相投世勳業并稱

徐弼 事光宗

徐弼利川人性通敏始以刀筆進事光宗官至内議令王嘗賜宰臣金酒器
弼獨不受曰臣謬居宰輔又賜金器愈懼踰分且服用明等衰奢儉関理
乱臣用金器君將何用王曰卿能不以寶為寶予當以卿言為寶因後進見

曰願上莫賞無功無忘有功王嘿然翌日遣臣問有功無功者猶曰有功者元甫式會也無功者若革是也時王禮重投化唐人擇取臣僚第宅及女與之猶奏曰臣居第稍寬願獻焉王問其故對曰今投化唐人擇官而任擇屋而処世臣故家反多失所臣愚誠為子孫計窃相居第非渠所能有也及臣之存請取之臣以祿俸之餘更營小第庶無後悔王悠後感悟稱善不復奪臣僚第宅内廐馬死王欲罪主者猶引孔子不問馬之說以争王者得免其謇諤如此謚貞敏後配享王廟

崔承老 事成宗

崔承老慶州人元甫殷含之子聡敏好學善屬文年十二太祖召見使讀論語甚嘉之命隷元鳳省學生賜鞍馬例食二十石自是委以文柄成宗初承求言之制論列封事歷陳祖宗行事美惡以及時務二十八條疏中數千首言抗節直亦其言曰臣竊見聞元史臣吳兢撰進貞觀政要効玄宗勤修太宗之政蓋以事體相近不出一家而可為師範也自我太祖以來臣所及知五朝政化善惡可鑑可戒者條奏以聞伏審我太祖神聖大王之御極也時當百六運協一千值金鷄自滅之期秉丙鹿再興之運不離鄉井便作庭闕定遼浿之驚波得秦韓之舊地十有九載統一寰

瀛可謂功莫高矣德莫大焉若契丹者與我連境宜先修好而彼国嘗與渤海
連和忽生疑貳不顧旧盟一朝殄滅故太祖以爲無道之甚不足與交所献駱駝
亦皆棄而不畜其深第遠計防患於未然保邦於未危者有如此也渤海既爲
丹兵所破其世子大光顯等領其餘衆倍道來奔太祖憫念尤甚迎待甚厚
至賜姓名又附之宗籍使奉其本国祖先之禋祀其文武參佐以下亦皆優沾
爵命其急於存亡継絶而能使遠人來服者又如此也百済甄萱究悖好乱
殺主虐民太祖聞之不遑寢食行師討罪卒成匡復其不念旧王定傾扶
危者又如此也自新羅之季至我国初西北邊民每被女真侵盗太祖斷自宸衷
遣一良將鎮之不勞寸刃坐令蕃衆來歸自是塞外坐清邊境無虞其知人
善任柔遠馭邇者又如此也新羅君臣以運盡数窮自來歸化讓至再三然
後許之東自溟州至興禮府其間百十餘城莫不懐于有仁應時來服其能
以禮讓而人無不服者又如此也唯南平百済不得已而用兵凡大興師前後
数次然旌麾之下戎馬之前或有臨陣投降或有望風慑伏雖交鋒刃
不欲殺傷可謂仁者無敵也及甄萱積悪数十餘年然後終爲逆豎
所因逃奔于我而請兵誅逆太祖聞之卑禮迎致及其殞殁亦優賻贈
其道貫幽明義周存殁者又如此也洎百済車駕入城哀恤窮民存孚

四

加慰諭下令諸軍秋毫無犯且南北久分新舊更别太祖撫之如一終始不渝
其客私寬簡又如此也自成一統業勤政八年事大以禮交隣以道居安無逸接
下思恭貴道德崇節儉卑宮室惡衣服好賢樂善捨己從人恭儉禮
讓之心發於天性況生長民間備嘗艱險衆人情僞無不具知萬事安
危亦能先見所以賞罰不失其時邪正不同其路知其劝懲之道得帝王
之體者又如此也但以創業之初治平日淺宗廟社稷且未先崇禮樂文物
猶多闕之百官品式内外規儀未及修定忽遺弓劍深可惜也惠宗久
在東宮累經監撫尊禮師傅善接賓僚由是令名聞於朝野及初即位
衆庶欣然時有人譖定宗兄弟謂有異圖惠宗聞而不答亦無所問恩遇
愈豈待之如初故人皆服其大度既而不修德政過惜身命前後左右常以
甲士相隨盖爲疑人太甚大失爲君之體加以偏賞將士恩澤不均故内外
怨嗟人心携貳又即位踰年便致沉痾於是朝臣賢士不獲近前鄉里
小人居常卧内厥疾彌篤嗔恚日增三年之間民不見德晏駕之日粗
得免禍可不痛哉定宗早有令聞及惠宗寢疾彌留寧臣王規等潛
有所圖竊覦王室定宗先認之密與西都忠義之將定計爲備及内
乱將作衛兵大至故女如許不成羣兇受誅雖由天命亦在人謀至今三

十有八年其間讖祚之不絶亦定宗之力也既以連枝得繼鋭精求理或燃燭
而引見朝士或旰食而聽斷高機故即位之初人皆相慶及乎誤信圖讖
浚意遷都又天性剛毅固執不移暴徵作役勞動人夫怨讟由是而興災應
速於影響未及西遷永辭南面誠可痛也光宗以英奇之表岐嶷之姿膺
泉襲慶鳳扆傳華禮有加於接下鑑不失於知人不阿親貴常抑豪
强無棄疏賤而惠鮮鰥寡自即位之年至于八載政教清平刑賞不濫
及雙冀見用以來崇重文士恩禮過豐由是非才濫進不次驟遷未浹歲
時便爲卿相或連宵引見或徙日延容以此圖歡怠於政事軍國要務壅
塞不通於是南北庸人競願依投後生爭進舊德漸衰猜忌日深都俞
日阻時政得失無敢言者加以酷信佛事過重法門專求福壽但作禱祈
窮有涯之財力造無限之緣因以其目前無事謂將法力使然凡所作爲
未歇脩改宮室服食土木技巧畧計常時一歲之費足爲太祖十年之費
又及(末年)女姣兇競進讒毁大興君子無所容小人得其志遂至子逆父母奴
論其主上下離心君臣解體舊臣宿將相次誅夷骨肉親姻亦皆翦滅
於己一子亦生疑忌故景宗方在東宮每不自安幸而得嗣其位嗟呼何
有善於前而早得令名不善於後而乃至斯乎深可痛也景宗生於

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曾見知但以天性聰明當其先考末年能免悔尤及其嗣位焚積年誣毀之書放累歲無辜之獄究憤悉除朝野稱慶但以不諳政體專任權豪害及宗親咎徵先見後雖覺悟責無所歸自此邪正不分賞刑不一未及于理復倦于勤遂至色荒博奕終日由是君子之言無自而入小人之語有時而從亦早有美名而晚無令德忠臣義士誰不痛之此乃聖上所親見知者也伏惟殿下以上聖之德遇中興之期因先君遜讓之恩纂列聖厖鴻之業無一物不樂其生無一夫不獲其所內外同歡人臣相慶所謂天授人與者也聖上若克遵太祖之遺風何異玄宗追慕文皇之故事也又能取捨四朝之近事宜取其善者而行之見其不善而誡之除不急之務罷無善之勞但要君安於上民悅於下因善始之心慮克終之美日愼一日雖休勿休雖貴爲君主而不自尊大當有才德而不自驕矜唯敦恭己之情不絶憂民之念則福不求而自至災不禳而自消聖壽胡不高年王業豈惟百世而已哉臣雖愚昧忝職樞機謹錄時務計二十有八條隨狀別封以進（二十八條具載原史原史今不盡錄）承老盡忠累代歷官至門下侍中封清河侯食邑七百戶累乞致仕皆不允成宗八年卒年六十三王痛悼贈太師謚文貞配享成宗廟庭

袁曰賈山至言劉蕡對策時稱直言然不若承老論列朝宗行事美惡時政得失指斥無隱真古之遺直也

韓彥恭 事光宗 成宗 穆宗

韓彥恭端州人光祿少卿聰禮之子性斂好學光宗朝年十五為光文院書生未幾為本院承事郎轉內丞皆請赴進士舉不第成宗時再轉刑兵侍郎如宋謝恩宋以彥恭儀容中度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彥恭奏請大藏經帝賜藏經四百八十一函二千五百卷彥恭還奏宋樞密院即我朝直宿員吏之職請置其官於是始設中樞院置使副各二人以彥恭為副使俄轉為使累進參知政事上柱國穆宗即位授內史侍郎拜門下侍中王巡省州郡至長端縣謂彥恭曰此卿本貫也念卿功勞可陞為州時全用錢幣禁麁布民頗患之彥恭上疏論其弊王納之累加特進開國侯食邑一千戶監修國史王嘗幸平州日暮寒甚駐輦道傍酣飲不行彥恭進曰臣等醉飽奈軍士何王嘉之賜貂鼠裘趣駕入行宮遇事直言多類此彥恭病王賜車二乘往浴溫泉命州縣供給遣醫問疾賜廐馬資祈禱竟不愈訃聞王悼甚賻米五百石麥三百石布一千二百匹茶二百角贈內史令謚貞信年六十五後配享穆宗廟庭

金審言 事成宗 穆宗 顯宗

金審言靜州靈光縣人初從常侍崔暹學暹坐寐夢審言頂上出火氣
屬天心異之妻以女成宗登第累遷右補闕起居注九年上封事王下教褒
獎曰朕自御洪圖思臻盛業奈沖人之庸昧想政教之陵夷昨省右補闕
兼起居注金審言所上封事二條其一曰周開盛業惟旦上無逸之篇唐啓
中興宣宗製百僚之誡據說苑六正六邪文曰夫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
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獨見興亡之機預
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
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
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勵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
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轉禍爲福使君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
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飮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
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
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沉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
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好隱而求其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
合苟用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陰詖外貌小

勤巧言令色嫉善妬賢所欲進則明其善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
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
足以行説内離骨肉之親外構乱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
為輕重私門成黨以富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
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白黒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悪布
於境内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
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又按漢書刺史六條政一則察民庶疾苦失職者
二則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者三則察盗賊民之害及大奸猾四則
察田犯律四時禁者五則察民有孝悌廉潔行修正茂才異者六則
察吏不簿入銭穀故散者請將六正六邪文及刺史六條俾中外各司於二
京六官諸署局及十二道州縣官廳堂壁各寫其文出入省覧以備龜
鑑其二曰設職分司帝王令典開都列邑古今通規我国家以西京境歷
鯷津地連鴈塞寫金湯而設險模鉄甕以築城署百官置萬戸
分司文武甚多而廉恥者無人薦奏非違者無人糺彈涇渭同流薫
蕕一致請依唐東都置知臺御史例分司憲一員使得糺理則下情
上達黜陟惟明物泰時雍非朝即夕所奏如是予甚嘉之汝必敦補

政志切匡時錄正邪二理諷我襟懷令內外諸司用為劝戒其下內史門下
頒示內外司存依所奏施行穆宗朝出為州牧務農恤民甚獲時譽
顯宗卽位擢右散騎常侍轉禮部尚書內史侍郎平章事出為西京留
守九年卒謚文安

徐熙 事成宗

徐熙小字廉允弼之子性嚴恪年十八擢甲科累遷內議侍郎奉使如
宋時不朝宋十數年熙至容儀中度宋太祖嘉之授兵部尚書成宗二
年拜兵官從幸西京成宗欲微行永明寺熙上疏諫乃止賜鞍馬以賞之
成宗癸巳契丹遣蕭遜寧將兵侵西鄙出其不備知事急分遣軍馬
熙為中軍使幸西京遜寧聲言大朝既奄有高句麗旧地今爾国侵蝕
疆界是用征討又移書速致降款熙見書還奏有可和之狀王會群
臣議之或言車駕還京令重臣率軍乞降或言割西京以北與之王將從
割地之議開西京倉米任百姓所取又令散投餘米于大同江熙奏曰食
足則城可守戰可勝也況食者民之命也寧為賊資虛棄江中又恐
不合天意王然而止之熙又奏自契丹東京至我安北府皆為生女真所
拠光宗取之築嘉州松城今丹兵之來其志不過取此二城聲言取高句

麗侵地寧恐我也今見其兵盛遂劃西京以北之與非詐也況三角山以北亦麗地
被以谿壑之欲責之無厭可盡與乎況割地與敵誠萬世之恥也願駕還都
城使臣等一與之戰然後議之未晚也前御史李知白亦奏曰聖祖創業垂
統迨于今日無一忠臣遽欲以土地輕與敵国可不痛哉古人有詩云千里山
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焦周蓋謂焦周為蜀大臣勸後主納土於魏為
千古所笑也遜寧攻安戎鎮中郎將大道秀郎將庾方與戰克之遜寧
不敢復進遣人促降曰宜以大臣送軍前面對王議遣大臣無有應者熙獨
奏曰臣雖不敏請往王出餞江頭執手慰送熙奉国書如丹營問相見禮
令熙拜見於庭熙曰臣之於君拜下禮也兩国大臣相見何得如是遜寧不許熙
怒還卧所館不起遜寧乃許升堂行禮熙至營門下馬而入與遜寧分庭
揖升行禮東西對坐遜寧語熙曰汝国興新羅舊地高句麗之地我所有
也而汝侵蝕之又與我連壤而越海事宋今割地修聘可無事矣熙曰非也
我国即高句麗之旧也故號高麗都平壤若論地界上国東京皆在我境
何得謂之侵蝕乎且鴨綠江内外亦我境内今女真盜拠其間道塗梗澁
甚於渉海朝聘之不通女真之故也若逐女真築城堡通道路則敢不
修聘徃復論辨辭氣慷慨遜寧知不可彊遂具以聞罷兵講和遜

寧欲宴慰熙曰本国雖失道致上国勞師遠来故上下皇皇暴露有日何忍宴樂固請然後許之留舟營七日而還遜寧贈以駝十首馬百匹羊千頭錦綺五百匹成宗大喜出迎江上嘗從成宗幸海州王幸熙幕欲入熙曰臣之幕非至尊所當臨命進酒熙曰臣之酒不堪献成宗乃坐幕外進御酒共歡而罷供膳令鄭玄又上封事論時政忤旨會宰相議曰又玄越職論事罪之如何皆曰惟命熙獨曰古者諫無官越職何罪臣以不才謬居宰輔事多可言又玄論事甚合時病是臣可罪而又玄可賞成宗感悟擢又玄御史賜熙鞍馬位至太保穆宗元年戊戌卒年五十七謚彰威配享成宗廟庭熙之子訥而顯於顯德靖之朝位至侍中為世名臣靖宗時論德宗祔廟羣議不一王竟從訥議訥遺疾請宗親臨視之及卒謚元肅配享王廟初熙祖神逸生於羅季郊居有鹿帶矢奔投神逸拔其箭而匿之獵者至未獲而返夢有神人謝曰鹿吾子也賴君不死當令君之子孫世世為卿相神逸年八十生弼（弼）及子熙孫訥相継為相熙之後又有孫恭顯於毅宗朝善騎射累為兵馬使士卒樂附及為相老益謙遜禮遇武人庚寅之乱禍不及家

崔沆　蔡忠順事穆宗　顯宗

高麗

崔沆字内融翰林令彦撝之孫成宗朝甲科擢授右拾遺知制誥蔡忠順安
失世系俱事穆宗王末年疾漸不聽政嬖倖用事金致陽與皇甫皇后通謀
不軌一日王召忠順入卧内辟左右示二封書一劉忠正所上言致陽潛懷異志
一大良君所上言奸黨謀害已忠順見訖奏執急宜早圖之王曰朕朝夕
入地太祖之孫惟大良院君在卿與崔沆素懷忠義盡心匡救使社稷不
屬異姓遂泣下忠順亦泣退語沆沆曰臣常為憂上意如此社稷之福也
遂與忠正等定議入奏請擇遣皇甫俞義處行遲奸黨先發只帶
十餘人徑往迎來大良君名詢太后忌之逼令祝髮時在三角山神穴寺一日
偶題溪水詩曰一條流出白雲峯萬里滄溟去路通莫道潺湲巖下在
不多時日到龍宮太后屢遣人謀害寺有老僧穴地而匿之上置卧塌以防
不測王遂命忠順於塌前草與大良君書王親自研墨以書授俞義等
到神穴寺僧疑奸黨所遣匿不出俞義具道所以迎立之意院君乃出時
西北面巡檢使康兆舉兵以靖国難為名謀廢立直到京城入迎秋門
踞胡床崔沆出自省揖兆曰古有如此事乎兆不應逼王出御法王寺俄
而大良院君至即位即顯宗也兆遂廢王誅致陽父子及行簡等七人
密遣人弑前王于積城縣因致契丹自主將問罪之師顯宗避乱南幸

忠順終始扈從有勞諂在蔡文傳沆歷仕翰林學士賜功臣號太傅門
下侍郎章平事顯宗十五年卒沆性聰悟沉訥寡言善斷清儉持家久
秉鈞一介不取於人計月請俸家無甔石之儲不樂仕宦年未七十表請致仕
累起不就但酷信浮屠嘗請復八關請修皇龍寺塔捨家為寺及遘疾
王親臨問之謚節義配享王廟忠順亦賜功臣號脩陽縣開國男歷剔坮
閣以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靖宗二年卒謚貞簡

○按崔沆忠順當凶邪燕啄夾在呼吸克體顧命一心協贊使神器
不墜王業中興雖古之丙魏何以加此甚視叔季周念安劉陰訒易
樹擅弄威福誤宗社計者語不可同年宜謚節義侫佛何足深責

姜邯贊 事顯宗

姜邯贊初名殷川衿州人五世祖餘清自新羅來居始興郡邯衿也父弓
珍事太祖為壁上功臣邯贊少好學多奇略成宗朝擢甲第科一累
遷禮部侍郎顯宗初契丹主自將四十萬騎渡江溪入攻西京我軍敗
報至羣臣議降邯贊得曰今日之事罪在康兆非所恤也但衆寡不敵
當避其鋒徐圖興復耳遂勸王南幸遷祭酒翰林學士請修社稷
壇令禮官定儀注邯贊有田十二結在開寧白玉給軍戶除西京留

守内史侍郎平章事王手書告身曰庚戌年中有虜茔于戈深入漢江須當時不用姜公策擧国皆為左衽人世多榮之契丹蕭遜寧來侵兵號十萬王命邯贊為上元帥大将軍姜民瞻副之帥兵二十萬屯寧州選騎兵萬二千伏山谷中以大繩貫牛皮塞城東大川以待之賊至決塞伏發大敗之遜寧引兵直趨京城民瞻追及於慈州來口山又大敗之斬首萬餘級明年邯贊以契丹兵逼京遣兵馬判官金宗鉉領兵一萬倍道入衛於是契丹回兵至漣渭州邯贊等掩擊斬五百餘級契丹兵過龜州邯贊等邀戰於東郊兩軍相持宗鉉引兵赴之忽風雨南來旌旗北指我軍乘勢奮擊勇氣自倍契丹奔北僵尸蔽野俘獲人口馬駝甲冑兵仗不可勝數生還者僅數千人契丹主聞之大怒遣使責遜寧曰何面目見我予朕當面然後戮之邯贊帥三軍凱還獻俘獲王親迎于迎波驛結綵棚設樂宴将士以金花八枝親插邯贊頭左執手右執觴慰嘆不已邯贊謝不敢當改驛名為興義邯贊請老不允賜几杖三日一朝加檢校大尉門下侍郎平章事天水縣開国男食邑三百戶賜功臣號又表請致仕邯贊以京都無城郭請築羅城王從之再加特進太師開国侯食邑一千戶尋卒年八十三謚仁憲命百官會葬世傳有使臣夜入始興郡見大

星隕于人家遣使往視之適其家婦生男使臣心異之取歸以養是爲邯贊及爲相宋使見之不覺下拜曰文曲星不見久矣今在此耶邯贊性淸儉不營產業體貌矮陋衣裳垢弊不踰中人正色立朝臨大事決大策屹然爲邦家柱石時歲豐民安中外晏然人以爲邯贊之功也致仕歸城南別墅著樂道郊居集又著求善集後配享顯廟

智蔡文 事顯宗

智蔡文鳳州人顯宗庚戌丹兵自將四十萬渡江蔡文以中郎將受命鎭和州(永興)以備東北俄命移援西京蔡文即引兵至西京卒遇丹將韓杞等百餘人餘悉擒之無一人還者丹兵復國來蔡文迎戰于林原驛(在平壤北二十里)斬首三千餘級丹兵敗走城中將士競出逐之丹兵回軍戰敗遂圍城指諭思政與將軍大道秀夜遁道秀知不可敵率所部出降於是諸將皆潰城中恟懼鎭將姜民瞻等(民瞻晉陽人起自書生志節剛果穆宗朝登第後以大將軍副姜邯贊大破丹兵官至兵部尙書晉人立祠至今祀焉)推統軍趙元爲兵馬使收散卒嬰城固守丹主攻西京不拔解圍而東蔡文奔還奏西京敗軍狀群臣議降姜邯贊獨勸南幸蔡文請曰臣雖駑怯願在左右庶效犬馬之勞王曰卿既勞于外又欲捍衛深嘉乃忠仍賜銀鞍轡十二月辛未夜王與后妃及侍郎蔡忠順等率禁

軍五千餘人出京城至積城縣丹棗驛武卒堅英與驛人張呂矢將祀行
宮蔡文馳射之賊徒奔潰復祀復射至昌化縣(今楊州地)有史將構乱使人呼
曰河拱辰將兵來欲擒蔡忠順金應仁矣應仁等皆逃過得蔡文忠順閽
竹等留侍賊夜又至侍從臣僚宦官嬪御皆亡匿唯二王后侍女二三人承
旨良叶忠弼等侍蔡文或出或入隨機應變賊不敢近及曉蔡文請
二后先自北門躲去王控御馬間行入道峯寺賊不之知蔡文奏曰去夜
賊數非拱振臣請往迹之王恐甚亡不許蔡文曰臣若背君天必誅之
王乃許即往昌化縣道遇拱辰柳宗赴行在果非拱辰所為遂以拱辰
所領卒二千餘人圍昌化縣搜得賊取盜鞍馬十五匹蔡文得先還入
奏曰臣已得賊黨非拱辰所為王引見拱辰勞之二年辛亥春正月乙亥
朔丹兵陷京城王次廣州失兩王后所之令蔡文往尋之至饒吞驛(饒吞
驛在廣州)乃得奉還扈從諸臣聞拱辰奉表至丹營被執皆驚散唯忠甫
等五六人不去柳宗應仁等請遣二王后各歸其鄉除扈從將卒往東
遑備急王以問蔡文蔡文大哭曰今君臣失道橫罹殃禍播遷如此正當
動由仁義以收人心棄王后以求生其可忍耶王曰將軍言是也行至天安
宗應仁皆逃次公州節度使金殷傅備儀郊迎仍獻衣帶土物王嘉納

分賜從官暮至巴山驛吏皆遁御廚闕膳至礪陽縣(礪陽今礪山)將卒有離
心蔡文奏曰聖祖統合之時有功者雖小必賞況今方涉險難要得衆
心宜先懋賞王從之壬午至參禮驛全州節度使趙容謙以野服迎駕
朴暹(朴暹務安人官至左僕射文宗以為終始一節以安社稷圖形閣上)奏曰全州即古百濟聖祖亦惡之宜勿幸
王然之至長谷驛(在全州西三十里)宿焉是夕容謙謀欲止王挾以號令與轉運使
李載巡檢使崔楫少監柳僧虔等以白幘揷鉤鼓譟而進蔡文使閉
門堅守賊不敢入蔡文登屋問曰汝等何得如是柳僧虔等曰賊果
矣仍以王命召僧虔僧虔曰汝不出吾不敢入蔡文出門呼僧虔引至
駕前僧虔泣奏曰今日之事容謙所為臣不知也請奉旨召容謙仍
出逃王命良叶召容謙李載既至諸將欲殺之蔡文呵止之使六人牽
大明宮主禹以行既而並遣還丁亥入羅州候人誤報丹兵至王大驚
出外蔡文奏曰大駕夜行百姓驚擾願還行宮臣詗之然後動未晚
也蔡文出候之則舍人宋均彥等賫契丹元帥書及河拱辰奏狀而來
也王見拱辰狀喜甚已退乙未回駕留全州七日留公州六日節度使
金殷傅使具女製進御衣因納之是為元聖王后二月丁卯還京都
王賜蔡文田三十結教曰朕因避寇狼狽遠途所從臣僚罔不逃散

唯蔡文蒙化風霜致跋山川不辭羈靮之勞終保松筠之節諒多殊效何惜異恩
後十七年爲右僕射尋率蔡文之後智祿延仁宗時知樞密院有謀而智拙李
資謙專国謀誅之不克死
史氏曰蔡文自西京牛料還與郎贊共贊南幸之計忠激於心義形於色
所在閭閻隨機應變如昌化丹兵之夜出萬死捍衛艱難斯皆扈從
諸臣所不能者而蔡文獨能之率能保護三宮旋軫京師汛掃陵寢
不失旧物嗚呼疾風知勁草世乱識忠臣於蔡文見之

楊規 事穆宗 顯宗

楊規事穆宗累官刑部郎中以巡檢使守興化鎮義州庚戌丹兵渡江攻圍
規與鎮使鄭成副使李守和等嬰城固守契丹主以勅書係矢揷城門諭
降者再守和等回表云臣等昨奉詔泥輒陳心君望賜江皐之恵切祈解
綱之仁陵霜耐雪加安百姓之心灰骨粉身承奉千年之聖丹主見表知其不降
乃圍解又詐爲康兆書諭降規曰我受王命而来非受兆命不降規聞丹兵
陷郭州圍西京急率兵七百至通州宣川行收兵一千入郭州伴契丹所留兵悉
斬之徙城中男女七千餘人于通州丹主陷京城旋師過州別将金叔興伴
斬丹兵萬餘級規又邀伴於無老代石嶺余里站與戰皆捷前後斬殺

六千餘級獲三萬餘口又邀伏於艾田斬千餘級而丹兵大至規與金
叔興終日力戰兵盡矢窮陷陣俱死王手製教賜規妻洪氏粟歲一百碩叔
興母粟歲五十碩俱賜壁上功臣號圖形官規子帶春校書郎帶春立
志歧拔多智畧閑軍事

河拱辰 事穆宗 顯宗

河拱辰晉州人穆宗時除中郎將遷尚書左司郎中嘗從事兩界擅發
兵伐東女真見敗顯宗初流遠島及丹兵大來召還赴行在拱辰詣王於楊
州奏曰契丹本以討賊為名今已得康兆若遣使請和彼必班師王筮得吉卦
遂遣拱辰及高英起奉表往丹營行至昌化縣契丹先鋒已至問國王
安在答曰今向江南不知所在又問遠近答曰江南太遠不知幾萬里追兵停
還拱辰等至丹營乞班師丹主許之而遂執拱辰與英起還拱辰既被留
内國還国外示忠勤丹主甚加寵遇使居燕京妻以良家女拱辰多布駿
馬列置東路以為歸計人告其謀丹主鞫之拱辰具以實對且曰臣於本国
不敢有二心罪當萬死不願生事大朝丹主義而宥之諭令改節效忠拱
辰辭益厲遂見害王下教録功祿其子則忠文宗朝圖形閣上贈尚書
工部侍郎

高麗

王可道 事成宗 顯宗

王可道初名子琳清州人本姓李成宗朝擢魁科補西京掌書記顯宗五年上將軍金訓崔質等作乱由是武臣用事悍夫宂竪並帶文官羊頭狗尾布列省閣政出多門朝綱紊乱可道以和州防禦使秩滿還京在私第心懷憤激密謂日直金猛曰何不效漢高雲夢之遊乎猛密奏王納之以可道嘗為書記頗得人心卽擢授留守判官趣令往備明年王幸西京宴羣臣於長樂宮乘訓等醉以兵襲之遂誅訓質及李協崔可貞等十九人可道累歷尚書右丞賜功臣號參知政事與僕射異膺御史皇甫俞義黃周亮等築開京羅城可道令人持傘環立登高而進退之均其濶狹以定城基以功進檢校太尉吏部尚書上柱國開城縣開國伯食邑七千戶賜姓王德宗卽位遣郎中柳喬等如契丹會葬可道奏契丹與我通好交聘然每有并吞之志今其主殂駙馬匹梯叛據東京宜乘此時請毀鴨綠城橋歸我被留行人若不聽可與之絶乃附表請之丹契不從王命羣臣議徐訥等二十九人曰彼既不從宜勿通好皇甫俞義等三十九人駁云今若絶交必貽禍害不如姑好息民王從可道訥等議停賀正使仍用聖宗太平年號平章事柳韶請攻破丹城王下宰執議訥及俞義黃周亮崔齊顏

崔冲等皆曰不可可道與李端奏時不可失固請出軍王命右司卜於太廟不果
出兵可道尋乞骸歸鄉三年卒謚英甫配享顯廟

崔冲 事顯宗 德宗 靖宗 文宗

崔冲字浩然海州大寧郡人州吏溫之子風姿魁偉性操堅貞少好學善
屬文穆宗朝擢甲科顯宗時累歷拾遺補闕翰林學士諫議大夫德
宗初轉右散騎常侍奏曰成宗時內外諸司廳壁皆書說苑六正六
邪之文漢刺史六條之令今世代已遠宜更書揭之使知勸從之靖宗
朝除尚書左僕射判西北路兵馬事王命行邊境拓定城池賜衣遣之
冲置寧遠平虜等鎮及諸堡十四還陞內史侍郎平章事守司徒
修國史上柱國門下侍郎文宗即位拜門下侍中命考定律令書筭加
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傅賜功臣號冲以侍中爲都兵馬使奏去歲西北
州鎮禾穀不登百姓貧乏男困徭役女困徵租請修繕城池外凡工役
悉令禁斷又奏東女眞酋長盬漢等八十六人累犯邊境今勒留京
館夷狄人面獸心首丘之情必深忿怨請皆放還從之冲以年滿七旬
乞退制曰侍中崔冲累代儒宗三韓耆德今雖請老未忍允從宜令
攸司稽古典賜几杖視事復加功臣守太師兼門下侍中上柱國內史令

仍令致仕進內史侍郎金元异就第賜詔曰卿儒宦泉神化丹青雖在退
閑未忘舊德更進黃扉之秩暨榮綠野之堂今授卿內史令告身一道并賜
衣帶銀器絲綾布貨鞍馬等物官誥曰良臣惟聖兆皇乎以入元得士者
昌匪室近甚四子誰肩往哲朕得其人惟卿慎畏存誠該明稟性唐雄
首於聖聲稱鶴立於天庭萬丈金山梁代誰踰於朱异一枝丹桂晉
臣僉仰於鄒說語多彫則叔向扶輪論博物則張華避席而白頭應選
詔擢入樞司軒夢開祥允協吹噓之契周詩濟美載揚瞻石之謡始闡
規模衆推如晦人倫領袖時許魏舒藹馳咸有之稱總正惟幾之務
通者年非耄矣齒未凋然早辭當軸之權欲遂懸輿之願賀知章之
湖畔雖遂往遊陶弘景之山中當路大事音動爲民譽今坐作世師若
陞極摯羣之資美表難名之德遂中書而冠秩俾上列以翹榮冲資兼文
武出入將相雖乞退居家軍國大事悉就咨爲顯宗以後干戈修息夫
遑文教冲收召後進教誨不倦學徒坌集塡溢街巷遂分九齋曰樂
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大和待聘謂之侍中崔公徒凡應擧
者必先隸徒中學焉每歲暑月借歸法寺僧房爲夏課擇徒中及第
學優未官者爲教導授以九經三史間或先進來過刻燭賦詩牓其次

十四

第呼名而入設小酌童冠列左右奉樽俎進退有儀長幼有序竟日酬唱及日暮皆作洛生詠以罷視者莫不嘉嘆及卒諡文憲配享靖廟自後輩子皆隷名九齋謂之文憲公徒又有儒臣立徒者十一冲徒最盛東方學校之興蓋由冲始時謂海東孔子冲子孫以文行登宰輔者數十人

崔惟善 事文宗

崔惟善冲之子繼世儒宗傳家相業匡輔兩朝雖無赫赫之稱人皆重之文宗嘗創興王寺于德水縣移其縣於陽川惟善時知中樞引太祖訓切要諫王優荅之異日入侍閑讌王從容戲曰諫諍是忠從將倭惟善對曰創垂循易守成難惟善為中書令弟惟吉守司空抯尚書令父冲年高尚無恙一日王賜国老宴惟善惟吉扶以入赴時稱盛事翰林學士金行瓊作詩賀曰尚書令侍中書令乙壯元扶甲壯元卒諡文和配享王庭○崔思諏冲之孫字嘉言博學多聞勤謹公廉立朝四十餘年少無過失肅宗朝守太尉中書令務存大體不輕改旧章門人子弟有來謁者常訓以事君之道言不及私雖謝事家居憂国之心終始不替兩子溱潾三婿李資謙文公美柳仁著并列宰相門闌之盛無比○崔允儀冲之玄孫毅宗朝平章事論事明白典銓選注

撰平允自知貢擧時稱得人撰古今詳定禮儀五十卷然承傾毅宗命
署內宦鄭諴告身無所匡正卒後爲諫官所論

朴寅亮 事文宗 宣宗 獻宗 肅宗

朴寅亮字代天竹州人文宗朝登第文詞雄麗北南朝告奏表狀皆出其手宋熙寧中共金覲使宋所著尺牘表狀及題詠宋人稱之至刊二公詩文號小華集遼嘗欲過鴨綠江爲界修陳情表曰普天之下之旣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曰我疆我理又曰收汶陽之旧田撫役弊邑回長沙之拙袖抃舞昌辰遼帝覽之寢其議位至右僕射參知政事嘗撰古今錄十卷藏秘府肅宗朝卒謚文烈公之子景仁力學登第三爲諫官言論勁直時議重之寄書尹瓘論築九城之難守瓘不能用卒如其言官至左僕射謚章簡

鄭文 事肅宗

鄭文字懿德草溪人侍中倍傑之子倍傑妻崔氏賢而無子養其族女以爲倍傑妾未幾倍傑死遺腹生文年甫十五六歲然若老成赴試作君爲民天賦曰物如憔悴我則施雨露之恩俗若頑究我則布雷霆之怒文宗聞之稱嘆登第擢直翰林轉右拾遺始諫駁奏文

外系出処仁部曲不宜諫官乃改授内給事官至政堂文學禮部尚書
爲人恭儉樸訥不事生産居室僅庇風雨莅官謹慎典刑書十餘年
未嘗妄出入人罪嘗扈駕西京請立箕子祠奉使入宋所賜金帛分與
從者餘悉買書籍他無所私宋人多之卒諡貞簡贈左僕射參知
政事

魏繼廷 事宣宗 肅宗 睿宗

魏繼廷史失世系文宗朝登第以文章鳴世清白謇直輔佐累朝
宣宗燈夕置酒繼廷爲承宣王酒酣命繼廷舞繼廷辭曰有伶人
何用臣舞王不之强及爲御史宣宗寵姬萬春起第壯麗繼廷奏
曰萬春誑惑上意勞役百姓大起私第請毁之不報宣宗遣李資
義使宋繼廷爲副資義多市珍寶繼廷一無所私至登兩府不改
素節舉世皆好佛繼廷獨不然故國人想望大用及爲相緘默無
所建明蓋知其勢之不可爲又以毛病耳至是乞退肅宗手詔
曰卿清規重德鎭服百僚直節令名聳動羣聽又遣中使敦諭
入省數日復告而歸御史奏劾請罷繼廷自上表辭詔曰公博學工
文詞林宗匠匪躬直節爲世名臣因疾解官甚惜其去又從而辭

祿非朕所以優賢敬老之意宜令給二分錄未幾卒謚忠烈後配享

睿廟

東史纂要卷之十一

尹瓘 事肅宗 睿宗

尹瓘字同玄坡平人太祖功臣莘達之四世孫文宗朝登第肅宗時累遷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女眞本靺鞨遺種散居山澤未有統一其在定州湘州近境者雖或內附乍臣乍叛其勢漸橫七年女眞來屯定州關外會邊將李日肅等奏女眞虐猾不足畏失今不取後必爲患王命林幹往備之幹邀功深入俘之敗績死者太半女眞乘勝闌入殺掠無筭乃以瓘代幹爲東北面行營都統與戰斬三十餘級我軍陷沒死傷者過半遂卑辭講和而還瓘奏所以敗者賊騎我步不可敵也於是建議始立別武班自文武散官吏胥至于商賈僕隷及州府郡縣凡有馬者爲神騎無馬者爲神步年二十以上男子非擧子皆屬神步與諸鎮府郡人時四訓鍊又選僧徒爲降魔軍遂鍊兵畜穀以圖再擧睿宗二年邊將報女眞强梁侵突邊城其心叵測王聞之出重光殿佛龕所藏肅宗誓疏以示兩府大臣大臣奉讀流涕曰聖考遺旨深切若此其可忘諸乃上書請繼先志伐之王

循豫未決筮于太廟遇坎之旣濟遂定議出師以瓘爲元帥吳延寵副之
王幸西京御威鳳樓賜鈇鉞遣之瓘延寵至東界屯兵于長春驛號
二十萬分遣將士紿致女眞四百餘人飮以酒醉伏發殲之其中壯黠者五
六十人至關門持疑不肯入使兵馬判官金富弼錄事拓俊京分道設伏
擒殺殆盡瓘自以五萬三千人出定州大和門中軍兵馬使金漢忠左軍兵馬
使文冠右軍兵馬使金德珍等各以三萬三千餘兵分鎭要害船兵別監
梁惟竦等以船兵二千六百出道鱗浦(在咸興南三十里)女眞見軍勢甚盛皆
遁走瓘遣兵精銳急攻破走之到石城下見女眞屯聚遣譯者諭降女
眞答曰吾欲一戰以決勝負何謂降歟遂拒戰矢石如雨軍不能前瓘謂俊
京曰日昃事急爾可攻之曰僕嘗從事長州過誤犯罪公謂壯士我請于
朝宥之今日是俊京殺身報效之秋也遂擐甲持楯突入賊中手殺酋長
數人於是瓘麾下與左軍合手大破之左右中軍各破三十餘村斬千首餘
級虜數三百人遣錄事命瑩若告捷王喜賜瑩若爵命近臣賜詔獎
諭賜物有差瓘又分遣諸將畫定地界東至火串嶺北至弓漢伊嶺
西至蒙羅骨嶺又相地於蒙羅骨嶺下築城廊九百五十間號英州火
串嶺下築九百九十二間號雄州吳林金村築七百七十四間號福州弓

高麗

漢伊村築六百七十間移吉州明年瓘延寵率精兵八千出加漢村瓶嶺小路
賊設伏急侍之困瓘等數重延寵中流矢勢甚危急俊京率勇士十餘
人大呼突陣侍殺十餘人賊乃解圍而走追斬三十六級酋長四百人男女一
千四百六十餘人詣降賊步騎二萬來屯英州城南大呼挑戰俊京乃率敢
死士出城與戰斬十九級賊敗衄奔北女真兵數萬來圍雄州弘正訓勵
士卒衆皆思鬪即開四門齊出奮侍大敗之俘斬八十級瓘又城咸州及公
嶮鎮遂立碑于公嶮以爲界（先春嶺在豆滿江北七里百尹瓘拓地至此城公嶮鎮遂立碑鎮在白頭山東北麓下江邊）遣其子彥
純奉表稱賀畧曰竊以東女真潛伏奧區寔繁醜類侵軼関塞寇攘
士民事機可乘聖智獨照先休吾士卒以視其可用繼慮彼虜穴以指
其必擒乃命元戎亟行大勦而臣受節鉞之制舉征鼓而行氣象動於軍
威加於敵江河注壑寸膠不能以防之破石轉峯虐卵沒然甚破矣
俘虜踰於半萬斬獲近於五千此豈微臣淺智駑材能成臣効實由
陛下聖謨神筭坐定遐陬瓘又使郎中林彥記其事書于英州廳壁
語載本傳瓘又築宜州通泰平戎三鎮爲北界九城（通泰平戎等地面未可考）皆徙南
界民實之各兵民千數百餘丁戶王拜瓘推忠佐理平戎拓地鎮國功臣
門下侍中判兵部延寵協謀同德致遠功臣尚書左僕射叅知政事

凱還王命具鼓吹軍衛勞宴於東郊瓘之築九城徙南民也金漢忠漢忠慶州人大雄偉力學登第嘗守安西政尚寬簡後從宋使卒遇颶風船幾敗賴漢忠拯救得全活官至樞密事執不可曰北外城未畢而卒有後急内無完城民將何保瓘不能用未幾女真又圍雄州王復遣延寵瓘征之斬馘三千級尋封瓘玲平縣開國伯又明年女真圍吉州延寵與戰大敗王又遣瓘救之瓘延寵自定州勒兵赴吉州女真公兄裒弗史顯等叩城門請和初朝議以得瓶項塞則徑伏患永絶及旣攻取則水陸道路無往不通女真旣失窟穴誓欲報復乃引遠地酋長連歲來爭我兵喪失者亦多且拓地大廣九城相去遼遠谿洞荒深賊伺抄掠国家調兵中外騷然饑饉遂興女真亦厭苦乞還旧地群議異同諫議大夫金緣曰人主之取土本欲育民也今爭城而殺人莫如還其地而息民今不與必與契丹生釁我若東備女真北防契丹則臣恐九城非三韓之福也王然之女真裒弗史顯等來朝請還旧地則告天爲誓世世修貢不敢以瓦礫投於境上於是會文武群臣議遂以九城還女真平章事崔弘嗣等極論瓘延寵敗軍之罪王遣承宣中路收其鈇鉞瓘等不得復命歸私第宰相皆諫交章請罪不已王聽宰相諫官皆歸第不出王不得已止免官削功臣號尋拜瓘守太保門下侍中兵部上柱国瓘上章辭不允曰朕

高麗

聞昔李廣利之伐大宛也僅獲駿馬三十匹而武帝以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陳湯
之誅郅支也矯制擅興師而宣帝以威振百蠻封爲列侯卿之伐女真受先考
之遺旨體寡人之志事身冒鋒鏑深入賊壘斬馘俘虜不可勝計闢百里
築九城以雪国家之宿恥則卿之功可謂多矣然夷狄人面獸心叛伏不常厥
有餘醜所無依処故酋長納降請和遂還其地有司守法頗有論劾逆
奪貢職朕終不以卿爲咎庶幾有孟明之復濟也六年卒謚文肅瓘少好
學手不釋卷及爲將相雖在軍中常以五經自隨好賢樂善冠於一時
配享睿廟延寵海州人家世寒素力學善屬文登第累遷中書舍人
乞外補肅宗以延寵有輔相材將大用欲試臨民遂知全州爲政寛平以
最聞睿宗初以翰林學士出爲東北面兵馬使奏内外事有父母年七十以
上得子聽免一家四人從軍者減一人宰臣樞密之子非自應募者亦免時
術士以讖勸王就西京龍堰創宮闕群臣會議延寵獨曰今作龍堰宮有
三不可極言之卒不用時議惜之副尹瓘征女真時大臣皆賛成之延寵頗以爲
疑微語瓘瓘曰策已決矣又何疑延寵默然位太尉上柱国判吏兵部卒謚
文襄飭躬謹行以忠儉自許當官持論務去時弊○瓘之子彦頤仁宗
朝登第累遷寶文閣直學士初金富軾不讓尹瓘而撰国師碑及經筵

請易彥頤頗精於易辨問從横富軾難應汗流被面因相共構慓及富軾討
妙清彥頤為佐富軾奏彥頤與鄭知常深相結眾不可赦貶梁州防禦後
牧廣州上表自解具載本傳官至政堂文學工文章嘗作易解傳世晚好
佛退老坡平自號金剛居士為識者所譏(瓘之)後終罷朝入本朝世為名卿

金黃元 事宣宗 肅宗 睿宗

金黃元字天民光陽人少登第力學為古文為海東第一性清勁不附勢與
李軌(一作載)同在翰林齊名遼使至黃元作內宴口號有鳳銜綸綍從天降
鼇駕蓬萊渡海來之句使驚嘆宰相李子威惡其文奏斥之尚書金
商佑有詩曰學非浮傳終啟古道不回邪豈惜今出守京山府神明多
惠政肅宗開延英殿名掌書籍視書有疑輒質之呼為先輩而不名奉
使如遼道見北鄙大饑人相食馳驛上書請發倉賑之及還百姓見之曰
此活我相公也女真侵遼盡下東邊諸城惟來遠抱州固守不下食盡減價
貿穀于我邊吏禁民互市黃元上疏曰幸災不仁怒隣不義請糶二城粟
許貿易不報性不拘檢頗好聲色位至簽書樞密院事

李資玄 事睿宗

李資玄字真精仁州人知樞密顗之子中書令子淵之孫容皃魁偉性

恬淡聰敏登第為大樂署丞忽棄官入清平山遍遊海東名山訪古聖
賢遺跡居山蔬食布衣嗜禪悅道逍遙自樂睿宗遣内臣賜茶香金
帛累詔徵之資玄上表辭曰以鳥養鳥庶無鐘鼓之憂觀魚知魚俾遂江
湖之性王覽表知不可致特幸南京遣其弟尚書資德諭赴行在手書
賜詩曰頻得平生見思量日漸加高賢志難奪其奈予心何資玄赴召
王曰道德之老嚮風久矣不以臣禮見命上殿拜賜坐茶湯從容相話
命留三角山清涼寺反有見問養性之要對曰莫善於寡欲遂進心要
一篇王歎賞既而固請還山乃賜道服以寵其行仁宗三年乙巳卒年六十
五○時又有郭輿者清州人號東山處士少力學工文道釋医薬陰陽射御
琴棊靡所不治登第為禮部員外郎致仕隱金州睿宗召知徵以烏巾
鶴氅常侍禁中談笑唱和時人謂之金門羽客輿固求退賜京城若頭山
一峯搆室以居名曰東山齋王一日微行至山齋輿適入城徘徊久之賦詩十
韻題壁曰何処難忘酒尋真不遇回書窓明返照玉篆掩殘灰方丈無
人守仙扉盡日開園鶯啼老樹庭鶴睡蒼苔道味誰同話先生去不來
輿追和云何処難忘酒虛徑宣輦回朱門追小宴丹竈落寒灰卿飲通
宵罷天門待曉開杖還逢畏逕夜惹洛城苔樹下青童語人間玉帝

某云云王後屢章疏遇反卒遣近臣祭之興自少不娶妻守潔卅私一妓朝滿潛攜至京色衰遣還又於山齋以婢妾隨之物議譏之（興字夢得）

史氏曰古之賢士藏器待時人君屈體以訪之虛心以迎之隆爵以待之則出而爲世用若聘莘佩渭三顧南陽者是已今王之召資玄果何爲耶嘗觀資玄蓄財殖貨貪鄙吝嗇矯名飾行引以自高鄙封王之復徵待以不臣之禮何哉然郭興之行甚於資玄之（王）待（興又）甚於資玄則其於召資玄亦復何論

○退溪先生過清平山有感詩曰峽束江盤棧道傾忽逢雲外出溪清至今人說廬山社是処居爲谷口耕白月滿空餘素挹晴嵐無跡遣浮榮東韓隱逸誰修傳莫指微疵廢白珩且有序略曰資玄生長閥閱風流文雅冠絶當時亦嘗筮仕而登顯要矣其於求富貴取青紫不啻如拾地芥然乃能蟬蛻於濁穢之中鴻冥於萬里之表任此山盖至於三十七年之久雖卑辭厚禮不足以屈其節千駟萬鍾不足以動其心非有所樂於中者安能如是哉余讀東史惟史臣論資玄之辭深加貶剝至指爲貪鄙吝嗇何其甚耶史稱資玄置田業爲一方農民所苦昔种明逸之晚節亦有置田産之謗

然尚論之士不過曰盛名難副而已曰清議惜之而已安有如今史氏刻害過甚之論耶

○按世之人君甘為亢龍多恥下賤雖効之以樂善尊之以好賢猶惧其自聖若必待莘渭南陽之賢然後始加束帛之禮則三代以下無人乎君側矣而以先從隗始出居帝畫世為美談而不以為非若資之為商下雖不能灼知睿宗待士之誠不可非之也惜其以如是好士之君而贊襄無臣不能匡得其賢而徒為好文之敗然其歷已稱躍必欲貶之亦足嘉矣史氏之深貶亦獨何哉

金仁存 事肅宗 睿宗 仁宗

金仁存字處厚初名緣江陵人平章事上琦之子性明敏少登科歷事宣獻肅三朝以內侍掌奏事不欲久在近密懇求外補出為開城府使秩滿授起居舍人知制誥遼使學士孟初至仁存為接伴初見其年少頗易之會日並轡出郊雪始霽初唱云馬蹄踏雪乾雷動仁存即應聲曰旗尾翻風烈火飛初愕然曰真天才也由是情好日篤相唱和及別解金帶贈之時睿宗在東宮請論語仁存撰新義進講肅宗薨仁存告哀于遼所經州府皆設宴張樂仁存曰臣來時本國君臣皆服衰哭泣今未

上国雖感恩榮臣子之情不忍聞樂言甚切至遼人許之至朝見時又乞
除舞蹈還拜諫議大夫王封僧曇真為王師以仁存為封崇使辭曰臣職
在諫院已言封王師不可未蒙俞允又從而為使是欺殿下也固辭王將伐
東女真大臣皆贊成之仁存獨極諫及尹瓘破女真築九城女真遣使請
和仁存言宜還其地語在瓘傳奉使如宋徽宗待之甚厚賜宴之儀皆
用白玉仁存以為帝厚我国享禮異常然覘時事奢侈太甚可歎還至
慶源郡聞父喪以使事付其介遂奔喪不復命時人譏其失禮金兵攻破
契丹州郡幾盡王以仁存判西北面兵馬使措置軍務仁存遣使撫其
城收兵仗物貨遂拓地界鴨江為王宴親王兩府于清讌閣命仁存記
之詞極富麗俱在本傳畧曰王執爵命曰君臣交際惟以至誠其各盡
量不辭而飲左右再拜告旨而卒爵或獻或酬和樂孔皆及觴酒九行
且令退息暇而復召促席而坐或開懷以言笑或縱目以覘覽欄楯之
外疊石成山庭除之際引水為沼崷崪萬狀清澄四徹洞庭吳會幽
勝之趣生而終宴無憚暑之意盡醉劇飲夜艾而罷於是縉紳大
夫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以慈儉為寶而無肆溢之行衣不
御文繡器不用雕鏤猶慮一夫之不得所一事之不合度每旰焦勞惻

但於宵旰之中至於宴羣臣嘉賓則發內府之寶藏傾上國之異恩而窮旦
力以大德之循不以爲侵又尊賢重禮好善忘勢之心宋可謂高出百王之上矣
乃命寶文閣學士洪瑾書諸石王在西京欲行太子冠禮仁存奏曰冠者禮
之始事之重故冠於阼三加彌尊所以尊其禮而著成人之義也今以元子之貴
冠於外非所以法先王示後代王從之仁存文名清節冠當代王深器之恩
禮優重及仁宗幼冲嗣位李資謙用事恐及禍懇辭乞退不許一日將赴
衙聞街上童謠因墜馬故臥求免愈切遂罷相王密遣內侍金安問於
仁存曰欲寘資謙權臣散地如何對曰上生長外家恩不可絶況彼黨與
滿朝不可輕動王不聽及變起宮闕連燒王避火坐山呼亭歎曰恨不用金仁
存之言以至於此尋賜功臣號加太師門下侍中金兵入汴遝報金人敗北宋
師乘勝深入鄭知常金安奏請出師應宋以成大功問仁存對曰不宜聽
浮言興師旅以怒強敵及金富軾還自宋遝報果虛王以睿宗遺命
起爲首相詔旨懇至仁存強就職亂老須人扶乃行五年卒謚文成配
享睿廟仁存好學老不釋卷一時詔誥多出其手撰時政策要又註貞觀
政要

金富佾 事睿宗 仁宗

金富佾字天與慶州人其先新羅宗姓少力學登第直翰林院使宋作表辭
雅麗宋帝遣内臣賢諭出守琛尚二世皆有聲績肅宗朝充寶文閣待制
直學士王好文學日與儒臣講論經史富佾雄辯折衷人莫之敵名重當世
仁宗即位欲大用驟遷政堂文學翰林學士中書門下平章事富佾嘗患
風痺累表乞骸骨改守太尉為人質學儉約不喜臧否人物不事生産
文章平贍凡辭命必命潤色睿宗以富佾兄弟三人皆為文翰侍從封其
母大夫人歲賜粟母辭不受卒謚文簡

金富軾 事睿宗 仁宗 毅宗

金富軾富佾之弟肅宗時登第補安西司錄遷直翰林歷右司諫
中書舍人仁宗即位李資謙以國舅當國王詔曰資謙於朕為外祖
班次禮數不可與百官同令大臣侍從會議學士鄭克永等議當上書
表不稱臣及大宴會不與庭賀經詣幕次拜上答拜而後坐殿衆議
當同富軾獨曰漢高祖初定天下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皇帝雖子
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高祖義家令言上尊太公曰太
上皇以此論之雖天子之父若無尊稱不可令人主拜也不其候伏完獻帝
皇后父也鄭玄議曰不其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息寧宮

反斂寧父母則從子禮又東晉穆帝母褚太后見父之禮群議互博士徐禪
依鄭玄議曰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覿全父子之親是大順之道也又魏帝父燕
王宇上表稱臣雖父子至親禮數尚如此况外祖乎王以兩議問資謙資謙奏
曰富軾之議宗天下之論也願從之朴昇中欲媚資謙請焚黃日賜教坊樂
富軾以爲宗廟用樂衆平生若墳墓則以素服從事至於涕泣豈可用
樂昇中又欲稱資謙生日爲仁壽節富軾曰生日稱節自古所無唐玄宗
始稱皇帝生日爲千秋節未聞人臣有稱節者由御史歷尚書翰林學士
平章事守司空十三年妙淸趙匡等據西京反富軾爲元帥將出師富軾與
諸相議曰西都之叛鄭知常金安白壽翰等與謀不去是人西都不可得平
諸相然之乃召知常等三人使勇士斬於宮門外乃奏之人言富軾素與知常
齊名於文字間積不平托此內應而殺之富軾將中軍次金郊驛擒得西
諜者解縛遣之曰歸語城中人大軍已發有能自新效順者可保性命
不爾天誅不可久追時士卒頗驕謂朝夕凱還裝褚單寡會天雨雪
士馬凍餒衆心解弛富軾撫循賙給軍情乃安集諸將問計皆曰
兵貴拙速宜捲甲倍道掩賊不備蕞爾小醜計日可擒富軾曰不然西
京謀叛已五六年其計必周兵器既備且我軍有輕敵心器仗未整倅遇

伏兵一可危也㽞兵堅城之下天寒地凍壁壘未就忽為敵所乘二可危也又聞
賊橋制徼兵界兩列城狐疑莫辨真偽萬一有姦人應之表裏相結道
路梗塞禍無大於此莫若引軍從間道繞出賊背取軍資以餉大軍告
諭順逆使其西人絶然後益兵休士乘機賊中徐以大兵臨之萬全之計
也益引兵由曲徑到成州馳檄西路諭以大義列城震懼出迎富軾遣
參椽曉諭至投四匡等知不可抗欲降猶豫平州判官金淳夫賫詔入
城西人遂斬狀清柳旵等使分司大府卿尹瞻少監趙昌言偕淳夫請罪
于朝又報書中軍曰謹奉詔已斬渠魁馳獻闕下於是富軾遣白祿珍
奏之又貽書兩府宜享侍瞻等開自新之路宰相文公仁等謂祿
珍曰汝元帥不直趣西京循迂路赴安北吾等奏遣郎中賫詔諭降非
元帥之功爾未何為淳夫至郊而縛瞻等將入京兩府遣法司枷鎖下獄
臺諫亦請置極刑王皆不許命解縛入見賜酒食勞慰賜富軾詔
書慰勉之匡等聞瞻等下獄謂又不免復叛嬰城固守富軾共諸
將誓告皇天后土以弔民伐罪之意以西京北負山阻水未易猝拔
宜環城列營以逼之乃命五軍分屯要害且招撫城外居民之逃竄者
使得安居先是王遣鄭襲明等往西南海島募水手四千六百餘人

載戰艦入順化縣南江禦賊船又遣上將軍李祿千等領舟師助討祿千至鐵島欲徑趨西京會日潮暮退行至半道水淺舟膠西人以小船十艘載薪灌油火之隨潮而放及大船相迫延燒戰艦伏發數百同時俱發兵仗皆燒士卒溺沒殆盡祿千僅以身免由是西人怡輕官軍選卒鍊兵爲拒守計富軾慮後軍寡弱夜遣步騎一千以益之賊黎明渡馬灘直衝後軍應募僧冠宣擐甲荷斧出俘賊殺十數人官軍乘勝大破斬三百餘級餘賊蹈躪投江死賊勢頓挫富軾督諸軍野屯春夏之交水潦游至爲賊所襲令五軍各築城峙兵積穀閉門休士雖或交兵無大勝敗時有朝臣獻議國家雖與北朝和親其意難測今與師數萬彌年不陵若隣敵乘釁而動加以盜賊不虞之患何以制之請遣重臣不計死生刻日破賊王以示富軾富軾奏曰臣覩西都未易攻拔況兵多伎嚴雲梯衝車皆無所用童稚投甎猶爲助賊設使五軍傅城而攻不出數日驍將銳士盡斃於矢石矣賊知力屈竅謀而出鋒不可當何暇防外虞哉今聯兵數萬彌年不陵老臣嘗任其咎悠〻違鄙之警盜賊之變不可不慮故欲以全策勝之不傷士卒不挫國威矣願以討賊付老臣使得便宜從事必破賊以報王亦以爲然卒排群議而委之浹夏至秋相持不陵賊糧盡閭老弱婦女驅出之戰卒往往出

高麗

降富軾知有可取之狀命諸將起土山豎柵列營屢相攻戰明年二月賊以我
起土山逼之欲於城內築重城尹彥頤池錫崇曰大軍之出今已二年曠日持久
事變難料不如潛師突倂破重城可以成功彥頤固請然後分銳兵爲三道又
使諸軍分道攻城無令賊專備西南丁巳昧爽諸將陳景甫以下分攻四門富軾
以銜兵攻廣德門賊徒謂我土山未就不設備及諸軍突至惶遽無所措富軾
與正純督戰將士爭奮鼓譟縱火燒城屋賊大潰官軍乘勝遂斬其馘
富軾令曰擒賊者賞殺降及剽掠者死士皆歛刃而進會日暮雨作屯兵
而退城中潰亂匡闔家自焚死餘黨皆自死於是封府庫守諸門歸令
城中禁虜掠撫慰安堵遣判官曹洙奉表獻捷略曰克武之征隗囂
三年乃定德宗之討希烈四載而平蠢爾姦兇拠我城邑罪已浮於梟
獍惡亦積於丘山惟膚等之無遺至朞年而斯竟王遣丞宣李之氐賜
衣帶鞍馬金銀器詔書拜輸忠定難靖國功臣守太尉門下侍中凱還
賜甲第一區加集賢殿太學士太子太師後三上表乞致仕撰三國史以進王
遣內侍就第獎諭賜花酒毅宗即位封樂浪郡開國伯食邑一千戶五
年卒年七十七諡文烈爲人豐貌碩體面黑目露以文章名世宋使路允
迪徐兢來富軾爲館伴兢見富軾善屬文通古今樂其爲人著高

麗圖經載富軾世家又圖形以歸奏于帝乃詔司局鏤板以傳由是名聞天下後奉使如宋所至待以禮三掌禮闈以得士稱贈中書令配享仁廟有文集二十卷富軾之孫君綏未弱冠文學富贍明宗朝擢魁科直翰林院後拜左諫議大夫代趙冲為西北面兵馬使以清白愛民稱契丹兵斬四百餘級及韓恂多智叛以誘討斬之後為讒人譖於崔怡流漢南時人冤之

史氏按春秋之法誅亂討賊必先治其黨與妙清天下萬世之大惡知常其腹心也究謀幻術驚惑眾聽極口贊揚表裏為奸知常之為逆黨無疑人人皆得以誅之況富軾仗鉞專征先治其黨與不誅知常而誰歟前輩謂富軾文字間積不平而殺之以啓後人之疑其不知春秋討賊之義矣

○按妙清之奸謀從吏以成之者知常等挾命已則知常為妙清黨與明矣命專討叛義先誅黨但咫尺宮門非閫外在軍之日而不先聞奏擅奏君側之臣雖免時人之譏矣其後子藩之執與祈李高之劫韓賴善惡雖殊大槩麗朝脅君之習未必非富軾啓之也

高麗

金富儀 事睿宗 仁宗

金富儀初名富轍字子由肅宗二年登第旧制三子登科歲廩母三十石

富儀兄三人並先登科至是制加一十右在職廉謹睿宗朝拜監察御史金新破遼遣使請結為兄弟大臣極言不可至欲斬其使者富儀獨上疏曰臣竊觀漢之於匈奴唐之於突厥或其之稱臣或下嫁公主凡可以和親者無不為之所權以濟道保全国家之長策也昔成宗之世禦邊失策以速遼人之入寇誠為可鑑宰樞無不笑且排之仁宗在東宮富儀以文學被眷遇及即位擢御史翰林學士承旨王嘗問邊事奏曰宋神宗與文彥博議邊事彥博曰須先自治不可略近勤遠王安石曰彥博言固當若能自治七十里可以王天下今以萬里之天下而畏人者由不自治也今我三韓之地豈特七十里而已哉然而不免畏人者其咎在不先自治而已宜令京城及諸州鎮高城深池畜強弩毒矢雷石火箭以覘其變妙清叛富儀上平西十策其大槩以為西京城險糧足不可猝拔當以逸待勞以計取勝及賊平皆如其言官至知樞密院事卒謚文懿性坦蕩不事家産未嘗干勢利詩文豪邁膾炙人口

林完 事仁宗

林完本宋人仁宗時來登第遷禮部員外郎轉国子司業知制誥王以灾變下詔求言完[illegible]上疏極言略曰臣嘗謂進言非難聽其言者為難聽言非難

高麗

行女言者尤雜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所謂實者德也所謂文者若今之道場齋醮之類是也近者白虹貫日正陽之月雷震特異此近古所未聞也意者陛下應天以文而不以實耶何女醮祭之煩而變異之多耶陛下豈可不勉強以實而應之耶勉強以實在乎革當今之弊在乎遵太祖之遺訓私文宗之舊典而已今欲行祖宗之法又不利於權貴故雖有善政朝行夕改法度無常惟陛下至誠存於聖心責諸宰相責之神明痛抑左右欺蔽之奸絶女陰陽怪誕之說曰慎一行日之不已近日怪誕之說大起於妙清惟事奸詐欺君罔上甚呆朝林炅素無異左右近習及諸大臣交相薦譽以為聖人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自太華宮之役勞民動衆百姓怨咨往歲巡幸災發佛塔今年巡幸流星馬禍相繼而作且此宮闕本為求福今已八年而無一休祥災變荐至天女或有警悟陛下耳陛下豈可惜一妖臣而違天意乎願陛下奮乾綱之威斬妙清之首上以荅天戒下以慰民心時直門下省李仲侍御史文公裕等亦上疏言妙清白壽翰皆妖人也其言怪誕不可信近臣金安鄭知常等結為心腹屢相論薦指為聖人又有大臣從而信之願速作遠之言甚切直先是樞密使任元敳上書請誅妙清以絶禍萌皆不報

鄭沆 事睿宗 仁宗

鄭沆字子臨東萊人性穎悟好學肅宗時中第補尚書司錄州人以年少易之
及臨事善斷皆敬服州人投司錄二鄭一韓謂沆及鄭克永韓沖也睿宗朝以內
侍掌奏事處心平直出納詳明拜右正言論事讜直為權貴所忌通判全州
以右司諫歷按楊廣忠清兩道時資謙威勢震赫州郡及奉使者競聚斂
以媚之沆獨不然資謙敗拜樞密院承宣勸王讀書學業日就王以妙清言
幸西京鄭知常欲王長御西京沆再上疏請修葺舊宮還御言甚切直王從
之陞知樞密院事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命下翌日病卒王震悼聞其家無
儋石之儲嘆曰三十年近侍十一年承制貧如是可嘉也賻米百碩布二百匹御
筆特謚文安

李之氐 事仁宗

李之氐字子固仁州人子淵之後公壽之子好讀書屬辭如宿構擢魁科
直翰林院授右正言持論公正忤時宰出按海西道時資謙當國嗜利
者爭附之之氐雖其為族而獨不相比資謙使者交午州郡爭取財賄之氐
痛禁出為平州使資謙敗召還累遷為起居注妙清白壽翰結近侍以
妖術惑衆之氐獨深非之曰此輩必誤國王幸西京知常妙清等誑言大同
江有瑞氣此神龍吐涎請順天心稱尊號以壓金國王以問之氐對曰金强

敵不可輕也況两府大臣留守上都不可偏聽一两人言以決大議王從之西京叛久
不下之氏甚李仲上疏曰虎兕出柙龜玉毀櫝是誰之過迺西賊之謀久矣一二
大臣非獨不防閑又信其謀而張之致今日之患請奏其党其盖指文公仁林
景清也官至政堂文學守司空参知政事卒謚文正之氏風標英雅秉心
寬厚文章事業為一時儕但吝嗇父沒不分弟妹財産為時所譏

申淑 事仁宗 毅宗

申淑高靈人博學經書以清儉忠直著名累遷御史雜端毅宗初伏閤
言事不報謝病歸第後除諫議大夫時内侍尹彦文聚怪石築假山于壽
昌宮北園構小亭以黄綾被壁窮極奢侈一日王宴于亭假山頹壯
鷄鳴御史禹瑩夫等諫不聽淑其給事中林檝等復上疏切諫王勉從之
黜彦文等四人後轉知門下事時王以宦官鄭諴權知閤門祗候淑其諫議
柳公村金謁正言許勢修上疏諫曰鄭諴之先在聖祖開創之時逆命不臣
錮充收隷區别種類使不得列於朝今授諴顯任有乖祖訓請削諴職
結為党者亦降為庶人王大怒還其疏諫官伏閤三日竟不得達（勢修竟棄官去後）
淑獨詣闕上疏請削諴職王曰古者未有大臣獨諫者對曰自祖宗創業以
未亦無宦寺拜朝官者至聖朝始有之臣聞此以還居常憤懣食不知

味故敢來上請若臣言非請誅臣是則願賜俞允王乃降削制誡聯布告中外
淑明年棄官歸鄉有詩曰耕田消白日採藥過青春有水有山処無榮無辱
身尋召還以參知政事致仕

李公升 事仁宗

李公升字達夫清州人少穎悟能屬文仁宗朝擢第直翰林院累遷右正
言毅宗初轉殿中侍御史奉使如金時使金者例收管下軍銀人一斤公升
不取一錢人服其清王嘗乘月遊清寧齋曰公升曰秋月澄霽無一點塵
正如公升自中累官右丞宣右諫議大夫王督署宦官鄭諴告身公升不
得已署之轉知御史臺事王又召公升及中丞宋清允侍御史吳忠正等曰
鄭諴自寡人在襁褓時辛勤阿保以至今日故除權知閣門祗候以酬其
勞已經三載卿等不署告身寔非愛君之心而不署之若輩皆葅醢清
允忠正俯伏流汗惟公升不奉旨王怒譴出之後王又召臺諫督署諴告
身皆唯唯公升猶不奉旨王責公升曰汝嘗為諫官既署諴告身今反不
署何也對曰臣悟昨日之非故不奉詔王怒勅公升就舍先是王於館北
宮作麗室築臺榭以金玉極侈麗與宦者白善淵王光就等置酒
召公升謁聃從飲王醉入幕命左右唱和公升句云功名富貴盡驅花下

之三盃至暮見下人以為詩讖後以參知政事判工部事致仕国中结茅字穿沼
築塢植花卉幅巾藜杖逍遥其间賓客子弟有造謁者輒以詩酒相娛不
喜食肉殽以蔬果而已明宗三年李義方搜殺文士公升嘗卜近福亭之基
遂與大役人多怨之以故義方欲殺之賴門生文克謙免王尊旧德拜中書侍
郎平章事卒年八十五謚文貞公升美鬚髯童顏不老操行高潔不事
生產性輕躁不能容人之過見輒慢罵

崔惟清 事仁宗 毅宗 明宗

崔惟清字直哉昌原一作鐵原人平章事奭之子少孤嗜學經史子集靡不該
通中第乃曰學優然後仕杜門讀書不求仕宦有薦舉者即曰學未就固
辭久之被薦直翰林院李資謙當国惟清失職及資謙敗召入内侍出倅
尚州有德政秩滿授侍御史轉諫議大夫如金謝冊命言動中禮金人嘆
服後為東北面兵馬使朔方倚如長城毅宗初陞知奏事出納惟允進
中書侍郎平章事鄭敘之宴諸王也以借助器皿失大臣體貶南京留守
見忌於鄭諴又貶忠廣二州雖久淹外寄處之怡然王悟其忠直無他欲
復相有沮之者乃以守司空致仕庚癸之亂諸將素服德望戒軍士勿入
其第惟清期功之親俱免禍明宗即位以宿德旧望復為相秉心正直

爲一代名臣年八十卒諡文淑嘗撰李翰林集註柳文事寔王覽之嘉賞錫
板以傳所著文章數百篇及南都集性好浮屠日誦佛經○鄭敍沆之子
輕薄有才藝交結大寧侯暻金存中鄭諴有隙嗾諫官流敍于東萊將
行王謂曰今日迫於朝議行當召還既流久不召乃築亭種瓜撫琴作歌
詞極悽惋自號瓜亭名其谷曰鄭瓜亭李齊賢詩曰憶君無日不霑衣
正似春山蜀子規爲是爲非人莫問祇應殘月曉星知李崇仁詩琵琶一
曲鄭瓜亭遺響悽然不忍聽俯仰古今多少恨滿簾疎雨讀騷經

鄭襲明 事仁宗 毅宗

鄭襲明迎日縣人倜儻奇偉力學能文以鄉貢登第累轉國子司業
起居注知制誥與郎舍崔梓宰相金富軾等言時弊伏閤三日不報
皆辭職不出王爲罷執注官內侍別監內侍院別庫召梓等令視事襲
明偶以言不盡從不起尋陞禮部侍郎毅宗卽位授翰林學士初毅宗
爲元子襲明侍讀仁宗慮元子不克負荷任后愛次子將易樹襲明
盡心調護故得不廢襲明久居諫職有諍臣風仁宗深加器重使傳
東宮及不豫謂太子曰治國當用襲明言王嗣位襲明自以先朝顧托
知無不言毅宗憚之金存中鄭諴日夜短之會襲明告病以存中權

代其職襲明揣知王意仰藥而死自是佞幸日進王益縱恣逸遊無度嘗幸歸法寺馳馬至獺嶺茶院從臣皆莫及王獨倚柱謂侍者曰鄭襲明若在吾豈得至此○襲明嘗刻燭賦石竹花詩曰世愛牧丹紅栽培滿院中誰知荒草野亦有好花叢色透村塘月香傳隴樹風地偏公子少嬌態屬田翁有大閹誦此詩睿宗曰非狗監何以知相如之尚在耶即令補玉堂人謂之四十字媒也

文克謙 事毅宗 明宗

文克謙字德柄南平郡人知門下省公裕之子蔭補兼正都監判官毅宗時登第累遷左正言伏閤上疏曰宦者白善淵專擅威福容其宮人無比為醜行術人榮儀執左道取媚于上置兩宮私藏財貨以召民怨知樞密事崔褒偁職掌樞要勢傾中外貪黷無厭請斬善淵無比黜榮儀充牧子罷褒偁以謝国人又語及宮禁帷薄之事王大怒焚其疏遂貶黃州判官無比王所幸宮人初克謙草疏諫議李知深給事中朴育和起居注尹鱗瞻等不肯署名及克謙見貶又視事自若時人誦並遊英後顏何厚之克(句以識之)謙在黃州吏民愛慕政聲藹然有貴近挾宿憾構微過奏請免官王亦怒前事又貶晉州判官有司奏克謙直臣不宜連貶外官以防言路乃授閤

門祗候遷殿中內給事鄭仲夫之亂盡殺扈從文官遣兵殺留都文官克謙
直省中聞變逃匿有兵跡而獲之克謙曰我前正言文克謙也上若從吾言
豈至今日願以利劍決之兵異之擒致諸將諸將曰此人吾輩素聞名者勿
殺囚于宮城毅宗南行於馬上嘆曰朕早從克謙言安有是辱明宗卽位
授諸臣職釋克謙使書批目李義方白王拜克謙右承宣御史中丞文臣若
李公升等多賴以免武官亦倚之多咨訪故事克謙有女在室義方弟隣
娶之由是癸巳之亂一族皆免左諫議金莘尹等上疏以爲承宣王之喉舌但
出納惟允可也今李俊儀文克謙職憲臺皆居中用事請解兼官不允翌
日諫官伏閤力爭改俊儀爲衛尉大卿克謙爲大府大卿轉樞密院知
奏事與宋有仁有隙左遷守司空左僕射自拜司空不受祿世服其廉
十五年判禮府爲亞相十九年卒年六十八謚忠肅性孝友慈仁忠謇正直
食不過數器衣不服文繡三掌禮闈所擧多名士時稱賢宰相然聽
權豪干請不審賢否銓注多舛又官其齠齔子弟分遣僕從廣植
田園時議惜之王嘗作詩一絶賜克謙曰一寸靈臺萬事侵惟餘憂慮日加
深短懷拙智一難斷白髮十莖已滿簪克謙和進曰年光荏苒暗相侵
輔國恩量日轉深自顧居恩猶未報無情白髮已盈簪人謂二詩俱

有衰謝之氣王終見厥克謙未幾而卒蓋未必不爲詩讖配享明廟○初克謙落職還鄉題詩公州維鳩驛云朱雲折檻非干譽袁盎當車豈爲身一片丹誠天未照強鞭羸馬退逡巡後癸巳間新修是驛施彩工當時狀手驛間畫一白衣着笠乘馬者緣山路信轡徐驅物色悽然人皆見之不知是何圖後松廣社無衣子抵此驛見之咨嗟良久曰此是諫臣去国圖也乃題詩而去後人多詠其事

○按克謙遇荒淫之主獨立敢言晴雷霜日不足以喻其烈落職而名益高去国而人爭誦至是畫工入繪事山僧詠於詩英風勁節照暎千古雖以凶悍如仲夫輩聞名而不敢加害折檻當車蔑以加矣惜乎經涉險難脂韋周旋已隳素志銓注猶私廣殖田園取譏時人魏公獨愛寒花晚節香之詩令人三復不已也

柳公權 事明宗

柳公權字正平儒州人太祖功臣車達之後少好學工草隷登第累遷兵部郎中後以禮賓卿如金賀萬春節金人稱其知禮轉右副承旨啓事多裨益性公廉居官不懈以疾乞退明宗愛其文學不欲去公權三上章從之疾病親屬進藥公權曰死生有命却不飮疾革特拜政堂文學參知政事卒年六

十五謚文簡

庾應圭 事毅宗 明宗

庾應圭字賓王茂松人平章事弼之子性穎悟美風儀時稱玉人善屬文再擧不第入補内侍操行貞固持議端方斬事若夙成仇庚寅九月鄭仲夫等放毅宗立王弟翼陽公是明宗應圭奉表如金金主覽表曰爾国雖小亦知君臣之義兄弟之序乎何廢兄篡位合行天誅應圭對曰前王不幸有疾子亦不慧故遵父王遺命讓位于弟小国安敢欺罔天子陪臣雖就湯鑊更無異辭帝猶疑之逐回詔不允前王讓位應圭奏曰陪臣所獻二表也新王表今無回詔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臣之職也因不食具服立庭向闕待命晝夜不移三日館伴以聞金主屢使劝食猶不食從者夜密進水漿應圭屬拜曰汝亦人耳何行詐之甚耶及五日形容甚枯氣息将絶力不能立金主憐其忠誠遣大臣慰諭欲降依允之詔汝且就食毋以傷生應圭曰寵眷雖厚不受回詔何敢食受詔之日乃臣續命之秋不食七日帝益憐之授回詔賜御饍幣帛而遣之金人高其使節使价往来必問安否明宗甲午西京留守兵部尚書趙位寵起兵討仲夫攻陷郡縣王以應圭素有名望遣諭以君臣大義應圭辭意懔慨位寵上表請降應圭位至工部侍郎未幾卒

年四五嘗倅南京一芥不取於人其妻因免乳得疾但啜菜羹衙吏察饋魚雞妻曰良人平生未嘗受人饋遺豈宜以我口腹累良人清德南人傾之應圭之孫碩亦顯於高宗時為安東副使忤崔怡流海島將行老幼遮道號哭其妻子徒行鄉人各出人馬其妻辭固請竟不許後為東北面兵馬使前有一官以海物江瑤柱饋怡因以為例捕之甚艱碩一禁絕之流亡盡還沆継政欲收人望召知刑部時大將軍金寶鼎等以私怨訴沆出之尋卒碩清白守法不阿權貴屢見斥不大展

金甫當 事毅宗 明宗

金甫當 人有膽氣明宗三年癸巳以東北面兵馬使諫議大夫起兵於東界欲討鄭仲夫李義方復立前王與錄事李敬直及張純錫謀以純錫柳寅俊為南路兵馬使裴允材為西海道兵馬使發兵與東北面兵使韓彥國引兵應之純錫寅俊至巨濟奉前王出居慶州仲夫義方聞之使李義旼朴存威領兵圖之安北都護府執甫當送于京義方鞫殺之甫當臨死誣曰凡諸文臣孰不與謀於是一切誅戮文臣或投江一卒縛尹鱗瞻李應圭應圭屢拜叱卒不敢近應圭往見諸將曰亘古以來未聞無禮義而能保其國家者也且古法刑不上大夫公等有志

正国宜法古先柰何使賊卒傳辱大臣諸将曰庚寅之事微公告奏吾屬趙
醢矣乃迎坐禮之遂解鱗瞻縛○鱗瞻字貽兆平章事彥頤之子性穎悟
聞千百人姓名輒記不忘庚癸之後皆韋自保及平位寵賞罰不中物議
火之攻位寵時忽聞城上人譁譟問之云城上人呼立龍而賀之鱗瞻曰位寵
将死矣去人其頭豈可生乎果獲位寵斬之官至平章事謚文定

史氏曰善覌人者不覌其立功之成敗而覌其行事之是非用心之邪正心
苟正矣事苟是矣則雖不能成功亦可取矣如甫當是已得其臨死
一言再禍文士靡有噍類然大綱既正豈可以成敗論人乎以甫當之
賢而尚不齒於列傳何也

○按應圭之使辛一節無愧於古人但受命於乱邦取德於犀兕雖
曰見惡人之道以甫當之秉義舍生覌之則尚論之士必有優劣者矣白
文節閤筆泣諫斯爲得正

韓惟漢

韓惟漢史失其系世居京都不樂仕進見忠獻擅政曰亂將作矣遂携
妻子隱於智異山清修苦節不與世人交世高其風致徵爲西大悲院
録事終不就乃移居深谷終身不返未幾果有契丹之難蒙兵継至

高麗

○曹南冥曰国家将亡焉有好賢之事乎看来高山大川非無所得而比韓鄭趙三君子於高山大川更於十層峯頭冠一玉也千頃波面生一月也吾明哲之幸不幸豈非命也 遊頭流録○一蠹鄭先生承宣趙之瑞皆退隱智異山下竟不免為燕山主所殺○高麗王聞名士隱居操行高潔遣使迎之謝曰外臣無所知即閉門不出使者排戶入壁上惟書一句曰一紙絲綸來入洞始知名字落人間從北牖而逃後人疑是惟漢也勝覽

崔讜 事明宗 神宗 熙宗

崔讜惟清之子少聰悟善屬文明宗初為正言論事忤貴倖落職尋起為吏部員外郎歷中外皆有聲績歷仕四朝名重一時官至平章事薦進賢能鎮安宗社年未衰上章乞退扁所居齋曰雙明與弟詵及太僕卿張自牧司空李俊昌秘書丞白光臣學士高瑩中司空李世長尚書玄德秀大司成趙通等為耆老會依温公真率會古事逍遥自適圖形刻石時人謂之地上仙年七十七卒謚靖安詵明宗時為司諫敢言王府僧冲曦淫穢宮掖之事遂罷官至門下平章事以文學聞於世恬淡寡言禮賢下士卒謚文懿惟清之後奕世名卿詵之子孫尤顯

李仁老 事明宗 神宗 高宗

李仁老字眉叟仁州人平章事太學士頫之曾孫初名得玉自幼聰悟能屬文又善草隷庚癸之亂祝髮避山後返俗明宗十年擢魁科遷直史

館出入史翰凡十有四年與當世名儒吳世才林椿趙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
結爲忘年友以酒詩相娛世比左江七賢神宗朝遷禮部郎高宗初拜秘
書監右諫議大夫卒年六十九以詩名世嘗賦元宵御座燈籠一絶風細不教
燈燼落更長漸見玉虫生須知一片丹心在欲補重瞳日月明明宗大加稱
賞性褊急見忤當世不爲大用所著銀臺二十卷後集四卷雙明齋集三
卷破閑集三卷三子程穰樞皆登第○吳世才字德全高敞人翰林學士學
麟之孫手寫六經以讀日誦周易天才俊逸詩得李翰林體諷毅宗微行
詩曰乃日清明黑雲低地橫都人且莫近龍向此中行明宗時始登第性踈
雋不容於世客死東都李奎報私謚曰玄靜先生○林椿字耆之西河 醴泉
人以文章名世屢擧不第庚癸之亂闔門遭禍脫身僅免窮厄而死有集行
于世○趙通字亦樂玉果人軀幹魁梧經史百家無不貫穿寬仁恭儉
待人以信嘗奉使如金會有徵詰羈留三年金人愛其才嘉其節乃令歸
報官至翰林學士李仁老爲山水友贈詩曰今我與天子豈是愛簪紱散
盡東海金行采西山蕨○皇甫抗字若水 以忠州名宦載勝覽 ○咸淳字子真以文章
節行名世○李湛之字清卿鷄林人

…成之遠之而有待人與俱不
深而慮密者其然乎能重然諾不
若況深好書而有擇其[illegible]乎雖不若聖
賢資做正大而以俠類言之已綽綽然有成
又遽之有取而著之也余讀是傳而
向之為未得而於荊卿益得其人又惜
夫之門以充其況深之資故書以自誌
頌
必有由致善不徒為必有應隨恭惟

…隆然浩然
…而惟士足
…中而亦录
余獨閱焉
祠又行數
石正方小世
產焉吁可

古
951
V.3

古
951
8328こ
v. 3

列傳
高麗
叛賊
權凶
世家

東史纂要 四

대한민국 회도서관
4290. 9 23
34362

請求番號 古951 동328c v.4
登錄番號 34362
著者名
書名 東史纂要

所屬	帶出者姓名	貸出日	返納豫定日	返納日

請求番號
登錄番號
著者
書名
國會圖書館

대한민국 국회
도서관 장서

62

東史纂要卷之七

趙冲 事明宗 神宗 熙宗 高宗

趙冲字湛若橫川人侍中永仁之子生一月母亡稍長極哀慕家稱孝童明宗時登第博聞強記諳練典故熙宗朝拜國子大司成翰林學士一時典冊多出其手出爲東北面兵馬使還拜禮部尚書高宗三年進樞密副使翰林學士承旨上將軍文臣兼上將軍自文克謙始中廢久之王以冲才兼文武特授之時金山兵闌入北鄙以叅知政事鄭叔瞻爲元帥冲副之點兵於順天館驍勇者皆爲崔忠獻父子門客官軍皆老弱元帥心懈日官以拘忌謟忠獻出師不由大路會大雪士卒凍縮前軍望見平州防禦軍誤認賊兵遂奔潰惟冲勒兵整肅明年五軍元帥追賊于安州行至太祖灘遇雨而止置酒高會俄而賊兵大至五軍皆潰將軍李義儒等戰死士卒死者不可勝記資糧器仗皆爲所奪賊追至宣義門焚黃橋朝野大震御史臺上疏罷免冲等女眞黃旗子軍渡鴨綠來屯麟靜龍三州冲與戰斬獲五百餘級溺江死者幾盡僅三百騎遁去卽復冲職以守司空左僕射召還賊日熾官軍不能制復以冲爲西北面元帥金就礪爲兵馬使授

賊遣之初冲敗軍作詩曰萬里霜蹄容一蹶悲鳴不覺見換詩節倘教造
父更加鞭踏蹦沙場擢古月至是部伍整齊號令嚴明秋毫不犯冲
等至長湍遇賊屢敗之賊魁入保江東城蒙古元帥哈眞與及札剌
兵一萬與東眞帥完顔子淵兵二萬聲言討丹賊攻破和孟順德四
城直指江東會大雪餉道不繼移書元帥府曰帝以丹兵逃在爾國
遣兵討之惟資糧是助仍請兵辭甚嚴且約爲兄弟冲卽輸米
二千碩遣中軍判官金良鏡率精兵一千護送語在良鏡傳時
兩國雖以破賊救我爲名蒙古於夷狄最凶悍中外疑懼朝議亦依
違未報冲獨不疑馳聞不已隨宜和解之明年己卯冲與兩元帥攻破江
東城哈眞與等還冲送至義州哈眞執冲手泣別子淵頗知人謂我
人曰汝國師非常人汝國有此師天之賜也凱還拜政堂文學尋加
守太尉同中書門下侍郞平章事修國史明年卒年五十謚文正爲
人風姿魁偉外莊內和遇士愉愉然不施戟級三掌文闈耶
選皆名士出將入相朝野倚重卒時莅事未嘗百露積留故
世徒知其爲寬厚豁達長者及持大兵臨大事然後乃知
磊落不常之器爲相閑獨樂園于東皐十公餘引賢士大夫

대한민국 국회
도서관 장서

琴酒自娛配享高宗廟

金就礪 事康宗 高宗

金就礪彦陽人父富禮部侍郎就礪蔭補郎將俄擢將軍鎭北界羯貊不敢犯拜大將軍巡撫塞上邊民畏愛高宗三年丙子契丹遺種金山王子者引兵渡江就礪將後軍禦之所向克捷諸將斬七百級得馬騾牛及牌印兵仗無筭賊不復分兵聚屯閼平驛諸軍皆莫敢前獨就礪拔劒策馬直衝賊圍出入奮擊賊兵潰追過閼平賊設伏驛北急擊中軍就礪回軍擊之賊又潰中軍兵馬使盧元純謂曰彼衆我寡右軍又不至始賫三日糧今已盡不如退據巡州城以俟後便就礪曰我軍屢捷鬪志尚銳請乘其鋒一戰而後議之賊布陣軍勢甚盛就礪與文備橫截賊陣士卒冒白刃爭赴無不一當百所向披靡三合三克就礪長子死之賊奔入香山斬獲二千四百餘人溺死南江者亦以千數其婦子聚哭聲如萬牛之吼有一人棄兵直前請曰我等擾貴國邊疆固有罪矣婦子何知請無庸盡殺我則剋日自返矣就礪與之酒使歛而去三軍各遣二千人攝其後見賊所棄資糧器仗牛馬狼籍於道所遣六千人戰于清塞鎭擒殺過之當賊遂遁去契丹

後至者自前月大入境三軍次迎州後軍獨遇于楊川擒斬數十百級兩軍先回博州就礪護輜重徐行至以峴甫賊突出狙擊就礪告急於兩軍兩軍守便宜不出就礪力戰却之卒護輜重而至元帥出迎門外賀曰辞遇強敵能摧其鋒使三軍負荷之士無一毫之失公之力也馬上酌酒爲壽兩軍將士諸城父老皆扣頭賀賊復聚衆連日耀兵杷昌州三軍夜遣卒襲賊于興郊驛明日夜戰于洪法寺又戰于州城門外皆克賊夜涉清川至西京官軍與戰敗績賊水渡大同江入于西海道居黃州丁丑三月就礪爲金吾上將軍五軍次于安州大東灘戰不利賊氣得馳突就礪與文備仁謙逆擊之仁謙中流矢死就礪奮劍獨拒槍矢交貫于身病瘡如京忠憤之氣猶形言色聞者壯之五月加介兵復以就礪將前軍遣諸忠州就礪瘡未合力疾受命至黃驪縣法泉寺之南川上五軍爭舟就礪退須諸軍畢濟然後乘舟忠州城毀於水木石崩蕩舟爲巨石所齧梔檣俱脫板漏水涌同舟之人面若死灰就礪堅坐不移神色自若俄有三人乘棧截流來救得濟明日又與賊戰斬獲三百餘級追于堤州之川流尸蔽川而下至朴達峴崔元世曰嶺

대한민국 국회
도서관 장서

上非大軍所止欲退屯山下就礪曰用兵之術雖先人和地利尤不可輕
賊若先據此嶺我在嶺下猱猱之捷亦不得過況於人乎乃登嶺
而宿質明賊果大進欲爭要害就礪使諸將分當左右從中鼓
之士皆殊死鬪三軍亦大呼爭前賊大潰不果南下皆東走追至
溟州凡六戰皆捷賊奔還女眞就礪移據興元鎭賊得女眞兵
復振長驅而來就礪回軍遏於豫州之楮川交綏而退忽遘疾
將佐請歸就醫就礪曰寧爲邊城鬼豈可死安於家乎疾甚
勅歸京裡疾肩輿至京累月乃瘳於是賊破數十城如蹈無
人之境戊寅以趙冲爲元帥就礪爲兵馬使王親授鉞遣之冲就
礪等數戰敗之賊勢窮入保江東城明年己卯蒙古元帥哈眞
札剌與東眞帥完顔子淵直指江東移牒我軍同討丹賊然蒙
兵凶悍雖名救我諸將皆憚於行就礪謂冲曰國之利害正在今
日若違彼意後悔何及吾雖不才請一行乃領十將軍兵往見哈
眞語曰果與我結好當先遥禮蒙古皇帝次及萬奴皇帝
就礪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安有二帝也乃拜蒙古皇帝就
礪身長六尺五寸而鬚過其腹哈眞見其狀貌魁偉又聞

其言大奇之引與與同坐問年幾何謂曰君兄而我弟使就礪東
向坐曰吾嘗征伐六國閱貴人多矣未見如兄之貌臨別執手
扶腋上馬數日沖亦至哈眞引沖坐上座曰吾其坐兩兄之間置
酒作樂極歡哈眞與善飮約不勝者罰之沖引滿輒倒略無
醉色反閔擧一杯不飮曰非不能飮若勝而如約則公必受罰主
人而罰客可乎哈眞悅詰朝會江東城下分委諸將令鑿池城
下以防逃逸丹兵勢窘軍卒婦女五萬餘人開門出降女僞平
章以下百餘人斬於馬前哈眞與請沖及就礪同盟曰兩國萬世永
為兄弟無忘今日以婦女童男七百口反吾民為賊據者二百口歸
于我沖凱還崔忠獻忌功停迎送禮反論功忠獻主之有功者無
賞人多怨之就礪節儉正直持軍嚴士卒不犯秋毫有酒卽
用一巵與最下者均飮故得其死力江東之役事皆讓於元帥
臨陣制敵多出奇計以成大功然未嘗自矜為相正色率下人不
敢欺眞忠義人也高宗甲午卒謚威烈配享王廟子佺繼入相
府為太傅平章事
史氏按趙文正文武全才出將入相當遼孽入寇蒙兵壓境之

日與威烈同心禦侮從容杯酒却敵如神国家頼安徐熙姜邯賛
不得專美於前矣豈非所謂英雄豪傑間世之人物乎
○李齊賢曰自我太祖啓宇至于高王三百有餘年矣崔氏父
子繼世秉政内擁堅甲以専威權外委羸兵以責攻戰當斯
之時欲以有為其亦難矣爾乃金宗訖蘇遼孽搆亂遠闘
竆寇肆不可當蒙將壓境徵師討賊順之則莫委其情逆
之則必生他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乃能左提右挈遠交近
攻定宗盟於經綸之始安邦基於呼吸之間豈非魁傑才智之臣
而社稷之靈有以陰相者歟觀其折丗分少能得免力令行
禁止莫犯秋毫可謂有古名將之風矣閔平之戰我乃再救中
軍淡峴之役盡盧公則不相助訖無一言而生嫌隙不伐其
勞歸功於家是則大人君子之用心也至於先詰哈眞固
與国之心不拜萬奴明尊王之義多智韓恂 智剡將名恂郎將名據義州以叛
既授首矣斂兵而止以安邉民史氏稱其忠義太常謚以威烈
不亦宜哉

金仁鏡 事明宗 高宗

金仁鏡初名良鏡慶州人平章事義珍四世孫父永固爲興郊驛
使公清慈忠惠不笞一人後緣金甫當逮繫寧州獄當死興郊
吏民詣處置使涕泣請貸終得免籍宅沒官妻子飢寒無所托
興郊吏斂米帛厚遺之仁鏡才識精敏善隸書明宗時爲直史
館轉起居舍人高宗初趙冲討契丹兵于江東辟仁鏡爲判官
時蒙古帥哈眞帥子淵請兵糧冲欲詗之難其人仁鏡請行冲
以幕中籌策君所職耳冒險往諜非素習何請爲仁鏡曰嘗
聞蒙古布陣取法孫吳予少讀六書熟知之故敢請冲乃遣之哈
眞子淵攻丹兵于岱州屯城西仁鏡往見之兩元帥張樂宴慰
極歡而罷仁鏡結方陣於州西門外兩元帥登高而望蒙古罕六
人被甲帶劒相對立仁鏡使才人列軍前鼓譟呈雜戲又使善
射者二千餘人一時俱射矢入州城契丹登城望者皆奔避兩元
帥嘆軍容整肅復邀仁鏡上座宴慰論功擢樞密院右承宣後
東眞寇定長二州仁鏡知中軍兵馬使與戰敗績明年被讒貶尚
州牧使故舊無一人相送者惟門生餞于郊仁鏡有詩云一鞭幾盡
掃胡塵萬里南荒作逐臣玉筍門生多出餞戚戚深難禁淚沾巾

又題州壁云敢向蒼天有怨情謫來猶自得專城何時黄閣太（登黃閣）
守行爲宰相行未幾拜翰林學士尚書左僕射陞中書侍郞平
章事信饒文武吏材俱贍天資清婉無一點塵累高文大冊皆出
其手尤工近體詩賦牛童馬走無不知其名高宗乙未卒謚貞肅

金之岱 事高宗 元宗

金之岱初名仲龍清道人風姿魁梧倜儻有大志力學能文高宗四
年江東之役代其父隸軍隊以行隊卒皆於楯頭畫奇獸之岱獨作詩書
之曰國患臣之患親憂子所憂代親如報国忠孝可雙修元帥趙冲
點兵見之驚問召入内廂器使之明年冲知貢擧之岱擢第一名例補
全州司錄恤孤寡抑強豪矜摘如神吏民敬畏後爲全羅道按察
使崔怡子僧萬全住珍島一寺其徒橫姿號通知者尤甚其所請
謁之岱皆抑不行嘗至其寺萬全慢罵不見之岱直入升堂上有
樂器乃橫笛數聲操琴三弄音節悲壯萬全欣然出曰適有微疾
不知公至此相與歡飲因托以十餘事之岱卽行之留數事曰至行營
乃可爲耳安還通知相候還營數日通知果至之岱命縛之數其不
法投之江萬全卽流也雖挾前憾以之岱廉謹少過竟莫能害時

蒙古兵犯北邊知兵馬使洪熙嗜女色不恤軍務一方離心以之氐有才略陞簽書樞密院事代熙出鎭撫以恩信西北四十餘城賴以安元宗初拜政堂文學吏部尚書未幾上章請老加守太傅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得疾剃頭坐逝年七十七謚英憲初之氐聞城南有叟善星命往見之叟迎入推占因令少女拜庭下云此公後必貴汝蒙其賜謹識之後二十年之氐按全羅時賊黨多繫獄之氐出按因一婦呼曰舊縣城南叟女也不幸至此之氐驚駭命釋厚慰而遣之

李公老 事明宗 高宗

李公老字去華丹山縣人文章富贍尤工四六明宗朝登第調安邊判官出私財代民賦以最徵爲司議署丞遷直翰林院崔忠獻以公老連戚里擯不用者幾十年高宗初以禮部郎中爲趙冲兵馬判官獻擒賊之策多有中者爲慶尚道按察使令行禁止部內大理王嘉之授刑部侍郎仍按其道入拜殿中監典選剖决如流視事五日民多稱服進樞密院右副承宣王倚爲腹心將大用之病卒家無甔石

李奎報 事神宗 高宗

李奎報字春卿黃驪人初名仁氐以夢奎星報異改之九歲能屬文
號奇童稍長經史百家佛老之書一覽輒記以詩酒自娛號白雲居
士中第十年不調宰相禁省交薦之久司兩制為詩文不蹈古人畦徑橫
騖別驅汪洋大肆熙宗初為崔忠獻作雙松亭記又以詩贊忠獻忠
獻父詩亦采恂曰此子高元意不止此若直除參官則亦人望也月拜
正言得罪士論事高宗歷官集賢殿太學士政堂文學守大保門
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卒謚文順有文集五十三卷

兪升旦 事康宗 高宗

兪升旦初名元淳仁同人父先縣吏沉訥謙遜博聞强記尤工於古文世
稱元淳文經史奧義有問者辨釋無疑至於釋典亦能旁通嘗過
尚書朴仁碩仁碩有藻鑑待之盡禮人問其故答曰此人如照夜神珠求不
可得況敢自致康宗為太子見放于江華升旦以侍學被斥高宗在
幼冲亦受學及即位召為師傅歷禮部侍郎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蒙古大舉侵及京畿崔怡會宰樞議遷都江華人情重遷畏怡
無敢發一言者升旦獨曰以小事大義也事之以禮交之以信彼亦何名而
困我哉棄城郭捐宗社竄伏海島苟延歲月使邊氓丁壯盡於鋒

鏑老弱係爲奴虜非爲國長計也怡不聽卒諡文安

朴犀 事高宗

朴犀竹州人尚書仁碩之子高宗十八年爲西北面兵馬使蒙古元帥撒
禮塔屠鐵州至龜州犀與將軍金仲溫金慶孫等各率兵會龜州
分守城三面蒙古兵圍城數重日夜攻之城中軍突出擊走之蒙兵
擒渭州副使朴文昌令入城諭降犀斬之蒙古積樓車及大床裹以
牛革中藏兵薄城底以穿地道犀穴城注鐵液以燒樓車地且陷
蒙兵壓死者三十餘人又爇朽茨以焚木床蒙兵駭愕而散蒙
兵又以大砲車十五攻城南甚急犀亦築臺城上以砲車飛石却之蒙
兵以人膏漬薪厚積縱火攻城犀灌以水火愈熾令上取泥土和水
投之乃滅蒙兵圍城三旬百計攻之犀輒乘機應變以固守蒙兵
不克而退復驅北界諸城兵來列置砲車三十攻破城廊五十間犀
隨毀隨葺鎖以鐵絙蒙兵不敢復攻犀出戰大捷擊殺無算撒
禮塔遣我國人池義深以淮安公侹諜至龜州諭降犀不聽蒙
兵又造雲梯攻城犀以大于浦迎擊之無不糜碎梯不得近大于浦
者大刃大兵也明年王遣諫議大夫崔林壽監察御史閔曦率

蒙古人往龜州城外諭曰已遣淮安公侹講和于蒙古我三軍已降可罷戰出降諭數四猶不降曦憤其固守欲拔劔自刺林壽受諭之犀等重違王命乃降後犀乃退歸其鄉蒙古之圍龜州也其將有年幾七十者至城下環視城壘器械歎曰吾結髮從軍歷視天下城池攻戰之狀未嘗見如此城中諸將他日必皆爲將相後犀果拜門下平章事時有宋文胄亦從軍龜州者也以發廷授郎將後爲竹州防護別監蒙古兵至竹州城諭降城中士卒出擊走之蒙古復多方攻之凡十五日竟不能拔乃燒攻具而去文胄在龜州熟知蒙古攻城之術其計畫無不先料輒告衆曰今日敵必設某機械我當備某器應之賊至果如其言城中皆謂之神明論功拜左右衛將軍

金慶孫 事高宗

金慶孫初名雲來平章事台瑞之子母夢五色雲間有衆環擁一青衣童自天墮懷中遂有娠及生美容姿頭上有起骨龍爪性莊重和裕智勇絶人有膽略常處室必着皀衫如對賓怒則鬚髮輒竪早以蔭進歷乘顯高宗十八年爲靜州分道

將軍蒙古兵渡鴨綠江屠麟州侵及靜州慶孫率衙內敢死士十二
人開門出戰蒙古却走俄而大軍繼至州人度不能守皆奔竄
慶孫獨與十二士登山夜行不火食七日到龜州兵馬使朴犀令
慶孫守城南蒙兵大至南門慶孫獨與十二士進戰手射先鋒
黑旗一騎卽倒十二士因奮戰流矢中慶孫臂血淋漓猶手鼓不
止四五合蒙兵退却慶孫整陣吹簫及小笒還犀迎拜而泣犀於
是守城事一委慶孫蒙古圍城數重日夜攻之車積草木轆而進
攻慶孫以砲車鎔鐵液以瀉之燒其積草蒙兵却後來攻慶孫
據胡床督戰有砲過慶孫頂中在後衙卒身首糜碎左右請
移床慶孫曰不可我動則士心皆動神色自若竟不移大戰二十
餘日隨機設備應變如神蒙古曰此城以小敵大天所祐非人力
也遂解圍而去尋拜大將軍知御史臺事後為全羅道指揮使
時草賊李延年兄弟嘯聚原栗潭陽諸郡無賴之徒擊下
海陽等州縣慶孫募別抄三十餘人祭神督戰斬延年賊徒大
潰一方復定入拜樞密院知奏事轉為副使崔沆忌慶孫得衆
心流白翎島投海中慶孫累立大功朝野倚重遂為奸賊所害

人皆痛惜

史臣曰以孤城弱卒拒天下方張桀驁之虜使不得東下國家屹然如山岳吾東方善守城者安市以後又有龜州犀慶孫功不細矣

崔椿命 事高宗

崔椿命冲之後性寬和有節操高宗朝守慈州蒙兵圍城椿命率吏民固守不降國家畏撒禮塔詰責遣宋國瞻諭降椿命閉門不對及三軍將帥降撒禮塔謂淮安公侹曰慈州不降宜諭降侹遣大集成到慈州城下曰國朝三軍已降宜速降椿命對曰朝旨未到何信而降集成曰淮安公已來請降故三軍亦降此非信耶對曰城中人不知有淮安公遂拒而不納蒙人責集成入城椿命使左右射之集成奔却終不下集成深銜而還撒禮塔怒必使殺之高宗以問宰樞集成請崔瑀獨斷殺之宰樞亦不得已從之獨兪升旦以為不可殺聞者歎服瑀遣李白全往將斬之椿命辭色不變蒙古官人曰誰歟白全曰慈州守也官人曰於我雖逆命在爾為忠臣我且不殺爾既與我約和殺全城忠臣可乎固請釋之

後官至樞密副使

崔滋 事康宗 高宗

崔滋字樹德初名安文憲公之後天資淳訥以力學能屬文康宗朝登第補尚州司錄以政最聞入補學諭崔怡嘗品題朝士以能文能吏為第一文而不能吏次之吏而不能文又次之文吏俱不能為下皆手疏屏風每當銓注輒考閱而敍之滋名在下十年不調滋嘗作虞美人草歌水精盃詩李奎報見而奇之一日怡問奎報曰誰可繼公典文翰者曰有學諭崔安者及第金坵其次也後遂代奎報掌文柄高宗時累遷正言出牧尚州剖決如神吏民畏愛秩未滿召拜殿中少監寶文閣待制累官至守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仁俊舉義及正滋時為冢宰以清嚴鎭俗先是蒙古兵大至令三品以上各陳降守之策衆論紛紜滋與樞密使金寶鼎非曰江都地廣人稀難以固守出降便一日邊金俊諸子宴其第時人譏之上章乞退自號東山叟元宗元年卒謚文清家集十卷續破閑集三卷

金坵 事高宗 元宗 忠烈王

金坵字次山初名百鎰扶寧人善屬詩文高宗朝擢第補定遠府司錄同縣人挾憾摘世累訴有司改濟州判官時崔滋為副使人有自京來報科場賦題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囊括四海滋謂坵曰此題難賦試為我著之坵立書文無加點滋歎服在翰院八年由堂後除閤門祗候遷國學直講崔沆雕圓覺經令坵跋之坵作詩曰蜂歌蝶舞百花新摠是花藏藏裏珍終日啾啾說圓覺不如緘口過殘春沆怒曰謂我緘口耶遂左遷元宗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坵之祖僑也丕在坮諫以坵有才乃署告身累遷尚書左僕射政堂文學吏部尚書劾內豎康允紹阿附達魯花赤亦不禮國王之罪達魯花赤怒將危之坵曰吾寧獲譴豈可不劾此奴耶陞參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忠烈卽位改知僉議府事版圖判書古人率微賤庸劣傳語多不以實或懷姦濟私坵獻議置通文館令禁內學館參外年少者習漢語四年卒年六十八謚文貞性倜儻無華寡言語至論國事切直無所避嘗掌詞命上國徵詰殆無虛歲坵撰表章因事措辭皆中理回詔云辭語懇宷理當兪允元學士王鶚每見其表詞必稱美之恨不見其面 扶寧今扶安

李藏用 事高宗 元宗

李藏用字顯甫初名仁祺中書令子淵六世孫高宗朝登第補校書郎兼直史館累遷國子大司成政堂文學元宗元年叅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子太傅五年蒙古徵王入朝王命宰相會議皆持疑未決藏用獨曰王覲則和親否則生釁身脫有變甘受孥戮議乃定遂從王入朝時永寧公綧在蒙古言高麗有三十八領領各千人通為三萬八千人若遣我當盡率來為朝廷用史丞相召藏用至中書省問之藏曰我太祖之制蓋如此比來死於兵荒雖曰千人其實不然亦猶上國萬戶牌字頭殺目未必足也請與綧東歸點閱綧言是斬我我言是斬綧綧在側不敢復言又問高麗州郡戶口幾何曰不知曰子為國相何為不知藏用指窓櫺曰丞相以為比幾箇丞相曰不知藏用曰小國州郡戶口之數有司存雖宰相焉能盡知丞相默然翰林王鶚邀宴其第歌人唱吳彥高人月圓春從天上來二曲藏用微吟其詞中音節鶚起執手歎賞曰君不通華言而解此曲必深於音律者也益敬重見者皆謂海東賢人至有寫眞以禮者王還以功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源郡開國伯食邑一千戶八

年蒙古遣兵部侍郎黑的令招諭日本藏用以書遺黑的曰日本阻海萬里雖或與中國相通未嘗歲修職貢故中國亦不以為意來則撫之去則絶之以為得之無益於王化棄之無損於皇威也今聖明在上日月所照盡為臣妾蠢爾小夷敢有不服然蜂蠆之毒豈可無慮國書之降亦甚未安隋文帝時上書云日生處天子致書于日没處天子其驕傲不識名分如此安知遺風不存乎國書既入脫有驕傲之答不敬之辭欲捨之則為大朝之累欲取之則風濤艱險非王師萬全之地取捨如彼尺一之封莫如不降之為得也且彼豈不聞大朝功德之盛哉既聞之計當入朝然而不朝蓋恃其海遠耳然則期以歲月徐觀其為至則奬其內附否則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活於相忘之域實聖人天覆無私之至德也蓋藏用度日本竟不至將累我國故密諭黑的欲令轉聞寢其事王以其不先告疑有二心郎配靈興島龍伴潘阜亦坐不告流彩雲島阜方對黑的坐武士突入曳出黑的怒詰問知之乃還藏用書且曰我若歸奏此書幸而聽乎天下之福也如不之聽於汝國亦有何罪固止之由是獲免藏用嘗言於朝欲使宗社無虞莫如還都舊京金俊及其黨皆不欲藏用曰若不能席卷

以出具令作宮室夏居松京冬返江都如上國之有兩都可也皇帝遣
使徵兵于我勑令藏用來奏軍額及藏用謁帝帝曰朕命爾國出
師助戰爾國不以軍數分明奏聞乃以糢糊之言來奏王綧會奏義
國有四萬軍又有雜色一萬故朕昨日勑爾等王所不可以無軍其留
一萬以衛王國以四萬來助戰又勑藏用曰爾還國速奏軍額不爾將
討之爾等不知出軍將討何國朕欲討宋與日本耳今朕視爾國猶
一家爾國若有難朕安敢不救爾歸語王造戰艦一千艘可載米
三四千石者藏用對曰敢不承命但督之則雖有船材恐不及也帝
又曰爾國於宋順風則可兩三日至日本則朝發夕至汝國何不主是
事乎綧欲復言軍事藏用曰至尊前不當爭辨遣人可驗矣十
年林衍謀廢立宰樞莫敢言藏用自度不能止且恐有不測之變
乃以遜位為言衍遂廢王立安慶公淐時世子在蒙古回至鴨綠
江聞難還入朝衍懼以藏用充節日使如蒙古欲令說世子而
返至則具陳衍廢立未幾王復位入朝明年藏用追謁王于燕具
奏衍逆狀帝使頭輦哥率兵衛王還國又明年蒙古斷事官
不花等宣言林衍廢立時與謀者尚在朝列不正其罪何以懲

惡遂免藏用官藏用是當時不能死豈非歎子十三年卒年七十二美風儀
性聰明恭儉沈重博覽經史陰陽醫藥律曆靡所不通為文章
清警優贍又喜浮屠書遺命火葬無子

白文節 事元宗 忠烈

白文節字彬然藍浦人新羅諫官仲灛之後高宗時登第入翰院
累官至中書舍人歷吏部侍郎忠烈朝拜司議大夫時無功有世
累者多補官郎舍不署告身王屢促之不從有人銜之托左右以
激王怒會承旨李尊庇將監察司狀王意僉議府大怒叱退
尊庇命忽赤崔崇繫文節等諫官八九人尊庇屬辭曰王不察
臣忽臣何敢司出納請從此免歸李之氐進曰尊庇所白者監察司
狀非僉議府狀也上不之察罪郎舍責尊庇且僉議府百官之
長使忽赤夜縛諫郎舍於國體何王悔遂釋之俄遷大司成寶
文閣學士八年卒文節文詞富贍下筆需然為一時所推不以才自
負元宗復位如元林衍以其子惟幹及其腹心寵行固要勿言廢
立事王使文節撰表言以病辭文節閣筆泣諫王感悟奏以賞
文節常若懶拙及是人知其有志節

郭預 事元宗 忠烈

郭預字先甲清州人高宗時擢第壯元調全州司錄元宗初補詹事府錄事與洪汙貴和親牒如日本預有才行無汲引者蹇滯不進為吏曹所薦以禮賓主簿兼直翰林院忠烈王素聞其名及即位始擢用累遷版圖正郎寶文署待制知制誥為必闍赤入參機務士林稱得人歷春宮侍講學士右副承旨建議杖亦穿牛馮為同知貢舉辭以判書金㥠位在己上請改命人多其謙讓會㥠丁憂復以預掌試所取多知名士陞國子大司成文翰學士十二年以知密直司事如元道卒為人孚淡勁直謙遜樂易雖至貴顯如布衣時善屬文書法瘦勁成一家體當世効之翕然一變其在翰林院每雨中跣足持傘獨至龍化池賞蓮詠詩云賞蓮三度到三池翠蓋紅粧似舊時惟有着花王堂客風情未減鬢如絲後人高其風致多詠其事

沈諹 事忠烈

沈諹史失世系忠烈初為合州副使有長城縣女言歸城大王降我為神堂巫吾將往上國與縣人孔允丘行所過州縣皆公服郊

迎至金州謁不待巫怒傳神語曰我必禍謁退寓日新驛謁使人覘之巫與允丘宿遂捕鞫之俱服反除監察侍史與雜端陳倜侍史文懋李承休等抗言國步多艱天旱民飢殿下何耽于遊畋不恤民事耶且以未調之駿足馳不測之危途患生所忽雖悔可追又忽赤廛坊爭設宴剪金作花蹙絲為鳳窮奢極侈不可形言與其縱一時之娛費於無用孰若遵上國之制簡而易供上將軍尹秀侍宴殿上登床戲舞犯禮不恭大禪師祖英淫穢無行出入卧內大駭觀聽請加黜責以勵其餘言皆直斥不諱王虛襟採納秀及祖英相與譖之王大怒命鞫謁于崇文館問首倡此議者閱木索還碎瓦股間迸令人蹈其上血迸流地謁終不言遂囚于巡馬所流倜懋于海島罷承休翌日王見殿後杜鵑花題詩令詞臣白文節潘阜郭預閔漬等和進文節等曰殿下亦天章令臣等賡載萬年之幸也況謁敢忤上旨其罪重矣然亦儒者之類乞賜寬貸以彰右文之美王曰今為卿等宥之謁蹇諤無他從官中外皆有聲績慨然以振綱自任至是遭讒挫辱言路遂塞

金方慶 事高宗 元宗 忠烈

金方慶字本然安東人新羅敬順王遠孫翰林學士孝印之子初方
慶母有娠屢夢餐雲霞語人曰雲氣常在吾口鼻兒必神仙中
來及生養於祖母成家小有嗔恚必卧啼街衢牛馬為之避高宗
朝年十六以蔭補散員兼式目録事侍中崔宗峻愛其忠謇待
之以禮累遷監察御史請托不行後為西北面兵馬判官避蒙兵
入保葦島島有十餘里平衍可耕患海潮不得耕墾方慶令築堰
播種民始苦之及秋大熟人賴以活遷御史中丞守法不阿風節凜
然元宗時承宣俞千遇久執政柄士大夫皆趨附方慶時為御史道
遇不禮千遇渙衘之方慶不以介意後攻珍島千遇因疾在長沙
縣方慶戒軍勿擾轉入樞密院副使十年忠烈為世子在燕京
聞林衍作亂廢立請兵蒙古乃遣蒙哥篤領兵將齊中書省
謂世子宜還不與衍者俱行時方慶奉表如元侍中李藏用舉
方慶曰非此人不可方慶曰官軍到西京若過大同江王京自亂莫
若受帝旨勿令過江時崔坦韓愼等起兵以誅林衍為名殺
西道守令投附上國憑仗蒙古兵濟有來虛吞國之志寧遠
蒙哥篤誘以詭計方慶每以計沮之坦愼等又濟謂蒙哥篤曰

行等將殺官軍欲入濟州請官人聲言出獵察京軍往來狀預兵
臨窄梁彼不能進退既得其情具聞于帝王京可取子女王帛
非他有也蒙哥篤喜諾諸軍畢集館門方慶謂蒙哥篤曰
獵何所曰過大同江至黃鳳州入椒島耳方慶曰官人亦聞帝旨
何以過江再三詰難蒙哥篤曰若罪過江我獨當之方慶曰我
狂此官人豈得過江如欲之須稟帝命蒙哥篤知方慶忠直異
加敬重以稟告曰欲滅王京者非獨坦等亦有人焉元宗庚午
將軍裵仲孫盧永禧等率三別抄反于江華立偽主浮海南下
入據珍島方慶為追討使與蒙兵屢次討賊不利至辛未與蒙
將忻都等討珍島大破之賊率千餘衆竄入耽羅摽掠沿海出沒
為寇至癸酉方慶又與忻都以兵一萬戰艦百六十艘入耽羅直擣
賊壘討平之論功以方慶為侍中被召如元帝賜金鞍綵服金銀
忠烈初甲戌冬方慶以都督使與元都元帥忽敦以蒙漢軍二萬
五千我軍八千梢工引海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艘發合浦越十日至一
岐島與倭戰諸將擊殺千餘級倭兵突至衝中軍方慶拔一嗃
矢厲辭大唱倭辟易而走諸將殊死戰倭兵大敗伏屍如麻

方慶請復戰忽敦曰策疲兵戰大敵非完計也遂引兵還合浦軍不還者三千五百餘人後有人投匿名書于達魯花赤告金方慶李昌慶等四十三人謀不軌繼而前大將軍韋得儒中郎將盧進義等有宿怨誣譖方慶於忻都以為方慶與子忻壻趙抃等四百餘人謀去王及公主達魯花赤據江華以叛忻都告王雜問之乃知誣怨而釋之茶丘與本國有憾伺釁嫁禍聞方慶事請中書省來鞫忻都亦以韋得儒言奏帝詔與王公主同問王與忻都茶丘復鞫方慶父子茶丘叱從者擊其頭棵立終日天寒凍膚極其慘酷方慶曰小國戴上國如天愛之如親豈有逆天背親自取亡滅我茶丘必欲服之加以慘毒身無完肌絶而復蘇顧謂茶丘曰欲殺便殺我不以不義屈於是以藏甲為罪流方慶于大青島國人遮道泣送茶丘誣奏方慶圖不軌帝察其誣命方慶父子得儒進義等從王入朝對辨進義道死得儒至京亦病死帝諭王曰告方慶者二人皆死朕已知方慶冤赦之又命罷忻都茶丘軍時方慶以中贊當國又受帝虎頭金符為都元帥權傾一國田園遍州郡麾下將

吉擁其門附勢假威者橫行中外而不之禁又帶征倭功賞不
均人多錢望得儒進義亦有怨仍謀陷之世祖至元辛巳五月
又命忻都茶丘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復征日本至大明浦周
鼎先與倭交鋒向一岐島與戰斬三百餘級翌日復戰敗績軍
中大疫死于兵疫者三千餘人元將議回軍方慶曰奉聖旨賫
三月糧今一月糧尚在俟南軍來合攻必滅既而范文虎以戰船
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至適值大風蠻軍皆溺死屍隨潮
汐入浦浦為之塞可踐而行遂還軍乃罷征東行省後方慶乞
退加功臣號上洛公致仕又賜爵上洛郡開國公至忠烈二十六年
庚子卒性忠直信厚嚴毅寡言器宇寬弘不拘小節多識
典故檢身勤儉不遺故舊雖致仕閑居憂國如家年八十九頭髮不
白氣骨異常能寒暑無疾脩然而逝謚忠烈方慶之孫永昀
永煦繼為名公曾孫九容齊顏皆顯名當世○金周鼎光
州人少好學沉厚寡言初調富城尉北兵至大國家發騎擾周
鼎備敵撫民威惠並著其罷達魯花赤王京留戍軍合浦
鎮守軍屯田等軍請赦金方慶皆周鼎策也王益重之東征

亾役颶風覆舟官軍多溺死周鼎以計拯溺所活甚衆然爲
鷹坊都監使以鷹犬媚王頗張威福

朱悅 事元宗 忠烈

朱悅字而和綾城縣人高宗時登第嘗任羅靜昇天長興皆有聲績及按忠慶全三道威名日振人皆敬畏國有大事擇使命必首舉爲禮部侍郎忤林衍竄海島衍死召還爲東京留守轉諫議大夫元遣忽林赤將兵鎭合浦供億浩繁士卒侵擾一方騷然王以悅爲慶尚安撫使悅至合浦減軍須冗費什七八士卒愈怒攘臂悅儼然不爲動面諭以義士卒斂退民賴以安忠烈即位重悅才名授翰林學士遷三司使時累經兵亂民多流亡遣悅于慶尚郭汝弼于全羅招集亡命勿役內庫十悅等不從坐罷居無何拜版圖判書進密直典法判書十三年引年乞退以知都僉議致仕悅抗直嚴重不與世俯仰疾惡如讎必厲聲大罵嘗以事至相府宰相與言悅坐聽貌甚倨相使吏詰曰宰相有言宜伏地聽悅曰宰相之言伏地聽則君上言將據地聽乎終不屈尹秀李貞訴王曰悅輕辱吾輩駡及父請上

詰之王曰悅天性然也不必詰再言之王使人問對曰天人之証語可明
也江都有養三岐嘗有無賴男子養三者橫行此岐故得是
名聞養三是齊之父若李貞之父不知為誰焉得罵及父名蓋
貞父賤故云王曰我知悅必出此語更不問悅有豁達寬厚之量
不營家產雖為達官自奉如寒士文章富贍筆法亦奇貌
醜如燭橘公主始至宴群臣殿上悅起而為壽公主驚曰何令
老醜鬼近前耶王曰此老貌醜如鬼心清如水公主敬重舉觴
而飲悅嘗酒未嘗一日不飲臨死其妻進酒悅曰此餞杯也遂引
滿而卒謚文鄭

柳璥 事高宗 元宗 忠烈

柳璥字天年古名城文化人政堂文學公權之孫高宗朝登第累
轉為大司成與金仁俊等誅崔竩復政于王功為第二元宗三年圖形
壁上嘗與金丘朱悅友善數相過璥曰聞衛社事以為實然今見
其人皆群小也（衛社事官金鏡崔琨等與林衍誅金俊也已而衍忌鏡等皆殺之）又論古史言及當世宦
官之事金鏡聞而洩衍之訴于王遂籍其家流黑山島王又召坵（丘）責曰
汝父緖柳璥憑恐籍經史論議國事並流悅是元宗十年也及三别

抄之亂瓛在江華闔門被執不汚賊脫走徒步謁王忠烈二年拜僉
議侍郞贊成事時公主以誣言欲陷貞和宮主及大臣金方慶
等瓛請見公主膝行而前涕淚交下言甚切公主感悟皆釋之
公主又怒日官伍允孚欲笞之瓛爭之甚力公主默而止之瓛天資
明敏器度雄深能斷大事有藻鑑論文章先體製後工拙累
典禮闈所取皆知名士初瓛反命千遇之俱為崔沆所辱蒙兵之侵
沆以三陟山城未固欲徙之郡人以銀瓶三十遺瓛請不徙瓛却不受
乃遺千遇千遇受之言於沆得不徙瓛謂沆曰三陟歲之徙利害關
重邑人安土重遷嘗餽我銀幣我不敢受今千遇受而不徙何也沆以千遇
賣己追所賂流之海島瓛以中贊致仕忠烈十五年卒謚文正○
伍允孚世為太史局官精於占候經夕不寐雖祈寒盛暑若非疾
病不廢一夕有星犯天樽曰當有獻者奉使來他日有星犯女
林曰當有使者來選童女皆驗又善卜筮元世祖召誠之益
有名允孚性切直頗以國事為己憂屢因災異或時政有可
言者即入諫不聽涕泣固爭嘗告朔奉恩寺太祖眞殿旣奠
且拜且泣曰太祖太祖君之國事日非矣因嗚咽不自勝其誠

貌類此為人貌醜寡言笑王嘗曰允孚吾之崔浩貌雖醜不可棄
也嘗自圖天文以獻日者皆取法位至僉議贊成事

李承休 事元宗 忠烈 忠宣

李承休字休休京山府嘉利縣人少孤力學高宗朝登第入
頭陁山龜洞躬耕養母居十餘年李藏用柳璥薦補慶興
府書記入為都兵馬錄事三別抄之叛陷賊中脫走王所元宗
大悅承休因獻擒賊之策兩府不用時軍須不給內外橫
斂營繕大興民甚苦之承休上書極言其弊後以非罪見罷
將歸老于鄉會順安公悰如元兩府薦承休為狀官辭以老
王曰歲庚午書汝姓名于硯匣今猶在案上汝其勉哉 賜白
金遣之承休受帝賜宴賜衣進表謝詞語偉麗日與館伴
學士侯友賢唱和友賢見詩表心服誦之王薨又如元告哀
諷世子上言于帝衣冠典禮悉依本國舊制還拜監察御
史右正言遷右司諫出按楊廣忠清二道劾贓吏七人籍其家
由是怨讟頗興尋貶東州副使自號動安居士頃之徵拜
殿中侍史條陳十事又上疏極論利害忤旨罷歸龜洞舊

隱別構容安堂看佛書著帝王韻記內典錄居十年忠宣受
禪下書曰卿文才吏用當時罕比忠誠勁節能格君心之非遭
時不遇脫跡臺閣盧老巖谷予嘗憫之爾其體予側席
之意勿以年老為辭承休上章辭以老病王復下書云寡人
素聞卿名思欲共治今授卿詞林侍讀左諫議大夫充史館
修撰官知制誥幸為蒼生一起承休至王與語大悅因問民間
利害時政得失從容聽納俄判秘書事進同僉資政院事
上言本朝之制未有年過七十而拜顯官者請收恩命復上書
乞退甚切以密直副使監察大夫詞林學士承旨致仕二
十六年卒年七十七性正直無求於世酷好浮屠法

鄭可臣 事元宗 忠烈

鄭可臣字獻之羅州人生而穎悟高宗朝登第累歷華要忠烈
三年除寶文閣待制遷左司議大夫時李汾禧兄弟附洪茶
丘醞釀金方慶罪可臣恥與同朝乞歸養母王再三慰諭
以遷物論多之尋召還拜承旨監察司請治諸道按廉使
別監籍上供歛民細樣皮幣名表紙等物賂遺權貴之罪

高麗

王只許除名表紙元命我征日本王用尹禾乃吉言將令僊上
從軍可臣言先王用人各隨其才比之於身如左右手故上
國之法儒户不與軍事被堅執銳違從征役恐虧威
德王然之十六年可臣閔漬等從世子如元帝見之敬重
問本國風俗世代相傳理亂之跡聽之傛後命同公卿議
征交趾可臣等白交趾遠夷勞師致討不若遣使招來
如其執迷不服聲罪征之一舉萬全對稱旨授可臣翰林
學士時人榮之自是眷遇隆輟賜珍膳或天寒賜以
貂裘後又從世子見帝紫檀殿御案前有物大圓小脫
色潔而貞高可尺有五寸内可受酒數斗摩訶鉢國所獻
駱駝鳥卵也帝賜世子及從臣酒命可臣賦詩即獻詩曰
有卵大如甕既中藏不老春願將千歲壽醮及海東人帝
嘉之尋拜僉議贊事久之上章乞退加守司空既而
舉卒謚文靖性直端嚴處事精審在政房請練典故題品銓注
皆當物議一時辭命多出其手嘗撰金鏡録扁所居曰雪齋
日與賢士大夫商確古今雖至大官行止如書生反為冢宰

人想望太平及卒國人驚悼配享忠宣廟

金晅 事元宗 忠烈

金晅字用晦義城縣人元宗元年登第林衍之廢立也忠烈以世子在元帝議欲冊為安東公遣兵來討行會晅以聖節使書狀如元上書言賊若聞世子受冊為公必諭國人曰上國已削王爵國當除矣莫如死守社稷州人皆信之如此難以歲月下非朝廷利也帝允之十一年出為金州防禦使珍島賊人殺其守以叛移牒郡縣皆隨風而靡晅出勝兵先斷賊路召慶州判官嚴守安相與勒兵告按廉使李淑眞為討賊計淑眞其恇怯嗄術僧卜吉凶故為遷延晅手劒擊其僧淑眞其懼而從賊聞之斬渠魁以降三別抄叛欲分兵向慶尚而金在邊先受敵晅以計拒之賊不得入一道頼安論其功陞本府為金寧府拜晅禮部郎中仍為都護以鎮之忠烈元年由摠郎出為全羅道部夫使至菁好驛見全羅按察盧景綸驛輸内膳于京甚夥私膳居半取其私膳歸國庫景綸女婿金天緒適為水原書記取以獻齊王景綸訴于王免晅官俄貶襄州副

使累遷左諫議大夫密直學士久歷清要官至政堂文學忠宣
在元時以春宮侍讀從之被讒請還國告病不出就加贊成事
性清介疾惡如讎所至人憚之善隸書子開物字元龜忠宣為
世子時見開物愛之及嗣位擢監察御史性剛正連遭流貶之
怡然家居客至則置酒鼓琴賦詩自娛無復仕宦意忠肅新
政拜持平強起論事中沮不遂移病不出人惜其去詩與字
畫俱有家法與人交一以信

東史纂要卷之十三

東史纂要卷之十四

安珦 事元宗 忠烈 忠宣

安珦初名裕興州人少好學元宗初登第還直翰林院三別抄
之亂珦陷賊賊素聞名將用之請且脅珦以計脫王義之嘉賞奉
使西道以廉稱召還內侍院書奏院中宿弊祛之尋遷監察
御史忠烈元年出為尚州判官時有女巫三人奉妖神惑衆歷
行郡縣奔走設祭雖守令亦然至尚珦杖而械之巫托神言怵
以禍福尚人皆懼珦不為動數日巫乞哀其妖遂絕後以副知

密直司事出鎭合浦撫軍恤民州郡以寧忠宣立拜叅知機
務集賢殿大學士鷄林府尹及忠烈復位從忠宣入元一日帝
令丞相傳旨曰汝王何不近公主乎珦對曰閨闥之間非外臣所
敢知爲問豈足於聽聞承相以奏帝曰此人可謂知大體者庸可以遠
人視之耶轉拜贊成事珦憂學校日衰議兩府曰宰相之職莫
先於教育人材養賢庫殫竭無以資教養請令六品以上各出
銀一斤七品以下出布有差存本取息爲贍學錢兩府以聞王出內庫
錢穀以助之密直高世自以武人不肯出錢珦謂諸相曰夫子之道垂
憲萬世臣忠於君子孝於父弟恭於兄是誰教耶若曰我武人何苦
出錢以養爾生徒則是無孔子也而可乎世聞之慚甚卽出錢珦又以
餘貲送中原畫先聖及七十子像又購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以
來且薦李㦃李瑱爲經史教授都監使於是頹學之士七管十
二徒諸生橫經受業者以數百計珦雅重安詳人皆畏敬在相府能
謀善斷同列順承惟謹常以興學養賢爲己任雖謝事家居
未嘗忘于懷文章淸勁可觀且有鑑識言人貴壽夭後皆驗晚
年常掛晦菴眞以致景慕遂號晦軒有畜儒琴一張每遇士之

可學者勸之忠烈丙午復以僉議中贊致仕卒年六十四反葬七管
士徒皆素服祭於路謚文成忠肅己未從祀文廟
○慎齋周先生世鵬竹溪志序略曰公之行身至于易簀貞而
不惰語其所向之正一洗三韓舊染若益齋圃隱諸公皆餘波
所漸爾來二百四十年大理之復明文風之大興其誰之力也如公者
眞可謂東方道學之祖是獨不可以從祀乎而麗史稱安某置
贍學錢以此從祀其陋類此竊聞公之詩有曰香燈處處皆
依(一作祈)佛簫管家家盡事神獨有數間夫子廟滿庭春
草寂無人其排邪憂正之意可謂至矣且佔畢齋纂其詩歌
載得兩句於青丘集一鳩曉雨草連野匹馬春風花滿城其氣像
如化工渙味十四字足以知公之心矣○按又有公題甘露寺詩曰日
暖庭花藏淺綠夜涼山月送微明憂民未得消塗炭欲向蒲團
寄半生今其全篇載勝覽金海府下其憂民傷世之意溢於詠
物之餘而竹溪志獨不載此詩乃曰公之所著後世了無傳焉者
何謂也豈慎齋偶未之見耶

元仲甲 事忠烈

高麗

元沖甲原州人為人短小精悍眼有電光臨難忘身忠烈辛卯哈丹
逾鐵嶺闌入屯原州剽掠牛馬沖甲以別抄鄉貢進士率步卒六人逐蒙
賊馬六匹賊都刺閣等領兵四百又至城下沖甲與敢死者仲山等七八
賊中仲山斬一人俗乘戰馬而走賊復來多張旗鼓圍城數重一賊
持書來誘沖甲突出斬之繫其書於頭擲之賊皆退益修攻戰之
具鼓譟而進百計攻之矢下如雨城幾陷興元倉判官曹愼出城
與戰沖甲突上東峯斬一級賊稍亂別將康伯松等合擊助戰愼援
桴鼓之矢貫右肱鼓音不衰聲振山岳斬都刺閣等三百餘人射殺
者幾半大敗之自是賊鋒挫銳諸城亦堅守皆沖甲之力也忠宣時拜
鷹揚上護軍又賜功臣號忠肅辛酉卒

洪子藩事元宗　忠烈　忠宣

洪子藩字雲之南陽人僕射瓘之後敏達嗜學應擧不中出爲南京
留守判官尋改廣州去必見思元宗時累轉右副承宣奏曰比來親
聽政有司章奏悉委宦竪中外缺望時臺省及朝士皆緘默自保子藩
獨持讜論時議多之王以天變命放囚子藩奏輕囚可釋如奴逆主
不孝者亦免矣天意何此非修德實招災也如欲修德莫若省大府供御之費

禁市肆侵割王獻財征日本時為全羅道都指揮使督造戰艦李尊
庇輸兵糧于合浦子藩募水手兵糧戰艦一舉俱集民得耕種元使哈
伯那歎服其能時民饑多餓死子藩請於兵糧賑貸從之哈丹之變
王遷江華或謂謂、一水險未足恃中外洶洶子藩修城飭備人賴以安
拜僉議中贊條上便民十八事王嘉納之忠宣即位改左僕射忠烈復
位賜壁上功臣號封慶興郡開國侯復拜中贊吳祁石天補得幸
用事國人患之元遣帖木兒不花與宰相崔有渰等執天補及其父
冑赴京以子藩年老留掌國事詔王事無大小皆聽子藩子藩復
相彌縫調護欲使王父子慈孝如初吳石之黨投短於王三十一年罷
相封慶興君是年王如元忠宣在元恐王惟紹宋璘之徒從至京恐
其究謀諷丞相塔剌罕奏帝使子藩有渰等從王入朝子藩至
元見丞相具陳惟紹等廢嫡之謀欲奉二王東還未就而卒于元
忠宣祭之以文曰扶桑之表暘谷之隅我祖聞生開國定都子承父爵
三百餘年胡今之人執迷罔悛卿獨咨嗟履險若夷抗章宸陛凌犄
聖知奸謀自解邦基不危一身社稷非卿即誰謚忠正子藩為人
魁梧俊偉才幹絕人自少人皆以公輔期之其在相府夙夜匪懈

事有不合義者輒固執已見雖位居其右者莫敢矯寔吏每白事
畏縮不敢舞智為相與首相許珙論事必爭衡珙或强勉從之嘗
閱兩制所撰疏詞子藩指摘瑕纇珙謂文貼錄事曰猶能捕鼠足
矣蓋譏文翰非其任也子藩作色而止人謂兩不相能及珙之子
藩嘆曰公謹正直知無不言世豈復有斯人子藩先意母事父孝
雖迫公務不廢定省性好潔日沐浴至再每更衣必盥手夜必盥
衣冠拜天三為首相論議持正有大臣風然王信讒任用不專後
配享忠宣廟○初吳祁以讒佞得幸離間王父子陷害忠良啓
功臣長福莫有言者元冲甲等五十人上書帖木兒不花極言罪惡
不花默然又宰相蔡仁揆等百五十餘人請罪于使臣皆不聽不花
與李學士還安珦等餞于郊李學士詠一句曰白酒紅人面囑
珦和趣珦遲留李自和曰黃金黑吏心蓋諷不花受祁賂縱其罪
也子藩沖甲率三軍將士圍王宮請出祁王不許護軍吳賢良
直入王所執祁送于元子藩議圍王宮時叅理鄭瑎不可曰退一
姦臣不過一武夫力耳何至用兵子藩不聽後聞上國以為言乃
悔之○許珙字韞輝孔巖縣人幼聰敏奇偉高宗末登第

官至僉議中贊性儉不事產業雖至達官食不過一器布被蒲薦怡然羣居愼口燕處如見大賓光也嘗率一僕掩骼埋胔殆無虛日嘗月夜彈琴隣有處女踰墻來奔珙不敢近喻以禮義女慙而返林衍執國命欲以其子惟茂娶珙女珙不聽衍以告王王召珙曰衍姦凶不可取怨卿深討之珙曰臣寧受禍不敢嫁女於賊臣之家王義之珙卽嫁女于金佺之子旣衍深銜之及衍殺金俊文武多遇害珙適在陽川聞亂恐爲所害欲投河而死旣而曰死生天也遂入京至衍家衍大喜迎入坐謝遂委銓選注授得宜衍喜白王賜賚甚厚衍廢王誣王以病遜位表于蒙古蒙古趣王入朝面陳情實王問從行臣僚曰將何以對珙及李汾禧等順衍意曰宜以表意對珙又惡其妻有取妻弟之女養於家者憲司劾之忠烈十七年卒諡文敬配享忠烈廟

金怡 事忠烈 忠宣 忠肅

金怡字悅心一字隱之福州春陽縣人初名之璇後改廷美忠宣賜今名母夢天爛赤日輪帶赤暈入懷中因有娠怡生而貌魁梧早有大志忠烈古年怡年二十四偶宿草藏寺夢王御正殿群臣擁衛祥雲掩藹王唱句云青雲紫氣知仙閣怡賡云綵鬢清淡是貴人王嘉嘆解衣衣之

從此預知貴顯之兆十六年調長興府倅時哈丹入寇國家令州縣據險
自保禁民出耕怡謂按廉姜就曰天兵制此小寇如几上肉耳何能到遐
郡且食爲民天耕種有時時不可失請出耕就曰如違令被譴何怡
嘆曰天不耕天下受飢從令不改則戮死者衆不從而耕則受罪者
我也令民出耕賊果至燕岐而滅他郡皆未穫惟此府大熟遠近頼之
忠烈在元聽羣小譖欲廢忠宣以瑞興侯琠爲子又以忠宣公主改嫁
琠兩主之臣角立相傾怡懼禍將起密取忠宣受封詔册潛帶腰間
從紇納空宣匣中緘封如故居數日宣匣果爲人所竊忠宣大驚怡密言
曰臣恐不虞之變嘗取匣中書藏之請勿驚月餘羣小計垂成怡出
所佩册命以驗之事遂寢忠宣復位還國累遷司憲執義承旨
密直副使忠肅受禪轉僉議評理懿妃薨于元喪具未備怡燒骨
納函櫝身自瘞之每當朔望備羊酒親奠終三年時柳清臣吳潛等
謀立瀋王暠未遂（暠即忠宣異母兄江陽公滋子也忠宣嘗撫如子爲世子後笑請傳己瀋王位于暠元帝封暠爲瀋王尚梁王女）又
上書請立行省罷國號比内地帝然之忠宣還自吐蕃聞之對怡歎曰我
祖統三爲一于今四百餘年我忠憲王首先歸順忠敬王親朝尉魚山又
謁世祖皇帝于汴梁蒙賜玉帶帝以忠烈王爲駙馬世承帝眷爲天下

榮觀何不幸反我以二三奸臣之謀遂墜我祖業乎祖宗何辜不復血食固位下謂怡曰復高麗號卿有之今又盡力圖之怡乃與崔誠之李齊賢等上書都堂引中庸繼絕舉廢之義歷陳利害又元前舍人王觀上書承相極力言之立省之議遂已陞僉議政丞明年卒忠肅十四年也謚匡定怡性豁達有長者風久從忠宣有負絏之勞終始如一節○崔誠之字純夫完山人至元甲申及第從忠宣如元佐忠宣定內難立武宗多所贊襄轉仕同知密直司事大司憲賜功臣號封光陽君忠宣遜西蕃與其子文度奔問兆麟（麗史本傳忠宣流吐蕃誠之在元兆匿不見惟朴仁幹張元祉等十八人從時人謂誠之大臣也主辱忘恩君臣之義掃地云與此所記不同姑兩存之以備考）後在元求師受業盡得授時曆術傳于東方乞退家居畜聲妓召賓客清淡雅笑不問人間事卒謚文簡性剛直不妄語號松坡文度字羲民起自將官好讀書喜程朱學事親孝性溫良位至僉議叅理謚良敬

崔有渰 事元宗 忠烈 忠宣 忠肅

崔有渰平章事滋之子性恬退不求名仕宦十年不遷忠烈久聞其名即位除監察雜端遷侍丞上疏直言時事忤旨流大青島承旨趙仁規白王曰有渰勵節奉上不可輕棄固請再三王怒稍解召還累轉判王

高麗

三司都僉議賛成事帝徵陪臣賢者有渰膺命如元時行省欲革
本國奴婢之法有渰奏請仍舊俗帝從之王嘗欲廢忠宣以瑞興侯
琠為後有渰言於王曰殿下未嘗祭景靈殿子太祖及親廟睟容
具在若瑞興侯立追王其祖禰西原始陽二侯入祔列殿下親廟主不
容不遷高宗元宗臣及事之今老矣不忍一朝忽不祀臣若不諫無見
先王於地下王悚然動容者久之時忠宣欲遵元法別軍民有渰諫止
之忠烈薨忠宣嗣位賜有渰玉帶改守僉議政丞大寧君賜功臣號初
尚書李德守女選入元為寵臣妾與承旨蔡宗璘爭職復帝聽寵臣
言遣哈刺台因蔡宗璘奪文務有渰固爭之言甚激烈哈刺台不能奪謄
寫而去國人皆嘆曰真宰相也王以有渰年高令五日一至都堂議軍國大事
忠肅朝復起為政丞大寧府院君如元賀正時元欲立省我國革世祿奴
婢法有渰詣中書省力請止之及還國人舉手加額曰存我三韓者崔侍中
也時年八十六忠惠元年卒年九十三諡忠憲歷仕四朝為國元老朝野倚重

鄭瑎 事忠烈

鄭瑎字晦之西原人大將軍頔之孫高宗四年成州人崔光秀者據城作亂
傳檄北界將舉大事頔素與光秀同里閈時以臺掾分司西京率校

尉畢玄甫等十餘人袖斧就光秀所與語仍擊殺之誅其黨八十人餘悉不問城中遂安王大喜超授中郎將歷拜大將軍後畢玄甫以西京判顗承命馳傳宣諭玄甫見顗喜欲以為主且誘且脅竟不屈死之瑎少孤力學登第歷史翰忠烈時累遷承旨司議大夫掌詮注執法不阿雖近倖稱旨干請亦不聽官至僉議贊成事知貢舉取張子贇韓宗愈金永旽等時稱得士學士宴王賜書簇瑎喜而展之其一聯云萬事不成身便死瑎色變坐客亦愕然未幾遘疾作而卒謚章敬遺命薄葬瑎美風議鬚髯如畫內剛外和喜怒不形乎居坦蕩遇事刚精悍不可撓瑎之孫誧字仲孚年十八中第以藝文修撰奉表如元會忠肅東還誧道謁王覺之留以自從驟加左司補忠惠朝拜左司議多所封駁執政惡之貶守蔚州誧在謫中吟嘯自若慨然有遊宦上國意後遊燕都丞相一見大覺將薦之天子會病卒年三十七號雪谷詩詞簡古筆蹟亦妙有集行于世

朴全之 事忠烈 忠宣 忠肅

朴全之竹州人年未弱冠登第歷史翰忠烈五年元詔選衣冠子弟入侍全之與焉與中原名士遊商搉古今山川風土如指諸掌

既還除吏兵府侍郎以年少官高上章辭出守安東王愛其
才召拜殿中尹忠宣為世子令侍講多所輔導又從如元不憚艱
險及世子受禪置詞林院以全之崔昷吳漢卿李瑱等為學士
掌銓注王常屏左右幸詞林院謀議政理賜酒食或至夜分而
罷賜宮燭送之其家累遷密直副使中京留守忠烈復位以讒見
罷忠宣復位封延興君忠肅八年守僉議贊成事時瀋王黨誣
王以罪上書都堂逼全之署名全之奮然曰狗奴敢汙我耶遂遣
其子琔聞于王及王還國起全之視事以老固辭乃授政丞致仕卒年
七十六諡文匡為人溫和慈愛遇事少剛果知在祿祿外王父李藏用
見之曰此兒必克家及長通經史究術數誨人不倦與人交不立崖岸
忠宣嘗召入內廣平江陵二君侍王令各自書名以示曰誰享國者全
之不敢對王固要之良久避席曰視兩君筆蹟亞君當璧矣不敢
月廣平卒江陵為嗣

金台鉉　事忠烈　忠宣　忠肅

金台鉉字不器光州人司空吉之後父須膽畧過人三別抄之亂守靈
光兆之母高氏夢明星入懷中生台鉉十歲而孤勤學成風儀端雅

稽目如畫少與儕輩及業先進之門先進奇愛之屢引入餉之家有女
新寡稍解詩一日從窓隙投以詩挑之鴖上誰家白面生通來三月不知名如今始識金台鉉細眼長稽暗入情台鉉自此絕不往叔父金周鼎見其詞賦異之曰大吾
門者必汝也忠烈元年年十五魁監試明年登第後又中殿試
直文翰署累轉密直副使賀聖節如元時帝幸朔方詔諸路使
臣一切停住京師台鉉獨言於中書省曰下國自事大以來歲時
朝賀未嘗有闕止於京師帝命也違於行在吾君命也吾寧
獲罪於帝不敢廢吾君命省許之遂達行在帝嘉忠懇大加
賞賚賜御醞以寵之陞知僉議司事時奸臣分黨離間王父
子情不相通台鉉周旋其間一以至公人無閒言及忠宣奉仁宗靖
內亂本國臣僚懷二心者悉誅竄獨留台鉉尋為咨議贊
成事例罷閑居者十年忠肅八年起判三司事忠宣竄吐蕃
忠肅被留于元國中黨論起台鉉雖首居二府在下者秉權
事多扞格然頼台鉉顛定終不至誤國忠肅復位政多所
變改王知台鉉終始無他而卒罷之以僉議政丞致仕忠惠以
世子在元王請傳位元遣使來取國王印令台鉉權行省事

使者還宰相以忠肅命召台鉉至別收省印因台鉉於是台鉉挈
家東遊金剛山蓋遠嫌也忠惠遣使責宰相擅收省印馹召
台鉉復署省事是年卒年七十諡文正性廉正言動循禮書
不卧暑不袒待人以和事母孝教子孫有方不妄交人歷事三
朝進退以義裁決精敏人服其明言歷代典故如昨日事國有
大疑必就咨焉嘗集東人詩文目曰海東文鑑行于世號快軒

閔宗儒 事忠烈 忠宣 忠肅

閔宗儒驪興人平章事令謨玄孫也年甫十一選為王子始陽府學
友十九謁清道監務郡多大姓號難治宗儒不受請謁繩之以法
以最聞秩滿補都兵馬錄事未幾籍內侍忠烈時遷三司右尹累
轉監察大夫贊成事忠宣元年以重大匡僉議贊成事致仕忠肅
六年封福興君復以贊成事致仕王留元未歸權漢功等怨王
欲請立瀋王上書中書省聚黨逼百官署名人皆畏勢迎合或
有詭避者有人持紙諷署名宗儒叱曰臣為君隱直在其中矣
如欺罔是可忍耶吾雖老不為若輩遂卻之其人慚而退十二年
卒年八十諡忠順天資莊重美風度明識典故優於吏幹不妄

交遊篤於宗族未嘗干謁公退便杜門謝客灑掃庭堂淨如也晚年喜絲竹廣植花卉以聲妓自娛

崔瀣 事忠肅

崔瀣字彥明一字壽翁致遠之後幼穎悟九歲能詩既長學日進登第補成均學官選藝文春秋檢閱以事貶長沙監務忠肅八年中元朝制科授遼陽路蓋州判官及東還藝文成均典校三館出迎于迎賓館遷藝文應教累官至檢校成均大司成瀣才奇志高讀書為文辭不資師友超然自得不惑異端不溺習俗而務合於古人至論異同雖老師宿儒為時所宗者且詰且折確持不废異已者益不喜而排之放蕩敢言卒不大用然取友必端詩酒自娛不理家人生產自號拙翁後居城南獅子山下自著猊山隱者傳曰隱者名夏屈或稱下建蒼槐其氏也世為龍伯國人本非覆姓至隱者因夷音之緩併其名而易之隱者方孩提已似識天理及就學不滯於一隅纔得旨歸便無卒業其汎而不究也稍壯慨然有志於功名而世莫之許也是其性不善於伺候而又好酒數爵而後喜說人善惡凡從耳而入者口不能藏

高麗

故不爲人所愛重輒擧輒斥而去雖親友惜其欲或勸或責改不能納中年頗自悔然人已待以非可牢籠未可用而隱者亦不復有意於斯世矣嘗自言吾所往來者皆善人而其所不與者多欲得象允難矣此其所短乃其所以爲長也晩從獅子岬寺僧借田而耕閑園曰最足自號猊山農隱其臨座右曰爾田爾園三寶重恩最足矣自愼勿可讒隱者素不樂浮屠而卒爲其佃戶蓋詭夙志之爽以自戲耳忠惠後元年辛巳年五十四嘗選本國名賢詩文曰東人之文所著拙藁二卷無子家又甚貧無以襄事朋友致賻乃克葬

禹倬 事忠宣

禹倬丹山人登科初調寧海司錄郡有妖神祠名八鈴民惑靈怪奉祀甚瀆倬至卽碎而沉于海淫祀遂絶忠宣自元奔喪卽位後祭殯殿遂幸金文衍家與淑昌院妃相對移時人始譏之後復幸文衍家烝焉妃文衍妹也倬爲監察糾正翌日白衣持斧束藁上書敢諫近臣展疏不敢讀倬厲聲曰卿爲近臣未能格非而逢惡卿知其罪耶左右震慄王有慚色後退老于福州之禮安縣忠肅嘉其忠義再召不起倬通經史尤深於易學卜筮無不中程傳初來

東方無能知者倬乃閉門月餘參究乃解教授生徒義理之學

始行矣官至成均祭酒致仕忠惠三年卒年八十二舊居在禮安鼻巖南

二里

○退溪先生易東書院記略曰先生之忠義大節旣足以動天

地撼山岳而經學之明進退之正有大過人者則爲後學師範

可以廟食百世者非先王而誰歟先王之學其亦有以脫去世

習之陋而有介於龍門之餘韻者矣

權溥 事忠烈 忠宣 忠肅

權溥字齊萬初名永福州人贊成事㫜之子翰林學士韙之孫忠烈

五年年十八登第又中殿試累轉僉議舍人忠宣受禪置詞林

院與朴全之等爲學士寵幸無比忠烈復位掌銓選陞密

直學士忠宣復位拜贊成事忠肅朝拜僉議政丞永嘉府院

君溥性忠孝惠族姻睦僚友嗜讀書老不輟嘗以朱子四書集

註建白刊行又與子準裒集歷代孝子六十四人使壻李齊賢著

贊名曰孝行錄行于世溥敬以事君誠以事親待子姪如賓過

堂與如尊與五子三壻皆封君世號九封君年八十五卒諡文正

高麗

為人無圭角久典銓衡翔爵營產時人以為視其父明之清懸遠也子
準諡恭守節義位至府院君

李兆年 事忠烈 忠肅 忠惠

李兆年字元老京山府人父長庚恭儉有威鄉人嚴憚之兆年短小精
悍神彩秀發力學能文以懷志節堅確敢言疾惡如讎赴人急
如水趨下年未冠草溪鄭允宜使其府一見知為異人以其子妻之
忠烈二十年登第累轉為禮賓內給事出知陜州入為秘書郎三
十二年從王如元王惟紹宋邦英離間王父子諸從臣皆懷疑退縮兆
年特無他獨進退惟謹例遠竄歸鄉者十三年未嘗出一言自訟
其非罪忠肅留元五年瀋王內懷覬覦左右多反覆兆年與十六士
署一紙欲赴闕以請兆年竟獨往四千里獻其書忠惠以世子入元丞相
燕帖木兒見之大悅因忠肅辭位奏賜王命時太保伯顏惡燕帖木
兒待忠惠不禮忠肅復位忠惠仍宿衛于元時燕帖木兒已死伯顏
待忠惠益薄忠惠與燕帖木兒子弟及回骨少年輩飲酒為謔愛
戲回骨女或不上宿衛伯顏益惡之目曰撥皮俗謂豪俠者為撥
皮從臣皆不敢言兆年進戒曰殿下事天子宜日慎一日何乃棄禮

縱情以逞累乎然此非殿下之過殿下長於阿保之家所共遊者多無賴
子孰從而聞正言見正事乎儒者雖朴拙皆能習經史識廉恥殿下
目之為沙箇里此何等語耶殿下能遠俗倖親儒雅改行自飭則
不可然天威咫尺其嚴乎王不能堪其言踰墉而走曹頔之亂忠惠被
徵至燕兆年從之伯顏蓄宿憾使王與頔黨辨兆年慷慨不憤謂
李齊賢曰吾欲面訴丞相其意可回列戟守門莫得其閽幸其
出畋城南吾當上書道左碎首馬蹄之下死明吾君子其把筆書
吾書夜起沐浴鷄鳴將行伯顏適以是日敗書不果上然聞者
莫不悚然曰膽大於身李公是已忠惠襲位還國以嚴見憚每入
見王聞屐聲曰兆年來矣屏左右整容以俟王一日步自北宮彈
雀于松岡兆年徑進跪曰殿下寧忘明夷之時乎今惡少假威略婦
女攘財貨民不樂其生恐禍在朝夕此而不恤顧玩細娛乎初王
幸商人林信女有寵授信大護軍一日信毆奇輪王右信親往毀輪
家兆年並諫之王盛怒既而溫言謝遣之兆年謝病明日匹馬還鄉
終身不出不交人間事官至政堂文學所歷多聲績忠惠四年卒
年七十五謚文烈配享忠宣王廟嘗題星山百花軒一絕云為報

裁花更莫加粧盈於百不須過雪梅霜菊淸標外浪紫浮紅也漫
多

李齊賢曰經曰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公之考也若
有骨鯁之士繼而言之者四五輩岳陽之辱其亦庶乎免夫

○退溪先生曰公生於亂世身事昏君歷變履險而志操如金
石忠直之風動當時而聳後世祀爲鄕賢何不可之有至如文忠
其賢恐不及乃祖云 迎鳳書院議

金倫 事忠烈 忠宣 忠肅 忠惠 忠穆

金倫字無己參理賆之子就礪之曾孫忠烈時哈丹來寇國人入江華
避之倫外舅許珙爲冢宰令倫挈家以先倫年四十指畫如成人
一族賴之蔭仕爲辨正都監及監察侍丞有甲乙爭訟倫案籍辨
正發摘如神人不敢欺嘗從忠烈入朝忠宣日候于邸從臣退縮倫
身兼數任獨侍左右忠烈嘉其志忠宣亦待以禮忠肅留元五
年瀋王暠得幸于帝羣不逞誘脅國人上言願得瀋王爲主倫
獨不署名或私於倫曰違衆自異若後悔何倫罵曰臣無二心職耳
何後悔之有尋以都巡問使鎭合浦卒乘精鍊號令嚴明元使來

觀致敬焉曹頔構亂伏誅忠惠命訊其黨于巡軍府一府欲拷掠痛理
倫曰此輩詿誤於頔耳何足責耶若使傷肌膚毀筋骨必謂我枉法
强服以欺朝廷乃弛其刑因感悅首罪無隱獄成驛聞丞相伯顔
右頔黨顧奏徵忠惠忠惠道召倫倫聞命馳赴至刑伯顔奏下
倫獄令五府官雜問頔黨多利口倫折以片言五府官改容目之
為白鬚宰相忠惠東還功在第一圖形壁上封彦陽君後帝遣
使執王以歸倫時家居聞疾痛不及奔問乃與諸宰議所以陳乞
朝廷者咸曰陪臣犯天威恐有大譴前政丞姜莊醴泉君權漢
功忠肅嘗下漢功于獄流海島漢功怨王上書中書省欲立瀋王暠不果及李凌幹等皆曰不可倫厲聲
曰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妻之於夫當盡其恩義耳其父被罪為其子
者忍不救乎諸相默然倫又言今之呈省雖不蒙俞然赦其主而
得罪吾知其必無也一坐皆然之令李齊賢草其書國老多不署
名竟未就王流揭陽道薨倫終身憤憤形於言色忠穆初陞左政
丞未幾乞退封君忠惠久未謚王召倫問之對曰先王不返徒以親
近憸壬欲怨累德今禍首猶在必先正其罪以明先王非辜然後可
請遂與李齊賢等上疏曰竊見康允忠起自賤隷得幸先王姦

諂蔑淫既經杖斷宜畏法以退藏復貪榮而冒進百端逞欲一代肆
凶先王所以詔獄就徵岳陽返葬允忠一賊實是根株閔渙九人只
為枝葉積釁専歸於上彼謀獨免其身至使先王存被譴訶沒
稽贈謚伏乞轉呈上國加此賊兩觀之誅雪先王萬世之恥王感悟轉
呈于元授倫改政請謚二表遣之倫謝曰臣桑榆之年七十有二恐顛隮
道路以辱明命然喘息尚存敢不黽勉將如元忽得風疾十日不飲水
漿令左右扶起具衣冠端坐而逝謚貞烈喜觀書多識典故有問響
應無疑仁宗姻信故舊疾惡嘉善無擇戚疎愛君憂國不渝夷險
號竹軒

李齊賢 事忠烈 忠宣 忠肅 忠惠 忠穆 恭愍

李齊賢字仲思慶州人政丞瑱之子新羅始祖佐命大臣謁平之後自
幼嶷然如成人既知為文已有作者氣忠烈二十七年年五十登科名蓋
一世延祐甲寅忠宣留元構萬卷堂姚燧閻復元明善趙孟頫等
諸學士咸遊王門齊賢周旋其間學益進諸公稱嘆不置丙辰奉使
西蜀所至題詠膾炙人口忠宣嘗問齊賢曰太祖時契丹遺橐
駝却之則已何至令繫橋下餓而殺之乎齊賢對曰創業垂統之主

其見遠其慮深非後世所及也且宋太祖養豬禁中仁宗令放之後得妖人顧無所取血知太祖慮亦及此此亦未為定論安知太祖養豬之意不有大於取血者耶我太祖之為此將以折戎人之譎計耶抑亦防後世之侈心耶蓋必有微旨又問我國古稱文物侔於中華今其學者皆從釋子以習章句何耶齊賢對曰昔太祖經綸草昧日不暇給首興學校作成人材命秀才廷鶚為博士教授生徒賜彩帛頒廩祿以勸之可見用心之切矣光廟之後益修文教內崇國學外列鄉校里庠黨庠絃誦相聞所謂文物侔於中華非過論也不幸毅王季年武人變起王石俱焚其脫身虎口者逃遁窮山蛻冠帶而蒙伽梨以終餘年若神駿悟生之類是也其後國家稍復文治雖有志學之士無所於學皆從此徒而講習之故臣謂學者從釋子學其源始此今殿下廣學校謹庠序尊六藝明五教以闡先王之道孰有背眞儒從釋子者忠宣嘉納復如元柳淸臣吳潛上書都省請立省本國比內地齊賢與金怡等上書都堂事得已語在金怡傳至治壬戌忠宣謫吐蕃齊賢又與崔誠之獻書郎中曰竊惟弊邑事大以來百有餘年歲修職貢未嘗少

弛往者遼民遺種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弄兵于海島轉迂遣哈眞
札剌帥師討罪天寒雪深角道不繼軍不得前却幾為兇徒所笑我
忠憲王命陪臣趙冲金就礪轉餉降師掎角而滅之兩國之師相與約
為兄弟誓萬世無相忘是列弊邑所以盡力於太祖皇帝時也世祖皇
帝南征而返旆將繼大統時有介弟扇變于朔方諸侯夏憂疑道路甚
梗我忠敬王以世子率群臣拜迎于梁楚之郊天下於是觀遠人之悅服
知天命之有歸是列弊邑所以盡忠於世祖皇帝者也忠敬王襲爵
東歸忠烈王復以世子入侍輦轂世祖念其功嘉其義令尚公主以示
殊恩屢頒詔旨毋改舊俗四海之內稱為義談我老瀋王郎公主子而
世祖親甥也自世祖之時以至于盛代歷仕五朝既親且舊但以功成不
退變生所忽毁形易服遠竄吐蕃之地去故國萬餘里顛崖絕險十
步九折層氷積雪四時一色嵐瘴薰蒸盜賊竊尒乘船渡河牛箱
野宿閣閱半年方至其域飯麥麨處土屋辛苦萬狀不可殫說行路聞
之尚為之於悒況策名委質者哉此僕所以當食忘味已臥復起皇皇
栖栖淚盡而血繼者也蓋不遠惇族先王之政也以功覆過春秋之法也
足下何不從容為丞相言之明往日之無他今日之自艾入奏冕旒導霈

金雞之澤賜環而東復見天日使聖天子之世無向隅而泣者則大丞相之德之美益著於遐邇而天下皆稱頌於足下豈惟弊邑君臣銘肌鏤骨圖報其萬一而已哉又上書丞相拜住遂奏量移王于朵思麻之地齊賢往謁王而還忠肅薨曹頔作亂陰為瀋王地忠惠擊殺之餘黨甚衆人心疑危禍且不測公憤然曰吾知吾君之子而已從之如京師代舌以筆事得辨析功在一等既還群小益煽乃屛迹不出著櫟翁稗說及忠穆幼冲嗣位齊賢上書都堂首陳擇賢師儒左右輔導講孝經四書以及六經習與性成德造罔覺為當務之急次論時政之弊請革政房罷鷹坊德寧寶興等庫擇守令禁邪佞罷食邑還土田蠲逋欠舉切時務恭愍在元即位國空虛拜齊賢都僉議政丞權斷國事齊賢貶黜宰臣裴佺盧英瑞等五六人或流竄或補外措置得宜人賴以安俄而避趙日新之忌三上章辭日新誅復入相封金海侯為門下侍中乞致仕上言請修築京城十六年丁未卒年八十一天資厚重輔以學問介於議論措諸事業者燁然可觀人有片善惟恐不聞先輩行事雖細為難平生未嘗疾言遽色自號益齋人無貴賤皆稱益齋牧隱李穡銘其墓曰道德之首文章之宗功在社稷澤流

生民然不樂性理之學無定力嘗權行省陞堂上拜表儀衛與王無
異人譏之謚文忠配享恭愍廟 ○至治癸亥齊賢往西番將謁王過則天陵題詩有曰歐公信名儒筆削未免
失所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且有序畧曰歐公永叔列武后唐紀之中
抑李崇武筆唐稱周而書周年可乎魯昭公為季氏逐居乾侯春秋
未嘗不書昭公之年房陵之廢與此奚異與作史而不法春秋吾不知其
可也其下又曰後閱晦菴感興詩附卷自嘆競謂後生陋學其議論有不
謬於朱
子耶

韓宗愈 事忠烈 忠宣 忠肅 忠惠 恭愍

韓宗愈字師古漢陽人自幼瞻視異常魁顏偉幹望之儼然知其為公輔
器其未達也放蕩不羈與一時名士相徃還豪飲無虛日醉則起
垂袖為舞歌楊花詞號楊花徒忠烈朝年十八擢第入史翰忠肅朝
累遷藝文應教時王留元瀋王暠與王相持國人頗惑宗愈慨然
為王訟理乃與李兆年等為書如元獻之王擢為代言王又為奸臣所譖
宗愈曰吾欲表請于元禪位瀋王遂寄以表授宗愈趣令印之宗愈曰
國家傳之祖宗豈宜廢嫡以與旁支守固諫不得既退托以墜馬
不起與兆年謀諸大臣執姦臣斥之事竟不行曹頔之亂與金倫
理其黨獄從忠惠如元俱繫獄事叵測會伯顏死得解王還國
拜評理封漢陽君賜鐵券圖形壁上改贊成事王有岳陽之行時忠

於王者宗愈及兆年耳忠穆幼冲嗣位宗愈奉帝詔輔政拜左政丞王嘗欲視李杜詩宗愈曰抽黃對白無補於政王命進之托以無典守者竟不進忠定立權倖用事宗愈以府院君退老其鄉恭愍元年與金承澤等入侍書筵王每加優禮復欲相之三年病卒年六十八謚文節性厚重喜談笑樽俎間和氣油然可愛處事接物皆有餘裕為文章務去俗氣尤致意於詩別業在漢江楮子島中嘗作詩云十里平湖細雨過一聲長笛隔蘆花却將般鼎調羹手還把漁竿下晚沙號復齋

史氏曰宗愈歷事四朝當烈宣肅惠多事之時事不辭難精忠大節有大過人者今為首相輔幼主亦得大臣體賢矣

李凌幹 事忠宣 忠肅 忠惠 恭愍

李凌幹南原居寧縣人忠宣王嘗以所幸二姬賜凌幹及白文舉獨凌幹置姬別室莫敢近又從忠宣在元為盤纏別監同事者皆致富凌幹獨清苦自勵冬月破衫單袴不私一錢及王竄吐蕃凌幹懷金潛附驛吏獻王王及從臣賴以不乏忠宣薨奉柩東歸號呼跋涉勤苦備至忠肅朝元欲立省本國凌幹與金怡全英甫等奏請議遂寢忠

惠被執如元宰相會議上書湊幹曰天子聞王無道罪之若上書論奏是以
天子之命為非而可乎恭愍朝為左政丞致仕卒

王煦 事忠宣 忠肅 忠惠 忠穆

王煦權溥之子忠宣愛以為子賜宗姓出入常同車反竄吐蕃欲以身代
帝聞而憐之後詣吐蕃負行至臨洮見王還遂陪至京師及王薨煦服
衰奉柩東還既葬每月朔望私祭陵下至没身忠肅留元瀋王內懷
覬覦左右多反覆煦以義自將終始無間言忠穆元年為右政丞溥尚
無恙強起之首以選法歸之典理三年煦承帝命入元與左政丞金永
旽還告王曰帝問先王失德臣等奏先王初不若是但小人導之耳
其徒尚在不去亦誤今王矣帝然之勅令臣等徃治之時右政丞盧頙
在測懟赦而退於是置整治都監以煦及永旽安軸等為判事治
奇皇后族弟奇三萬席勢不法之罪下獄死元聞三萬死遣使杖
都監官十數人惟煦安軸以帝命原之煦剛正莊重廉簡寡欲平生
不妄語讀書通大義雖下士必待之盡禮昇為相擧賢才恤民
隱飾浮費以興利除害為心忠定元年還自元道卒盧頙憾整
治之事沮官葬又令沿路諸驛某置柩正廳驛吏望柩號泣祭

高麗

之如父母謚文獻配享恭愍廟庭

安軸　事忠肅　忠惠　忠穆

安軸字當之福州興寧人生而穎悟力學工文中第選補吏翰忠肅甲子中元朝制科授遼陽路蓋州判官時忠肅被留于元軸謂同志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乃上書訟王無他累遷右司議轉監察大夫密直帶館職表箋詞命多出其手以檢校評理求出牧尚州時母在興寧往來起居以盡孝道忠穆立首相論台還尋陞政堂文學贊成事右文館大提學監春秋館事與李齊賢等增修閔漬所撰編年綱目時執事者不喜儒罷封君軸處心公正持家勤儉見善則稱之不已見惡則避之不近嘗曰吾平生無可稱四為士師凡民之屈抑奴人者必理而良之父碩早没軸教二弟輔輯俱登第為名卿二弟事之亦如父忠穆戊子卒年六十七謚文貞嘗存撫江陵道有文集曰關東瓦注號謹齋

安輔　事忠惠　忠穆　忠定　恭愍

安輔字員之年十九登第選補春秋修撰忠穆元年中元朝制科授遼陽行省照磨既上官省官重其才皆禮貌之為母老棄官東歸後拜右代言轉典法判書恭愍立知其賢授密直提學調銓選事一日

夜半王召輔入有所除授既而曰今日何日命取曆觀之曰得鬼也姑止輔嘗
惡陰陽拘忌刑跪曰王者奉天時不在於此願殿下欲行刑行得鬼何害
王変色俄拜政堂文學輔自謂遇知知無不言王以謂闊於事情輔亦以毋
老乞骸骨歸養爲東京留守六年丁酉卒年五十六謚文敬輔性剛
直廉潔喜談漢史爲文章去華取實臨事務遵大體略不依違顧望
且不事生産及沒家無擔石之儲

李穀　事忠肅　忠惠　忠穆

李穀字中父初名芸韓山人自齠齔擧止異常稍長知讀書亹亹忘倦
早喪父事母孝忠肅七年登第還藝文檢閱忠肅後元擢元朝制科授
翰林國史院檢閱與中朝文士交遊講劘所造益深爲文章操筆立
成典雅高古不敢以外國人視也言於御史臺請罷求童女代作疏
古之聖王其治天下也一視同仁雖人力所至文軌必同而其風土所宜人情
所尚則不必變之以爲四方疏微風俗各異苟使同之中國則情不順而勢
不行也高麗本在海外別作一國苟非中國有聖人邈然不與相通以唐太宗
之威德再擧伐之無功而還國朝肇興首先臣服著勳王室世祖皇帝釐
降公主賜詔獎諭曰衣冠典禮無隳祖風故其俗至于今不變方今天下有君

高麗

臣有民社惟三韓而已爲高麗計者當欽承明詔遵祖攸行修明政教朝聘以時
與國咸休豈遐而乃使其婦寺之流根據中國寔繁有徒恃恩恃寵反撓本國
有冒干內旨爭馳傳遽歲取童女絡繹華來夫其取人之女以媚于上爲己
之利此雖高麗自取之也既稱有旨豈不爲國朝之累乎夫人之生子鞠之
育之將以望其反哺也無尊卑之別華夷之間其爲天性一也抑彼風俗寧使
男異居女則不出若爲秦之贅婿然凡養于父母者有女之戶焉故其生也恩
斯勤斯日夜望其長能有以奉養而一朝奪之懷抱之中送之四千里外足一出
門終身不返其爲情何如也今高麗婦女在后妃之列配王侯之貴而公卿大
臣多出於高麗外甥者此其本國王族及閥閱豪富之家特蒙詔旨或情
願自來且有媒聘之禮焉固非常事而好利者援以爲例凡今使其國
者皆欲妻妾非但取童女而已側聞高麗之人生女者輒秘之惟慮不密雖
比隣不得見每有使臣至自中國便失色相顧曰胡爲乎來哉非取童女
者耶非取妻妾者耶已而軍吏四出家搜戶括若或匿之則繫累其隣里
縛束其親族鞭撻困苦見而後已一遇使臣國中騷然雖鷄犬不得寧焉
及其聚而選之妍醜不同或啖其使臣而飽其欲雖美而舍之舍之而他求
每取一女閱數百家惟使臣之爲聽莫或敢違何者稱有旨也如此者歲再

焉或一焉間歲焉其數多者至四五十既在其選則父母宗族相聚
哭泣日夜聲不絶及送于國門牽衣頓仆攔道呼號悲怨痛憤懣
有投井而死者有自縊者有憂愁絶倒者有血泣喪明者如此之
類不可殫記其取爲妻妾者雖不若此逆其情取其怨則無不同
也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恭惟國朝德化所及
萬物咸遂高麗之人獨有何罪而受此苦乎昔東海有寃婦三年大
旱今高麗有幾寃婦乎比年其國水旱相仍民之飢莩者甚衆豈其
怨歎能傷和氣乎今以堂堂天朝豈不足於後庭而必取之外國乎雖承
恩於朝夕猶懷父母鄉黨人之至情也而乃置之宮掖愆期虛老時或
出之而歸之寺人終無孚者十之五六其怨氣傷和又何如也伏望渙布
德音明示條禁絶其後望消怨致化萬物育焉不勝幸甚帝納之忠惠
後二年奉表如元因留六年時本國宦爵猥濫奴隷亦得軒冕殿中崔江永
爲正尹穀聞之寄詩云不妨正尹生前得猶勝中書死後加安就趙溟死後
皆拜中書故云忠穆襲位還國穀篇書宰相曰惟吾三韓國之不國久矣
風俗敗毁刑政紊亂民不聊生如在塗炭幸今國王受命之國民之望之若
大旱之望甘澍然國王以春秋之富諒恭冲默一國之政聽於諸公則其社稷

高麗

安危人民利病士君子之進退皆出於諸公卽今本國之俗以有財爲有能有勢爲
有知至以朝衣儒冠爲倡優雜劇之戲直言正論爲閭里狂妄之談安乎國
也不國也轂之所以離親戚去鄕國久客於輦轂之下者正爲此耳比聞諸公
所以輔政變化者與前日不甚相遠名雖尚老而少者實主其柄名雖尚廉而
貪者實執其權旣斥惡少而大者不悛其惡旣改舊臣而新者反附其舊
從非國王委任之意朝廷聞之得無不可乎累轉政堂文學封韓山君都僉議
贊成事尋還國忠定立毅以嘗請立恭愍不自安遊關東三年卒年五十
四謚文孝性端嚴剛直人皆敬之所著稼亭集二十卷行于世

鄭世雲 安祐 金得培 李芳實 事恭愍

鄭世雲光州長澤縣人安祐耽津縣人金得培尚州人李芳實咸安縣人世雲從恭愍入元宿
衛王卽位錄功一等與金鏞有寵歷軍簿判書轉參知政事倭寇楊廣
道京城戒嚴令百官從軍諫官詣王宮辭世雲曰諫官從軍古所未聞如
國體何命免之祐恭愍元年拜軍簿判書累歷參知中書政事得培登
第補藝文檢閱從恭愍入元宿衛累轉樞密院直學士爲西北面都巡
問使芳實從忠穆入元侍從有勞補中郞將恭愍朝宮臧達魯花赤魯連
祥叛芳實以龍州兵潛渡江直入連祥家刺殺父子傳首于京入爲紅頭

賊魁偽平章毛居敬衆號四萬氷渡鴨綠江陷義州殺副使朱永
世及州民千餘又陷麟州殺都指揮金元鳳入鐵州祐將七十餘騎登山息
馬猝値賊兵大至將士皆懼祐談笑自若僾從容跨馬引兵直前阻淸江
而陣與芳實李仁祐等奮擊大破之王賜祐金帶祐得培領步騎一千追
逍賊至賊屯賊盡銳迎擊之祐等大敗退屯定州賊遂陷西京明年芳實遇
賊于鐵化斬百餘級又追奔遂北出漫擊殲於龍靜咸從之間賊徒饑困安
識收州之地死者相枕餘賊三百餘一日一夜渡鴨綠江而走祐等告捷王復賀
王褒答各陞秩紅賊七十艘又寇西海道遣芳實邀擊于豐州斬三百餘級
賊乘舟遁去班師王宴群臣賜芳實玉帶王纓公主曰殿下何不愛至寶與
人乎王曰使我宗社不爲丘墟百姓不爲魚肉皆芳實功也予雖割肌膚以與之
尚不能報況此物乎十年辛丑冬又紅頭賊偽平章潘誠沙劉關先生朱元帥等
二十萬衆渡鴨綠江寇朔州以祐爲上元帥得培都兵馬使李芳實爲西北面都
指揮使柵岊嶺 在端興府西六十里岊音切 芳實與指揮金景磾擊賊于价州斬百(五十)餘級
賊襲安州我軍敗績景磾被獲爲其元帥賊移文曰將兵百十萬而東逮
迎降毋是以參知政事鄭世雲爲西北面軍容體察使遣前密直提學鄭
思道金琸守岊嶺柵至是賊伏兵於柵傍鷄鳴以鐵騎攻破柵門我軍大

遣元帥安祐兵馬使金得培等單騎奔還與摠兵官金鏞屯金郊驛王知
事急遂謀避亂賊先鋒至興義驛王奉太后將南幸黎明鏞祐芳實等
馳至咸謂京城不可不守崔瑩尤慟甚大叫曰願上少留募丁壯守宗社遣
近臣分往通衢招集義兵都人皆潰應者纔數人祐等無如之何白王曰
臣等留此禦賊請王行王出崇仁門老幼顚仆子母相棄哭聲動天地王冒雨
雪次利川縣御衣濕凍燎薪自溫是日賊陷京城留屯數月殺牛馬張皮
為城灌水成氷人不得緣上又屠炙男女或燔孕婦乳為食以恣殘虐十二
月王至福州以鄭世雲為摠兵官督諸軍討賊世雲性忠淸自播遷以來日
夜憂憤以掃蕩紅賊恢復京城為己任王亦倚信世雲屢請亟下哀痛之教以
慰民心遣使諸道以督徵兵王遂委以總兵世雲詣都堂憤然揚言曰吾甚寒
微如吾為相國家安亂竹嶺以南居人奄攜者不給糧從軍此議已定今何不
然紀綱乃爾安能制亂謂柳淑曰吾明日出師公歸發軍乎淑曰軍已到竹嶺
大院世雲曰若軍後期公亦不得辭其責淑即往督之又謂金鏞曰今兩相玩寇
不圖執不效耶若不掃賊縱竄山谷可得而生可得而國乎十二年正月世雲與都
元帥安祐元帥金得培李芳實及諸將率兵二十萬屯東郊督諸將進圍
京城世雲退屯兜率院時方雨雪賊弛備李餘慶麾下權僖詗知賊之精

鋭卒蒙崇仁門率數十騎突入鼓操奮擊諸將乘之大破之斬賊魁沙
劉關先生等賊徒自相蹈藉僵尸滿城斬首一十餘萬獲元帝玉璽
二金寶一餘賊十餘萬奔渡鴨江而走金鏞素與世雲妬寵又恐祐芳實
得培等成大功為王所重欲使祐等殺世雲因以為罪而譖王盡殺之乃矯
旨為書使其姪前尚書金琳密諭祐等今圖世雲且曰世雲素忌卿等破
賊之後必不免禍盍先圖之祐芳實就得培牙帳曰金世雲畏賊不進鏞書如
此不可不從得培曰今甫平寇賊豈宜自相剪滅昔穰苴擅誅莊賈衛青
不殺蘇建古今明鑑不可不慎若不獲已執致闕下聽上區處祐芳實乃
退歸及夜復來言曰誅世雲君命也我輩成功而不奉君命其如後患何得培堅
執不可祐等強之於是置酒邀致世雲既至祐等目壯士於座擊殺之洪彥
博（字仲容南陽人與王十之變以首相死於賊）聞其死曰摠兵之出師也言貌甚傲其及宜矣贈僉議政
丞王自福州幸尚州聞祐至咸昌擇大臣有計畫者往迎之以備非常乃遣侍
中柳濯至跪進酒請元帥立歃祐不敢濯曰今公收復三韓僕敢以爵位為
心一杯之後豈復請立歃耶因泣下明日祐凱還詣行宮上謁至中門廳令門者捶
其首祐辭色不變三指所佩囊大呼曰幸姑少緩願至上前獻囊書就戮捶
者更擊殺之既下庭王未及門不知其死傳旨曰汝等擅殺鄭世雲今不斬汝以

有大功也囊書郎鏞紹祐等令殺世雲書鏞恐琳泄其謀先斬之王聞祐死其
孥子裸立道旁哀之名留禁中問所歸遣之鏞遂白王宣旨曰祐等不忠擅殺世
雲祐巳伏辜若有能捕金得培李芳實者超三級録用即遣吳仁澤鄭之祥
朴椿金庾等分捕之是日芳實行至龍宮椿欲傳首芳實下庭跪仁澤拔劒擊
之即仆而絶良久復甦踰墻而走椿追執擊殺之得培至基州聞變而逃庾之祥
等追捕斬之梟首于尚州觀者莫不嗟悼初毛貴之寇義州也祐以七十餘騎
擊敗之卒能殲紅賊復京城皆其功也得培門生直翰林鄭夢周請王收屍爲
文以祭曰嗚呼皇天我罪伊何嗚呼皇天此何人哉蓋聞福善禍淫者天也賞善
罰惡者人也天人雖殊其理則一往者紅寇闌入乘輿播越國家之命危如懸綫惟
公首倡大義遠近響應身出萬死之計克復三韓之業凡今之人食於斯
寢於斯伊誰之功歟雖有其罪以功掩之可也罪重於功必使歸
服其罪然後誅之可也奈何汗馬未乾凱歌未罷遂使泰山之功轉
爲鋒刃之血歟此吾所以泣血而問於天者也且有詩曰自是書生合討文何
提劒將三軍忠魂壯魄今安在回首青山空白雲後祐芳實子年甫十餘
遊於市街人爭饋以物曰今我輩獲安寢食皆三元帥之功也至有泣下
者十二年春王還都次興王寺鏞謀反伏誅

高麗

○按高麗氏四百年來外敵之患北契丹蒙兵雖連歲侵軼而其長驅屠戮未有若紅巾之禍者乘輿奔竄於嶺表京城淪沒爲賊窟一朝迅掃三韓再造恭愍所謂割肥膚尚不能報者政宜今日道也奈何摯天偉烈曾不旋踵駢首就戮於賊鏞之手而王不省悟宣旨不斬而咫尺擅殺終不之問抑天厭王氏奪其聰明以基促亡之兆耶竊嘗觀之臨危撥亂注意乎將而功蓋一世旋見疑忌小人乘時輒售鬼蜮不曰擁兵謀叛則必曰軍心盡歸必使手毀長城兎死狗烹而國隨以亡前車既覆今古一轍惟彼庸不足深責當時扈從之臣如李嵒柳濯洪彥博諸人豈皆賊鏞之黨而環視左右無一人出一言以悟主曾不若爭饋報功之市街人讀史至此孰不掩卷扼腕而淚濕衿者乎嗚乎痛哉

東史纂要卷之七

尹澤 事忠肅 忠穆 忠定 恭愍

尹澤字德仲茂松茂長人諧之孫諧以縣吏登第官至大司成以清白忠直名澤生三歲而孤七歲受學輒成誦稍長讀書無不遍究嘗誦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為大丈夫寧可碌碌耶忠肅四年登第遷檢閱年十五官纔九品或以為侮澤處之傲然後忠肅在燕邸澤單騎上謁一見器重因有托孤之語意在恭愍也累轉右代言王寢疾復以燕邸所語語之澤曰無煩聖慮忠穆薨澤倡議拜書中書省言本國兄弟叔侄相繼之故少主不堪保釐之狀辭甚剴切忠定立坐此貶光陽監務恭愍初定為密直提學慨然自任以當世之事上疏建白不見聽乃以閑城尹致仕然自以先朝顧托知無不言王惑僧普愚讖說築宮南京澤言釋妙清惑仁廟幾至覆國厥鑑不遠矧今四境當備他盜訓兵養士猶懼不給興工勞衆恐傷本根時王深味空桑之譚超然有遠舉之志澤曰殿下上奉宗廟下保生靈奈何欲效匹夫廢絕倫理之事幸白岳之役極言其弊前侍中洪彥博曰不謂尹公戇直至此吾所不及

高麗

也以贊成事致仕乞敀錦州以山水自娛而憂君之心未嘗食息忘也早孤
不識父面於方策見述父子之情未嘗不垂涕嘗佩一囊得異味必盛
以獻母嘗遊燕京道見遺金百兩守以待其主其主泣謝平生布
被弊席饔飧或缺晏如也退居七年卒年八十二謚文貞號栗亭恭
愍嘗手寫眞文書栗亭二大字以賜所著有集行於世

李仁復 事忠惠 忠穆 忠定 恭愍

李仁復字克禮兆年之孫忠肅朝年十九登第爲人正大謹厚以禮
自持力學善屬文國家辭命多出其手好善疾惡皆形于色然
不發之口人皆謂口吃嘗語人曰吾性褊急以認爲守忠惠時中元朝
制科授大寧路錦州判官忠穆朝爲密直提學仁復貌嚴辭氣簡
重每於書筵進講王謂左右曰吾見李公不覺竦然恭愍朝奉
表如元上書請罷省官諸司及增置全羅西京等萬户府鎭撫
司金剛山諸寺降香等事乞皆停罷雙城三撒元是小邦之境乞
敀我舊疆許立關防有塔思帖木兒自謂忠宣王孼子奔于京師
誘致本國羣不逞之徒扇惑人心乞將此人及其黨與發還本國
云王每召見李穡及仁復必令左右洒掃焚香辛僧神照曰君

見臣何必致敬如此王曰二公道德非庸儒烏敢慢哉王方寵辛旽仁復
密啓旽非端人他日必爲變請遠之不聽及旽誅王嘆其先見之明至是
患疽垂沒弟仁任勸念佛對曰吾平生不佞佛今豈可自欺位至檢校侍
中藝文館大提學恭愍甲寅卒年六十七謚文忠配享忠定廟號樵
隱嘗修編年綱目古今金鏡錄有文集

李嵒 事忠肅 忠惠 忠穆 忠定 恭愍

李嵒字古雲固城人初名君侅髫齔異凡兒年十七登癸丑科人以公
輔期之忠惠朝以大司成特除樞密朝士相慶忠定立以爲先王
舊臣惟李某可輔乎政遂拜左政丞恭愍癸巳乞骸骨入清平山
召還復爲侍中己亥冬毛賊犯北鄙嵒爲元帥往督諸軍軍未集
而賊已近西京守臣謀守不可又謀焚倉廩嵒曰非計也賊遠鬭
其鋒不可當不中止其勢必震我國都欲賊中止莫若啗以此城
可令吾民挈老幼東走留倉廩無所壞賊見必悔我亦且少
駐怯我心驕少駐氣衰候吾軍集可一朝襲取安知今日所欲焚
者不爲吾他日用乎未踰月賊果敗如嵒所料嵒於官謹守繩墨
無一毫假貸於家不問有無圖書自娛善隸草嘗寫太甲篇

以獻于王謂其子岡曰汝志之吾既老矣無官守無言責當以格君心為務爾以鐵城府院君卒年六十八王親寫眞與謚文貞配享忠定廟號杏村有勝芳集

金光載　事忠惠　忠穆　忠定

金光載字子輿台鉉之子司空金吉之後既生而身長二尺餘父母異之兄弟光軾光轍光輅三人具登科至元己卯忠惠王幾為曹頔所廢其黨或附勢反王如京師光載曰吾君危矣吾忍獨免乎往從之王復爵東還王素嚴憚左右又忌之乃褫職忠定立開書筵以光載為師固辭為僉議評理藝文館大提學仍提調銓選事入告于王曰文選吏曹掌之虎選兵曹掌之摠于政房自權臣始非令典也因舊便王從之恭愍嗣位杜門不出凡十二年事母盡孝母沒廬墓終制祭必涕泣不止王聞其風命有司旌表所居曰盤邑孝子里復里若干戶以奉事焉居家不治生產滿栽花木左右琴書湛如也卒謚文簡號松堂

李公遂　事忠惠　忠定　恭愍

李公遂益州人學士行儉之孫魁至元庚辰科歷敭坮閣為人精

高麗

明謹慎果斷剛毅一毫不妄取與屹然不為權勢所窘歲辛丑沙賊犯
北鄙恭愍南遷公遂禦賊于竹田追及行在于中原甲寅賊敗奔公遂
受命往理京城庶事草創量材度事持授方略朝無廢政野無遊民
癸卯迎駕還京奸臣崔濡奉德興君謀廢王德興忠宣孽子為僧在元公遂奉表
如京行至西京謁太祖原廟誓曰吾君而不復位臣之死不復還既至
都帝以八勞之皇后設饌慰恩曰公既盡孝吾母是吾親兄也公遂奇皇后外從兄
也諸奇敗后挾憾崔濡說后謀廢王敢不以親兄待之乎公遂曰周姜嫄妊姒育聖基化風雅
存焉褒妲呂武覆宗絕祀美惡昭然千載龜鑑我高麗之於大朝
魚水相得百有餘年矧今殿下即周之妊姒也今王勤王敵愾為國樹
勳當行賞典昭示四方柰何逞私憾廢公義乎願殿下善奏于帝
復吾王逐奸臣幸甚皇后雖感其言怒猶未已帝遂命高麗人皆
從德興東攻金添壽柳仁雨等皆附之惟公遂李子松林樸等不
從崔強之公遂曰老臣縱不能以頸血濺德興之轅其忍從耶辭
疾請留拜公遂太常禮儀使嘗侍太子同上萬壽山廣寒殿太子問
殿額仁智之義公遂曰愛民之謂仁辨物之謂智帝王用此御世則
可致太平矣指殿金玉柱曰老人曾見乎曰帝王發政施仁則所

居屋雖朽木堅於金石不然金石反不如朽木也太子彈琵未成曲
曰人不習忘之矣公遂跪曰第不忘憂民之心耳琵上一二調忘之
何害一日太子以公遂語奏之帝曰吾固知此老賢者也汝外家惟此
一人耳公遂久居燕錢糧匱竭終始不貳及孛羅帖木兒引兵入城
黜丞相華廢政而王復位公遂亦辭職東還忠義聞於天下既
還方修國學公遂喜解帝所賜金帶助其費時辛旽當國頗忌之
公遂亦以盛滿自戒居德水縣別墅幅巾藜杖嘯咏其中風流閑雅
蕭然有山野之趣以益山府院君卒年五十九謚文忠配享王廟號
南村○李子松靑陽人柱禍朝以諫見忤罷君封攻遼之議力言不可
爲禍所殺子松淸廉國人注意復相聞其死莫不悲歎○林樸安東府吉安縣人恭愍
九年登第紅賊陷京元帥金得培以樸精曉兵法置幕下與立籌畫以書狀官從
李公遂如元帝命樸第從德興之國樸曰臣等若從僧王無異於婦人之背其夫也寧
死誓不從德興東行請詩樸書近體一首于其屏曰來本消遙未行泰山還似一毫輕
其末曰莫將繪事迷人目我愛天然古石屏學士危素見而歎曰今亦有忠節之士樸
還王褒之乃除中書舍人樸疏上正心論相二十條王益重之王又命陳時政得失復上
十餘事王嘉納十六年爲濟州宣撫使樸至州開諭星主王子等一心服事勿與牧子扇
變之意星主及軍民皆俯伏曰敢不唯命先是宣撫者率皆貪暴侵漁牧胡因誘以數
叛樸行至羅州取水盛瓮而飲雖茶湯不入口民大悅相謂曰聖人來也王官皆如林宣
撫我輩何至叛乎然州人或有識其載水者轉成均祭酒上書始分五經四書齋科
舉一依中朝搜檢通考之法陞大司成樸性好詭異倜儻敢言又喜立名嘗自言但知
奉公未嘗干謁然每夜敝衣徒行出入辛旽第爲旽畫計蹤跡詭秘每譽旽盛德旽
悅之請罷劉子房知印成石璘以樸代之樸善伺候王意又揣旽好惡惟務迎合眷遇

三

曰麗王薨翌日樸在殯側露齒笑都監柳爰廷性鯁直見樸笑責之曰先王曾桐子社稷臣今忘哀而笑非忠臣然樸喪云陵未帶三年禍初立仁任倡議與百官將呈書北元中書省樸與林相表鄭道傳不署名大司憲李寶林劾樸廢為庶人流之繼而俞黨執義金承得上書請誅之杖流務安中路蹴殺之

史氏曰樸名㐫當紅寇之捷運籌戎幕當德興之變誓死不從出使耽羅秋毫不犯屢抗疏定科舉之法陳時政之弊當時物論孰不以樸為賢為能也使樸便死於德興之變則一生終始千載之下孰得而知者哉

柳淑 事忠惠 恭愍

柳淑字純夫瑞州(瑞山)人忠惠朝登第從王(王卽恭愍時以太弟入元下同)入元居四年忠穆卽位王僚佐多不守節淑獨不變忠穆薨百官表請立王命將下淑聞母病卽日請歸或止之淑曰忠臣孝子名異實同本末則有序況事君日長事親日短遂東歸母見淑喜病卽愈恭愍卽位錄燕邸功為一等拜左司議參與機務為趙日新所構罷居田莊日新誅為代言事皆咨訪淑不欲昵近屢辭以疾一日王再召不至王怒下巡軍獄歷版圖判書樞密院直學士辛丑冬紅賊入黃州勢甚逼淑曰國所恃者城池糧餉也今城未完倉無儲糈何以守遂決策南幸賊退還都

高麗

拜僉議贊成事藝文館大提學淑見王多疑忌功臣少有全者又懼盛滿屢
乞退告病不朝不通賓客者數月時僧遍照出入禁闥淑稍抑之及其進
用重傷大臣虐焰可畏每指淑淑不往照深銜之且惡淑忠直讒毀百
端王稍信之召淑執手歎曰予倚卿永作股肱何其衰耗乃爾卿其言
志無隱淑乞歸里田遂罷封瑞寧君退歸也將相大臣門生故吏咸餞
于郊淑作詩末聯云不是忠衰誠意薄大名之下久居難國人皆嘉明
哲王猶不忘淑稱之不已旽恐淑復用必欲加害僧求淑罪有人為旽
誦淑詩旽譖于王曰淑之乞退有深意上知之乎曰何意耶旽曰淑以句
踐比上范蠡自比故其乞退甚懇句踐者越人也范蠡為其將伐吳勝
之取吳王妃西施載船而去曰烏嘴魚腮食人之相大名之下難以久居
句踐有食人相故范蠡云然淑乃以上比句踐罪莫大焉王曰何以聞之旽
曰淑將行賦詩其一聯云云此其驗也今淑在瑞州近海若效范蠡
乘舟而去則必向燕都謀立僧王不如早除以絕後患王問左右曰淑
去時作詩否有舉末聯以對者王愈疑之旽欲殺淑王重違旽意乃命
杖之除名籍沒旽遂遣人縊殺之淑其屛去也聞國事異於平日湯酒交
下又禍作家人以淑平日之言送龍腦又謂不如走乃送良馬淑曰君父

天也天可逃乎且死生有命固當順受之將何之就死顏色如平時人皆驚之
流涕子實與厚亦皆流竄及旽誅王始知其然悼甚有旨雪其冤謚文
僖配享王廟淑有所薦引未嘗言之其人有所罷黜未嘗斷之於己遇
大事決大疑又未嘗猶豫其間蓋於精明仁恕兩得之矣號思庵○
公歸田卜築伽倻山優游以自老京山樵隱寄以詩有己向危時安社稷
更從平地作神仙之句

○按公碧瀾渡詩久負江湖約紅塵二十年白鷗如欲笑故故近樓前
南秋江曰思庵竟未免紅塵之厄其忠清大節終不見白於大名之
下為賊旽所誣陷黯黯就戮哀哉且有和詩未識青雲路江湖四十
年云而秋江亦未免酷禍復使後人哀之賊賢之徒何代無之痛哉

元松壽 事忠惠 忠穆 忠定 恭愍

元松壽原州人樞密使善之之子登第補春秋修撰忠惠御書筵安
震言臣等備員兩府未可竟日侍講宜擇端士以備顧問元松壽
閔湜其人也李齊賢等又進言王之有瑕者必待良工雕琢然後能
成其聖德宜令松壽常在左右講劘道義忠穆時拜獻納劾贊成事
鄭天起告身未出而直入政房且棄其妻常在倡家王怒下松壽等

鞫之宰相冶諫營救不得竟罷忠定三年出為西海道按廉恭愍卽位
東還松壽迎謁于道風儀清秀進退有度王知其非常人卽擢為內書舍
人左副代言委以機密日見親信叅銓注慎重名器不以私雖王命不苟
從王益敬重見松壽至必起待之松壽嘗在妻服命出視事松壽奏曰承
宣非獨臣且在服視事無古禮王然之十年避紅賊扈從南狩賊平策
功一等松壽典機務八年嘗懷憂懼涕泣乞代王曰卿進如卿者可代
乃擧李岡以代（岡嘗銓選時方遇報繆絡上下維持岡之功居多然惟務承迎識者譏之）轉政堂文學未幾忤辛
旽罷旽益用事且憂憤成疾卒年四十三有宰相器國人惜之謚文定號
梅谿

李存吾事恭愍

李存吾字順卿慶州人姿相端潔簡重寡言性孝友早孤力學慷慨
有志節年十餘肄十二徒賦江漲詩云大野皆為沒高山獨不降識者
異之恭愍九年登第選補史翰與鄭夢周朴尚衷李崇仁鄭道傳金九
容金齊顔相友善十五年為右正言與左司議大夫鄭樞上疏論辛
旽曰臣等伏值三月十八日於殿內設文殊會領都僉議辛旽不坐宰臣
之列敢與殿下並坐間不數尺國人驚駭罔不洶洶夫禮所以辨上下

定民志苟無禮焉何以為君臣何以為父子何以為國家乎竊見旽過
蒙上恩專國政而有無君之心當初領都僉議判監察命下之日法當
朝服進謝而半月不出及進闕庭膝不少屈常騎馬出入紅門與殿下
並據胡床在其家宰相拜庭下皆坐待之雖崔沆金仁俊林衍之所為
亦未嘗如此者也昔為沙門當置之度外今為宰相名位定矣而敢失
禮毀常若此原究其由必託以師傅之名然俞升旦高王之師鄭可
臣德陵之傅臣等未聞彼二人者敢若此也李資謙仁王之外祖仁王
謙讓欲以祖孫之禮相見畏人公論而不敢蓋君臣之分素定故也是禮
也自有君臣以來亘萬古而不易非旽與殿下之所得私也旽是何人
敢自尊若此乎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而作福作威
王食必害于家凶于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是謂臣而僭上之權
則有位者皆不安其分小民化之亦踰越其常也旽既作福作威又與
殿下抗禮是國有二君也陵僭之至驕慢成習則有位者皆不安其分
小民踰越其常可不畏哉宋司馬光曰紀綱不立奸雄生心然則禮
不可不嚴習不可不慎且殿下以旽為賢自旽用事以來陰陽失
時冬月而雷黃霧四塞彌旬日黑子夜赤祲天狗墜地木冰太甚

清明之後雨雹寒風乾文屢變山禽野獸白日飛走於城中旽之論道燮理
功臣之號果合於天地祖宗之意乎臣等職在諫院惜殿下相非其人將取笑
於四方見譏於萬世故不得嘿嘿庶免不言之責疏上王大怒覽未半遽
命焚之召樞等面責時旽與王對床存吾目旽叱之曰老僧何得無禮如
此旽惶駭不覺下床王愈怒下樞等巡軍獄命李春富金蘭李穡金
達祥等鞫之乃謂左右曰予畏存吾怒目也初存吾草疏赴省諸郎畏
縮無敢應者謂樞曰兄不當如是樞與遂上疏春富等問樞曰誘汝上疏
者誰瑜對曰吾父子相繼為諫大夫俱受國恩今見上委政非人將危社
稷人人憤恨故在言職不得嘿嘿耳豈待人誘之然後言乎且旽擅威福道
路以目孰使之者瑜問存吾曰爾尚乳臭童子何能自知必有老狐陰嗾
者其無隱對曰國家不以童子無知置之言官敢不言以負國家耶
時存吾年二十五旽欲因此盡去異己有名望者或謂樞等曰若引前
政堂元松壽前侍中慶千興則可免死答曰身為諫官第論國賊耳
安有為人所指乎且死生有命豈可誣人以求免耶旽黨必欲殺之穡
謂春富曰二人狂妄固可罪然我太祖以來未嘗殺一諫官今因令公殺諫
官恐惡聲遠播春富等然之得免死於是貶樞為東萊縣令存

吾為長沙監務自是旽之桀驁尤甚宰相台諫皆附旽而言路塞矣存
吾退居公州之石灘（石灘在扶餘縣東十二里白馬江上流）旽勢益熾憂憤成疾疾革令左右
扶起曰旽尚熾乎左右曰然還卧曰旽亡吾乃亡返席未安而没年三十一
恭愍二十年也存吾没三月而旽伏誅王思存吾忠贈大司成子來年十歲
王手書諫官存吾之子安國下政房授掌車直長（安国来之子）樞字公權以
字行霅谷先生誧之子性恭儉謹厚居官以正時家廟制廢公權以祭
器藏於別室當祭之日必手自滌之奠物極蠲潔疾權姦用事常
懷憤惋遂患背疽而卒位至政堂文學號圓齋謚文簡

韓脩 事恭愍 禑

韓脩字孟雲清州人中贊康之後贊成事渥之孫年十五中第善
草隸忠定王命為政房必闍赤及遜于江華脩從之名重一時恭愍
王召復為必闍赤累遷代言典銓選辛旽方幸於王其跡甚秘脩密
啓旽非正人恐致亂願上思之非臣誰敢言王方惑旽拜脩禮儀判書益
疏之也及旽敗王曰脩有先見之明禑立累遷封上黨君判厚德府事
禑朝甲子卒年五十二人皆惜之謚文敬號柳巷學識行義為世所重有
文集行於世

慶復興 事恭愍 禑

慶復興初名千興清州人性清直累遷監察掌令恭愍時轉密知門下政事錄誅奇轍功爲一等紅賊入寇以復興爲西北面元帥率兵千餘屯安州畏賊不敢戰王怒欲論以軍法洪彦博言復興公廉謹篤然不閑將略是用者過也王怒解尋拜平章事守門下侍中辛丑扈從功爲一等崔濡在元譖于帝廢王立德興君發遼陽省兵納之遣李家奴來收王印章王以復興爲西北面都元帥屯安州以李珣禹磾朴椿安遇慶等分屯諸州皆受復興節度復興移檄德興從者略曰蘇武牧羊猶持使節管仲射鉤終相桓公二人之事其審克之嗚呼四山空濛大野風鳴覆轍車下仰視星斗於斯時也鄉思幾何越鳥南枝狐貉首丘庸可以人不如禽獸狗又移書諭崔濡濡奉德興渡鴨綠江崔瑩安遇慶等諸將擊敗之濡渡江而走復興遣金南貴獻捷拜復興左侍中凱還王命有司如迎駕儀令百官宴于國清寺南郊慰恩之辛旽用事復興雖在相位不得與聞政事爲旽所擠罷封清原府院君後與吳仁澤等謀除旽事洩杖流興州旽誅召還復拜左侍中提調政房及禑欲立停書筵復興曰聖賢書雖不讀常在手自有益禑勿講

有韓略者口給無才行初為司憲令史以禍外戚又托乳媼求為持平禍
一日用小帖擬略台官復興言注授已訖不可更改禍曰有紙墨改之何
難復興又言古者外戚不除言官禍強之復興力爭終不授復興與仁
任池奫同注擬時池李擅權擧國趨附復興廉潔自守雖惡其
貪饕知不可救日醉酒為事及銓注輒薦賢以抑行賄之輩然杞二人不
能行己意或先出不與都堂有事會議輒醉不至仁任林堅味忌復興
清直訴以嗜酒不視事流清州又流評理薛師德等十人皆復興酒徒
也復興卒于貶所謚貞烈昌立賜祭以文略曰嗚呼我先祖恭愍王即位
之初側席求賢旰食圖理擢卿百寮之中置之憲司引入御寢咨訪達
旦遂能內誅奇轍外殲紅賊文德武烈聞於天下我先祖中興之烈有光
于祖宗卿有力焉迨至癸卯賊臣崔濡推奉孼醜突入鴨綠授卿節
鉞與崔瑩等擊走功在社稷賜劵圖形及逆旽以左道惑我先祖卿大
夫望塵趨拜昏夜走謁其門湯沸旽亦歆卿清忠損慨欲屈卿而致
之門屢遣私人而卿不一進旽乃譖卿卿於是有明夷之行三韓之人知
與不知莫不泣下旽謀既覺而誅即日召卿復卿左相及我上王嗣位
賊臣李仁任乘間專恣鬻官貨獄敗我先祖嚴恭抑畏事大之

禮尚賴卿之在朝五六載之間社稷粗安而仁任惲卿不能縱其溪壑之欲
朝夕側目嗾群兇而逐卿予惟汲黯在漢而淮南之謀不得行孔父在宋
而華督之惡不敢作卿在上王朝身佩王室安危朝廷輕重誠唐之
郭汾陽裴晉公之儔也嗚呼位極人臣而無一畝於京甸無斗粟於家
瓶簞食水飲弊裘瘦馬求之千載如有卿幾何云

崔瑩 事恭愍 禑

崔瑩惟清五世孫也風姿魁偉膂力過人剛直忠清年十六父元直
臨終戒之曰見金如石瑩佩服遺訓不事產業居第湫隘服食儉
素其視輕肥者如犬豕然恭愍元年趙日新作亂瑩與安祐崔
源協力盡誅援護軍三年與柳濯從元丞相脫脫等征高郵前
後二十七戰又禦賊于淮安路泗和等州晝夜力戰身被數槍殺
獲殆盡既還國倭賊寇西海戰克之紅賊入西京瑩以西北面兵
馬使戰于鐵和咸從之間頗有功拜平壤尹時瘡痍未復餓莩
相繼瑩賑濟勸耕多方盡力十一年與安祐等收復京都錄勳
一等金鏞謀亂犯興王行宮瑩聞變馳赴擊賊盡殺之尋陞
贊成事十三年甲辰崔濡奉德興以元兵一万渡鴨綠江圍義州我

軍敗績濡入據宣州王命瑩為都巡慰使節度諸軍瑩道遇亡卒輒斬以徇軍令始肅諸將來會擊濡大敗之妖僧遍照主寡直金蘭々以二女與之瑩責蘭照嫉之因譖于王瑩以贊成事致爲鷄林尹聞命遂行旽復誣瑩交結內官離間上下遣李得林鞫訊瑩誣服乃削爵流之時倭寇大熾癸丑召還以贊成事為六都道巡察使黜陟將帥守令籍軍戶造戰艦有罪者皆令直斷人謂瑩素不識朝士賢否故黜陟未精後為慶尚全羅楊廣道都巡問使憲司啓瑩當為都巡察使使六道騷動不可復為巡問瑩泣訴曰臣赤心徇國而致謗如此請罷臣職甲寅瑩受命領三道二萬五千兵討濟州叛賊胡石迭里必思肖古禿不花觀音保等平之丙辰倭寇扶餘陷公州趣連山等處元帥朴仁桂迎戰敗死瑩自請擊倭禑及諸將以老止之瑩曰臣身雖老志則不衰但欲安社稷衛京城耳請之再三許之瑩不宿而行至鴻山倭先據險隘三面皆絕壁惟一路可通諸將畏怯不進瑩身先士卒盡銳突進賊披靡有一賊隱林中射瑩中唇血淋漓神色自若射賊應絃而倒戰益力遂大敗之以功為鐵原府院君倭寇江華通津童城等縣將士失律所過蕭然時有童子自賊中逃還曰賊常言所可

畏者惟白首崔萬戶耳鴻山之戰崔萬戶至則士卒爭先躍馬蹴踏之甚可畏也京都濱海畏倭寇欲遷內地禑命築宮城于鐵原瑩曰夏月遷都恐防農業且以京城委賊國將自隳可寢事遂寢戊午夏倭寇德豐合德等縣入昇天府聲言將寇京城中外大震瑩督諸軍軍于海豐郡賊覘知之以為破瑩軍則京城可窺趨海豐直向中軍瑩曰社稷存亡決此一戰遂進擊之賊逐瑩瑩奔諸將合擊大敗之瑩從傍奮擊殲賊夜遁京城解嚴賜瑩安社功臣禑遊龍首山乘醉馳馬而墜瑩泣諫曰忠惠王好色然必以夜不令人見忠肅王好遊然必以時不令民怨今殿下遊戲無度墜馬傷體臣備位宰相不能匡救何面目人見禑曰自今改之甲子瑩再為侍中謝病不起又封上都統使印乞釋兵柄禑慰勉視事瑩赴都堂極言諸宰相兼并之弊遂與文案禁斷侵奪且諸相曰署此案後復有如前日者予諸相默然禑欲納瑩女瑩曰臣女鄙陋且再醮婦所生不可配至尊殿下必欲納之老臣剃髮入山矣泣且固拒麾下鄭承可等逢迎禑意遂納之封為寧妃禑嘗憚瑩正直不往其第自此寵愛寧妃屢往焉戊辰六月　太祖回軍之日以禑獨與瑩走

策攻逆時瑩與禑在八角殿諸軍一時毁垣郭忠輔等直入索瑩禑執手泣別遂流瑩放禑于江華囚瑩于巡軍鞫攻遼之罪移配忠州繼因典法郎舍疏論竟斬之年七十二瑩每臨陣對敵神氣安閑矢石交於前略無懼色戰士却一步者悉斬故大小百戰未嘗一敗身都將相久典兵權關節不到世服其清務持大體每赴都堂正色直言不少隱然性少戇不學無術凡事斷以己意喜殺立威臨刑辭色不變死日都人罷市遠近聞者街童巷婦皆爲之流涕屍在道傍行者下馬謚武愍○臨刑之日乃曰平生未嘗造惡業我若有貪欲之心則墓上生草不然則草不生矣墓在高陽至今充赭俗謂之紅墳 慵齋叢話

朴尚衷 事恭愍 禑

朴尚衷字誠夫羅州潘南縣人恭愍朝登第累遷禮曹正郎時享祀禮儀旧無文簿屢致錯誤尚衷參證古禮序次條貫手寫之以爲祀典後來者得有所據禑元年金義殺大明使臣奔北元反義從者來李仁任安師琦待之厚尚衷上疏曰金義殺使之罪在所當問寧相待其從者甚厚是師琦嗾義殺使其迹已見今若不正其

罪社稷之禍自此始矣太后下其疏都堂斬師琦梟首于市尋判
典校寺事上書略曰當今之勢正所謂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
未及然謂之安者也有識之士孰不痛心先王初蒞大明使臣猶
在境而遽興事北之議此乃危急存亡之一大機也為臣子而反先王
事大之意至使殺天子之使而奪其馬罪孰甚焉而一二臣心懷不
忠規賣國以自利欲以其罪惡嫁禍於國家必欲使宗社夷滅生
民糜爛而後已可不痛哉事勢至此而殿下不與二三大臣之忠
直者早辨而處之則將如宗社何如生民何復上疏列數四罪
而極言之以為四罪而有一足以為戮況有此四罪而不能罪之欲
同受禍何哉既得其人則繫囚之使大臣奉表達之天子以待其
察則聰明之下安有不辨之理宗社生民之安危在此一舉一失
此機噬臍何及又獻納李詹正言全伯英等上疏請誅仁任池
奫曰侍中李仁任陰與金義謀殺天使幸而獲免吳李男擅殺
定遼衛之人張子溫不以金義之殺使告定遼衛罪當推鞫仁任
置而不問贊成事池奫出鎮西北得金義書不以上達寄付仁
任二人唇齒嫻變將然之禍不可測請誅仁任與奫護軍禹仁烈

韓理等阿仁任意上書以為諫官論宰相非細故也於是下詹伯英獄辭連祿生尚衷使崔瑩池奫杖鞫甚慘仁任曰不須殺此輩乃流之祿生尚衷皆道死杖流詹伯英及方旬閔中行朴尚眞又以鄭夢周金九容李崇仁林孝先廉廷秀廉興邦鄭思道等十餘人諒害己並流之尚衷沉默寡言慷慨有大志博學善屬文燕居但觀書言不及産業兼通星命居家孝友莅官勤謹不義而富且貴視之蔑如也嘗寄詩林樸云忠臣義士世相傳宗社生靈五百年那料奸人能賣國坐令逆黨得安眠樸不答○鄭思道迎日人為詩有豪氣年十九中第三十八兩府士論不以為太早恭愍朝鎭合浦又鎭東北面號令明肅士卒畏服謚文貞○金九容初名齊閔方慶之後為仁任所竄居驪興放迹江湖官至判典校洪武十七年以行禮使至遼東摠兵官潘敬執送京師命流大理衛行至瀘州病卒有惕若齋集

李穡　事恭愍　禑　昌　恭讓

李穡字穎叔贊成事穀之子自幼穎悟絶倫至正辛巳年十四中成均試穀仕元穡補國子監生員在學三年穀在本國卒自元奔喪

恭愍初服中上書言時事曰正經界曰禦倭寇曰論文武曰崇學
校曰抑異端其抑異端曰佛大聖人也又曰佛者至聖至公云二年
擢魁科丙午以書狀官如元遂擢制科甲第二名初授翰林同知制
誥國史編修官東皈陞內史舍人乙未夏又充書狀官如京仕翰
林院權經歷丙申以母老棄官東皈蓋知天下之將亂也吏部侍
郞轉右諫議大夫請行三年喪從之以言事忤權貴一時諫官皆
左遷擬穡尙冊待曉將發夜命下進拜樞密院右副承宣王謂宰
相曰李穡才德出衆用舍不如此無以服人心自是參掌機密凡
七年辛丑冬紅賊陷王京乘輿播越臣僚多潰散穡從王不離
側洪濟多艱弼成克復之功策勳一等十一年王聽僧言賜田會
穡奉御寶印監誠楊王遣宦官命並印賜僧牌穡曰此事宜
議諸大臣王怒甚穡恐印牌王怒猶未解命停印楊柳淑諫曰僧
以非理干瀆聖政穡爭之誠是殿下聽非理而罪爭於臣理何王
怒稍霽乃印楊遷密直提學同知春秋館事自是與國政雖在罷
閑有大政必就問焉十六年判開城府事兼大司成兵亂之後學校
廢弛增置生員又擇經術之士金九容鄭夢周朴尚衷朴宜中李

崇仁等兼學官宜中客城人明敏篤學先是奉使者多賫金帛鬻貨中国以謂高麗人餽事大貢貿易來耳宜中以密直提學如京請還鐵嶺迯先不賫一物遼東護送徐顯索布傾橐不之解一紵衣與之顯歎其清白以告禮部天子引見待之有加遂寢鐵嶺立衛之議仕　本朝先是館生不過數十穡更定學式每日坐明倫堂分經授業講畢論難忘倦於是學者坌集程朱性理之學始興侍中柳濯與密直鄭思道安克仁等上書極諫馬巖之役非止勞民傷財術家有言作室此地異姓王矣王大怒下濯思道獄命李穡柳淑等鞫之既曰侍中當死矣王欲殺濯命穡製教諭衆穡請罪名王曰久為首相多行不義致天大旱一也奪演福寺田二也公主之薨死三日闕祭三也其葬降用永和之例四也不忠不義孰大於此穡曰此皆已往事也近日濯等上書請寢土木之役雖名四事国人皆謂上書之故又此四條皆非可殺之罪願更思之王益怒穡俯伏曰臣寧得罪安敢為文以成其罪又上書之事非獨濯領都僉議亦知之既在方側不得已乃曰老矣亦知之但為上怒甚不敢告耳王命侍中春富封國印春富俯伏不敢既曰宜令言者封之乃命穡穡恐王益怒乃封之書曰臣穡謹封王曰卿以予為否德不從予言持此去求有德者我太祖初豈王孫哉予乃遜位矣乃穆御不許進膳知印林樸奉国

高麗

印進排命出之眈欲解王怒啓王下穡獄使李仁任柳淵鞫之穡曰臣敢盡
言者欲王動心省悟也因泣下曰穡之泣非畏死也但恐因此一失主上之
名不美於天下後世也仁任等具以聞王遂感悟命皆釋之眈誅後因憲司奏劾遂縊殺柳濯國人有涕泣者濯高興人謚忠靖
禑朝封韓山君上書乞退不允十一年檢校門
下侍中及戊辰我 太祖回軍之日欲擇立王氏大將軍曹敏修密問
於穡穡乃曰當立前王之子於是立昌爲王穡以侍中與密直李崇
仁如京師賀正請王官監國自玄陵之薨 天子每徵執政大臣入
朝皆畏懼不敢行穡爲相自請入朝 帝素聞穡名禮待甚厚及
還語人曰今 皇帝心無所主之主也時論譏之曰大聖人度量俗
儒可得而議乎己巳穡謁禑于黃驪府七月穡乞解職擧李琳自
代判門下府事十月諫官吳思忠等彈劾李崇仁服喪爲試員
赴京親買賣誣陷永興君之罪流京山府權近上書曰崇仁父元具
既老且病命在朝夕欲及其生得見其子掌試之榮也國家重
崇仁之才憫元老之志俾掌監試若崇仁苟辭則是知有死世
而不知有生父也故雖内不自安而黽勉就職孔子所謂觀過知仁
者也是誠孝子之不幸不可謂之不孝也今之仕者或父母有俱

沒三年之內冒千口傳赴試登第者或有踐華要坐府司刑人殺人不以爲愧者不審此人父母俱沒爲誰榮乎爲自己也爲父忍母猶爲不孝爲自己忘父母得爲眞孝乎其他買賣誣陷之事亦極論救之時大司憲趙浚起復故謂近疏論已深銜之思忠等疏論近黨附崇仁流寧海府穡亦不自安乞辭職放長湍別業十月昌廢恭讓王立穡自長湍入賀王親享大廟告即位有司請撤禑母神主穡曰此事未保其終姑徐之已而思忠趙璞等上疏極論穡立昌迎禑反復嚇詐之罪命罷穡父子廢敏修爲庶人臺諫交章論穡種學止於罷職則万世姦賊何所懲乎宜下攸司命正其罪李崇仁河崙前爲仁任腹心後徇穡奸計種學以立昌爲父之功言於宦官李芬請令有司論罪於是流穡父子崇仁崙芬于外徙敏修于三陟二年庚午春諫官又上疏請置穡敏修等極刑乃並徙遐遠思忠田時鞫穡于長湍使獄卒執杖立左右竟日逼夜逼供獄辭臺諫復論敏修穡近等遂徙穡于咸昌餘皆流懸繼有趙胖王昉自京師回啓尹彝李初詐　帝之言臺諫相繼請鞫彝初之黨大獄遽起遂下禹玄寶等十餘人于巡軍獄

逮繫穡李琳禹仁烈李仁敏鄭地地少有大志姿魁偉性寬厚爲將好讀書通大義凡出入常以書籍自隨逮獄不服言必誓天辭語慷慨故後退居光州恭讓三年被召未赴而卒李崇仁權近李種學李貴生等于清州獄遣門下評理尹虎同楊廣道都觀察柳珣鞫穡等方鞫諸囚忽雷雨大作前川暴漲毁城南門直衝北門城中水深丈餘漂沒官舍民居殆盡獄官蒼黃攀樹木以免事聞命放諸囚安置台諫復論執不已又鄭道傳上書都堂請誅穡及玄寶玄珤字原功丹陽人恭愍朝登第累遷執義左司議時正言尹紹宗草疏請去金興慶斬金師幸玄珤知之託以紹宗曖昧勸去之禍立授代言轉大司憲贊成事回軍之際禍以玄珤爲侍中數日罷恭讓立金佇獄起辭連玄珤郎舍請置極刑曼肅誅鞫諫官金震陽等辭連王𤣰不問都評議司執玄珤與其子洪壽洪富洪康洪得洪命及宗室南平君和等二十餘人並竄遠地台諫交章請誅留中不下入本朝卒謚忠靖更於面對極言宜置極刑台諫繼論乃流穡咸昌玄珤種學皆流遠地三年冬省憲疏論道傳內懷奸惡外施忠直陰誘糾正非毁台諫請置極刑王命放歸奉化省憲再論道傳家風不正派系未明濫受大職混淆朝廷之罪命移配羅州召還穡崇仁以穡及玄珤封府院君四年壬申夏諫官金震陽等極論浚道傳等罪請正典刑疏上留中不下翌日震陽等伏閤更請並流浚道傳等遠地而已夢周遇害放穡于韓州王使謂穡曰卿其去矣兩江之外惟卿所適穡憮然曰臣顧無田宅果安放乎遂貶衿川尋

從驪興又移長興府冬宥歸韓州穡天資明敏博覽羣書為詩文
操筆即書略無凝滯勉進學後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學者皆仰慕
掌國文翰數十年屢見稱中國平生無疾言遽色不露圭角不治
生産雖屢空不以為意與夢周同心終始不變臣節然志節不固
無大建白學問不純崇信佛法○乙亥秋公遊關東入五臺山我 太
祖遣使迎致仍封韓山伯待以故舊之禮公進見而退送至中門丙子
五月請往驪江避暑將登舟疾作卒年六十九謚文靖行狀○公自遼
陽之逝丑遼陽縣君 哀毁成疾聞恭愍薨愈篤杜門卧者七八年聞奉肯懿指
空頓翁浮屠其徒因易往來于門凡求詩文叩者輒應頗有佞佛之譏恭
讓王時累次召還為忌公者所劾輒見斥逐人有譏公往來不憚煩者又有
為公危之欲其稱疾無行者辛未冬又自咸昌被召而來門人權近亦疑
忠州路見公以所聞告之公曰是則詐也人臣之道惟君所命召之則來揮
之則去死且不避往來何恤哉行狀○壬申六月居驪興甓寺有泛舟鸕鷀
巖詩詩止於此謏聞瑣錄公有詩集三十五卷文二十卷○穡嘗語人曰昔晉元
帝入繼大統致堂胡氏論曰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
不革也然以為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憑依舊業安能係屬人心含而創

初難易絕矣此亦衆勢既事不得而已爲之者也今橋於立辛氏不敢有異議者亦此意也 木史

○任弼仲丙辰丁巳錄曰訥齋集中甲戌九月日在秋城衙齋牧隱先生見夢中授詩一篇含其半前數日與元冲論此老心事得其實云詩曰先正韓山世已遼人間不朽挺嵬嵬史家東筆公何在照代凌烟影獨遙所謂史家東筆公何在者蓋指當立前王子之事也及訥齋撰東国史略則引牧老嘗語人曰晋元帝八繼大統致堂胡氏論曰云云而斷之曰今橋於立辛氏不敢有異議者亦此意也以今觀之此筆亦豈盡牧老心事者蓋難言也革命時史筆国不可盡信嘗聞原州有元氏藏先祖其元天錫遺稿者天錫恭愍時人與牧老諸公相往來言當時事後世所不能知者云

○按牧隱集中有胡不歸行一篇曰胡不歸胡不歸汝其老矣胡不歸汝所天兮實于天汝獨留兮鼎湖波遠明斜暉欲墜不可駐風聲悲號天地亦爲之依依其終曰胡不歸胡不歸無不足兮奚所希青山隱隱水鏡淨飛瀑所屆惟漁磯深味落句語則意似在己巳年間乞退歸長湍別業時作也詩辭悽惋憂傷激烈覬此亦足以知

公之心事矣○又按對菊有感詩人情那似物無情觸境年來漸不平偶向東籬羞滿面眞黄花對偽淵明龍沙漠漠又秋風衰草連雲落照紅折得黄花誰上壽海西千里是行宫

鄭夢周 事恭愍 禑 昌 恭讓

鄭夢周字達可襲明之後至元丁丑十二月戊子生初名夢蘭改夢龍既冠又改今名恭愍九年庚子連魁三場遂擢第一人選補藝文檢閲癸卯以東西面都指揮使韓邦信從事官征女眞于和州乙巳丁外艱時喪制紊弛士大夫皆百日除喪夢周獨廬墓哀禮俱盡國家爲旌其閭壬子春以書狀官從洪師範赴京賀平蜀秋還到大倉至海中許山遭颶風船敗師範溺死夢周乃死乃生割韉而食者三十日事聞 帝具舟楫取還翌年秋乃還初 皇明之聲興也公力請于朝首先效朝大爲 高皇帝所嘉至洪武八年乙卯恭愍被弑金義殺使國人恟懼未敢通使 大明夢周時爲大司成上書曰吾東國僻在海外自我太祖起於唐季禮事中國其事之也視天下之義主而已頃者元氏自取播遷 大明龍興我上昇王恭愍灼知天命奉表稱臣 皇帝嘉之封以王爵錫貢相望者六年

高麗

于玆矣今上即位之初賊臣金義因禮送天使中路擅殺叛入北元與元
遺孽謀納瀋王罪惡甚矣國家不惟不問金義之罪反使宰相金
湑奉貢北方與李南封疆之臣也擅殺定遼衛三人張子溫金義一
行之人也不達定遼衛公然還國又置而不問今北使之來議遣
大臣禮接境上乃曰不欲激怒北方以緩師也夫元氏失國遠來求
食冀得一飽以延須臾之命名爲納君實自利也絶之則亦我之強
事之則反驕其志其欲緩師實速之也竊聞其詔加我以大逆
之罪因以救之我本無罪又何救焉國家若禮待其使而送之則是
舉國臣民無其實而自蒙大逆之名不可使聞於四方爲臣子者
其可忍乎又況朝廷初聞金義之事固已疑我矣又聞與元氏
相通而不問金義之罪則必謂我殺使與敵也若興問罪之師水陸
並進國家其將何辭以對之乎欲緩小敵之師實動天下之兵也此
理甚明人所易曉人情洶洶恐生他變伏惟斷自宸衷執元使收元
詔縛其李南張子溫並金義帶行之人送之京師則曖昧之罪不
辨自明乃約與定遼衛養兵待變聲言向北則元氏遺種斂迹
遠遁而國家之福無窮矣與其夢周抗章論列者十數人池李溇

高麗

忌賊夢周彥陽餘悉流遠逃卅踰年賜環時倭寇充斥瀕海蕭然國
家患之嘗遣羅興儒使覇家台說起親其島主拘囚興儒幾餓
死僅還權臣嫌前事以夢周繼使日本禑四年是行也人皆危之
夢周略無難色及至極陳古今交隣利害主將敬服館待甚厚
倭僧有求詩者援筆立就緇徒坌集日擔肩輿請觀奇勝及歸
刷還俘尹明萬數百人且禁三島侵掠夢周又憫倭賊奴我良家
子弟乃謀贖散力勸諸將各出私貲且為書授尹明以遣賊魁見
書還俘百餘人自是每明之往必得俘歸倭人稱慕不已後聞夢周卒或有齋僧薦福者
壬戌夏進貢金銀到遼東乃還冬又以請謚再赴京時本國與
朝廷有釁 帝怒將加兵增定歲貢乃以五歲貢不如約杖流
使臣洪尚載于遠地癸亥當遣使賀聖節人皆規避最後擬遣陳
平仲平仲賂林堅味辭疾即擧夢周禑召面諭之夢周曰君父之命
水火尚不避況朝天乎然我國去南京凡八千里除候風渤海實九十
日程今去聖節纔六旬脫候風旬浹則餘日僅五十此臣恨也遂行晨
夜倍道及節日 帝覽表畫日曰爾國陪臣必相推故不肯來日
迫乃遣爾也爾得非往者以賀平蜀同差來者乎夢周悉陳其時

船敗留滯 帝特賜慰撫優禮以送遂放還尚載等丙寅夢周又如
京師請蠲減歲貢奏對詳明 帝命削去歲貢己巳廢昌立瑤
及誅禑昌之時夢周與偰長壽等長壽偰遜之子遜回鶻人仕元避紅賊東奔長壽恭愍朝命赴試登第歷官判三司仕 本朝賜籍慶州亦參勳列恭讓王以夢周守侍中判都評議司益陽
郡忠義伯壬申夏諫官金震陽李擴李來李敢權弘柳沂徐甄李
作李申等極論趙浚鄭道傳南誾尹紹宗南在趙璞等並流遠地時夢
周忌我 太祖威德日盛知浚道傳誾等有推戴之意欲乘 太
祖墜馬病篤圖之於是省憲交章請誅浚道傳等及素所啟心者
五六人將殺之以及 太祖 太宗議於麾下士謀去夢周聞之
詣 太祖邸欲觀變 太宗曰時不可失乃遣趙英珪等要於路擊
殺之四月初四日也是日梅軒往謁適公出吊隨而出洞有武士數人帶弓箭橫過馬首者公顧謂梅軒曰君勿隨吾行梅軒猶隨之公色怒曰何不聽余言不得已辭去俄有人來云鄭侍中遇害矣梟首于市籍家產並治其黨李崇仁趙瑚
李種學種善金震陽李擴為庶人繼而治諫疏論偰長壽李茂李
彬金履安魯生崔關金瞻黨附夢周並遠流又論金震陽等杖
震陽一百流遠方禹洪富洪壽遠流秋七月恭讓王遜于原州夢周
天分至高豪邁絕倫有忠孝大節小好學不倦精研性理之學

渙有所得時經書至東方者惟朱子集註耳夢周在學官講說發越
超出人意聞者頗疑及得胡炳文四書通無不脗合諸儒嘆服李穡亟
稱之曰夢周論理橫說竪說無非當理推爲東方理學之祖及爲相
國家多故機務浩繁夢周處大事決大疑不動聲色而左酬右答
咸適其當多所張設時稱王佐之才時俗喪祭專尚桑門法忌月
齋僧時祭雖名家只設紙錢祭竟焚之或廢者頗多夢周始令士庶倣
朱子家禮立廟奉祀又以守令雜用叅外吏胥秩卑人劣始選叅官
有清望者嚴其黜陟又以金穀出納都評議司錄事白牒施行事
多畏濫始置經歷都事籍其出納又內建五部學堂外設鄉校以興儒
術其他革胡服襲華制立義倉賑窮乏設水站便漕運皆其畫也所
著詩文豪放峻潔號圃隱○李崇仁字子安星山人恭愍朝登第
歷藝文應教門下舍人禑初拜典理摠郎與金九容等請却北元使
坐流尋釋之轉右司議大夫上疏論時政昌立隸官與成佑吳思忠
等劾崇仁流京山府權近上疏論救亦坐貶語在李穡傳彝初獄
起逮繫清州以水災免未幾召還除知密直司事同知春秋館
事又以鄭夢周黨削職遠流尋卒崇仁天資英鋭文辭典雅穡

每歎賞曰此子文章求之中國世不多得　高皇帝嘗覽崇仁所撰
表嘉之曰表辭誠切中原士大夫視其著述亦莫不歎服有陶隱集
行世○金震陽字子靜雞林府人性慷慨不群少孤力学恭愍朝登第
調藝文檢閱不十年歷華要由門下舍人陞左司議恭讓時彝初獄
起震陽語同僚曰彝初之事三歲小童亦知其誣憲司劾以輕論大逆
以沮正論請削職遠流王止罷其職起為左散騎常侍壬申夏與諫官
李擴等劾流趙浚等入夕周過害即杖流遠地尋卒常居草屋號草
屋子○李種學穡之子仕至簽書密直司事盡節麗朝畢命改社號
麟齋

補遺 治隱以下數君子風節表表在人耳目而原史不載博考諸書
補錄如左

吉再

吉再字再父號治隱善山海平人性穎悟清苦年十有二始学十六作
詩四皓溪茅屋獨閑居月白風清興有餘外客不來山鳥語移床
竹塢臥看書自是好讀書已負笈尋師不憚遐險就尚山司錄朴賁
受論孟等書時父元進遊宦松都又娶盧氏女與再母金氏音耗
漸疎金因以致怨再說母以夫婦人倫之義母聞而感悟終不出

從言一日辭于母隨朴貢氏騎氏並覲父于京事父至孝盧氏有
不慈之言起敬起孝盡感而待之如所生子因遊[牧隱圃]德陽村諸先生之
聞始門理學之至論元追知歸母事再啟覲因娶婦申氏申家甚饒
申遂忘[其]驕富遵奉法制化為柔順婦人事舅姑以孝丙寅登第
轉成均博士將國家攻遼東再作詩曰能首正東傾短墻水芹田畔有
垂楊身雖從衆無奇特志則夷齊餓首陽己巳拜門下注書庚午
春知國之將亡辭以老母棄官還鄉道經長湍訪牧隱告其志牧隱
贈以詩末句云軒冕儻來非所急飛鴻一箇在冥冥退居鳳鳴舊
廬除官不起辛未聞驪興凶訃不食鹽果方愛三年時母年六
十有奇晨昏定省奉養兼盡夜披衣朝斂枕船自為之妻孥
欲代之再曰吾母老矣後日雖欲為母為此不可得也遠近學者
四集常與討論經傳衆以亡憂無復有聞達之意庚辰秋我
太宗徵以太常博士臥不起卅官督命如京再上箋自陳不事二
姓之志 上嘉其節義優禮遣之 太宗在潛邸入學讀書再以同里閭相從講劘情義甚欵
居家淡泊安靜輕財重[義]生理屢空怡然不以為意篤於親故謹
於喪祭一從文公家禮不用浮屠法每值親忌一粒不下口垂淚終日

補遺
高麗

每中夜而寤鷄鳴而起具衣冠晨謁祠堂遂及先聖退于書室對案
危坐講明道學竟日忘倦務合程朱之旨言必主忠孝闢異端緇流
感悟而反本者數十人年五十七聞陽村卒哭泣行心喪三年年六十
五朴公貢卒又行心喪三年其老而勤禮如此己亥年六十七卒本
朝 世宗元年丙午賜司諫院左司諫○權陽村題在南諸公贈冶
隱詩帖略曰有高麗五百年培養敎化以礪士風之効萃先生一身
而收之有朝鮮億万年扶植綱常以明臣節之本自先生一身而基
之其有功於名敎大矣後南在爲監司建祠以祀之吳山志閣旅池書
佔畢齋彝尊錄曰鄉先生吉公再以嘗仕高麗辭祿於本朝
累徵不起卜築金烏山下敎授子弟童丱雲集其敎自洒掃應
對之節以至蹈舞詠歌不使之躐等公公畢齋父叔滋亦往受業焉畢齋
又有詩曰爨婢亦能詩相杵至今人比鄭公鄉冶隱訓誨諸生誦讀童婢一家化之婢僕蕃衆
亦歌詩相杵如後漢鄭玄家婢皆讀書有婢不稱旨
使人曳泥中一婢問曰胡爲乎泥中曰逢彼之怒
○退溪先生曰吉再麗末爲注書志操高潔學問醇正鄉人
化之雖庸婦亦以貞烈自守國初屢召不起詔使訪国問本国賢士先生對之以
是○世傳冶隱居隣有一卒遠戍其妻恐爲強暴所污以棘圍籬自守幾
十年一日夜卒自戍還呼使開門妻不應卒曰久役殆死何不歡迎而乃閉

門爲妻曰雖信吾良人暮夜潛入則豈平生守燈之義乎使吉再爺謂之亦以爲如何乎止宿籬下翌朝會隣里迎入爲夫婦如初

○柳省嵒希春曰治隱質美而學粹好義而崇禮孝於親忠於君惟於師盡臣子在三之節既以此終身又以此教人雖古之醇儒不是過也 續蒙求

○柳西厓成龍砥柱碑陰記略曰吉先生仕於高麗之季知其將亡高蹈雲林追乎 聖人作萬物覩日月新暉山川改視向之飲食煦煦於王氏之門者奔走恐後而先生以不事二姓之義正色昂言屏跡衡門矢死不起其志烈矣夫犯天下之大難立天下之大節行天下之人所不能爲能使偽山一區獨留王氏甲子於數十年之久嗚呼眞砥柱也夫

○兪潛夫詩曰落落高標吉注書金烏山下閉門居首陽薇蕨般遺草栗里田園晉故墟万古名垂扶大義至今人過式前閭生爲男子誰無膽立立峯巒摠起予

徐甄

徐甄利川人登第恭讓王壬申夏爲掌令與省憲交章請誅浚道傳等及夢周遇害並治其黨甄亦流遠地革命之後遯居衿川鄉曲慨念前朝之事作詩云千載神都隔渺茫忠良濟濟佐明王統三爲一功安在却恨前朝業不長 台諫欲罪之 大宗變色曰甄爲高麗

麗補

之臣作詩思之是亦夷齊之流不可罪也大東韻玉亦出慵齋叢話閲撲原史

李養中

李養中廣州人麗季仕爲刑曹左叅議當革命之初抗節不仕遁居村庄不受徵命　太宗卽位以龍潛故人特拜漢城尹亦不受　太宗嘗幸廣州台見之養中以野服携琴獻酒魚　上歡甚竟不能奪其志特官其子以奬之大東韻玉

金澍

金澍善山人侍中宣弓之後判書元老之子恭讓王朝以禮儀判書如
皇朝賀節還到鴨綠江聞我　朝開国寄書夫人夫人文化柳氏司雨之女也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吾渡江卽無所容其身夫人有娠若生男名以楊燧生女也名以命德仍送其朝服及靴曰但以此爲信夫人下世後以此合葬爲我夫婦之墓且以到江上還向中朝之日爲我忌日葬後勿用誌文墓碣遂還入中原居于荆楚之云其子孫相傳十二月二十二日爲先生諱日卽江上發書之日也夫人解娩得男命之曰楊晉蓋改燧爲晉登文科官至宣慰使楊晉之孫之慶大司憲之慶之子應箕左議政曾玄諸孫躋顯仕者相望其墓道尚闕表石者遵其遺命也先

生卜居善之新谷里龍嵒下鄉人尊慕之不敢名而因稱龍嵒先生萬歷丁
酉秋丹封日本之行有幕下官許惟誠者到東萊自稱先生之裔因言先
生家荊楚生三女許即其婿之一許及其二女之後多登仕籍者云且問
先生應有其後欲見新谷之金不問善山金姓人只知善山為金氏鄉
貫而莫曉所謂新谷之金不能對後孫意不得與惟誠相見噫先生
徇国之節既足以震耀於宇宙間而其家今之出於倉卒之際者猶以
春秋以無聞於世為言以此人無有知之者遂寥寥至今可慨已抑
應箕聞人而略不為祖先為闡揚計亦少摧矣 龍巖先生傳

贊曰麗朝之亡如鄭公夢周李公穡金公震陽李公種学吉公再徐
公甄之數君子者或死或不死而其義形於色自靖於心則同故云
甬至如李耒乃直臣存吾之子來亦以諫官同金震陽紀鄭道
傳輩背国之罪此則幾矣而乃入維新之 朝參佐命功其視
乃父有愧色矣總之麗末之臣乃心王室者固自有數夫以善
之一府僅百里邑而乃有吉公再人不知又有如金公澍者一時並
起方駕齊驅追蹤夷齊屹然為千万世人臣之其心者乃遺忠
獨萃於一邑斯固地灵之所鍾非耶金烏之山巍然若增重者

麗補

嗚呼盛矣哉且沒世而名不稱君子之疾名固非可厭也乃能處所
立如是之烈而竟泯其跡不為身後名計欲使後世不復知有能
巖者嗚呼先生之高於人殆未易量哉 上同

元天錫

元天錫原州人自號耘谷見麗季政亂隱居雉嶽山下躬耕養親一
意韜晦不求人知按部錄於軍籍公作詩以自寬 有杏壇風月塊空斷楡塞烟塵夢已頻之
句不得已而赴試一舉中進士亦不肯仕退飲鄉里與牧隱諸公相友善
往來酬唱寓物興懷傷時感慨有次牧隱詠菊一絕曰須信無情勝
有情無情元是一生平陶公去後今千載依舊東籬燦燦明我 太
宗微時嘗從公受學及貴屢召不起為幸覺林寺仍枉其廬
天錫避不見 太宗只招其當時爨婢賜之食物而返 此一款嘗刻公碑陰云 鄉
人至今傳說公所著詩總數千餘首晚年手書六卷遺後孫祕之
遺稿中悉記麗末時事述革世後直書新国不復稱国家乃糊其封題其表曰非賢子孫不能開歷五六世不發今見存只一三兩卷云
○按耘谷先生身際衰亂知時事不可為以自肥遯韜光林下觀其
錄籍自寬詩則人不知不慍詠菊杞絕則靖節後一人反守湯
幣慇懃 聖駕躬臨而益堅採薇之操終守踰垣之志其見

幾高蹈至死不変絶一點汚此則一時如冶隱諸君子亦所不及至於
傷二君之作忠憤藹然遺篇短什糊封書戒使後世亦不復知有
斯人而一區矩嶽清風颯爽鄉談士論有百世不磨者式至今日
立祠宇建書院而風聞者聳慕頃年韓公伯謙千里貽書道以
纂入東史往復再三愚竊慨念以如是風節尚未列史傳玆
敢就韓録刪潤之追更傳詢士友添刻補遺諸公之次第以原稿散
亡殆盡使麗末諸史實蹟不得盡傳於百代之後可勝嘆哉

別録

東史纂要卷之十六

三國叛賊

百濟解仇擅權亂法畜無君之心其君文周出獵使盜弒之○百濟
王牟大以苔加鎮加林加遂怨王王出獵泗沘西原阻雪宿焉加使
人刺之叛據加林城後被誅投之江

泉蓋蘇文鷙悍凶殘高句麗王建武密議欲誅事泄蘇文召
集部兵殺諸大人凡百餘人遂入宮弒王棄之溝中專擅國事常
身佩五刀出入以兵自隨唐貞觀十八年帝遣丞相玄奬賜璽
書高句麗王諭以戢兵若更攻新羅明年發兵擊甫國矣

三国叛賊

蓋蘇文不奉詔再遣使蓋蘇文脅使者囚之窟室於是帝詔
諭天下高句麗蓋蘇文殺王虐民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
以李世勣為將伐高句麗拔玄菟等十城圍安市城未拔而旋師
其後唐龍朔年間蓋蘇文死
憲昌新羅憲德王壬辰以熊川州都督擧兵叛國號長安脅武
珍完山等十餘郡王遣將討之圍熊津城憲昌自殺

高麗叛賊　權完

王規女為太祖第十六妃生子曰廣州院君規謀裁惠宗立院君
事覺而惠宗不之罪規殺大臣朴熙述西京大臣式廉聞規
將作亂引兵入衛竄規于甲串遣人追斬之誅其黨三百餘人
史氏曰惠宗知規逆謀拱手謹避高麗五百年君弱臣強之端已
兆於此若康兆資謙仲夫義方之徒接跡於世而忠獻一家四
世專擅仁俊林衍日新相繼跋扈君若綴旒而国不可為矣由其
不能謹之於始也
康兆穆宗朝以西北面巡檢使聞金致陽與皇甫皇后通潛懷
異志擧兵以靖国乱為名入衛遂廢穆宗誅致陽父子放穆

高麗賊完

宗于忠州行至積城兆遣人栻之顯宗初庚戌契丹主自將四十萬兵聲言問康兆栻君之罪到通州執康兆剮斬之

李資謙仁宗外祖也爲大師中書令漢陽公又冊封爲功臣領門下尚書判吏部事朝鮮國公食邑八千戶於降詔書不稱名不稱卿子之美等六人並除樞要仁宗出殿門親傳詔書百官賀次進資謙私第賀仁宗初詔曰李資謙於朕爲外祖其班次禮數不可與百官同令大臣侍從會議語在金富軾傳資謙釋服赴中書省宰樞文武官階上下綴行陳賀是日大雷雨震迎恩館資謙欲固其權寵納兩女于王是日大風雷拔木開府置僚內外賀謝稱箋多樹黨與勢熾有不附己者百計中傷流殺惟意王頗惡之內侍金粲等謀誅之事泄資謙與其黨拓俊京殺宿衛異己者殆盡火宮禁須臾迫反內寢王夜步至山呼亭歎曰恨不用金仁存之言也（資謙將謀亂仁宗欲除之問計於仁存對曰上生長外家恩不可絶況黨與滿朝不可輕舉王不聽竟致亂）資謙仍圖不軌王密與崔思全謀之思全曰資謙所以致虐者惟恃俊京上若得俊京則兵權內屬資謙特一夫耳思全乘間說俊京使策討之誅流其黨流資謙及妻子于遠地俊京既去

資謙侍功跋扈左正言鄭知常知王忌俊京上疏極論遂流俊京于遠地也火宮時直史館金守雌負国史掘地藏之免火後遷直翰林毅宗時追贈吏部侍郎ㅁ忌金耽津人録功官至太尉配享王廟

五賊　妙清柳昌趙匡趙昌言安仲榮初西京僧妙清小監白壽翰等以陰陽說誕之說眩惑衆人鄭知常夕以西京人深信其說以謂上京基業已衰西京有王氣宜移都騰口交譽大臣等從而和之遂奏妙清聖人也壽翰其次也国家之事宜一一問而行之於是作新宮于西京林原驛己酉仁宗幸西京御新宮受賀妙清壽翰知常等言方上坐殿聞空中有樂聲此豈非御新闕之瑞乎遂草賀表請宰樞署名宰樞不署知常憤然妙清請置八聖堂于林原新宮中皆繪像知常等以為聖人之法利国延基請致祭八聖知常撰其文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名得一之灵即無而有即實而虛蓋謂本來之佛又曰怳矣至眞雖不可象靜惟實德即是如來其矯歸誣說如此時樞府任元敳上書曰妙清白壽翰等肆其奸謀以怪誕之說誑惑衆心恐將有不測之患請戮之於市繼又李仲文公裕林完等上疏言妙清壽翰皆妖人也眩惑左道欺君罔上請斬之以

答夫戒乙卯春妙清柳旵與分司侍郎趙匡司宰少卿趙昌言安仲
榮等遂以西京反矯制囚留守員僚又遣人執西北面兵馬使
李仲並僚佐諸城軍將皆拘之遣兵斷岊嶺道劫發諸城兵徽
兵兩界国號大為建元天開於是王命金富軾將三軍往討之
富軾議諸相先斬知常金安壽翰等於宮門外大軍始至列城震
懼富軾遣僚椽于西京曉諭至七八趙匡斬妙清柳旵以降匡
等尋復叛至丙辰始克討平之

四凶　鄭仲夫李義方李高李義旼　仲夫海州人方瞳廣顙
白晳美鬚髯身長七尺餘初其州上軍籍封臂送京宰相崔
弘宰見而異之充禁軍從侍左右仁宗甲子金富軾之子敦中
新及第年少氣銳因宮進除夕儺禮以燭燃帝龍鄭仲夫鬚仲
夫手搏辱之富軾怒白王將搏栲王異仲夫為人乃令逃免遂
嗛敦中毅宗沈于酒色日與諸學士吟賞風月酣飮達曙每至
佳境駐蹕忘返大將軍鄭仲夫以下諸將疲困憤惋始有不軌
之心承宣林宗植起注韓賴怙寵傲物蔑視武士衆怒益甚庚
寅八月王自延福亭如興王寺又將移幸普賢院仲夫謂義方曰

麗賊究

無失此機至五門前召侍臣行酒酒酣謂左右曰壯哉此地可以肄兵命武臣為五兵戲蓋知武臣觖望欲因以厚賜慰之也賴恐武臣見寵遂懷猜忌大將軍李紹膺與一人相搏不勝而走賴遽前批其頰即墜階下王與群臣撫掌大笑宗植李復基亦罵紹膺於是仲夫金光美等失色相目仲夫厲聲詰賴曰紹膺雖武夫官為三品何辱之甚王執仲夫手慰解之高拔刃目仲夫仲夫止之至昏駕近普賢院高與義方先行矯旨集巡檢軍王纔入院門群臣將退高等手殺宗植復基于門承宣金敦中知亂作在途佯醉墮馬而逃賴潛匿御床下王大驚使宦者王光就禁之仲夫曰禍根韓賴尚在王側請出誅之賴挽王衣不出高拔刃脅之乃出即殺之於是承宣李世通內侍李唐柱御史金起莘等凡扈從文官及大小臣僚宦侍皆遇害積尸如山初鄭李約曰吾曹袒右去幞頭否者皆殺之故武人不去幞頭者亦多被殺惟承宣盧永醇本兵家子且與武人相善故免王大懼欲慰安其意賜劍諸將武臣益驕橫先是童謠云何處是普賢刹隨此盡同刀殺或告鄭李曰敦中先認而逃鄭李驚曰若敦中入

城奉太子令閉城門奏捕乱首則事危矣遂遣疾足者抵京城
至敦中家問承宣所在答以扈駕不還其人回報鄭李喜曰
事已濟矣乃留其黨守行宮選驍直勇走京城便入闕執
樞密梁純精等凡內直員僚皆殺之殿中內給事文克謙獨免
囚于宮城高義方等率巡檢軍夜抵太子宮殺行宮別監金
居實員外李仁甫等十餘人呼於道曰凡戴文冠者雖至胥
吏俾無遺種卒伍蜂起搜殺判吏部崔褒稱許弘材等樞
郎舍五十餘人王益懼召仲夫謀弭仲夫唯唯不對王即拜高義方
為鷹揚龍虎軍中郎將以義方兄俊儀為承宣其餘武人皆以
此陞仲夫等以王還宮時王光就謀聚僚黨討仲夫等韓淑泄
謀仲夫等又索隨駕內侍十餘人宦豎十人殺之王坐修文殿飲
酒自若使伶官奏樂高蔡元欲弒王梁淑止之九月仲夫等遂
放王于巨濟太子于珍島殺太孫王於馬上嘆曰若早從克謙之
言豈有是辱金敦中逃入紺岳山仲夫購之甚急敦中從者
入京候家安否利重賞遂以告殺之敦中臨死嘆曰吾不黨韓

麗賊完

李但流矢之變禍延無辜今日之死宜矣 毅宗丁亥幸奉恩寺燃燈夜還至觀風樓承宣

金敦中馬驚不調聞鉦鼓聲益驚突觸一騎士矢房矢躍出落
草傍敦中不自首王驚愕以為流矢購捕日急無辜多枉死 兵部侍郎趙冬曦聞
變將徃東界擧兵討賊至鐵嶺猛虎當道不得過追騎及而捕殺
之仲夫等欲撤文臣家陳俊止之曰吾輩所嫉怨者復起頼等四
五人今殺無辜亦已甚矣若盡撤其家其妻子將何寄生義方等
不聽遂縱兵毁之是後武人習以為常若有纖怨者輒毁其家仲夫義
方等迎立王弟翼陽公是謂明宗仲夫等殺嬖宦白子端王光就等
梟首于市其他宦寺及怙寵驕恣者戮之幾盡釋克謙命書批
目仲夫為參知政事高義方為大將軍皆兼執奏其餘武夫超資
越序職兼華要者不可勝數義方等既白王以克謙為承宣文臣
若李公升等皆頼以免武官亦倚之皆咨訪故事諸文臣會重房
悉召文臣之遺者李高欲盡殺之仲夫止之高有非望之志陰
結惡少及僧玄素等日夜宴飲元年辛卯王將宴麗正宮高陰
令玄素招致惡少袖刃隱屛間將作亂謀泄內侍將軍蔡元又義方
素惡高逼己與元謀候高至宮門外即擊殺之分捕黨與皆
誅之蔡元陰謀盡殺朝臣事泄義方又忌之遂斬元于朝並誅
門客羣少癸巳秋八月東北面兵馬使金甫當起兵於東界欲討

鄭李復立前王遣張純錫柳寅俊至巨濟奉前王出居慶州仲夫
義方聞之使將軍李義旼領兵趣南路以圖之義旼慶州人膂力絕人橫於鄉曲選補京軍善手搏毅宗愛之庚寅之亂義旼所殺者居多
甫當安北都護府所執送于京義方鞫殺之
甫當臨死誣曰凡諸文臣孰不與謀於是一切誅戮或投江水時文
士戮且盡中外洶洶莫保朝夕郎將金富謂仲夫義方曰天意未
可知人心不可測恃力不揆義痛薙衣冠世寧少金甫當乎吾
輩有子女者盍令通婚文吏以安其心可久之道也衆從之自
是禍稍止庚癸之亂文臣之家賴陳俊全活者甚多時人謂有陰德後又昌孫湜澤溫皆登第有文名湜官至御史澤直翰林善爲詩富之子龍礪孫佺俱爲首相後多顯達
十月義旼弑前王于慶州裏以褥合兩釜投淵中忽有旋風卒起坐
沙飛揚僧有善泅者取釜棄屍戶長弼仁等密具棺奉瘞水濱初前
王宴金使王聞使善相請曰寡人壽幾何金使曰國王之壽久不可數今爲
庭老火之臣盡逝於後有陽川之患王自訃必壽不復問及庚癸之乱老炎
臣皆被害而王亦遇弒上云衣甚言果驗義方自納女東宮益擅威福
衆心憤怨時尸鱗瞻治岳西郊僧徒亦從軍義方偶出宣義門外鄭
筠密諭僧宗昂等詭有求訴隨義方後伺隙斬之分捕俊儀兄弟
麗賊究
及其黨皆殺之將軍慶大升嘗憤仲夫扶危謀欲討之以其事難大

隱忍未發又畏來有仁未得間有仁仲夫壻也及有仁亦文克謙韓文俊大失人心朝臣皆側目大升與所善勇士牽龍許升謀己亥九月藏經會畢之夜伏死士三十餘人使許升先殺仲夫子鄭筠令應以嘯聲大升率死士踰入宮墻殺大將軍李景伯所見輒殺鋒刃交接王驚懼大升進御室外大聲曰臣等衛社稷請上無恐王出御宮門召大升等賜巵酒慰之大升因請發禁軍捕仲夫及有仁父子皆斬之梟首于市捕斬四家之黨朝士詣闕賀大升曰弑君者尚在焉用賀爲義旼聞之大懼大升清州人膂力過人早有大志不事家產年十五蔭補校尉累遷至將軍常憤武人不法慨然有復古之志文官倚以爲重武官畏憚不敢縱肆年三十而卒義旼至明宗二十六年丙辰爲崔忠獻忠粹協謀誅之

四世權宄　崔忠獻初以勇敢選補別抄都領遷至將軍其弟忠粹倩儉勇悍會義旼子將軍至榮奪忠粹家鵓鴿忠粹怒告忠獻曰義旼四父子實爲國賊我欲斬之丙辰夏明宗幸普濟寺義旼稱疾不扈駕潛往別墅忠獻忠粹等袖刃至別墅候義旼出門欲跨馬忠粹突入刃之不中忠獻直前斬之使人持首馳入京梟于市驚震都

下王任傷還宮忠獻等請王分捕支黨遣人捕斬至梁于安西府夷義
旼三族流其壻李賢術忠獻與忠粹大將軍李景儒等會議事有
人告云平章權節平孫碩上將軍吉仁等謀舉兵景儒有與謀忠獻
即召節平子將軍準碩子洪胤對飲言笑目左右皆拉殺之又斬景
儒於坐分捕節平碩等五六人殺之吉仁在壽昌宮聞變即與俞光
朴公襲出武庫兵討忠獻忠獻等迎戰仁光公襲敗北馳入宮閉門
拒守忠獻等率衆圍之王使人開門忠獻便即將允臣入奏賊臣義旼
拔扈臣舉兵誅之其黨恐臣反欲加害潛側於內請入宮搜捕王許
之遂縱兵闌入隨遇輒殺僵尸狼藉王左右皆散走惟小君及宦豎
數人侍側垂泣而已忠獻等追殺參知李仁成承宣文迪等三十六人
迪崔妻氏就積屍間覓夫屍載之而去覩者流涕丁巳秋忠獻忠粹
與其甥朴晉材謀府立勒兵市街閉城門流杜景升等宰樞郎吏十
二人小君十餘人于海島忠獻逼王以單騎出幽于昌樂宮放太子于江
華迎立王弟平涼公旼是爲神宗以忠獻爲靖國功臣三韓大匡上
將軍柱國已而忠粹欲以其女配太子請王追出太子妃忠獻聞之曉

麗賊完

譬之曰今我兄弟雖勢傾一國系本寒微若以女配東宮得無外議

忠粹既然之而復悔其母亦以其兄言止之忠粹怒曰非婦人所知以手
推之母仆地忠獻曰此不可以言語諭之詰朝兄弟各率麾下交兵都市
忠粹敗北斬関而出追者斬之以忠獻為樞密院知奏事御史臺事
兵部尚書吏部事守太尉上柱国摠文武銓注忠獻自知從恣怨變生
不測大小文武官吏閑良軍卒强健有力者並皆募致分六番更直
其序號都家及其出入合番擁衛如赴戰鬪㸃立以忠獻有擁
立功不以臣禮待之常呼為恩門相国冊封為功臣門下侍中晋康郡
開国侯食邑三千户立府置僚諸王皆詣門賀禮畢忠獻宴冊使
及執事夜更宴諸王其帳具花果綵仰技之盛三韓以来人臣之
家所未有也自後忠獻出入宮禁便服張蓋侍從門客殆三千餘
人忠獻知朴晋材怏怏不平必害已召晋材遂令左右縛之斷其脚筋
流白翎島死巳巳夏青郊驛吏三人謀誅忠獻父子召募僧徒謀
洩忠獻即令閉城門大索其黨青郊吏遂誣構右僕射韓琦將軍
金南寶等九人分配遠島忠獻嘗私第于闊洞里毁人家百餘務
為宏麗延袤数里擬於禁掖土木役劇国内嗷嗷忠獻權傾人主
威振中外人有違忤即見誅戮故人皆鉗口盧仁祐以姻戚昵比

佯狂屢陳直言忠獻惡之忠獻嘗三第金玉錢穀充牣謂左右曰除府
庫所藏外金銀珍寶欲獻王府国用衆皆曰善仁祐曰米君當爲徃賀
更不歛民之爲愈也忠獻懟[illegible]熙宗辛未忠獻以銓注詣壽昌宮方
在王前有頃王入内中官紿忠獻從者曰有旨賜酒食乃引深入廊廡
間俄有僧俗十餘人持兵突至仔從者数人忠獻知有変倉皇奏曰
願上救臣上默然閉戶忠獻無以爲計匿於知奏事房有一僧三索不
獲時忠獻族人上將軍金躍珍等聞変即入内扶忠獻以出其黨共
僧徒相格闘忠獻都房皆集宮外救之僧徒敗走躍珍謂忠獻曰
我將率兵入宮盡殺無遺且行大事忠獻曰恐爲後世口實我當推鞫
角無輕徃使上將軍鄭邦輔等捕司鑰鄭允時及中官鞫之流誅主
濟明及其謀者参政子承慶于外忠獻怒王廢遷于江華尋移紫
燕島放太子于仁州奉立漢南公是爲康宗二年薨高宗初忠獻
祀松岳又祭功臣于彌勒寺及還重房將軍房結綵棚于臞山傾都
迎送時丹兵大至三軍敗績死者千餘人哭聲滿都城罕樞重房
奏勿論太祖苗裔及文科出身悉令充軍元帥鄭叔瞻趙冲點兵驍
勇者皆爲忠獻及其子瑀門客所占官軍皆老羸卒元帥心

麗賊究

懈忠獻父子各閱家兵軍列牧重連亘二三里槍竿懸銀瓶誇示国
人以募来附者门客有請従軍北征者即流遠島忠獻又習戰于第
家假作契丹将軍佩金牌形擒斬之奏凱班師令羣妓作蓬莱仙
娥来賀之状忠獻喜甚賞以銀瓶紬布侍御史金周鼎着黄背衫
入卒伍中踴躍進退識者鄙之四年丁丑僧徒従軍者謀殺忠獻佯
敗奔還急呼丹兵且至斬関而入将指忠獻家為巡檢軍所逐甚戰
忠獻遣兵夾侍僧魁中矢其徒散走忠獻軍追斬三百餘僧鞫其
黨辭連元帥鄭叔瞻前後殺僧徒八百餘積尸如山會大雨流血
成川台還叔瞻欲殺之叔瞻瑀舅也頼瑀営救免死遠流六年
己卯忠獻老死備下百官縞素會葬秘器羽葆鼓吹旗常擬於
王者〇崔瑀改名怡為樞密副使以其父忠獻占奪公私田各還其主
又多拔寒士以収人望流其弟珦于遠島封瑀為晋陽侯固辭不
受為参知政事吏兵部尚書判御史臺事甲申秋大将軍李克
仁謀誅瑀事覺瑀殺克仁上将軍崔兪恭将軍金季鳳等流
其黨五十餘人瑀置政房於私第百官詣瑀上政簿瑀坐廳事
受之六品以下再拜堂下伏地不敢仰視擬百官銓注書批目以進

王但下之而已瑀發瘡自兩府至椽吏皆設齋作疏祈禱都下為之紙貴
時有人譖瑀曰公須者有疾上將軍盧之正等周會演之家謀欲害公
奉前王復位瑀流演之等還前王于江華又移喬桐沉演之之正等
于海夷演之三族瑀占奪民舍數百餘區築毬場東西相望數百步
日使伴毬習射宴宰樞觀之庚寅秋太倉八廩災瑀擁家兵自衛
無一人救火者瑀妻死王命以順德王后例禮葬之三殿及諸王宰樞
以下爭設祭百官會葬以金銀錦繡飾龜室左右列紅燭連亘數
里壬辰瑀欲遷都江華會宰樞議之人情重遷然畏瑀無敢言
者俞升旦曰以小事大理也事之以禮交之以信彼何名而困我哉棄城
郭捐宗社竄伏海島苟延歲月使丁壯盡於鋒鏑老弱係為奴
虜非為國之長計也世冲亦入詰瑀當戮力死守瑀問守城策世冲
不能對遂殺之是日瑀脅王速下殿幸江華甲午詔論瑀遷都之功
冊為晉陽侯百官皆賀于第瑀孽子僧萬宗萬全皆縱無賴
僧徒分據名寺倚勢作威橫行遠近凌辱官吏莫敢誰何慶尚
州道所蓄米穀五十餘萬石金銀錦帛亦以萬計萬全嘗住珍島
一寺其徒稱通知者尤橫恣按察使金之岱其所請謁皆抑而不

麗賊完

行語枉之岱傳瑞以譖投大將軍宋伯恭於江又召責金侍髡甚首
流河東侍所親將軍金正曦等三十五人皆投之江侍郎瑞外孫段
也瑞改名怡怡納米三百斛于国學怡移安養山松栢樹植家園
山去江都數日程使门客督運時方冱寒役夫有凍死者有人榜昇
平门云人與柏孰重怡於五月宴宗室於其第結棚爲山張繡幕
置彩帛山張羅幃中結鞦韆飾以彩花以八面銀釦貝鈿四大盆各
盛冰峯又四大樽滿揷紅紫芍藥十餘品水花交映表裏燦爛陳
伎樂百戲八坊廂工人一千三百五十餘人皆盛飾入庭絃歌鼓吹轟
震天地八坊廂各給銀三斤伶官伎女皆給金帛其費鉅萬時
尚書朴暄言於怡曰今北兵侵擾民心疑貳萬宗萬全门徒剝民
斂怨若兵至皆叛以投彼矣怡然之分遣御史所蓄錢穀悉還
其民焚其文券因门徒爲惡者中外相慶萬宗等詣京訴怡曰
尊公在世時尚爾若百歲後吾等兄弟不知死所矣怡悔之又謂
暄離间父子流暄令萬宗歸俗改名流爲上將軍戶部尚書諸
王宰樞詣門賀名侍于河東亦令歸俗改名敉爲司空己酉怡
死內外諸房皆歸流家○崔流服父喪二日而除反裘杜門不出

烝其父愛妾以沆爲樞密院副使吏兵部尚書御史大夫尋兼東北面
兵馬使沆忌樞密閔曦等得衆心流于島又流父侍妾三十餘人宣旨
褒怡功德三韓如仰父母子樞密使沆繼世鎭定可超授相位沆奏
除淸州雪綿子等各邑諸別貢及金洪等州魚梁船稅以收人心
王命晉陽公食邑晉州祿田稅布徭貢直納沆家沆辭不受樞密
周肅爲怡腹心恐意殺人怡死肅領都房夜別抄欲復政于王猶
豫未決沆流肅賊川沉殺之沆聞肅臨死引金孝精同心復政之語
流孝精尋殺之又以朴暄常事怡論沆事遠流沆召還未至而怡死沆
遣人投海中又殺侍御史李偆等四人時言路閉塞惟司天臺挾占
直奏沆惡之嗾御史劾司天安奏星變罪判司天崔允旦自此日
官亡奏亦廢矣沆聽副使李歸誣沆繼母大氏于海島尋弑之滅
其族黨及諸奴婢或殺或流凡七十餘人又殺樞密副使金慶孫以
其大前夫子吳承績連姻故也金慶孫嘗守龜州平羅州朝野倚
重爲沆所害人皆痛惜沆分遣人諸道沉殺配人者太半參知
政事鄭晏其門生林葆等三四人論時事曰人命至重崔公令何殺人

麗賊完

乃甫有人訴沆沆大怒曰鄭公本有異心誹謗吾事將構亂流白鴿

昌沆殺之時蒙古帝促王出陸留本國使臣李峴別遣使來督王迎于
陸否則速回當發兵致討王知其幾以問沆對曰大駕不宜輕出江外
公卿希沆意執不可王從之蒙使以王不從帝命宴未半怒還昇天
館時人謂沆淺智誤國大事蒙兵又至四十年癸丑以崔沆爲門下侍中
判吏部御史臺事沆在家遥謝宣制褒沆父子功勤封侯立府大
赦境內時蒙兵渡江大至永寧公綧在蒙軍以帝命貽書崔沆曰
年秋皇帝怒大駕不渡江迎使發兵問罪王若出迎即當退兵今國
之安危在此一舉若上不出迎須令太子若安慶公出迎必退兵社稷
延基萬民安堵公亦長享富貴此上策也如此而兵若不退族余
一門願除狐疑善圖不失宰樞會議皆曰出迎便沆曰春秋貢奉
不絶前遣使价三百人未還而猶若是今雖出迎恐爲無益萬一執
東宮若安慶公至城下邀降何以処之皆曰侍中議是蒙兵遂陷西
海山城死者無慮四千七百餘人郡縣連陷命宰樞會議却兵之
策僉曰莫如太子出降王怒使承宣詰之曰誰畫此策宦者閔陽
宣進曰崔侍中亦可其議王怒稍霽曰宰樞善圖之蒙古遣多可
等來曰國王雖已出陸侍中崔沆尚書李應烈等不出是爲真

降耶因責誅降城官吏是歲甲寅蒙兵所虜男女無慮二十萬六千
八百餘人殺戮不可勝計所經煨燼自有蒙兵之乱未有甚於此也
崔沆進酒饌于王及太子諸王宴于内殿作樂徹夜時民多餓莩
王制於權臣不得已設此宴丁巳沆死沆病篤王爲放獄囚○崔竩
沆婢妾出也沆嘗以竩屬宣仁烈及柳能沆病及仁烈能執手曰吾等
保護此子吾死無恨矣沆嬖妾心鏡竩曾私之沆死納後房寵
愛沆本倡妓所出竩母又賤故時人讀傳書至倡妓賤隷之言諱
而不言有譖某人嘗公徵賤輒盡殺之竩爲樞密副使判吏兵
部御史臺事讓不受竩以將軍遑軾等爲江華收獲使攘奪
民田百姓嗷嗷竩年少暗弱不禮遇賢士其所甚親信者如柳能
崔良伯之輩皆輕躁庸隷贖貨無厭又不賑民飢大失人心及
宋吉儒之貶與柳璥金仁俊兄弟等交惡都領將朴希宗等密
與璥仁俊承俊林衍等十餘人謀曰竩親近憸小信譖多忌若
不早圖吾曹恐亦不免遂定計約以戊午四月八日因觀燈擧事
中郎將李柱及良伯聞之密通竩竩急召能計議時日已暮能
曰暮夜無能爲請以詰朝諭韓宗軌逢明及李日休等勒兵討

麗史究

仁俊未晩也竩然之大材因其妻聞其謀告其父仁俊曰事急矣不
如早圖仁俊率子弟趣神義軍急召向所與謀者捕宗軌殺之
會三别抄于射廳使人呼於道曰令公已死矣聞者皆集仁俊
曰如此大事可推大臣有威望者為謀主即召樞密使崔昷議
之仁俊召良伯斬之衍又召日休斬之仁俊令竩門卒不報更籌竩家
宿衛兵無一人知者黎明夜别抄壞竩壁以入索竩及能斬之璥仁
俊入謁便殿復政于王王謂璥仁俊曰卿等為寡人立非常之功潸
然泣下仁俊進曰竩不恤生民坐視餓死而不賑貸臣等秉義誅之
請發粟賑飢以慰人望是日以璥為樞密院右副承宣松庇為大
將軍仁俊為將軍並賜功臣號各賜米二百碩綵段百匹甲第土
田百官陳賀如新即位發竩倉穀賜太子府二千斛諸王宰樞
各二千斛至九品官各遞減城中寡婦軍民分賜有差王幸王輪
寺都房夜别抄神義軍擁駕而行觀者觀泣

史氏曰孔子曰政在大夫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今賊崔四世執命罪逆既極天壅降罰高宗蒙天之福誅累
世之奸宄宜明正四賊不臣之罪斬棺鞭屍使一国之憤頗乃優

柔不斬使亂臣賊子無所懲艾其脅制林衍仁俊之致亳子
金俊即仁俊也元宗乙丑册俊爲海陽侯立府一依晉陽公故事戊辰
蒙古遣使責問詔書略曰就陸之期今幾年矣前言無懲不以誠意見
報聞汝國之政例在左右得非爲所梗蔽使卿不聞歟今時遣使特詔
當盡情實令海陽公金俊侍中李藏用賫奏章具以實聞俊與
將軍車松祐謀欲殺使深竄海中舟白于王王不聽松祐等曰龍孫
不惟今上諸王固多況太祖亦以將軍即位何有疑慮俊深然之遂淩
謀欲殺使告兩府兩府皆變色莫敢言俊益拒蒙古命王甚怏怏
藏用奉表如蒙古俊不往俊以當戊午誅權門活飢民自多其功謂
誰敢害己雖聞惡言不以爲疑列置農莊以家臣分管全羅忠清
爭事聚斂給民稻種一斗收米一碩侵奪民田怨讟盈路副樞林衍
與俊子爭田有隙宦者康允紹得幸於王且與衍相善知王忌俊屢
言於王衍因語宦者崔瑥國勢至此淩在須臾瑥與遂金鏡入奏
王曰果如所言何幸之大衍遂制大挺國積寄付鏡預置宮中約日我
事王宣言有疾鏡等以王命召俊至便殿稱上不豫引入政堂使人
挺仗遂斬之沖聞俊赴衛亦至都堂引入內并殺之衍分捕俊諸子

麗賊究

家收及其党皆斬之沖即俊弟承俊也清介自守見其兄與諸姪所
為常切責俊等皆憚之臨刑嘆曰予無所知人皆惜之
林衍初名承柱蜂目豺聲捷而有力能倒身臂行為大將軍朱彦
庠廝養卒後敀其郷蒙兵適至衍與郷人逐之遂補隊正嘗奸
人妻有司欲治之仁俊力請遂釋之又薦為郎將故常呼仁俊為父
承俊為叔父金鏡崔瑥既與衍謀誅俊勢傾朝野衍恐將害己
先圖殺鏡瑥己巳夏衍集三別抄六番都房于毬庭與宰樞議曰
我為王室除權臣王聽鏡等欲殺我不可坐而受戮欲行大事宰樞
莫敢對侍中李藏用曰廢不能也且恐有不測之變乃以遜位為言
翌日衍執將軍權守鈞等三人托以他罪皆斬之以威衆衍擐甲率
兵會百僚奉安慶公淐即位忽風雨暴作拔木飛瓦衍逼王冒雨出
遷于別宮司空李應烈呼嘯踴躍喜形於色應烈衍子惟茂之
婦翁也世子自蒙古還婆娑府聞衍廢立痛哭還入蒙古蒙古遣
使詔諭臣僚曰挑世子諶来奏本国臣下擅廢国王亘古以來寧有是
理今遣使前去詳問若傳聞之誤於汝何責如其果然朕必無赦十
一月蒙古又遣兵部侍郎黑的等来諭前王僚屬軍民須以本国

擅府立遣使爲同林衍言人謂臣爲府立然有權力者能行府立臣
位居七人之下何權之有然不可信其言王可與安慶公淐及衍偕詣闕下
面陳情實朕聽其是非自有區処逾北時不至即當躬詣首惡進兵
勦絶無遺宰樞會衍第議答詔書衍嘆曰我欲正國家而後朝於
帝而今懲詰北此其急將北之何因泣下宴黑的于女第黑的言宜
復王位衍不得已會宰樞府倡復立王將軍趙允璠等七人謀誅衍
不克皆見殺衍欲拒命遣夜別抄巡行諸道督民入居海島因
憂憊庚午春疽發背死時王與世子自燕都將還國先遣將軍鄭
子琠諭國人復都舊京則我軍即還北有拒命者其身與妻孥悉
皆俘擄惟茂意欲不從而衆議不合惟茂憤怒分遣諸道水路
防護使及山城別監以拒命又使將軍金文庇領夜別抄戍喬桐以
禦王師惟茂以童稚繼執父權每事決於李應烈宋君斐洪文
系等惟茂將拒命中外洶洶王遣李汾成密諭文系曰卿累葉衣
冠之後當揆義度勢以利社稷無忝乃祖文系再拜謂汾成曰明
日待我府門外即謀於宋松禮集三別抄諭以衛社大義壞其家東
門突入擒惟茂及其婦夫崔宗紹斬于市流李應烈等又七人誅惟

麗賊兇

椢朝野大悅衍妻并其子惟幹惟柜惟楨等執送蒙古

史氏曰自鄭仲夫以來權臣世執国命人主畏之如敵国莫之敢抗積習已久今衍既斃惟茂以小竪耳王不能拜罪致討之二臣僚僅得誅殺威福之不振至於此如將何以杜後來權奸僭亂之心乎

崔坦韓愼西北面兵馬使營吏也元宗己巳冬坦愼与三和人校尉李延齡定遠郎將桂文庇延州人玄孝哲等起兵以誅林衍為名嘯聚龍岡咸從三和人殺咸從縣令崔元殺分司御史沈元濬監倉朴守奕京別抄等以救坦又殺西京留守崔年判官柳粲司錄趙英綏龍州守康希亮靈州守睦濡昌鐵州守金鼻和宣州守金義慈州守金閏其餘諸城官吏皆沒於賊庚午坦以西京附蒙古請蒙古兵三千來鎮西京帝賜坦李延齡金牌玄孝哲韓愼銀牌詔令内屬改號東寧府畫慈悲嶺為界至元二十七年忠烈王庚寅帝詔罷東寧府復歸我西北諸城王拜其摠管韓愼桂文庇為大將軍（慈悲嶺一名岊嶺○坦事互見金方慶下）

裴仲孫盧永禧等元宗十一年庚午率三別抄反于江華立偏王承化侯溫初崔瑀以国中多盜聚勇士巡夜禁暴因名夜別抄及

盜起諸道分遣別抄以捕之其軍甚衆遂分為左右又以國人自
古蒙逃還者為一部號神義軍是為三別抄權臣執柄以為
爪牙厚其俸祿或施私惠故權臣顚指氣使爭先効力金俊之
誅崔竩林衍之誅金俊松禮之誅惟茂皆藉其力及王自蒙古
還復都舊京三別抄反懷疑貳遣將軍金之氐罷之取其名
籍還恐聞于上朝益有反心至是將軍仲孫永禧等作乱使
人呼於國中曰蒙兵大至殺戮人民凡欲輔國者皆會毬庭須
臾國人大會或有奔走四散爭舟渡江或沉沒水中三別抄
禁人出入巡江大呼曰凡在舟不下者悉斬之聞者皆懼而下
或發船向古京者賊乘小艇追射之皆不敢動乃發金剛庫兵
器分給軍卒嬰城固守仲孫永禧領三別抄逼溫為王署置
官府賊之始謀乱也將軍李白起不應乃殺之將軍玄文奕逃
奔舊京賊船四五艘翼而追之文奕獨射飛矢相接其妻在
側抽矢授之賊不敢近文奕船膠淺灘賊追射中臂仆於舟中
妻曰吾義不為鼠輩所辱遂携二女投江而死賊執文奕
惜其勇不殺既而文奕逃還舊京賊又以直學鄭文鑑為承

麗賊兇

三十三

宣文鐵曰與其富貴於賊無寧潔身於泉下卽投水死其妻逢氏亦投于
江水平守卒多出降賊度不能守乃聚船艦悉載公私財貨及子女
南下舳艫相接無慮千艘時百官咸出迎王而其妻孥皆爲賊所掠
哭聲動天前舍人李淑真卽將尹吉甫聚奴隷侍尾餘賊斬五人臨
海擢兵賊望見恂懼以爲狄兵已至遁逃淑真等封府庫使令守之
無賴者不得肆金方慶爲追討使同蒙古来萬戸軍一千餘人追付
之賊入拠珍島侵掠州郡望風迎降賊將至羅州副使朴琈首鼠
未決州吏鄭之呂慨然曰州不能登城固守寧避於山谷何面目爲州
首吏而背国從賊乎司錄金應德性本勇敢聞其言奮然入保錦城
山揮棘爲柵率勵軍卒裏槍死守賊攻圍七晝夜竟不得拔王聞
之超敍應德官賊畫作獸於船艦蔽江照水動轉如飛每戰鼓譟
突進互勝負曠日相持方慶與蒙將阿海攻珍島賊逆仗之官軍
皆走賊船圍方慶急方慶船矢石俱盡方慶曰寧葬魚腹安能
死賊手慷慨起指揮士皆殊死戰援船而至賊乃解去時官軍攻戰
不利賊輕之不設備辛未夏方慶與忻都茶丘等討珍島三軍奮
仗賊驚潰皆棄妻子遁方慶追之獲男女萬餘戰艦數十艘茶丘

先入殺偽王溫斬党金通精率餘賊竄入耽羅其所虜江都士女珍寶
皆為蒙兵所獲溫永寧公綧母兄也初判太史局安邦悅卜還旧都于太
祖真得半存半亡之兆以謂亡者出陸者也存者入海者也乃隨賊南下
入拠珍島說賊曰龍孫十二盡向南作帝京之讖於此驗矣遂為偽相
及敗抽身將謁方慶兵士併殺之餘賊既入耽羅築內外城恃其險
囬日益猖獗出沒虜掠濱海蕭然所在戰艦焚燒殆盡癸酉夏
方慶共忻都以兵一萬戰艦百六十艘次楸子島候風至耽羅中
軍自咸德浦賊伏兵拒之方慶麾兵叱咤士卒爭進殺獲甚衆
左軍入自飛揚島直擣賊壘賊風靡走入內城官軍踰入外城火
矢四發烟焰漲天賊衆大潰賊將李恒恭等肉袒降方慶麾
諸將入內城令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乃斬金元允等六人分處
降者一千三百餘人于諸船其元住耽羅者按堵如故耽羅遂平忻
都留蒙軍五百方慶亦使宋甫演領軍一千鎮留而還至羅州
斬賊党三十五人餘悉勿問凱還王賜方慶紅鞓一腰大宴將士論
諸將功賞職有差元置達魯花赤于耽羅

麗賊党

趙日新 恭愍元年其党前贊成鄭天起及崔和尚張升亮等

十餘人謀去奇轍奇輪奇轅等募閭里惡少乘夜分捕惟軏轅斬之
餘皆逃日新并其黨圍王宮殺直宿判密直崔德林上護軍鄭
桓等衛士驚駭日新曰毋恐但除惡少輩耳日新劫王開御寶自
爲右政丞以鄭天起爲左政丞張升亮爲上護軍官其黨分布內外又
使韓範等封義成德泉二倉又令大索轍等捕其妻母逮繫滿獄
兵交於路王與公主移御別宮衛士皆賊黨國人危之已而日新欲
歸罪其黨以自免夜與崔和尚入直徐謂和尚曰公佩釰甚良請
視之和尚曰此釰殺人固多乃抽與之日新因以其釰斬之遂劫王親出
捕賊王疑不許日新固請曰安有無頭而濟事者乎王不得已帶
釰幸十字街百官咱聚捕斬張升亮等八九人梟首于市下天起
于獄日新自加贊化安社功臣號令內外朝臣恂懼喋無一言王移
御丹陽大君邸日新馬上獻觴于王及大妃公主王容色前左使李仁
復曰事已至此何爲則可對曰人臣敢倡亂固有常刑況今天朝堂
堂法令彰明如其猶豫恐累及於上王遂決意誅除王幸行省會
耆老密議命金添守執日新即斬于行省門外囚其親黨鄭
乙輔等二十八人是時連日陰霾及日新誅天日開霽

奇轍 權謙 盧頙 謙頙俱納女于元有寵轍與謙等藉勢相倚知
天下乱自念積惡斂怨恐一朝勢去難保以親戚腹心布列權要陰樹
党援將圖大逆聞諸道兵器詐為諂使煽動訛言密諭姻黨約以
舉事王先知之託以曲宴名宰樞皆會于闕命召轍謙頙及轍子有
傑姪完者不花謙子恒和尚頙子濟等轍謙先赴召密直慶千興
黃石奇等密白王曰二人已至其餘子姪及頙父子未至若事泄變起
不虞不如早圖王然之即令密直姜仲卿等伏壯士侍殺轍謙血濺
宮門奇權麾下徂徂四散衛士俱集兵刃盈路仲卿等至頙家
捕殺之有傑等支党皆逃宮城戒嚴遂以洪彥博為政丞元顥判
三司黃石奇贊成事顥有傑妻父也欲奪彥博權柄嘗譖彥博
有異志又譖韓可貴及其榮儉不捕奇權支党於是下三人獄對
辭王素惡顥命殺于獄中又命斬可貴榮儉于市王尋知榮
儉非辜追止之不及榮儉可貴被譖見殺人皆疑懼又命中外搜
完者不花諸和尚等
斬之金鏞矯旨殺
安祐等
捕有傑三元帥 事見鄭世雲下 恭愍十二年春王介自清州次興王寺夜
五鼓賊金守曹連等五十餘人突至行營斬守門者直入曰我奉
羆賊完
帝旨來徑至寢殿外殺宦者姜元吉宿衛皆奔竄宦者李

剛達負王出走詣大妃密室常毯而匿盜入寢殿有宦者安都赤貌類王
欲以身代王遂卧於寢内賊認爲王殺之踴躍呼萬歲殺評理王梓等又
至右政丞洪彦博所令曰出迎帝命彦博整衣冠將出妻子覺其詐勸
避之彦博曰吾有身爲首相而逃死者乎出見曰爾乃賊也何稱帝旨
賊遂倂殺之既而賊知王尚在陽言於衆曰愼勿驚動乘輿分其黨
四十餘人監官内諸務具膳以進欲使王不疑而出也又分其黨趣京城
殺留都宰相會左政丞柳濯與諸宰以祀纛方在妙蓮寺聞變將
如巡軍府集兵討賊賊先騎已至妙蓮洞口濯等駐馬中間道至巡
軍金鏞獨不赴妙蓮先至巡軍集衆陽言討賊謂諸宰曰諸公
須此可先詣行在予亦收散卒繼進濯揣鏞有異志留以覘變
鏞與門客巡軍提控華之元相目凡賊被執來者不訊輒殺以滅口
興王賊黨逮捕者凡十餘人鏞爲提調一不鞫訊人皆疑之王召鏞曰
宜下巡軍推問情狀但念前功姑從末減命流于密城已而遣大護
軍林堅味移囚鏞于雞林府與按廉李寶林鞫之鏞云予以八年
三宰無欲不遂豈有犯上之心乎但欲去洪侍中耳堅味等詰云何
以殺安都赤乎鏞無以對遂轘之傳首京城籍其家斬其黨十

餘人杖流者數十人王尚未悟鏞爲之泣下

辛旽初以僧行見信於王既納金蘭女又蓄妻妾無算恣行淫汚凡
在朝者皆希恩畏威爭獻賄賂寶器園墅又復世家大族誅殺
殆盡人視若虎狼至使仕者夜直其家論資授官出則侍中以
下擁前後道路塡塞奇顯崔思遠爲心腹李春富金蘭爲羽
翼黨與滿朝直提學李達衷嘗於廣坐謂旽曰人謂公酒色
過度旽不悅卽罷之王亦有不自安之意旽自知鴟張太甚恐王忌
之逆謀不軌及王謁憲陵景陵分遣其黨設伏道傍約行大事
及王還宮旽謂其黨曰何不如約其黨曰見上儀衛甚盛不忍犯也
旽怒且罵曰爾輩誠惕懦怯無用者也自是日夜聚謀更刻日期
事旽門客試郞李韌備知其謀乃匿姓名稱爲寒林居士爲書
夜投宰相金續命第卽丐續命以其書聞王命收捕旽黨顯思
遠鄭龜漢等七八人鞫之皆服流旽逆誅黨與王嘆曰益齋與韓
脩嘗言旽非端人必貽後患先見之明不可及已兩部皆諫理部上
書爭論請斷以大義寘旽極刑幷夷其黨以快衆心王從之誅旽

麗賊党

于水原旽靈山縣沃川寺奴也僧名遍照金元命以照見王與語聰

慧辯給詭爲大言輒中旹由是屢密白入内告之誅空照目不知書自
見王務矯飾枯槁其形冬夏衣一破衲王益重之李承慶見之曰亂
國家者必此髡也鄭世雲以爲妖僧欲殺之王密令避之承慶世雲
死復來謁王以爲師傅始入内用事言無不從人多附之王在位日久
宰相多不稱意嘗以爲世臣大族親黨根連互爲掩蔽草野新進
矯情飾行及其貴顯盡棄其初儒生懦而少剛黨比徇情三者
皆不足用思得離世獨立之人以革因循之弊久矣及見旽以爲得道
寡欲更無親比無所顧藉故拔於髡緇授以國政而不疑也

○按賊臣見錄者止三十六人而老死牖下者纔若干而已彼奸宄之徒弑
君賊賢無所不至自以爲得計而皆誅及其身家無噍類雖幸而
免天道昭然殃慶必以類應而又有良史之鈇鉞然則人之爲惡者
果何益哉亦可以知戒

東史纂要卷之八終

附東國世家

檀君世家 上古九夷之初有桓因氏桓因生神市始教生民之治民歸之神市生檀君居檀樹下號曰檀君始有國號曰朝鮮朝鮮者東表日出之名或曰鮮汕也其国有汕水故曰朝鮮都平壤陶唐氏立二十五年檀君氏生夫婁或曰解夫婁母非西岬女也爲平水土會諸侯於塗山夫婁朝爲於塗山氏後檀君氏徙居唐藏至商武丁八年檀君氏殁松壤西有檀君冢松壤今江東縣或曰檀君入阿斯達不言其所終泰伯阿斯達皆有檀君祠○夫婁立爲北扶餘夫婁禱於鯤淵得金蛙以貌類金蛙命曰金蛙夫婁之世商亡箕子至朝鮮後周德衰孔子欲居九夷○夫婁卒金蛙嗣徙迦葉原爲東扶餘金蛙末秦并天下秦亡人入東界爲秦韓漢高后時衛滿拠朝鮮朝鮮侯準南奔至金馬爲馬韓孝武時畧穢貊穢君南閭降初置滄海郡用丞相弘計罷之○金蛙傳帯素帯素時其強大與句麗争攻伐卒爲所侍殺其弟曷思代立至孫都頭降句麗東扶餘亡曷思非王名都曷思故號曰曷思者其年代在莽之世桓因神市之世無所攷檀君之治自陶唐氏二十五年歷虞夏氏至商武丁八年千四十八年解夫婁之後至曷思亡於莽之世亦千年亦有餘種通於晋○金蛙悦優渟水之女優渟澤名在泰伯山南感日影照身生朱蒙朱蒙大子曰温祚檀君氏之後有解夫婁解夫婁之後有金蛙金蛙之後有朱蒙温祚爲句麗百濟之祖皆本於檀君氏○扶餘在玄菟北千餘里南與鮮卑接北至弱水地方二千里有城邑宮室土宜五穀其人好勇強有會同揖讓之禮類中国出使者衣錦罽以金銀飾其腰其法殺人者死沒入其家盗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者皆殺之有軍事殺牛以祭天用其蹄占吉凶蹄解者凶合者吉死而葬有槨無棺殉用生人居喪男女皆衣純白其地出善馬貂豽美珠其国殷富其王印文曰穢王之印其国古穢貊之域晋武帝時通貢中国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其子奔走保沃沮帝以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責免嬰以何龕代之後年其嗣立王依羅詣龕乞援帝遣督郵賈沉侍破廆衆依羅得復国後廆侵掠扶餘人口賣於中国帝詔發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北至弱水居深山之地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処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字以言語約束無牛羊畜豬食肉衣皮織毛爲布有郤常甫慎木名中国有聖王代立則生其皮可衣作尾爲受四五升以爲食坐則箕踞無葢鉄燒木作灰灌取汁食之男女皆編髮作布襜尺餘以蔽前後夫貞女淫貴壯賤老死則以死之日葬之中野交木爲槨殺豬積其上以爲送死嗜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者男子不哭以爲壮士相盗者無多少皆殺之有石砮安骨

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尺有咫其国東北出石砮其利入鐵国人取之必先禱鬼神周武王時貢楛矢石砮及周公旦輔成王遣使入賀魏景元末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物魏以錦罽綿帛偶鷄賜其王晉武帝時復入貢石砮至成帝

成帝時朝石晋曰候牛馬西向眠者三年矣是以知大国所在云

箕子世家

箕子殷之宗室也封於箕子爵故曰箕子或曰名胥餘為殷太師帝乙有嫡子受資辯捷疾好勇力其庶兄微子啓恪慎克孝箕子勸帝乙曰啓賢且長可立為嗣帝乙不聽卒立受受立為君號為紂思以威服天下戰百戰百克厚斂税官室臺榭陂池修服為長夜之飲惧以失日問左右皆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私嘆曰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国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微子抱祭器而逃箕子諫紂紂不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不可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其君之惡而自悅於民也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為奴紂囚之鼓琴以自傷後人謂之箕子操比干諫而不去紂殺之周武王既平殷乱釋箕子之囚訪箕子而問之曰殷亡何也箕子不答乃去之至朝鮮殷民從之者五千餘人詩書禮樂医巫卜筮之流百工技藝皆從焉武王因以封之而不臣也都平壤古有檀君朝鮮謂之箕子朝鮮俗至言語不通譯以通其志因教之以禮義農蚕織作畫為經界行助法立八條之約相殺者償以命相傷者償以穀相盜者男沒為奴女沒為婢欲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嫁娶無所售風俗無盜門不夜扃行旅野宿婦人貞信不淫飛用俎豆崇信禮讓不尚兵鬪傍国化之箕子之子孫相傳至周之末世燕伯稱為王東畧地朝鮮侯欲興兵伐燕以尊周室大夫禮諫而止使西說燕王約兩国無相侵伐也六国時燕畧屬真番朝鮮置吏築塞後朝鮮侯亦稱為王浸驕逸燕攻其西地二千餘里以滿潘汗為界及秦并天下使將軍蒙恬築長城至遼東為外徼朝鮮王

燕

否大懼遂服属秦否卒太子準立秦滅趙之民多亡入朝鮮漢興盧綰王燕其朝鮮約以浿水為界復守遼東故塞及綰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雕結蠻夷服聚衆千餘東渡浿水來居西界請為藩蔽王準拜為博士封百里地令守西鄙滿招納亡人其衆益盛迺詒準曰漢兵大至請入衛仍襲王準王準戰敗南奔滿遂據朝鮮自箕子傳国四十一世凡九百二十八年王準失国泛海至金馬自稱爲韓王統小国五十後世百済王温祚二十六年并馬韓之地箕氏絕不祀自王準據馬韓又二百年而亡前後凡一千一百二十年箕子氏子孫分散為奇氏韓氏鮮于氏今平壤兔山有箕子塚国人立崇仁殿血食不絕也○當殷之亡微子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東国被箕子之化門不夜扃婦人貞信不淫治教長久国祚不絕千有餘年此三代之所未有也

衛蒲世家

衛蒲者燕人燕王綰時蒲亡命聚黨千餘東走出塞渡浿水時朝鮮王準立會天下大乱燕斉趙流民多攸西界蒲請為臣以為扞蔽王準拜為博士封百里之地令守西鄙蒲并有古秦雲障地招納亡人浸強大及孝惠高后時天下巳定蒲紿王準曰漢兵大至請入衛仍襲王準王準兵敗南奔蒲遂拠朝鮮都王儉是為衛蒲朝鮮蒲與遼東太守約為外臣保塞外諸蠻夷無使入寇入貢者無得禁止因以兵威財物服屬傍小国地方数千里傳二世至孫右渠驕逸不修職貢真番辰国上書請入見天子又壅遏不通孝武遣使譙讓右渠右渠不肯奉詔發兵攻殺奉使者何元封三年大出兵討右渠尼谿相参遣人殺王右渠降漢衛氏絶祀無後也事在朝鮮列傳分其地為楽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蒲未有積仁行德徒以亡人因天下乱聚黨千餘初以小弱乞臣僕於朝鮮既驟強以詐逐王準奪之国而并之不義甚矣以兵威財物畧屬傍国地方数千里然二世而滅亡天道暴得者暴亡何以傳世久長與檀君箕子

並載

四郡二府

漢孝武時既平右渠置四郡楽浪郡治朝鮮縣臨屯郡治東暆縣玄菟郡治沃沮真番郡治霅縣○孝昭時罷真番郡築遼東玄菟城後更置二府以朝鮮旧地平那玄菟為平州以臨屯楽浪為東府皆置都督府

馬韓

馬韓羅人謂之西韓西韓風俗其人散居山海間各有卿長曰臣智曰邑借無城郭居処草室土屋上出戸用瓔珠飾髮垂耳帛袍草蹻不貴金銀錦罽性勇悍讙呼善用弓楯矛櫓好鬼神五月耕種既畢羣聚歌舞以祭鬼神至十月農事畢亦如之国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曰為天君別置邑立大木懸鈴鼓之曰蘇塗嚴事如西域之事佛者馬韓王準畧屬傍小国如爰襄大小石索諸夷五十餘国大国萬家小国数千家晋武帝時入貢至太熙元年請東夷校尉何龕献土物咸熙三年入朝其明年請内附

辰韓

辰韓本秦亡人来居亦曰秦韓不能自立馬韓置居而附於馬韓馬韓其地宜五穀饒蚕桑織縑嫁娶有禮俗男女有別行者讓路

弁韓

弁韓楽浪之苗裔也附於秦韓下辰狗邪冉奚不斯弁楽奴諸夷属三韓者各十二国大国家四五千小国六七百又屬邑各有渠帥曰臣智曰險側曰樊濊曰殺奚曰邑借○三韓屬国七十八国見於陳壽三国志東史不傳○漢書曰玄菟楽浪箕子所封也○後漢書曰弁韓與辰韓雜居其衣服居処

言語風俗相類○唐書曰弁韓在樂浪之地平壤古樂浪郡玄菟古朝鮮
地涓水西北七百里臨屯穢貊之国東晩為穢国沃沮在樂浪東古肅慎氏
之国也

穢貊

穢貊本朝鮮故地南與秦韓接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極大海西至樂浪○漢孝武
元朔五年穢君南閭叛朝鮮率二十八萬人詣遼東降以其地為滄海郡扱年罷建武
間封其渠帥為縣侯皆歲時朝貢○其言語法俗與高句麗同人性愚慤少嗜欲有
廉恥之風同姓不相娶不寶珠玉邑落有相犯者責出生口牛馬有出軍調賦如中国
漢建光元年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將兵侍殺渠帥盡獲
其兵仗財物○周時已有貊貊之居山深阻隘為不爭之地貊人不知興亡易世亦不知
貊立国於何世絶種於何世史記不言○至唐時靺鞨置慶益稽賀
四州於穢貊古地○地志江陵古穢国壽春古貊国江陵有穢城

靺鞨

靺鞨本粟末靺鞨高句麗別種有野勃三世孫乞乞仲象與其徒渡遼河保太白
山東仲象死子祚榮嗣驍勇善騎射聚句麗亡衆建国號曰震遣使交突厥
地方五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之地開元元年封渤海郡
王始去靺鞨稱渤海粟末靺鞨又有黑水靺鞨開元中置黑水州長史○太祚榮卒
子武藝嗣入寇登州唐出師與新羅共侍渤海南鄙天寒大雪山深阻隘士卒多死
無功而還寶應元年武藝死子欽茂嗣徙上京直旧都三百里忽汗河之東唐冊
欽茂為渤海郡王○仁秀祚榮弟也能攻伐北海諸部遂為強大之国唐詔加司空
渤海王自祚榮以來數遣諸生詣太學得古今法制其禮樂官府之制皆從唐古
百濟句麗旧地為新羅靺鞨所分有五京十五州六十二縣○以肅慎古地為上京曰
龍泉府領龍湖渤三州其南中京曰顯德府領盧顯鐵湯榮興六州穢貊古地
為東京曰龍原府亦曰柵城領慶鹽穆賀四州沃沮故地為南京曰南海府領沃
晴椒三州句麗故地為西京亦曰鴨綠府領神桓豐正四州曰長嶺府領瑕河二
州扶餘故地為扶餘府常屯勁兵扞契丹領扶仙二州鄚頡府領鄚高二州挹婁
故地為定理府領定潘二州安遠府領安瓊二州率賓故地為率賓府領華
益建三州拂涅故地為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鐵利故地為懷遠府領達
越懷紀富美福邪芝九州安遠府領寧郿慕常四州以郢銅涑三州為獨奏
州涑州以其近涑沫江也涑沫江者古粟末水也△後唐明宗元年契丹主攻扶餘
拔之遂進兵圍忽汗渤海王諲譔兵敗降契丹改渤海為東丹冊其太子倍為人
皇王主之置諲譔於臨潢之西賜名烏魯古渤海世子光顯與其貴臣來奔
高麗賜姓名王繼附之宗籍令太氏不絶其祭祀也

乇羅

乇羅南海中国乇羅初無君長有高乙那良乙那夫乙那三人化生爲人耕樹藝
五穀畜牧乃羣三人者分居三都各爲帥長高乙那十五世有高厚者始通新羅
時客星見新羅国居雞厚曰星主賜国號耽羅後服事百濟百濟既滅有佐平
徒冬音律降新羅高麗神聖王二十年其国之太子末老者入朝毅宗時国除爲郡縣
其性癡其俗儉嗇好鬼神多壽考知禮讓馴人死則葬之田間不事浮屠出善
馬瓆珠玳瑁螺貝冨橘柚黃柑山高海惡漁釣射獵不用網罟

乙卯夏五月

眷陵齋手刊

東国世家終

東方古無文獻檀箕以下三韓並立國都沿革時世近久僅出於中國之外史若其俚俗傳說俱不免因陋襲誕殊無足以傍諸宗錄者自三國時有史官之名居柒之記其此肇也逮至麗代監修之官寢以具僚中葉以降主勢不競權臣執命一時記事多出於私門之揣摩謹嚴之意無復存者自是厥後作者亦諸家而華皆循蹈故轍以至革命文愈多而宗愈遠頗學之士雖於折衷雖以博雅名家鮮有致力於我東數千年興衰理亂之宗迹國俗之昧於古宜其有譏矣吾鄉先賢竹牖吳先生蓋嘗爲是之病早於宦遊之暇求得東方諸史去疑存宗刪煩就簡裒爲一家成說命其編曰東史纂要其事自三朝鮮四郡二府及三韓以上皆祖述古紀而有所徵信三國以下雜采諸史而立論則必以主見其統則尊羅而誅句済以及於麗代著其傳代之有緒列傳則表賢而附權党以昞善惡之不相紊紀事則據宗而辭直斷例則義嚴而不饒又其疆域立說府亘傳疑靡不綜核開卷瞭然若視諸掌宗吾東方集成之全史也其嘉惠後學之功不已大乎先生謙不欲公諸世而初因知旧敦勉鋟板於符慶之日更覺猶有未盡累改而成旣又補地理誌一篇

凡十二編八義也於予勝振以末學淺謏何敢議及於先生之書也嘗聞
春秋之作本於魯史而褒貶出於聖人之心斷綱目之書倣於歷史而其
襃紫陽所以定聖賢何嘗有意於其間哉視天下之公共僥而已矣
先生學傳陶山業專閩洛平日尊信不出古人之緒餘而立論著書未
始不以彰善癉惡爲主本是書之作雖因諸家之旧而存削黜陟皆
出心裁隱然自附於筆削編年之義蓋亦學之推也西厓先生問
嘗進御 經席至蒙 睿獎亦庶乎一時之遇而惜其未有繕寫竟
不入於芸館之藏誠後人之不幸況今時世推遷往蹟迷茫當日
印行亦皆刪迭雖姓孫之家未見全書先輩手澤幾乎杞宋矣
先生之孫應沉應澈甫大恨其愈久而愈無得以影響謀所以重鋟
者淹歲而絀於力未諧矣今年春因鄉紳發設事目粗集書本
未具應沉等倣彈誠勤跋涉數百里內幸得完聚先生之書於是
乎可以不朽矣役既竣應澈等以勝振其聞於首事且有旧契不淺
責以訂誤之役且囑以識其事噫振謏何人敢僭是寄累辭而
督愈至不獲已謹略加點標以稗傳寫之功且識其顛趾如右
云爾

二

歲戊申季秋後學錦城朴勝振敬識

右先祖此書始爲四冊末爲八冊蓋刊傳於當時而板本之藏失於校
失並與其印帙而無存焉意家屢經禍或火或失皆未可知矣今
年春鄕人士竣發重刊之議謀及裔孫噫是舉也何待於今乎顧
孱劣如彼未能發慮者僉君子先之誠所感然謹奉諸以圖費
用則聽其從便區處爲先求得旧本以速厥功因遍搜鄕鄰故家
閱月始見集各處所藏俱未免斷爛凋殘謹與鄰上士友參稽
古史以補其闕終不可攷則只存空案以竢日後上三編之旧合爲一者並
分釐而次第之刊去上中下之篇目雖改旧之爲很安便於攷閱則亦
有可諉且補以檀君以下諸国世家以羽翼焉剞劂之訖僅四箇月
始終幹勞者權直員大鑽宋斯文奎洞朴斯文灝陽諸人也後孫
應澈敬識

石醫藥以求其延命可也豈可謂夫之將死而自刎焉
延其心以為房州之帝當返者也先王之祚當復者
臣無一人可擔而唯責在二人故常忍角自覺若是
事遇一物孰非迎帝之為言乎其心可謂苦矣故
盡曲當不攖毒怒而其忠有不可掩焉此朱子所

古
951
V.4

古
951
ꝺ328こ
v. 4

『동사찬요』에 나타난 오운의 역사지리인식

박 인 호*

| 차 례 |

1. 머리말
2. 『동사찬요』의 편찬과 간행
3. 『동사찬요』에 나타난 역사지리인식
4. 맺음말—사학사적 의미

【국문초록】

오운의 『동사찬요』는 그 동안 17세기 초엽에 나온 사략형 사서로서 크게 주목을 받았다. 기존의 연구를 통해 『동사찬요』에 나타난 역사인식의 내용과 판각에 따른 차이가 대체로 밝혀졌다. 그런데 기존의 논문들은 『동사찬요』의 改刊과정에 대한 설명에서 부족한 부분이 있으며, 그 결과 『동사찬요』의 내용 가운데 가장 많은 변화를 보인 역사지리에 대한 서술에서 어떤 변화가 있었고 그것이 가지는 의미가 무엇인가에 대한 설명에 부족한 점이 있었다.

오운은 1606년 영주에서 『동사찬요』를 편찬하였다. 유성룡은 이를 보고서 선조에게 봉진하였다. 그 후 이 봉진본을 바탕으로 1609년 "기유계련부간"이라는 간기를 가진 활자본을 간행하였다. 이 책은 오운이 1609년 1~2월 사이 경주부윤으로 재직하던 당시에 8권으로 간행되었다. 그후 이를 수정하여 11권으로 만들었는데 8권본의 판목을 그대로 이용하면서 새로 들어간 권1상, 권1중, 권1하, 권2상의 4권만 판목을 별도로 만들어 간행하였다. 1614년에는 이에 다시 「지리지」를 보충해 넣어 12권본으로 만들어 영주에서 간행하였다. 이때 이러한 수정이 있게 된 것은 한백겸의 지적 때문이었

* 금오공과대학교 교수

다. 그 뒤 후손들에 의해 1908년 영주 삼우정에서 16권본이 간행되었다.

이렇게 수정된 『동사찬요』를 중심으로 오운의 상고기에 대한 역사지리인식을 살펴보면 8권본에서는 단군, 기자, 위만의 삼조선에 대해 평양 중심의 인식관에서 크게 벗어나지는 못하였으나 11권본으로 가면서 단군의 역사적 연원을 九種의 단계로 올려본다거나 箕子의 강역을 요하 이동 한수 이북으로 상정하여 강역을 확대하여 이해하는 등 그 위상이 높아지거나 확대되는 모습을 보이고 있다.

위만을 이은 사군에 대해서는 현도군의 위치에 대해 심양 일원으로 비정함으로써 조선중기 이래 현도를 요동지역으로 상정하려는 생각의 선구를 이루었다. 패수에 대해서는 시기별로 다르게 지칭할 수 있음을 언급함으로써 이후 다양한 역사지리에 대한 비정의 선구적 형태를 보여주기도 한다.

삼한의 위치에 대해서는 한백겸과의 서신교환을 통해 12권본의 「지리지」에서 마한=전라도, 변한=가야, 진한=신라의 삼한설을 결국 받아들였다. 삼국의 역사지리에서 고구려는 남쪽으로는 한강, 북쪽으로는 요하에 이를 정도로 삼국 가운데 가장 넓은 영토를 차지한 것으로 보았으며, 이러한 영토관은 「지리지」의 서술에서 고구려 군현 명칭에 대한 보충으로 나타났다.

이러한 오운의 역사지리인식은 상고기의 강역을 한반도 내의 좁은 영역에서 보려는 전통적인 조선전기의 역사지리인식에서 벗어나 요동일원에서의 변화를 중시하는 한백겸 이래 조선후기 학자들의 역사지리인식으로 넘어가는 과정의 산물로 평가할 수 있다. 그리고 삼국의 경쟁에서 최종적 승리를 거둔 신라의 승리 요인을 도덕적 차원에서 설명하거나 고려 선대 세계에 대한 황탄하고 신이한 전설을 11권본에서 탈락시키고 있는 데서는 오운의 역사인식이 유교의 도덕적 합리적 역사관에 바탕하고 있음을 볼 수 있다.

이러한 점에서 본다면 오운은 유교적인 도덕률과 합리성에 기반을 하면서도 주자학의 정통논리를 적용하려는 사림들의 역사인식을 대표하는 인물이라고 할 수 있으며, 또한 『동사찬요』는 한백겸 이래의 역사지리에 대한 관심의 선구를 이루는 사서라고 할 수 있다.

주제어

오운, 동사찬요, 역사지리인식, 개간, 삼한, 한백겸, 정국, 소국, 유교적 도덕주의

1. 머리말

오운의 『동사찬요』는 그 동안 17세기 초엽에 나온 사략형 사서로서 크게 주목을 받았다. 사학사적 측면에서의 연구를 살펴보면 국가적 차원에서 이루어진 조선전기의 문화와 다른 새로운 사림문화의 성장을 편찬 배경으로 파악하고 또한 당시 유행한 사략형 사서의 형태에 주목한 정구복의 연구,[1] 당파의 분화에 주목하여 남인파 역사의식의 산물로 주목한 한영우의 연구[2]가 있다. 서지학적 측면에서 『동사찬요』의 개간에 주목한 것으로는 위의 논문들의 해당 부분 외에 김순희의 연구,[3] 박장승의 연구[4] 등이 있다. 이를 통해 오운의 『동사찬요』에 나타난 역사인식의 내용과 「동사찬요」의 판각에 따른 차이를 살펴볼 수 있게 되었다.

그런데 기존의 연구가 오운에 대한 많은 새로운 사실을 밝히고 있으나 보충되어야 할 부분도 적지 않다. 먼저 서지적 연구에서 김순희는 1609년 간행된 내각문고본을 가지고 『동사찬요』의 개간과정에 주목하였으나 그 뒤에 나온 동국대학교 경주캠퍼스 도서관본을 알지 못하여 개간과정을 설명하는데 미흡한 부분이 있으며, 박장승은 내각문고본을 알지 못하여 동국대학교 경주캠퍼스 도서관본을 1609년 간행본으로 설명한 문제가 있는 등 각각의 연구에서 『동사찬요』의 서지적 소개에 미비한 점이 있다. 또한 사학사적 연구에서는 정구복과 한영우가 12권본의 규장각본을 가지고 연구를 진행함으로써 그 이전의 간행본에서 규장각본으로 어떻게 내용이 바뀌었는가에 대한 설명에 미비한 점이 있다.

---

1) 정구복, 「16~17세기의 사찬사서에 대하여」, 『전북사학』 1, 1977.
2) 한영우, 「17세기 초의 역사서술—오운의 〈동사찬요〉와 조정의 〈동사보유〉—」, 『한국사학』 6, 1985 ; 『조선후기사학사연구』, 일지사, 1989.
3) 김순희, 「오운의 <동사찬요>의 서지학적 연구」, 『서지학연구』 24, 2002.
4) 박장승, 「계림부(경주부) 간행 <동사찬요>에 대하여」, 『경주문화』 9, 2003.

그런데 『동사찬요』가 간행되자 한백겸은 이를 읽고서 역사지리에 대한 비판적인 논평을 가하였으며, 오운은 이에 계발되어 새로이 지리지를 추입해 넣었으며, 한백겸의 비판을 『동사찬요』에 수록하기까지 하였다. 또한 『동사찬요』의 출현으로 한백겸이 『동국지리지』라는 역사지리서를 저술하는 계기가 되었던 만큼 『동사찬요』의 편찬과 개판은 우리 나라 학술사에서 매우 중요한 의미를 지니고 있다.

여기서는 먼저 『동사찬요』의 개간과정을 검토한 다음 수록 내용 중에서 가장 문제가 되었던 역사지리 부분을 중심으로 한백겸이 비판한 내용이 무엇이며, 오운은 이를 어떻게 수용하여 자신의 역사지리에 대한 서술을 수정하였는지를 검토하고자 한다.

2. 『동사찬요』의 편찬과 간행

1) 봉진본

오운은 영주 은거생활 중인 1606년(선조 39) 67세의 나이로 『동사찬요』를 편찬하였다. 趙亨道가 쓴 행장에 의하면 오운은 처음 7권으로 엮었으며 유성룡이 이를 보고서 크게 찬탄하고 선조에게 한 본을 봉진하였으며, 선조는 유림의 표준이 될 만하다는 하교를 내렸다고 적고 있다.[5] 유성룡의 봉진에 대해 한영우는 "기호사림과 다른 입장에서 편찬된 사서에 호감을 갖고 이를 널리 세상에 알리는 동시에 군주에게까지도 영향을 주려고 하였던 같다"[6]고 평가하였다.

---

5) "裒集東國諸史 刪冗節煩 撰成七卷 名之曰東史纂要 不但以儒名者爭先覩而喜玩之 至於西厓柳相公 大加贊歎 以爲深得史家之旨 且以爲可達於君上 故封進一本 上有標準儒林之敎"(趙亨道, <행장>, 『죽유선생문집』, 「부록하」)

6) 한영우, 앞의 책, 18면.

선조에게 봉진한 책이 간행본인지 필사본인지는 확실하지 않다. 정구복은 연보에 있는 1614년(광해군 6)의 기사에서 동사찬요를 개찬하였다는 기사 아래에 세주로 있는 "경주에 있는 개찬본은 영천의 구판과는 다르다"[7]이라는 구절을 소개하면서 永川은 榮川의 오기이며, 1차 간행이 영천(=영주)에서 이루어졌을 것으로 추정[8]한 이래 모두 이에 따르고 있다. 그런데 1614년 이전에 영주에서 간행된 것이 있다면 영주구판이라는 표현이 꼭 봉진본을 의미하는 것은 아니라는 점, 후손가에서는 봉진본을 필사본이라고 말하였던 점[9]으로 보아 봉진본이 간행본인지 필사본인지는 확실하지 않다.[10]

봉진본의 권수에 대해서는 이가원의 해제에서는 1질 4책[11]이라고 적고 있다. 그런데 조형도가 쓴 행장에 의하면 7권으로 완성되었다는 구절이 있다. 그 뒤에 나온 1609년 간행본이 8권으로 제작된 점으로 볼 때 봉진본은 7권 4책으로 구성되어 있었을 것으로 추정된다. 1609년 간행본을 통해 유추하면 권1은 국도기년, 권2는 삼국명신, 권3~7은 고려명신으로 구성되었을 것으로 보인다. 1609년 간행본에 들어 있는 권8은 별록이라고 별도로 표현되어 있는 점으로 보아 봉진본에서는 들어있지 않았을 것으로 추정된다. 봉

---

7) "五月改撰東史纂要成 慶州有改撰本 與永川舊板不同"(『죽유선생연보』, 『죽유선생문집』 4)

8) 정구복, 「16~17세기의 사찬사서에 대하여」, 『전북사학』 1, 전북대, 1977, 74면.

9) 박성종, 앞의 논문, 308면에 의하면 후손가에서는 유성룡이 봉진한 『동사찬요』는 필사본이었으며 십수년 전까지도 전승되어 왔다고 말한다.

10) 가장 가까운 시기에 『동사찬요』에 대하여 해제를 작성한 金烋(1597~1638)의 『해동문헌총록』에서는 8권본을 소개하고 세주로 국도기년 1권을 군왕기 4권으로 나누었다고 소개하고 있다. 김휴의 조부인 金涌(1557~1620)과 숙부인 金是柱는 오운과 친분이 있었으며, 김휴는 오운의 아들 吳汝檥과 친분이 있어 두 집안이 절친한 사이이므로 그 사정을 알고 있는 김휴가 봉진본이 간행본이었다면 『해동문헌총록』의 내용으로 보아 반드시 언급이 있었을 것이나 이것이 없는 것으로 보아 봉진본은 필사본이었을 가능성이 크다.

11) 이가원, 「서」, 『죽유전서』, 죽유전서간행회, 1983. 이 주장은 오용천의 지문에 나오는 "右先祖此書 始爲四冊 末爲八冊(삼우정중간, 『동사찬요』)" 구절에서 나온 것으로 추정된다.

진본은 현재 남아 있는 것이 없다.

2) 8권본

일본의 내각문고 소장인 8권 8책의 『동사찬요』가 있다.12) 전체 내용은 총 291장으로 구성되어 있다.13) 내각문고본을 중심으로 8권본의 특징을 살펴보면 목록, 범례(13조), 찬집제서, 권1 국도기년, 권2 삼국명신, 권3~7 고려명신, 권8 별록으로 구성되어 있으며, 책의 권말에는 "萬曆己酉雞林府刊"이라는 간행 간기가 있다. 이 책은 "기유계림부간"이라는 간기를 가진 책 가운데 가장 오래된 형태를 지니고 있어 1609년에 간행된 것으로 보아야 할 것이다.14)

그런데 권1~7은 동시본과 내용이 같은 것이나 권2의 마지막 安市城主에 대한 부분을 '補遺'라고 적어 보충하고 있으며, 권7의 마지막 길재 이하 4인의 추가된 부분을 '補遺'이라고 하여 적고 있다.15) 특히 야은 이하의 보유에 대해서는 범례에서도 "야은 이하 네 군자는 원사에 없으므로 처음에는 적지 않았는데 후에 여러 서적에서 얻어서 추가하여 기록하였다. 특히 농암의 풍도와 절의는 더욱 특이하여 그 후손에게서 행적을 찾아서 적었다"16)고 밝히

---

12) 日本內閣文庫 史224-1, 8권 8책, 국립중앙도서관에는 복사본이 있다. 국립중앙도서관 BA211-61. 四周雙邊, 半郭: 18.2×14.6cm, 有界, 半葉 10行20字, 註雙行, 版心: 東史, 上下內向花紋魚尾, 24.5×16.0cm.

13) 목록 5장, 권1 33장, 권2 36장, 권3 33장, 권4 36장, 권5 34장, 권6 39장, 권7 41장, 권8 34장 총 291장으로 구성되어 있다.

14) 내각문고본 권3의 2장 전후면은 필사하여 첨입된 것이다.

15) 야은 이하 추가된 사람은 길재, 서견, 이양중, 김주였다. 이에는 "야은 이하 몇 명의 군자는 충절이 매우 드러나 사람의 이목에 남아 있는데 원사에는 기재하지 못하였다. 그래서 여러 책을 널리 참고하여 아래와 같이 보록한다(冶隱以下 數君子 風節表表 在人耳目 而原史不載 博考諸書 補錄如左)"는 세주가 있다.

16) "冶隱以下四君子 原史不見 故初不書 追得於諸書補錄之 至於籠巖風節 尤奇特 覓遺行蹟於其後裔而書之"(『동사찬요』, 「범례」)

고 있다. 따라서 보유 부분은 봉진본에 수록되지 않았다가 8권본에서 추가되었을 것으로 추정된다. 마지막 권8에는 '別錄'이라는 제하에 반적과 권흉을 적고 있어 이 역시 8권본 간행 때 보충되었을 것으로 추정된다.

그런데 오운은 1609년 2월 경주부윤에서 체귀하였으므로 그 이후에는 경주와 인연이 끊어지고 있다. 그렇다면 기유계림부 간기를 가진 8권본은 1609년 1~2월 사이 경주부윤으로 재직하던 당시에 간행되었던 것으로 추정된다.

3) 11권본

동국대학교 경주캠퍼스 도서관에서 구입한 것으로 8권(실제로는 11권) 7책의 『동사찬요』가 있다.[17] 장수를 보면 8권본 291장에서 11권본 547장으로 수록 내용이 크게 증가하였다.[18] 11권본에는 서나 발이 없어 정확한 간행연대는 알 수 없으며, 책의 끝에 수록된 간기는 "萬曆己酉鷄林府刊"을 그대로 사용하고 있다. 따라서 간행시기는 기유 계림부본이 나온 1609년에서 오운의 발문이 있는 1614년본 사이에 나온 것으로 추정된다. 그리고 1609년 2월에 이미 귀체한 오운이 다시 경주에서 이 책을 간행하기란 쉽지 않았을 것이므로 11권본은 8권본의 판목을 그대로 영주로 가져와 이용하면서 새로 들어간 권1상, 권1중, 권1하, 권2상의 4권만 별도로 판목을 다시 만들어 간행하였던 것으로 추정된다.

---

17) 8卷 7冊, 四周雙邊, 半葉匡郭 : 22.8×18cm, 有界, 半葉, 10行20字, 註雙行, 版心 : 東史. 上下內向花紋魚尾, 34.6×22.4cm. 외형으로는 8권 7책이나 총 11권에 해당하는 동사찬요를 권1상, 권1중, 권1하, 권2상·하, 권3·4, 권5·6, 권7·8로 장정하였다.

18) 목록 8장, 권1상 75장, 권1중 81장, 권1하 82장, 권2상 46장, 권2하 36장, 권3 33장, 권4 36장, 권5 34장, 권6 39장, 권7 43장, 권8 34장 총 547장으로 구성되어 있다.

증가된 내용을 보면 8권본의 권1 국도기년을 4권으로 나누되, 권1상에는 권1의 단군조선 이하 삼한 부분을 수록하고, 이어 권2상에 이르기까지 '君王紀' 내용이 새로 들어갔다.[19] 그리고 8권본의 권2 삼국명신이 권2하가 되어 같은 내용을 수록하고 이어 권3~8은 이전의 8권본과 같은 내용으로 되어 있다. 권1~2상까지는 새로 추각하여 넣었기 때문에 기존의 판목을 사용한 권2하 이하와 비교하면 자체가 다르다.

목록 이하 보각된 부분을 보면 보각에 따른 목록이 새로 정리되었으며,[20] 범례가 기존의 13조에서 16조가 되었다.[21] 새로이 추가된 범례는 다음과 같다.

1. 우리 나라의 원사(『동국통감』)는 편년으로 적었으나 이 책은 다만 대요만을 편찬한 것이므로 연도의 순서까지 갖추어 적지 못하였다. 그러나 신라의 시조는 갑자년에 일어나 우리 나라 역사의 시작이 신라에서 시작하였으므로 갑자년이 될 때마다 반드시 상단에 적어서 천운이 돌아온 것을 나타내고 또한 중국 역수의 대략을 쉽게 살필 수 있도록 하였다.

1. 사대 교린과 조빙 왕래는 반드시 기재하였다. 고려 때는 송 요 금 몽고와 모두 교섭하였는데 끊어졌다가 교류한 것은 사실에 따라 기재하였다.

1. 선하여 권할 만한 것과 악하여 경계할 만한 것은 반드시 적었다. 또 군왕이 덕을 잃어버린 것은 반드시 적었는데 이로써 경계를 삼고자 하기 때문이다. 장막의 사이에 있었던 음탕하고 외설적인 것은 악을 감추어 놓기가 금수와 같은

19) 1614년 편찬한 12권본의 말미에 오운이 쓴 지문이 수록되어 있는데 여기에서 번다한 것은 줄이고 묶어서 '군왕기'를 찬술하였음을 적고 있다("刪冗節約 綴成君王紀").

20) 기유 계림부간행의 8권본에는 권3 위계정 아래가 비어 있으나 실제로 본문에서는 韓彦恭과 金審言이 들어가 있다. 그러나 11권본에서는 목록을 수정하면서 위계정 아래에 한언공과 김심언이 들어가 있다. 8권본의 권5 김훤 아래에도 비어 있으나 11권본에서는 아들인 開物을 적고 있다.

21) 범례 가운데 12개조는 중복이 되나 8권본의 2번째 "국도, 명호, 연혁은 여러 책에서 찾아 살펴 아래에 분주하였다"는 범례가 없어지고 대신 11권본에는 2~5번째의 범례 4개조가 새로이 추가되었다. 그리고 8권본의 10번째 범례가 11권본에는 16번째로 가고 8권본의 12번째 범례 일부가 축약되어 수록되었다.

것이나 반드시 사필로 적어서 후세에 보이지는 않았다. 비록 견수와 양광의 음탕함과 숨김이 이에 미치지 않는 곳이 없지만 옛 사서에서 적은 것을 보지 못하였다. 만약 지금의 사서에서 이를 말한다면 앞의 성인이 그 글을 뺀 뜻이 아닐 것이다. 그러므로 이와 같은 것은 모두 생략하였다.

1. 명신의 사적으로 본기 가운데 여러 곳에서 나온 것으로 한 사람의 탄생과 사망은 사마천의 예에 따라 차례로 뽑아 전을 만들며, 열전이 있지 않아 책에 자취를 적어 두지 못할 것은 죽었다는 말의 아래에 적었다.

찬집제서는 22종이 수록되어 있으나 순서가 바뀌었다. 8권본 권1의 국도기년은 완전히 해체되고 대신 권1상, 권1중, 권1하, 권2상으로 대체되었다. 권1상에서 단군조선, 기자조선, 위만조선, 사군, 이부, 삼한(마한, 진한, 변한)의 내용은 8권본의 것과 유사하지만 삼국 이하는 '三國紀'라는 표제를 내걸어 신라시조~고구려 멸망까지를 수록하였다. 권1중에는 '新羅紀'(문무왕 9년~신라 멸망까지)와 '高麗紀'(태조~예종)를 수록하였다. 권1하에는 '고려기'(인종~충선왕), 권2 상에는 '고려기'(충숙왕~공양왕)를 수록하였다. 새로이 편찬된 삼국기와 고려기의 왕대별 기사에서는 왕의 이름을 판목의 판곽 바깥에 별도로 새겨두면서 재위 동안의 중요 사건들을 수록하였다.

권2하 이하는 기존의 8권본을 이용하여 간행하였다. 권2하 이하에서 새롭게으로 차이나는 부분을 보면 권2는 기존의 것을 사용하였기 때문에 제목에 별도로 '下'자를 추각하였다. 그리고 8권본 권7에서는 李存吾 다음에 바로 韓脩로 이어지나 11권본에서는 이존오 아래에 李集이 추가되고 洪彦博과 金濤 관련 기사가 2장(14장과 15장) 추가되어 있으며, 2장이 추가되었기 때문에 11권본 페이지 숫자도 마지막이 41에서 43으로 자연히 늘어났다. 이 14장과 15장은 기존 판목에서 추각하여 적은 것이라 앞뒤의 것과 자체가 상이하다.22)

22) 보각에도 불구하고 목록에는 홍언박과 김도의 이름이 추가되지 않았다.

4) 12권본

12권본은 영주에서 간행된 것으로 11권본과는 크게 시차가 벌어지지 않았을 것으로 추정된다. 12권본에는 1614년에 쓴 오운의 발이 책의 끝에 수록되어 있어 간행시기를 파악할 수 있게 한다. 8권 8책으로 표시되어 있으나 실제로는 12권 8책이다.

오운은 1609년 영주로 귀체하면서 저술활동을 활발히 시작하여 1613년 『가세지』를 완성하고 1614년 5월 『동사찬요』를 개찬하였다. 이 책을 11권본과 비교하면 권2중의 지리지가 별도로 보각되어 들어가고, 권7의 보유 이하에 다시 새로 원천석에 대한 부분이 들어갔다. 그외에도 권2상 28장 후면 쌍행 주 위에 있던 "政堂文學白文寶傳之(정당문학 백문보를 사부로 하였다)"라는 부전지를 새로이 고쳐서 판각하기도 하였다. 그리고 간기 뒤에는 새로이 1614년에 쓴 오운의 발문을 추가하여 간행하였다. 이에 따라 전체 면수는 585장[23]이 되었으며, 권7의 면 수는 11권본의 43장에서 1장이 늘어나 44장이 되었다.

이러한 수정이 있게 된 것은 한백겸이 보내온 지적 때문이었다. 한백겸은 1613년 가을 이전에 간행된 『동사찬요』를 보고서 열전은 상세하나 본기가 간략하고 표와 지가 없어 국가의 법제 연혁이나 군주의 정치 득실에 대해 그 시말을 살필 수 없다는 점을 지적하였다.[24] 그리고 삼한사군을 중심으로 우리 나라의 역사지리 변화에 대한 자세한 설명을 적어서 보내었다.[25] 그리고

---

23) 목록 범례 8장, 권1상 75장, 권1중 81장, 권1하 82장, 권2상 46장, 권2중 36장, 권2하 36장, 권3 33장, 권4 36장, 권5 34장, 권6 39장, 권7 44장, 권8 34장, 발 1장 총 585장으로 구성되어 있다.

24) "但詳於列傳而略於本記 又無表志 其國之法制沿革 其君之政治得失 皆無以考其終始 此爲可欠"(韓百謙, 『久菴遺稿』, 「雜著」, 〈東史纂要後敍〉). 본기가 간략하고 군주의 정치득실을 살필 수 없다는 표현과 1614년에 보낸 편지에서 군왕기를 구하여 읽었다고 하는 것을 보아 이 때 한백겸이 본 『동사찬요』는 8권본으로 추정된다.

25) 韓百謙, 「久菴遺稿」 上, 「雜著」, <東史纂要後敍>.

1614년에 보낸 다른 편지에서는 군왕기를 구해 보고 또한 보내온 서문을 읽고서 지난 번 자신의 참론이 너무 빨랐음을 고백하고 있으며 또한 고려말 기사에서 원천석전이 없음을 지적하고서 관련 내용을 별지로 적어서 보내었다.[26]

이에 오운은 한백겸의 비판에 자극을 받아서 11권본에 새로 지리지를 추가하였으며, 권7의 끝에는 원천석조를 추가하여[27] 1614년 5월 12권본으로 완성하였다. 급하게 수정하였음은 이와 같은 수정이 있었음에도 불구하고 목록은 이전의 11권본의 것과 같아서 목차에 권2중 지리지와 권7의 원천석이 빠져있음을 통해 볼 수 있다.

1614년 오운이 쓴 발문이 있는 이 판본은 규장각에 8권 8책의 완질이 있으며,[28] 그외 국립중앙도서관,[29] 고려대,[30] 단국대,[31] 서강대, 동국대, 국회도서관[32] 등에 낙질본이 소장되어 있다. 그 가운데 규장각본은 1986년 영인되어 있어 쉽게 볼 수 있다.[33]

吳澐, 『竹牖先生文集』 4, 「雜著」, <東國地理誌 附韓久菴東史纂要後敍>.

26) "君王紀亦嘗借人暫見 今又得蒙示序文見之 備知其撰述始終曲折 綠如此而後可爲全書敬服之餘 自嘲前日僭論之太早也 (中略) 但前日義補遺中 元天錫又見遺 九泉中 一言之欸 猶有數聯 錄載別紙 然無及矣可惜"(韓百謙, <奉謝吳令公書>, 『竹牖先生文集』, 「附錄下」). 편지에서 『동사찬요』를 본 것을 '上年'이라고 적고 있어 1614년 보낸 것임을 알 수 있다.

27) "근년에 한백겸이 멀리서 글을 보내와서 동사에 편찬해 넣도록 여러 번 말하였다. 나는 이와 같은 풍도와 절의가 있으면서도 아직 열전에 들지 못하였음을 개탄하여 한백겸이 보내온 기록을 산윤하고 또 널리 사우들에게 물어서 보유에 있는 여러 공들의 다음 차례에 첨가하였다(頃年韓公伯謙 千里貽書 道以纂入東史 往復再三 愚竊慨念 以如是風節 尚未列史傳 玆敢就錄删潤之 且更博詢士友 添刻補遺諸公之次第)"(12권본 『동사찬요』 권7, <원천석>)

28) 서울대학교 규장각, 4230-2. 8卷 8冊, 四周雙邊, 半葉匡郭: 21.8×17.1cm, 有界, 10行20字, 小字雙行, 版心: 東史, 上下內向花紋魚尾, 35.4×22.5cm.

29) 국립중앙도서관 古2111-29, 낙질 3책.

30) 고려대 B3-A66A.

31) 단국대학교, IOS, 고911 오867ㄷ.

32) 국회도서관 8권 4책, OL951-ㅇ328ㄷ.

33) 『한국사서총간』 1, 여강출판사, 1986.

5) 16권본

1908년 영주 三友亭에서 『동사찬요』의 간행이 있었다.[34] 자체가 기존 판본의 것과 다른 것으로 보아 새로 판목을 만들어 간행한 것이다. 이 때 11권본과 12권본이 8권본 권2 이하의 권차를 그대로 유지하기 위해 무리하게 상, 중, 하로 나누어 권을 나누었던 것을 수정하여 모두 16권 8책으로 분권하였다. 오운의 발문은 서문으로 옮기고 마지막에는 「東國世家」를 추가하였다.[35] 「동국세가」에는 단군세가, 기자세가, 위만세가, 사군이부, 마한, 진한, 변한, 예맥, 말갈, 탐라가 수록되어 있다. 16권본의 전체 면수는 597장이었다.[36] 책 말미의 간기에는 "榮川三友亭重刊"이라고 적혀 있으며, 1908년에 쓴 朴勝振과 後孫 吳應澈의 발문이 있다. 박승진의 지문에 의하면 여러 해 전부터 후손인 용윤, 응철 등이 판목을 새로 할 것을 도모하였으나 이루지 못하다가 1908년 박승진 등의 도움을 받아 개간하였음을 적고 있다.

고려대, 성균관대, 계명대, 경상대, 국립중앙도서관 등 각 기관에 널리 소장되어 있다. 1983년에는 『竹牖先生文集』과 합하여 『죽유전서』라는 이름으로 영인 간행하였으며,[37] 2000년에는 고령문화원에서 『죽유전서』의 국역본을 간행하면서 삼우정 중간본을 현대 활자로 식자하여 첨부하였다.

---

34) 16卷 8冊, 四周雙邊, 半郭匡郭: 19.5×15.4cm, 有界, 10行 20字, 小字雙行, 版心: 東史, 內向2葉花紋魚尾, 29.5×18.8cm.

35) 그런데 이 「동국세가」는 사실 허목의 「동사」의 일부이다. 이 부분이 『동사찬요』에 들어가게 된 이유를 알 수 없다. 오운과 허목과의 관계는 다시 한번 살펴보아야 할 것으로 보인다. 어떤 경유로 집안에 전해오는 「동국세가」를 보고서 후손의 입장에서 『동사찬요』의 「군왕기」, 「지리지」, 「열전」에 세가적 형태를 추가함으로써 기전체의 완성된 모습을 보이려는 의도에서 첨부한 것으로 보인다.

36) 서문 1장, 범례 3장, 목록 6장, 권1 35장, 권2 33장, 권3 43장, 권4 32장, 권5 33장, 권6 38장, 권7 35장, 권8 37장, 권9 36장, 권10 36장, 권11 33장, 권12 36장, 권13 34장, 권14 39장, 권15 43장, 권16 34장, 부 6장, 지4장 총 597장으로 구성되어 있다.

37) 오기열, 『죽유전서』, 죽유전서간행회, 1983.

〈동사찬요의 판본별 변화〉

판 본	초간본	8권본	11권본	12권본	16권본
간행연도	1606년	1609년		1614년	1908년
간행지	永川(榮川-영주의 오기)	鷄林府	경주?	영주?	榮川 三友亭
권 수	7권 4책(?)	8권 8책	8권(실제 11권) 7책	8권(실제로는 12권) 8책	16권 8책
장 수		291장	547장	585장	597장
소장처		일본 내각문고 완본(국립중앙도서관 복사본)	동국대학교 경주캠퍼스 도서관 완본,	규장각 완본, 국립중앙·서강대·동국대·국회도서관 낙질본	고려대, 성균관대, 계명대, 경상대, 국립중앙도서관 등 완본
체 재		목록, 범례(13조), 찬집제서, 본문	목록, 범례(16조), 찬집제서, 본문	목록, 범례(16조), 찬집제서, 본문, 발문(오운)	서문(오운), 범례(16조), 찬집제서, 목록, 본문, 부동국세가, 지문(박승철, 오운철)
간 기		萬曆己酉鷄林府刊	萬曆己酉鷄林府刊	萬曆己酉鷄林府刊	榮川三友亭重刊
본문 편성	권1 국도기년(?) 권2 삼국명신(?) 권5-7 고려명신(?)	권1 국도기년 권2 삼국명신 권3-7 고려명신 권8 별록 (반적 권휴)	권1상 단군조선-고구려 멸망 권1중 문무왕 9년-고려 예종 권1하 고려 인종-충선왕 권2상 고려 충숙왕-공양왕 권2하 열전 삼국명신 권3-7 고려명신 권8 별록	권1상 단군조선-고구려 멸망 권1중 문무왕 9년-고려 예종 권1하 고려 인종-충선왕 권2상 고려 충숙왕-공양왕 권2중 지리지 권2하 열전 삼국명신 권3-7 고려명신 권8 별록	권1 단군조선-근초고왕 권2 내물왕-태종왕 권3 문무왕-경순왕 권4 고려 태조-현종 권5 고려 숙종-의종 권6 고려 명종-원종 권7 고려 충렬왕-충숙왕 권8 충혜왕하-공양왕 권9 지리지 권10 열전 삼국명신 권11-15 고려명신 권16 별록
비 고		권2 인시성주 보유 권7 길재·서견·이양중·김주 보유	부각에 따른 목록 정리 범례가 13조에서 16조로 찬집제서의 순서 변경 권1 국도기년을 권1상, 권1중, 권1하, 권2상으로 개편 권2에 하자를 추가한 삼국기, 신라기, 고려기로 구분 권7 이집, 홍언박, 정도 기사 추가	권2상 28장 후면 부전지 내용을 보사 권2중 지리지 추가 권7 원천석 추가 발문 추가	판목을 전체적으로 개판 발문을 서문으로 이동 목록 위치 이동 체재를 16권으로 분리 부동국세가 추가 지문 추가

3. 『동사찬요』에 나타난 역사지리인식

1) 상고사의 체계에 대한 인식

오운은 『동사찬요』에 대하여 여러 차례 수정과 보충을 하였다. 그러한 결과 8권본, 11권본, 12권본 사이에는 적지 않은 변화가 있었다. 이 가운데 상고사 체계와 관련된 내용을 살펴보고자 한다.

오운은 8권본에서 단군조선－기자조선－위만조선－사군－이부 삼한(마한, 진한, 변한), 삼국(신라, 고구려, 백제), 고려의 순으로 우리 나라 역사를 정리하였다. 이는 비록 단군~삼한을 외기라고 하였으나 단군에서부터 일원적인 역사전개를 설정하고 있는 『동국통감』에서 정리된 우리 나라 상고사 체계를 그대로 따르고 있는 셈이다. 그외 동옥저, 가락국, 예맥국, 탐라국은 삼국시의 小國으로, 궁예와 견훤은 僭國으로 정리하였다.

우리 나라 상고사의 시작점으로 단군을 설정한 것은 조선전기 사서에서 공통적으로 나타나고 있다. 『제왕운기』 이래 단군 이하의 일원적 역사계승의식이 조선초기에도 이어지면서[38] 『동국통감』에서는 외기라는 항목이지만 단군조선을 가장 앞세우고 있으며, 박상의 『동국사략』 이하 사략류 사서는 대부분 개국시조로서 단군을 적고 있다. 『동사찬요』도 다른 사략류 사서와 마찬가지로 단군조선에서부터 우리나라의 역사를 시작하고 있는 점에서 당시 민족시조로서의 단군관이 폭넓게 확립되고 있음을 볼 수 있다.

그런데 11권본에 가면 단군조선에 대한 서술에서 단군이 평양에 도읍하면서 국호를 조선으로 하였다는 데서 더 거슬러 올라가 동방에 九種의 夷가 있었으며, 처음에는 군장이 없었는데 나중에 신인이 내려와 국인들이 받들어 임금으로 모시었다[39]는 방식으로 단군 이전의 단계도 상정할 정도로 과거

38) 박인호, 「고려시기 사서에 나타난 역사지리인식」, 『조선시기 역사가와 역사지리인식』, 이회문화사, 2003, 107~111면.

역사 이해를 심화시키고 있다.

기자조선에 대해 8권본에서는 먼저 箕는 國名이며, 子는 자위이며, 이름은 胥餘라는 주석을 붙이고 있다. 그리고 주 무왕이 紂를 내치고 기자를 조선에 봉하였다고 적고 있다. 평양에 도읍을 둔 기자는 仁賢의 교화를 베푼 군주로 설정되었다. 진이 천하를 통일하자 40대손 否가 진에 복속하였으며, 아들 기준이 즉위하였으나 위만이 등장하면서 마지막 왕 준은 바다를 따라 남쪽으로 내려간 것으로 보고 있다. 사씨안의 사론은 『동국통감』의 것을 그대로 재록하였다.

위만조선과 사군·이부 후에 등장하는 삼한에 대해 8권본에서는 기자조선에서 이미 준이 남하한 것으로 적었듯이 준왕이 남하하여 금마군에 거주하면서 한왕을 자칭한 것으로 적고 있다. 또한 준왕이 금마군에서 마한을 개척하였다가 백제가 일어나면서 병합된 것으로 적은 『동국통감』의 안설을 인용하여 적었다. 그리고 오운은 진한=신라, 변한=고구려가 되었다는 권근의 주장을 가장 먼저 인용하여 이를 인정하고 있다. 대신 최치원의 설을 따른 『여지승람』의 마한=고구려, 진한=신라, 변한=백제라는 주장을 부정적으로 인용하고 있다.40)

삼국간의 서술에서는 신라, 고구려, 백제의 순으로 적었다. 8권본에서는 신라의 박, 석, 김 및 김춘추의 탄생과 사략을 적고 역년을 소개한 다음 마지막으로 『동국통감』의 신라에 대한 사론을 수록하였다. 이하 고구려와 백제, 고려의 역사도 이와 같은 순으로 정리되었다. 이에서는 삼국간의 위상을 어떻게 서술할 것인가는 제대로 정리되지 않은 채 신라, 고구려, 백제, 고려의 역사를 순서대로 적어 놓고 있다. 아직까지 통일신라를 통일 이전의 신라와 구별하지 않고 하나의 신라로 정리하고 있다. 이에는 신라 중심의 논리가

39) 11권본 『동사찬요』 권1상, 「단군조선」.
40) 8권본 『동사찬요』 권1, 「삼한」.

있으나 초보적인 국가 단위의 인식에 머물러 있다고 할 수 있다. 이러한 국가 단위의 인식은 동옥저, 가락국, 예맥국, 탐라국을 소국으로 설정한 데서도 볼 수 있다.

그러나 11권본에서는 삼국부터 '군왕기'로 기존의 내용을 대폭 수정하였다. 먼저 삼국기에서는 신라 왕을 상단에 표제로 내세웠다. 이에 대해 오운은 『삼국사절요』나 『동국통감』은 『자치통감강목』의 예에 따라 위에 편년을 하고 아래에 나누어 서술하였으며, 박상의 『동국사략』에서는 신라 시조부터 고구려 보장왕까지 표제없이 長編의 순서대로 적었다고 비판하였다. 오운은 권근의 『동국사략』에서 신라가 먼저 일어나고 뒤에 멸한 것을 기본으로 하고 고구려와 백제를 그 사이에 붙여 놓은 것은 증선지의 『십구사략』의 예를 따른 것으로 자신도 이에 따른다는 언급을 하고 있다.41)

그리하여 삼국의 연기 표시는 신라 시조 원년 갑자년을 기점으로 상단에 에 갑자년을 표시하고 아래에 신라왕의 즉위시 연기를 적었으며, 소자쌍행으로 중국 왕의 연호와 간지를 표시하였다. 고구려와 백제는 즉위년에 한하여 별도로 표시하고 아래에 중국의 연호와 간지를 기록하였다. 이는 증선지의 『십구사략』과 권근의 『동국사략』을 따른 것이지만 결과적으로는 신라 위주의 서술이 되었다.

한편 고려의 계통과 관련하여 8권본에서는 1537년 詔使인 龔用卿이 자신의 고향인 福建에 고려 시조는 복주 장락현 사람이라는 말이 전한다고 정사룡에게 말하였던 것과 고려 선대 세계에 대한 김관의의 설명을 비판한 『역옹패설』의 주장을 수록하고서 오운은 안설로 이제현은 김관의의 주장이 잘못된 것으로 여겼으나 혹 고려의 선대 세계가 당과 교통이 있어서 공용경이 이와 같이 한 것인지도 모른다고 적었다.42) 또 『성원록』에서는 의조의 비인 용녀

41) 11권본 『동사찬요』 권1상, 「삼국기」.

42) "按 (中略) 又按 (中略) 益齋以寬毅之言爲誤 然麗祖之先系 或涉於唐姓 故龔用卿之言如

를 평주 사람으로 적고 있어 김관의의 기록과 다르다는 『역옹패설』의 주장을 수록하고 있다. 즉 오운은 고려 선대 세계와 관련하여 당과 결부시키려는 주장과 국내 세력으로 설명하려는 주장을 모두 소개하고 있는 셈이다. 그러나 11권본에서는 고려 선대에 대한 세주의 내용이 모두 없어지고 송악군 사람인 왕건의 아버지 王隆에서 시작하여[43] 이전의 신이적인 전설 소개에서 벗어나 합리적인 측면으로 나아가고 있다.

견훤과 궁예를 참국으로 적은 데서 보이듯이 8권본에서 정통론적인 인식이 크게 작용하고 있음을 볼 수 있다. 참국이라는 표현은 정통을 전제로 하는데 정통론적 인식은 조선시대 역사서에서는 유계의 『여사제강』와 홍여하의 『동국통감제강』 등에서 나타나고 있다. 참국과 소국이라는 용어는 정통론을 역서 서술에 적용한 안정복의 『동사강목』에서 보이고 있다.[44] 그런데 오운이 참국과 소국이라는 용어를 사용한 것은 이미 주자학의 정통론적인 인식을 바탕으로 역사를 기술하려고 하였음을 볼 수 있다.

이러한 정통론적 인식은 11권본에 가면 더욱 강화된다. 8권본에서는 신라의 통일 전후를 구별하지 않았으나 11권본에서는 삼국기 중의 신라와 문무왕 9년 이후의 신라기로 구별하고, 고려 태조 19년 이후는 고려기로 적는 등 더욱 엄격하게 정통의 논리를 적용하고 있다. 그리고 궁예와 견훤에 대해

是耶"(8권본 『동사찬요』 권1, 「국도가년」, 〈고려〉) 그런데 이제현은 『역옹패설』에서 보육=국조 원덕대왕이니, 또한 보육은 당 귀성=숙종의 장인이자 의조의 외조부라는 김관의의 말을 비판하고 선대 세계를 보육-당 귀성-국조-의조-세조-태조로 연결하여 설명하고 있다(이제현, 『익재집』, 「역옹패설」, 〈전집 1〉). 따라서 이제현은 고려 선대가 당 귀성(숙종)과 연결되는 자체를 부정한 것은 아니다. 그러나 오운은 김관의가 고려 선대 세계를 당과 연결시키고 있으며 이를 이제현이 비판하였던 것으로 이해하고 있다.

43) 11권본 『동사찬요』 권1중, 「신라기」, 〈진성왕 9년〉.

44) 안정복은 위만조선과 고려 태조 19년까지는 참국, 궁예와 견훤은 도적, 예맥(濊貊), 옥저(沃沮), 가락(駕洛), 가야(加耶) 등은 소국으로 규정하였다(안정복, 『동사강목』, 「범례」, 〈통계〉).

8권본에서는 흥기와 소멸의 연대를 각각 적어 참국으로 정리하였으나 11권본에서는 견훤과 궁예에 대해 오히려 신라의 각 왕대별 기사 속에 나누어 편입시키고 있다. 그것은 견훤과 궁예를 하나의 반란세력으로 정리함으로써 오히려 국가적 수준으로는 인정하지 않으려는 것으로 보인다.

2) 역사지리에 대한 인식

오운은 『동사찬요』 권1 국도기년에 과거 지명에 대한 역사지리 비정을 집중적으로 수록하고 있다. 11권본에서는 8권본의 권1이 군왕기로 나누어지면서 8권본에 수록되었던 상고기 관련 역사지리에 대한 내용들이 권1상에 나뉘어져 수록되었으며 일부 내용에서는 추가된 부분이 있다. 한편 12권본에서는 별도로 지리지를 추가하고 지리지의 말미에는 한백겸의 삼한변설을 수록하여 역사지리에 대한 내용이 대폭 보충되었다.[45] 여기서는 8권본을 바탕으로 11권과 12권본에서 추가된 역사지리에 대한 인식을 중심으로 살펴보고자 한다.

단군조선은 8권본에서 도읍을 평양에 두었다가 후에 백악으로 옮겼다고 적고 있으며, 아사달산에 들어가 신이 되었다고 적었다. 세주에 따르면 아사달산=문화현 구월산=백악이라는 관점을 보이고 있다.[46] 따라서 단군조선대의 역사 무대는 평양과 황해도 일원을 벗어나지 못하고 있다. 11권본에서는 태백산=묘향산이라는 비정을 추가하였다.

기자조선과 관련하여 8권본에서는 기자가 평양에 도읍을 정하였으며, 기준 대에 연과 패수를 경계로 하였는데 위만이 망명하면서 패수를 건너 서쪽

---

45) 「지리지」에 대한 정리는 한영우, 「17세기 초의 역사서술―오운의 〈동사찬요〉와 조정의 〈동사보유〉―」, 『한국사학』 6, 1985 ; 『조선후기사학사연구』, 일지사, 1989에 자세하다. 이를 참고하기 바란다.

46) 8권본 「동사찬요」 권1, 「국도기년」, 〈단군조선〉.

지역에 살게 되었다고 적고 있다. 12권본에서는 요하 이동 한강 이북을 모두 기씨의 땅으로 비정하였다.[47] 그런데 패수에 대하여 8권본에서는 대동강만을 패수라고 하는 것을 비판하고 사료에 따라 압록강, 대동강, 저탄을 다양하게 지정하고 있음을 지적하면서 다만 위만이 건넌 패수는 압록강으로 비정하였다.[48] 패수에 대해 전통적인 대동강설에 대한 비판으로 『동국여지승람』 이래 「지봉유설」과 『동사찬요』 등에서 패수가 시기와 사람마다 다양하게 사용되었음을 적고 있으며, 이러한 지적은 남구만의 「동사변증」, 이세구의 「동국삼한사군고금강역설」, 임상덕의 『동사회강』, 안정복의 『동사강목』, 이종휘의 『동사』에서도 이어지고 있다.[49] 오운도 여러 패수를 상정한 다음 위만이 건넌 패수를 압록강으로 비정함으로써 내용상 상충한 점을 해명하고 있다.

위만조선의 왕검성은 지금의 평양에 비정하였다. 위만을 대체한 사군에 대해서는 8권본에서 낙랑=조선현, 임둔=동이현, 현도군=옥저성, 진번군=삽현이라는 전통적 해석을 수용하면서도 그 위치에 대해 낙랑은 지금의 평양, 현도는 유주 동쪽 3천리로 심양 동북 80리 귀덕주 지금의 무순천호소로 비정하였다. 동이는 지금의 강릉, 동옥저는 지금의 함경도에 비정하는 견해도 소개하고 있다.[50] 사군 가운데 현도를 심양 일원으로 보려는 것은 조선중기 이래 현도를 요동지역에 상정하려는 생각의 선구를 이루는 것이다.

삼한에 대해 8권본에서는 권근설과 승휴설을 소개한 후 오운은 고려 태조가 궁예에게 조선숙신변한의 왕이 되고자 하면 송악을 일으켜야 한다는 말을 근거로 권근 이전부터 고구려를 변한으로 간주하였다고 주장하고 또한 통감의 소주에 백제를 마한 속국이라고 한 것을 들어 백제를 마한에 연결하였

---

47) 12권본 『동사찬요』 권2중, 「지리지」.
48) 8권본 『동사찬요』 권1, 「국도기년」, 〈기자조선〉.
49) 박인호, 「남구만과 이세구의 역사지리인식」, 『조선시기 역사가와 역사지리인식』, 이회문화사, 2003, 222~224면.
50) 8권본 『동사찬요』 권1, 「국도기년」, 〈위만조선〉, 〈사군〉.

다.[51] 11권본에서는 여기에 더하여 백제가 마한에 사신을 보내 강역을 북쪽으로 패하, 남쪽으로 웅천에 정한 것과 마한 왕이 백제 왕을 책망하면서 처음에 동북 땅을 주었음을 말한 것을 근거로 마한을 전라도에 비정하고 대신『승람』에서 전라도를 변한에 연계시킨 것을 비판하였다.[52] 삼한 문제에 대해서는 8권본 이래 마한=전라도, 변한=고구려, 진한=신라이라는 생각은 변하지 않고 있다.

그러나 한백겸의 삼한설을 듣고서 오운은 한백겸의 설을 은연중에 지지하게 된다. 12권본을 보면 권1 삼한 부분은 11권본의 내용을 수정하지 않고 있으나 지리지의 서문에서는 조선을 이어 고구려가 일어나 조선의 옛 땅을 회복하였으니 요하 이동 한강 이북을 기자가 상아하였을 것이며, 신라와 백제가 일어나 삼한에 분거하였다고 적고 있다. 그리고 선유들의 변한과 마한에 대한 주장은 서로 다르나 요즈음 한백겸의 변설이 오랫동안 정해지지 않은 의론을 얻은 것 같아 뒤에 별록하여 뒷날의 군자를 기다린다고 적고 있다.[53] 비록 권1의 삼한 부분에서는 내용을 수정하지 않고 있으나 「지리지」에서는 한강을 경계로 북쪽의 기자와 남쪽의 삼한으로 분리하여 이해함으로써 남북한의 이원적 발전체계와 삼한을 신라와 백제에 연결하는 한백겸의 대표적인 역사지리인식[54]을 사실상 수용하고 있다.

삼국에 대한 지리적인 비정은 8권본 권1 국도기년에서 쌍행소주의 형식으로 적고 있다. 삼국에 대해 8권본에서 신라는 동남으로 큰 바다, 서쪽으로 智異山, 북쪽으로 한강에 이른 것으로, 고구려는 동쪽으로 큰 바다, 남쪽으로

---

51) 8권본 「동사찬요」 권1, 「국도기년」, 〈삼한〉.

52) "按 (中略) 馬韓之爲全羅地 據史無疑 而勝覽斷以全羅道係卞韓 不知有何明證"(11권본 『동사찬요』 권1상, 『삼한』)

53) "高句麗繼起 盡有朝鮮舊地云則 遼河以東 漢江以北 疑皆箕氏地也 羅濟之興 分據三韓 (中略) 夫先儒卞馬之說 乃爾牴牾 唯今日韓子所辨 似得千載未定之論 故別錄于後 以俟後之君子"(12권본 『동사찬요』 권2중, 「지리지」)

54) 정구복, 「한백겸의 동국지리지에 대한 일고」, 『전북사학』 2, 1978.

한강, 북쪽으로 요하에 이른 것으로, 백제는 동쪽으로 지리산, 서남으로 큰 바다, 북쪽으로 한강에 이른 것으로 적었다. 12권본에서는 "오늘날 여지승람의 기록을 보면 고구려 지역이 가장 크고, 백제가 다음이나, 신라는 작아 수로왕이 점유한 것을 제외하면 영남의 반으로 천리에도 미치지 못하였다. 그러나 결국 동토를 모두 차지하여 국조를 누리게 된 것은 신라이다"55)고 적고 있다. 이와 같이 강역에서는 고구려가 가장 넓었던 것으로 보고 있으나 최종 승리는 신라가 누린 것으로 적고 있어 삼국의 연기 표시에서 신라 위주로 적었던 것과 입장을 같이 하고 있다.

신라가 이렇게 승리하게 된 것은 "두 성인이 창업하여 충후의 풍습을 양성하였으며 김춘추와 김유신과 같은 영웅 호걸이 때에 맞추어 탄생하니 임금 노릇은 크기에 상관된 것이 아니라는 말을 이에 이르러 더욱 징험할 수 있다"56)고 적고 있어 도덕론적인 입장에서 승리 요인을 설명하고 있다.57)

신라의 경우 8권본에서 조선 유민이 동해 변에 살면서 육촌을 이루었다고 적고 이를 진한 육부에 연결하고 있다. 석탈해는 다파나국인으로 나라는 왜국의 동북 1천리에 있다고 하였다. 12권본 「지리지」에서는 신라 혁거세가 진한 6부의 추대로 건국하면서 서나벌, 사라, 사노라 하였다가 후에 신라로 개칭하였으며, 탈해왕이 계림으로 바꾸었다가 지증왕대 다시 신라라고 하였다고 적고 있다. 신라 경계와 왕도의 변천 등에 대한 설명은 「삼국사기」의 기록을 그대로 전재하고 있다.58)

그런데 경덕왕의 명호 개혁에서 대해서는 삼국 이래의 지리 경계가 단번

---

55) "今以輿地所載觀之則 高句麗之地最大以廣 百濟次之 新羅最褊 除首露所占 嶺南之半 不滿千里 而終之總東土 永國祚者 羅也"(12권본 『동사찬요』 권2중, 「지리지」)

56) "賴其二聖創業 養成忠厚之風 英豪如金春秋庾信 應時挺生 王不待大之言 至此益驗"(12권본 『동사찬요』 권2중, 「지리지」)

57) 이는 열전에서 인물 선정의 기준가 공리를 배격하고 도덕주의를 강조하였던 것(한영우, 앞의 책, 40면)과 통한다.

58) 12권본 「동사찬요」 권2중, 「지리지」, 〈지리1 신라〉.

에 중국 제도가 되어 어지러운 세상에 임금이 있게 되었다고 할 만하다고 평하고 있다. 그리고 『삼국사기』에서 고구려와 백제가 너무 간략한 점, 신라 지리를 尙州에서 적기 시작하고 國都를 나중에 적은 점 등을 비판하고 수도를 먼저 다루고 이어 주군현의 순서에 따라 정리하였다.59) 이에서도 오운이 가진 도덕론적이고 정통 위주의 역사인식을 엿볼 수 있다.

고구려의 경우 8권본에서 금와가 유화를 얻은 優渤水는 寧邊府이며 주몽이 남쪽으로 가다가 넘은 淹淲水는 압록강 동북으로 비정하였다. 그러나 주몽이 건국한 졸본천은 한 현도의 지계 요나라 동경의 동북에 있었으므로 평안도 성천은 졸본이 아니며 따라서 고구려 시조는 요동 동북에서 거주하다가 후세에 점점 동쪽으로 패수의 옆으로 옮겨가면서 그 땅은 발해말갈에 들어갔다고 적었다. 여기서의 패수는 평양 대동강으로 비정하였다. 우발수=영변, 엄호수=압록강 동북으로 비정한 것은 이전의 비정을 답습한 것이지만 고구려의 북방 경계를 요하에 비정하고 고구려 시조가 초기에 거주하였던 곳을 요동 동북에 비정한 것은 이전의 학자에서는 잘 보이지 않던 내용이다. 이러한 주장을 하게 된 데는 『응제시주』의 직접적인 영향이 있었다.60)

그외 국내성은 압록강 북쪽에 있었으며, 안시성은 환도성이라고 하였는데 압록강 동북, 요동의 동남에 있었다고 주장하였다. 동황성은 시경 목멱산 중으로 비정하였으며, 부여성은 압록강 북쪽으로 주몽이 태어난 곳으로 보았다. 부여에는 동부여, 북부여, 졸본부여의 3부여가 있었던 것으로 보았다. 함허자의 말을 인용하여 조선은 안동국의 동쪽에 있었으며, 옛 숙신의 땅으로 보

59) "按麗濟亡後 新羅遂有其地 景德王始置九州 改定郡縣名號 能示夷狄倣華制 州以統郡 郡以領縣 三國以來 地理疆界 一變至魯 可謂衰季之有君矣 竊觀三國體例 而金富軾纂地理志 獨詳於新羅 略於麗濟 有若鄰邑之附書 且排列郡縣 宜先邦畿後諸邑 由幹達支 而於新羅則首尙州後書都 志麗濟亦然 殊非國風首二南之意 故愚於此等凡例 皆用管見 景德王所改三國郡縣號 並分註於邑下 仍用羅志郡縣分州之制"(12권본 『동사찬요』 권2중, 「지리지」, 〈지리1 신라〉)

60) 오운은 이 부분에 대한 근거로 『응제시주』를 주석으로 달고 있다.

있다. 이를 통해 보면 오운은 고구려의 초기 근거지와 국도를 모두 압록강 북쪽에 비정하고 있는 셈이다. 오운은 기존 사서 외에 상고기 강역을 요동으로 확대해 보려는 『응제시주』나 『천운소통』과 같은 자료를 접하면서 차츰 고구려의 영역과 초기 지명에 대해 새로운 인식을 가지게 되었다.

11권본에서는 이에 더하여 송양국은 비류수 위, 행인국은 태백산 동남에 있었으며, 북옥저는 일명 책구루라고도 하며 남쪽으로 읍루와 접하였던 것으로 적었다. 읍루는 불함산 북쪽에 있으며 동쪽으로 큰 바다에 접하였으며 험한 산이 많고 용맹한 자가 많았으며 항상 굴 속에서 살았다고 적고 옛 숙신씨의 나라로 비정하였다. 말갈은 불함산 북쪽에 있는 옛 숙신씨로 북부여와 접하였다고 적고 있다.

12권본 「지리지」 고구려조에서는 『삼국사기』의 기록을 중심으로 고구려 왕도의 행방을 정리하였다.61) 북계는 고구려 소유가 되었을 것이나 이에 대한 지리 설명이 없음을 비판하고 이는 수당의 침입과 신라의 통합이 남쪽 경계에 그친 데서 비롯한 것이며, 게다가 김부식도 신라가 남긴 지지 자료에만 근거하고 고적을 널리 살펴 신라가 차지하지 못한 땅을 살피지 않으면서도 고구려 지리지라고 이름을 붙였기 때문에 고구려의 군현이 원래 이 정도인 것처럼 여겨지게 되었다고 비판하였다.62) 고구려의 지리에 대해서는 홀승골성을 비롯한 왕도의 변화를 정리하였는데 이는 지리에서도 근본인 왕도를 먼저 적어야 한다는 생각의 소산이다. 그리고 『삼국사기』 지리지에서 누락된 부분을 『고려사』 지리지를 통해 보충하고 있는 것63)은 고구려 영역에 대한

61) 12권본 『동사찬요』 권2중, 「지리지」, 〈지리2 고구려〉.

62) "按高麗史地理志 北界本朝鮮故地 在三國時爲高句麗所有云 卽今平安道也 考之勝覽則 惟平壤若干邑外其餘郡縣 擧無麗時稱號者 竊念關西一道 係朝鮮舊地 到高句麗長壽王 自國內移都後 歷二百三十餘年 王畿最近之地 脫落至此 何哉 抑隋唐再擧兵 東藩失保 薩水以北 無復爲麗地 新羅所得亦止南境 金富軾修撰三國史也 只據新羅地志 不復博究古跡收拾餘廢 目之爲高句麗地理志 在諸麗盛郡縣 元止此數 以致後世無傳 可歎"(12권본 『동사찬요』 권2중, 「지리지」〈지리2 고구려〉)

사실적 차원에서의 재인식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백제의 경우 8권본에서 백제 시조가 패강을 경계로 하였다고 할 때의 패강은 평산부 저탄으로 보았다. 비추홀은 인천으로 비정하였다. 위례성은 지금의 직산으로 비정하고 이도한 한산은 광주=남한산성이라는 설을 소개하였다. 다음 이도한 북한산은 한양인데 백제의 근초고왕이 고구리 남평양성을 빼앗아 이도하였던 것으로 정리하였다. 문주왕이 옮긴 웅진은 지금의 공주, 사비는 지금의 부여로 비정하였다. 이러한 인식은 11권본과 12권본에서도 그대로 나타나고 있다.

12권본 「지리지」 백제조에서도 한강 부근의 강역에 대한 설명이 누락되고 왕도의 대한 기술이 부족하다고 지적하면서 '白幹蓬支'의 논리 하에 『삼국사기』의 기록을 중심으로 백제의 지리와 위례성·남한산성·북한산성 등의 왕도에 대한 기록을 첫머리에 소개하고[64] 이어 군현의 명칭을 정리하였다.[65]

고려에 대해 8권본에서는 왕릉과 도선의 설화, 도선의 생애, 왕건의 탄생, 왕건의 입신, 왕건의 꿈, 태봉 장수들의 추대에 의한 즉위 등의 과정을 소개하였다. 이 내용들이 11권본에서는 진성왕과 경명왕조에 나누어 수록되었다.[66] 고려 선대의 지역적 배경과 관련하여 8권본에서는 송악에 대해 왕도의 진산으로 처음은 부여 혹은 곡령이라 하였다고 적고[67] 이어 고려의 선대인 康忠이 五冠山 摩訶岬에서 살다가 八元의 충고로 扶蘇郡으로 옮기 송악

63) 한영우, 앞의 논문, 35면 참조.

64) "按百濟都慰禮者未久 然舊基王迹 亦以時修葺而保障焉 乘數百有餘載 都南漢歷三百七十五年 都北漢歷一百五十年 通二都四百九十餘年 非邇濱藩瑣朝得暮失之比 而百濟地理志 皆闕而不著焉 嘗觀百濟始祖 遣使馬韓 告定疆域 北至浿河 東極走壤云 北史亦云北際漢江 而今地志所載東北竺娘臂城人木所而止 漢水北南 尺土無與焉 殊似昧昧故 愚研究該史 追冠三都如右 且彼此互見 以備參考"(12권본 『동사찬요』 권2중, 「지리지」, 〈지리 3 백제〉)

65) 12권본 『동사찬요』 권2중, 「지리지」, 〈지리3 백제〉.

66) 8권본 『동사찬요』 권1, 「국도기년」, 〈고려〉 및 11권본 『동사찬요』 권1중, 「신라기」.

67) "松岳王都鎭山 初名扶餘 又稱鵠嶺"(8권본 『동사찬요』 권1, 「국도기년」, 〈고려〉)

으로 이름을 지은 전설과 신라 말 호경이 백두산에서 내려와 부소산에 이르러 일가를 이룬 전설을 수록하였다.[68] 이 세주 기사들은 11권본에서 탈락하였다.

또한 8권본에서는 삼국시의 소국으로 동옥저, 가야국, 예맥국, 탐라국을 다루고 있다.[69] 동옥저는 고구려 개마대산의 동쪽으로 비정하면서 북쪽으로 읍루와 부여, 남쪽으로 예맥과 접하였으며, 한 무제가 조선을 멸한 다음 그 땅은 현도군이 되었다고 적고 있다. 11권본에서는 동옥저를 함경도에 비정하는 내용을 추가하였다.

가야국에 대해 8권본에서는 구체적인 위치는 비정하지 않고 동쪽으로 황산, 동북으로 가야산, 남쪽으로 바다, 서쪽으로 지리산을 경계로 하였다고 적고 있다. 11권본에서는 아라가야는 함안, 고령가야는 함창, 대가야는 고령, 성산가야는 성주, 소가야는 고성에 비정하였다.

예맥국에 대해 8권본에서는 예는 지금의 강릉, 맥은 지금의 춘천으로 비정하였다. 예맥국은 남쪽으로 진한, 북쪽으로 고구려・옥저와 접하며 동쪽으로 큰 바다와 이어지고 서쪽으로 낙랑에 이른다고 적고 있다. 탐라국은 삼신 설화를 소개하고 지금의 제주로 적고 있다.

8권본에서는 참국으로 궁예와 견훤을 다루었다. 궁예는 송악을 근거로 개국하였으며, 국호를 마진이라 하였으나, 철원으로 수도를 옮겨서는 국호를 태봉으로 고치니 이것이 바로 후고려라고 적고 있다. 견훤은 지금 광주인 무진주에서 자립하여 왕이 되었으나 공공연하게 칭하지 못하다가 신라 효공왕 4년에 완산에 도읍한 후 후백제라고 칭하였다고 적고 있다.

---

68) 8권본 『동사찬요』 권1, 「국도기년」, (고려). 이 세주의 기사는 「고려사」 세가에 전하는 김관의의 『편년통록』 기사를 기초로 이제현의 『역옹패설』, 권람의 『응제시주』, 『여지승람』 장단고적조 등의 내용과 비교하여 소개한 것이다.
69) 8권본 『동사찬요』 권1, 「국도기년」, <삼국시소국>.

4. 맺음말－사학사적 의의

오운은 1606년 영주에서 『동사찬요』를 편찬하였다. 이 『동사찬요』는 내용 그 자체도 중요하지만 여러 번 관련 내용을 수정하여 보충해 나가고 있다는 점에서 주목할 만하다. 우리 나라의 전통 사서 가운데 이와 같이 여러 번 수정을 거듭한 경우는 드물다. 오운이 편찬한 『동사찬요』를 보고서 유성룡은 선조에게 한 본을 봉진하였다. 그 후 이 봉진본을 바탕으로 1609년 "기유계렴부간"이라는 간기를 가진 활자본을 간행하였다. 이 책은 오운이 1609년 1~2월 사이 경주부윤으로 재직하던 당시에 8권으로 간행되었다. 그후 이를 수정하여 11권으로 만들었는데 8권본의 판목을 그대로 이용하면서 새로 들어간 권1상, 권1중, 권1하, 권2상의 4권만 판목을 별도로 만들어 간행하였다. 1614년에는 이에 다시 「지리지」를 보충해 넣어 12권본으로 만들어 영주에서 간행하였다. 이때 이러한 수정이 있게 된 것은 한백겸의 지적 때문이었다. 그 뒤 후손들에 의해 1908년 영주 삼우정에서 16권본이 간행되었다.

수정된 『동사찬요』를 중심으로 오운의 상고기에 대한 역사지리인식의 변화를 살펴보면 8권본에서는 단군, 기자, 위만의 삼조선에 대해 평양 중심의 인식관에서 크게 벗어나지는 못하였으나 11권본으로 가면서 단군의 역사적 연원을 구종의 단계로 올려본다거나 기자의 강역을 요하 이동 한수 이북으로 상정하여 강역을 확대하여 이해하는 등 그 위상이 높아지거나 확대되는 모습을 보이고 있다.

위만을 이은 사군에 대해서는 낙랑=조선현, 임둔=동이현, 현도군=옥저성, 진번군=삽현이라는 전통적 해석을 수용하면서도 그 중 현도군의 위치에 대해 심양 일원으로 비정함으로써 조선중기 이래 현도를 요동지역으로 상정하려는 생각의 선구를 이루었다. 이 시기에 나오는 패수에 대한 논의를 통해 보이듯이 과거의 한 지명에 대해 여러 사료들을 비교하여 시기별로 다르게

지칭할 수 있음을 언급함으로써 이후 다양한 역사지리에 대한 비정의 선구적 형태를 보여주기도 한다.

삼한의 위치에 대해서는 기존의 설 가운데 권근의 삼한설에 따른 마한=전라도, 변한=고구려, 진한=신라라는 생각을 지지하고 있었으나 한백겸과는 여러 차례의 서신교환을 통해 차츰 회의를 품게 되었다. 물론 기존의 글을 그대로 수록하였던 권1의 삼한부분에서는 자신의 생각을 크게 수정하지 못하고 있으나 12권본의 「지리지」 서문에서는 한백겸의 이원적 삼한설을 결국 받아들이기에 이르렀다.

삼국의 역사지리 가운데 고구려의 초기 지명과 국도는 요동에 비정하고 있으며, 고구려의 영역은 남쪽으로는 한강, 북쪽으로는 요하에 이를 정도로 삼국 가운데 가장 넓은 영토를 차지한 것으로 보았다. 이러한 영토관은 「지리지」의 서술에서 고구려 군현 명칭에 대한 보충으로 나타났다.

이러한 역사지리인식은 상고기의 강역을 한반도 내의 좁은 영역에서 보려는 전통적인 조선전기의 역사지리인식에서 벗어나 요동일원에서의 변화를 중시하는 한백겸 이래의 조선후기 학자들의 역사지리인식으로 넘어가는 과정의 산물로 평가할 수 있다.

그리고 삼국의 경쟁에서 최종적 승리를 거둔 신라의 승리 요인을 도덕적 차원에서 설명하거나 고려 선대 세계에 대한 황탄하고 신이한 전설을 8권본에서는 세주로 소개하고 있으나 11권본에서는 아예 탈락시키고 있는 데서는 오운의 역사인식이 유교의 도덕적 합리적 역사관에 바탕하고 있음을 볼 수 있다. 이러한 입장은 8권본에서 견훤과 궁예를 참국으로 적어 주자학의 정통론적인 인식을 바탕으로 역사를 기술하려는 데서도 볼 수 있다. 8권본에서는 통일 전후를 구별하지 않았던 신라에 대해 11권본에서는 삼국기 중의 신라와 문무왕 9년 이후의 신라기로 구별하고, 고려 태조 19년 이후는 고려기로 적고 있어 이전에 비해 엄격하게 정통의 논리를 적용하고 있다.

이러한 정통의 논리는 지리지 서술에서도 적용되고 있다. 『삼국사기』「지리지」의 서술에서 하위의 지방이나 하위의 군현을 앞세운 것을 비판하고 '由幹達支'의 원칙에 따라 국도를 먼저 소개한 다음 주군현의 위상에 따라 삼국의 지리를 정리하였다.

이러한 점에서 본다면 오운은 유교적인 도덕률과 합리성에 기반을 하면서도 주자학의 정통논리를 적용하려는 사림들의 역사인식을 대표하는 인물이라고 할 수 있으며, 또한 『동사찬요』는 한백겸 이래의 역사지리에 대한 관심의 선구를 이루는 사서라고 할 수 있다.

[참고문헌]

金烋, 『海東文獻總錄』, 學文閣, 1969.
安鼎福, 『東史綱目』, 경인문화사, 1987.
吳澐, 『東史纂要』 日本內閣文庫 史224 1, 8권 8책(국립중앙도서관 복사본 BA211-61).
吳澐, 『東史纂要』, 三友亭, 16권 8책; 『竹牖全書』, 竹牖全書刊行會, 1983.
吳澐, 『東史纂要』, 국립중앙도서관 古211-29, 낙질 3책.
吳澐, 『東史纂要』, 동국대학교 경주캠퍼스 도서관, 8권 7책.
吳澐, 『東史纂要』, 서울대학교 규장각 4230-2, 8권 8책; 『한국사서총간』 1, 여강출판사, 1986.
吳澐, 『竹牖先生文集』: 『竹牖全書』, 죽유전서간행회, 1983.
韓百謙, 『久菴遺稿』: 『구암유고·동국지리지』, 일조각, 1987.
許穆, 『東史』: 『眉叟全集』, 여강출판사, 1986.

김순희, 「오운의 〈동사찬요〉의 서지학적 연구」, 『서지학연구』 24, 2002.
박장승, 「계림부(경주부) 간행 〈동사찬요〉에 대하여」, 『경주문화』 9, 2003.
박인호, 「고려시기 사서에 나타난 역사지리인식」, 『조선시기 역사가와 역사지리인식』, 이회문화사, 2003.
박인호, 「남구만과 이세구의 역사지리인식」, 『조선시기 역사가와 역사지리인식』, 이회문화사, 2003.
정구복, 「16~17세기의 사찬사서에 대하여」, 『전북사학』 1, 1977.
정구복, 「한백겸의 동국지리지에 대한 일고」, 『전북사학』 2, 1978.
한영우, 「17세기 초의 역사서술 －오운의 〈동사찬요〉와 조정의 〈동사보유〉－」, 『한국사학』 6, 1985; 『조선후기사학사연구』, 일지사, 1989.

Abstract

O Un' Cognition of historical geographies shown by 『Dongsachanyo』

Park, In-Ho

『Dongsachanyo』 Written by O Un has been taken attentions considerably as a Saryakhyung historical record(a well-condensed historical record) published in the early of 17th century. By investigating many of existing studies researched 『Dongsachayo』, we can reconsider contents of O Un's historical cognition and difference by versions of 『Dongsachanyo』. All of existing articles haven't tried to investigate the revision process of 『Dongsachanyo』. At the result, it contains something deficiency at explanations how those descriptions in the part of historical geographies had been changed and what is the meaning of its changing.

O Un compiled 『Dongsachanyo』 in 1606 when he had taken refuge in Youngju. Yu Sung-ryong dedicated to the King SunJo a version of 『Dongsachanyo』. At later the type of the imprint "Giyugyerimbugan" was published on the basis of a version dedicated to the King SunJo. That record was the very version that O Un published as 8 volumes while he held office as a Geyungju Buyun at about January to February in 1609. Then that was revised and published as 11 volumes that new volumes of four plus the existing 8 volumes. In 1614, it was published as 12 volumes supplemented a part of geography in Youngju. It owed to Han Baek-Gyeom' advice. And in 1908, 『Dongsachanyo』 of 16 volumes was published at Samujeong, Youngju.

『Dongsachanyo』 compiled by O Un is remarkable in that its contents continuously had been revised and supplemented as well as it contained important contents of historical geographies. Among many of historical records, there is no case that had been revised and supplemented continuously except 『Dongsachanyo』.

When I try to appraise O Un's cognition about historical geographies of Ancient period by analysing the revised 『Dongsachanyo』, it shows

that it didn't get out of the centered cognition toward PyungYang in relative to three Chosuns of Dan-gun, Gija and Wi-man in the version of 8 volumes but the version of 11 volumes seems that it's cognition is expanded and enhanced in that it was traced back the historical period of Dan-gun to the stage of Gujong. And the version of 11 volumes applied the cognition about the expanded activity area of Gija from the East of Yoha to the North of HanSu.

While 「Dongsachanyo」 accepted the traditional opinion that Nak-rang corresponded to Chosun-Hyun, Imdun to Dongee-Hyun, Hyundo to Okjeo, Jinbun to Sab-Hyun, it has been taken the lead of opinion that it presumed the boundary of Hyundo to be the East area of Yoha since the middle of Chosun by deducing highly as the area of Simyang in relating to the place of Hyundo. As the other case of discussing about PaeSu, O Un tried presenting the initiative type of inferences and deducing from various historical geographies.

As regards the place of Samhan, O Un supported Kweon Geun's opinion of Samhan that Mahan corresponded to Baikjeo, Beunhan to Goguryeo and Jinhan to Silla among the existing opinions but he became to suspect Kweon Geun's opinion by keeping correspondence with Han Baek-Gyeom many times.

Of course, O Un didn't revise his opinion in the part of Samhan in one volume of the version of 8 Volumes which compiled as such facts of the existing historical geographies but he finally accepted that Han baek-Gyeom's opinion of Samhan that Mahan corresponded to Baikjeo, Beunhan to Gaya and Jinhan to Silla in the part of 「Jiriji(geographical records) of the version of 12 Volumes

O Un presumed to expand the main area and capital city of earlier Goguryeo into Manju area. And he understood that Goguryeo expanded into Hansu toward the South and into Yoha toward the North and finally occupied the widest territories among three dynastics. His cognition of historical territory was reflected as supplement of names of Gun and Hyun around Goguryeo in describing of the part of 「Jiriji」

O Un's cognition of historical geographies can be appraised as a product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that changed from a traditional cognition of historical geographies in the early of Chosun which fixed to

restrict the stage and boundary of Upper Ancient times within Korean peninsula into scholars' cognition following Han Baek-Gyeom in the later of Chosun which considered importantly changes in the areas of Yodong.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find a explanation that it contained the cognition of Confucian moralism in 『Dongsachanyo』 that Silla took the place of the final winner and that became the winner the reason why dynasty of Silla had the causes of moralism. In the version of 8 volumes, we can find a Similar cognition in that dynasties of GyeonHwon and GungYea were recorded as non-orthodox dynasties. Judging that O Un understood the Upper Ancient times by using terms such as non-orthodox dynasties and satellite dynasties, it may be appraised that O Un already tried describing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orthodox cognition of Neo-Confucian. Compared that there was not a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unification of Silla in the version of 8 volumes, there is appeared that the differentiated Silla of Samguk period from Silla after nine year of the King Moonmu' reign in the version of 11 volumes. And Judging that recorded the period after 19th year of the first King's reign of Goryeo dynasty as the period of Goryeo, it seems that O Un recorded to apply orthodox cognition strictly compared with the earlier times.

It is also shown that his cognition of orthodox logic was applied in the part of 「Jiriji」. After he had criticized the ways of describing firstly districts and Gun or Hyun of the subordinate unit in the part of 「Jiriji」, 『Samguksagi』, he systematically described to arrange the historical geographies according to the precedence of Ju, Gun and Hyun that followed to describe firstly the place of king and his subordinates.

Judging from above investigation, it can be appraised that O Un is the representative historiographer who tried to apply the Neo-Confucian orthodox logic on the basis of confucian moral principle and rationality. Then 『Dongsachanyo』 deserve to be appraised as the pioneer historical record that fulfilled concern of historical geographies after Han Baek-Gyeom.

[illegible]

O Un, 『Dongsachanyo』, cognition of historical geographies, revision, Samhan, Han Baek-Gyeom, non-orthodoxy dynasty, satellite dynasty, Confucian moralism

• 논문투고일: 2006.12.21 심사시작일: 2007.01.15 심사완료일: 2007.01.30